沈从文全集

25

沈从文全集

第[illegible]卷 ◉ 书信

SHENCONGWEN QUANJI

1977年—1979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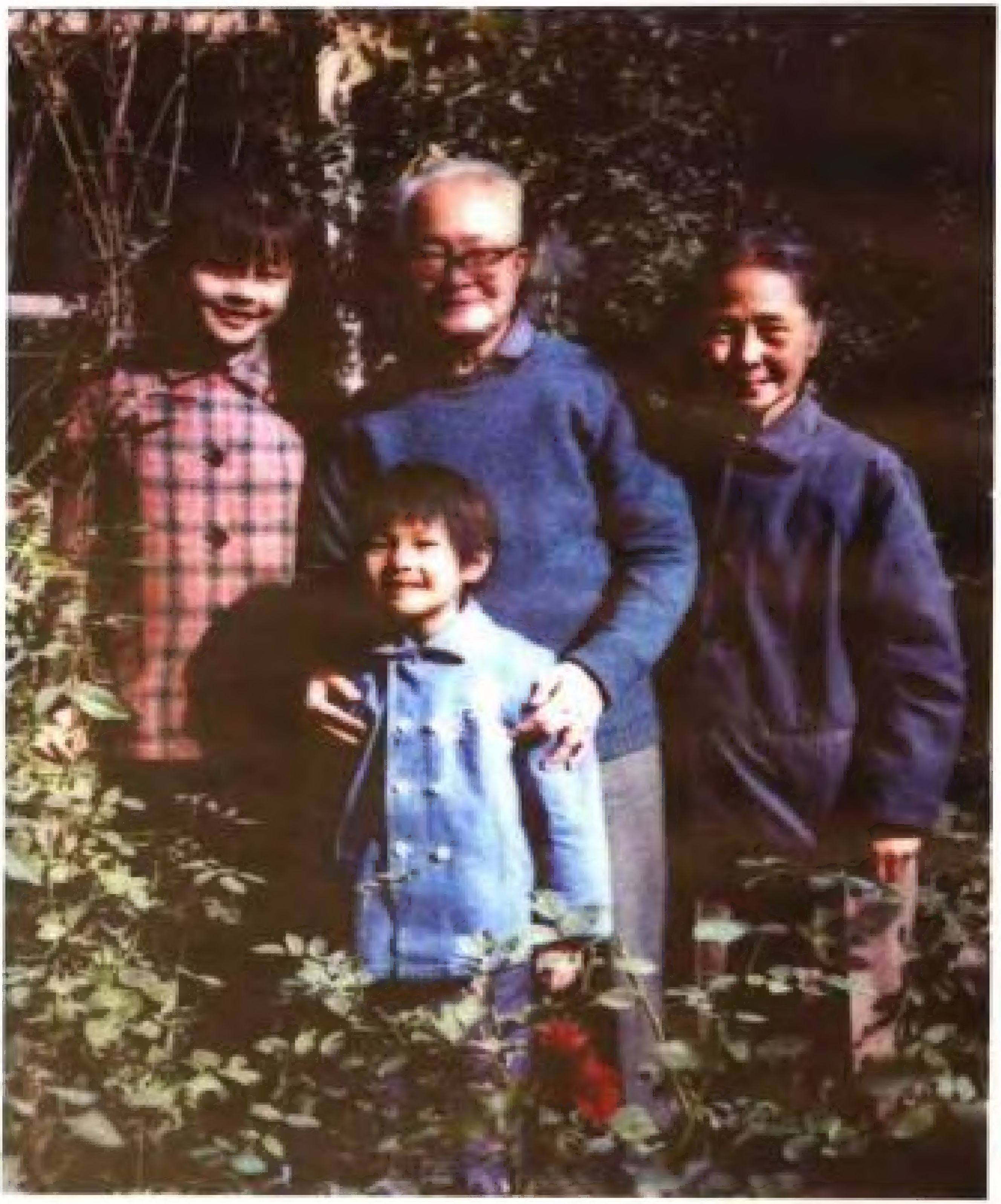
作者在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补充定稿

1978年冬社会科学院在友谊宾馆包房，给沈从文及其合作者提供了临时工作场所。

王亚蓉　摄

1978年12月19日在友谊宾馆院内　　　　王抒　摄

作者夫妇1979年4月在苏州洞庭东山紫金庵



1979年秋作者夫妇和孙女沈红，沈帆在自家月季花旁

本卷收沈从文1977至1979年间的书信及废邮存底，共计151件。

除个别情形外，同一信若存有多种废邮时，仅择其一编入。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1978年，作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新领导支持和热心朋友的协助下，被搁置十几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得以补充修订完稿。

1979年，国内开始有人对作者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见诸报章的文字，对沈从文渐有不同以往的评价。

本卷一部分书信记载拨乱反正初期，作者所经、所见社会观念逐渐转变过程中各种矛盾事物，自己对荣辱的感受和看法。

目录

□1977年 1

19770112 复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 3
19770124 复王矜 苏州 …… 6
197701(1) 复陈从周 苏州 …… 8
197701(2) 复王楷元 苏州 …… 11
197702月初 致沈龙朱 苏州 …… 16
19770204 致沈龙朱 苏州 …… 18
1977年春 复杨琪 北京 …… 20
19770402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25
19770404 致汪曾祺 北京 …… 31
19770425 致程应镠、李宗蕖 北京 …… 38
19770501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 39
19770510 致王矜 北京 …… 44
19770512 致张允和、张寰和等 北京 …… 48
19770525 致程应镠、李宗蕖等 北京 …… 57

19770610	致 巴 金	北京	61
19770618(1)	致杨明义	北京	63
19770618(2)	致张寰和、周孝华等	北京	65
19770619(1)	致张香还	北京	68
19770619(2)	致宋伯胤	北京	72
197706 中旬(1)	致宋伯胤	北京	75
197706 中旬(2)	致宋伯胤	北京	79
19770620	致常书鸿	北京	84
19770621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86
19770629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90
197706 下旬	致程应镠、李宗蕖	北京	92
19770630	复施蛰存	北京	94
【备考】1977 年夏 书赠施蛰存			97
19770710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99
19770727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101
19770809	致邓颖超	北京	105
19770810	复 沈 红	北京	108
19770813	复田名瑜	北京	111
19770816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114
197708	致陈从周	北京	122
1977 年夏	致吴仲超	北京	124
197709 月初	复陈增弼	北京	126
19770908(1)	复沈虎雏	北京	129
19770908(2)	复 沈 红	北京	132
197709 下旬	致杜运燮	北京	134
197709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北京	137
197710 月初	致王抒	北京	140
19771004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北京	145

19771005	复杜运燮	北京 …………………	147
19771013	致周晓平	北京 …………………	149
19771019	致张之佩	北京 …………………	151
19771020	致王亚蓉	北京 …………………	156
19771024	致李健吾	北京 …………………	158
197710	致杨克毅	北京 …………………	159
19771102	致周晓平	北京 …………………	163
19771104	致王亚蓉	北京 …………………	164
19771111(1)	致王亚蓉	北京 …………………	165
19771111(2)	致王亚蓉	北京 …………………	168
19771112	致王亚蓉	北京 …………………	169
19771118(1)	致张宇和	北京 …………………	172
19771118(2)	复戴思文	北京 …………………	176
19771122	致乌兰夫	北京 …………………	180
197711 月末	致张之佩	北京 …………………	185
19771202(1)	复魏荒弩	北京 …………………	187
19771202(2)	复张煦和	北京 …………………	191
19771207(1)	复魏荒弩	北京 …………………	193
19771207(2)	致沈虎雏	北京 …………………	195
197712 上旬	复 荒 芜	北京 …………………	200
19771216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北京 …………………	202
1977 年冬	致某民间工艺美术专家	北京 …………………	205

□1978 年 209

19780112	致沈虎雏	北京 …………………	211
19780116	致杜运燮	北京 …………………	216
19780226	致张兆和	友谊宾馆 …………	218

19780313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221
19780314	致詹蕙娟	北京	229
197803 中旬	致周耀平	北京	231
19780321	复薛必群	北京	233
19780415	复阙名朋友	北京	235
19780520	复 杨 琪	北京	236
19780523	致香港《大公报》	北京	238
19780525	复吴崇文、吴添汗	北京	241
197805	致胡乔木	北京	242
197806	复一美术工作者	北京	250
197808 月初	复张宇和、周孝棣	北京	252
19780808	致沈龙朱	承德	254
19780811	致沈龙朱	承德	257
19780913	致胡乔木	北京	259
197809 中旬	复一位教师朋友	北京	262
19780922	致钟开莱	北京	265
19781003	致张充和	北京	269
1978 年冬	复阎纯德	友谊宾馆	275
19781215	致沈朝慧	友谊宾馆	277
19781221	致胡昭衡	友谊宾馆	278

□1979 年 281

19790112	复程应镠、李宗蕖	友谊宾馆	283
19790113(1)	复阎纯德	友谊宾馆	290
19790113(2)	致程应镠	友谊宾馆	292
19790131	复 李 宏	友谊宾馆	294
19790226	致胡乔木	友谊宾馆	296

19790314	致程应镠	友谊宾馆	300
19790416	致沈虎雏、张之佩	苏州	305
19790428	复杨克毅	南京	306
19790509	复 崔 耕	北京	308
19790511	致钟开莱	北京	311
19790512	复潘絜兹	北京	313
19790514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15
19790518	复刘北汜	北京	322
197905 中旬	致张宗和、周孝华等	北京	325
19790520	复张小璋	北京	331
19790525	致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333
19790526	复杨克毅	北京	336
197905 下旬	致程应镠	北京	341
197905	复柳尚彭	北京	345
19790601(1)	复李芸生	北京	347
19790601(2)	致张寰和、周孝华	北京	350
19790607	致沈虎雏	北京	353
19790621	复韩宗树	北京	356
19790625	复杨克毅	北京	360
19790720	复钟开莱	北京	362
197907 下旬	致李沛阶	北京	364
19790802	复邵燕祥	北京	367
19790821(1)	致钟开莱	北京	369
19790821(2)	致沈虎雏	北京	371
19790824	致沈龙朱、马永晖等	兰州	373
19790914	致沈虎雏	北京	375
197909 中旬(1)	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	北京	379
197909 中旬(2)	复苏同志	北京	381

19790919	复 荒 芜	北京	384
19790920	复张小璋	北京	386
19790921	致赵家璧	北京	388
19790923(1)	复金介甫	北京	393
19790923(2)	致 金 隄	北京	397
19791014	复张香还	北京	399
19791015(1)	复孙飞石	北京	402
19791015(2)	致董锡玖	北京	406
19791017	复韩宗树	北京	407
19791020(1)	致金介甫	北京	411
19791020(2)	致沈虎雏	北京	416
19791022	复 徐 盈	北京	419
19791024	致诸有琼	北京	421
19791027	复韩宗树	北京	422
19791029	致 徐 铎	北京	425
197910	复许芥昱	北京	427
19791114	复 重 阳	北京	429
19791115	复沈虎雏、张之佩	北京	431
19791117	复龙海清	北京	433
19791126	致梁发叶	北京	435
1979 年冬	致杨作材	北京	437
19791211	致沈虎雏	北京	440
19791216	致 梅 益	北京	441
19791218	致 荒 芜	北京	443
19791227	致端木蕻良	北京	445
19791228	致钟开莱	北京	447
19791229	致 凌 宇	北京	450
197912 下旬(1)	致 萧 离	北京	459

197912 下旬(2)	致凌宇	北京	461
197912 下旬(3)	复胡忻平	北京	463
1979 年	复伯海	北京	467

一九七七年

19770112
苏　州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来信早收到。这里只等着王文浩同志来，好商量小红过申同行技术问题。

红红事，据我们这二三年经验，读书不必担心，几个字也写得满像样。作画似乎值得鼓励她在作人像方面加增兴趣，扩大范围，因此也就自然扭转她照学校一般要求，以为仿仿流行漫画就是艺术的狭窄观念和兴趣。其次是身体虽傻长已高大如成人，心灵还是停顿在十一二岁女顽童阶段，在这个交替期，之佩似乎要多费点心，用鼓励方式要她学会做做针线缝补活，把一些有继续性，长大时十分有用的活计打个底子，而且从小就养成习惯，肯动手还肯帮人动手，事实上或许将远比在学校上的某些语文课还得用。语文课所得的益处不是没有，这几年按写作能力说是不坏的，至少比我同样年龄时高明得多。可是也有弱点十分显著，即公式化。主要毛病是先生只知道教学生作□□□□，不鼓励学生把叙事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这必需，□□□作补救，是扩大她的阅读能力、阅读兴趣，以及写通信时发展她的叙事能力，将来用处多。王序家小妹，比红红还小二三岁，已能写六百字的家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种能力是看杂书的结果。所以让

她多看些中级学生干部看的什么地理知识、诗刊等等，可能对她单打一专写论事文字的习惯得到些补救。庆庆这方面的发展是较好的。

她为二姨奶奶作了个速写侧面画像，凡见到人都觉得极好。不仅神气活现，而且位置也十分准确。又为九如巷业已拆去的那所房子作了个较细致的写生，静的表现也受大家称赞。事实上可远比学校仿照时下由上海、北京辗转影仿来的时事漫画有发展性，也有持久性。但在学校的习惯影响下，教师一般说来是对艺术理会难于达到应有水平的，所以除让她仿效，或作为范本自创一些相近题材的大小画，用于黑板报或公社大街上的时事文艺栏作插图，认为满意，此外是不大会考虑她的此后发展的。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她本人，只以为学艺术就是能为作点时事漫画，此外更高的要求，更广的意义，不易引起她的关心和兴趣。所以到自贡后，不妨有意加以鼓励，要她经常画点风景建筑，甚至于为相熟的工人伯伯姨姨，作些各种不同速写，且不妨尽她用彩色粉笔或炭笔，作各种不同试验，浪费点纸墨不妨事，兴趣一广，长处也将随之而出现，将来可作的事还多咧。又小时候就欢喜捏捏小面人小泥人，作得十分有趣生动逼真，也不妨让她去作。一切从鼓励出发，对于将来都会有影响。总之充分让她手和幼稚的幻想去使用，发展将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补救随同升学而来，只知课外看长篇小说的单调消耗为多样化。

五七艺校恐得改组，中级艺校或将发展。她若作的人像较多，照她已能作出的水平，拿去考中专艺校，是极容易取中的。在上海我带了她作的九如巷房屋图，和在另一纸上为“爷爷午睡呼噜呼噜”小画给李宗津①见到时，就觉得很有意

思。他是专教人像的，告我目前不妨鼓励她放手乱画，不必仿什么，甚至于上色也依照自己意思和想象作去，到一二年后，再来就方法上略加指点，就可望发展下去，别具一格，而又有高度现实基础。换言之，即目前问题是鼓励她肯动手，不停手，基础一扎实，将来随同年龄进展，肯定会有极好成绩出现的。她的写实能力，从小即可见出，如今是如何想方设法来鼓励她发展这份长处。

南方今年气候较冷，一月来经常在零度上下，房子里不能升火，所以作什么都不方便，写个信不到十分钟也就手指发木……最难受是什么事也不能作，看书则即或大白天坐在床上，用新而厚棉被搭住了脚以上半身，还有个汤婆子暖脚，但拿书的手一会会还是会冻得失去知觉。五舅舅四舅舅以及窦舅舅等等都以为与其回去跑地震警报，日夜不安，还不如且住下为好。却不大体会到我们这么半冬眠状态的过日子，手脚如何难受，又如何为工作而着急！

并候年中工作顺手。

从文

一九七七一月十二日

沈虎雏、张之佩　作者次子夫妇。时为自贡长征机床厂技术员。女儿沈红，时为小学生。

① 李宗津　油画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19770124
苏　州

复王孖

信收到，务必要注意身体，不要拖垮。今年南方已落六七次大小雪，气候相当冷。因住北方过久，在这里过冬是一种考验，原来没有预料得到。气温虽只在零度左右，因为空气极湿，就感觉到极不好受，不仅手脚在冰结中，失去写字作事灵活性，头脑似乎也因血行不够，同样木木的，对日常生活中事，就已近于失去固有反应能力。读书也随读随忘，大有退化现象。若长此下去，未免可怕！

目前打算是眼看小红红随同四川工厂虎虎夫妇的同事，把她捎带返川上车以后，我们再不能不作北回计了。（红红是在春节前后才会上路的，所以我们希望托这里熟人订节后几天的车票。）若一切还顺手，大致是在“观灯”的日子必可返回东堂子的。这里虽有机会看到些北京上海的有关揭发“四人帮”的材料，比起两地来，总还是闭塞的。旧书是看的，新的文物材料却近于极端无知。新书从上海曾得到些，却将等到回北京时再直寄北京，因为一到这里，就恐收不回。年轻人在工厂、在附近乡下农村里，最希望有点旧印文学读物，

却无处可以得到。这问题得到负出版责任的考虑，恐还得一二年后！

并问候诸熟人好。

从

王㐨　常写作王序。考古学家，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701(1)
苏　州

复陈从周

从周吾兄：

得惠书，知曾因公来苏一次。前些日子就闻一熟人说，你可能已赴京参加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消息。国家大运，在“四人帮”十年诪张为幻阴谋行进中，早即为有心人感到深刻痛苦，幸得华主席于危机四伏中，当机立断，加以扭转，此后不少工作，将必更多寄重真正专家内行，能者多劳，意中事也。主席廿年前制定的党与人民十大关系文件的正式发表，凡有益于国而亦有助于党的，必可望一一见诸实行。

九如巷张府房子改建事，前承特别介绍于李同志，上月李同志即来和张寰和[①]弟商谈，并十分热情就所知种种进行手续一一奉告。弟适亦在住处，虽经寰和介绍，惟并未料及即系吾兄惠书拜托协助之人，加之所说是苏州话，弟虽作了近半世纪苏州姑爷，至今尚听不懂一句苏州话，只觉得这个客人问事非常细心，而考虑问题又十分周到，还近于“跛者不忘履”，用个四十年前写小说的习惯，对于面前这么一位美丽文静而有教养的女客人，在一种近于画意诗境的对话，不免充满了欣赏兴趣，觉得到苏州半年，还近于第一次见到这

么一种外貌还像个大学二年级女学生，头脑细致周到却远比什么“首长”还有办事水平的人物！直到走后，问寰和五弟，才知道正是兄信中所介绍的人。和诸亲谈及个人印象，原来彼此印象竟完全相同，不同处，是张府诸亲，比我更深一层从言谈中所及，感受到客人的诚挚热忱和对此问题经过具体理会后，为指示办法考虑得特别周到全面，也十分具体。大家不免哈哈大笑，笑我的近于古人所谓“跛者不忘履”，对人总习惯于从画面艺术效果出发，得到一般人所难于体会的好感，甚至于还能于另外一时，用异常简明准确的百十文字转移到纸面上，让另一时另外一些人还能得共同欣赏的效果！事实上，赏鉴的能力虽似乎还未完全消，在老有童心的生命中，对于人的特别值得敬爱的长处和稀有特征，以及混和于生命中，反映于言笑里给人的良好印象，虽似乎还保留些些，但用文字重现的能力，却早已消失无余了。如返回十年二十年，说不定会仅凭这点印象，会写得出一篇满动人的小说的。因为四十年前写的小故事《边城》，当时就是住在青岛，与兆和同志去崂山“北九水”玩时，适值雨后新晴，快到北九水时，有山溪水泛滥到路上，几人蹲下玩水时，听到半山上有个女孩子哭声，抬头看到女孩子手上正执了个小小白纸幡，知道必是家中死了人，照老规矩去附近向“土地”告庙。我当时就告兆和[2]，我可以写个很好的小说给你看看，她当然以为说过后就完事，不会相信。可是不多久，回到北京，就写成了《边城》。分期发表时，最好的读者之一即徽因[3]，前几年听王天木说，抗战时他们同在四川李庄，徽因在病重时，还在床上为熟人谈《边城》，一面谈到内中的一些天真有趣而

又多双关的对白时，总忍不住要加上一句插话，表示赞赏："这才是小说！文字那么简单准确，把人写得那么生动！"

陈从周　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同济大学教授。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张寰和　原苏州乐益女中校长，作者内弟。

② 兆和　即张兆和。作者的夫人，原《人民文学》编辑，已退休。

③ 徽因　即林徽因。现代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梁思成夫人。

197701(2)
苏　州

复王楷元

楷元先生：

近从北京家中转来赐信，厚意深深感谢。半世纪以来，社会在新旧交替中变化激烈，人事新陈代谢也格外迅速，来信所提及四十年前拙作，早已成为陈迹，那值得再提？因为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只有一个大作家，即鲁迅先生，是经主席肯定过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承认的。至于解放后的新一代作家，则有成千上万，各有伟大著作，为国内外读者所熟习，同时且为政治上领导所认可。我这么一个早已过时了平庸无能的乡下人，那里还能把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写了点不三不四的小说，不知羞耻的来在新社会冒充“作家”？事实上我已改业了快三十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心安理得的不折不扣的作了十年说明员，才将近及格，名分上是“研究员”，本质上依旧是就常识所及，为社会各方面打打杂，而过了快三十年的。近三十年人事上的风风雨雨，过去同行同事，大多已在升沉激荡中，或忽成古人，或消沉衰退，弟则托天保佑，今年已七十进五，情绪体力，似乎尚够称健好，二年前与诸亲友试上黄山，直到顶上，还不甚感觉吃力，最得力处或许正是决不自我陶醉于做空头作家，骗人误己。牢牢记着“学习为人民服务”，把在工作中学来的花花朵朵、坛坛罐

罐，照职务所规定的，为国内科研、生产和教学而服务。从五二三年[1]起，就让我参加全国政协，主要也是给我一个建议发言的机会，就我所学范围内，作些如何即可落实工艺品中"古为今用"的建议，如何把学来的优秀传统，介绍给各方面，特别是站在生产第一线的烧瓷、织锦缎、编地毯数以百万的老工人，青年美工，以及一些在高等艺术院校教这样那样的先生，为提供些编这样那样的专题教材。一切为提高并丰富社会主义工艺品（特种或一般）生产的内容，用得上我打点杂时，我就无保留的作去。（你信中提的沈福文，六三年编了本中国古代漆工艺专门教材，就是我为协助搞出的。）前后在政协提案二十件，一律都在审查后通过，转交中央有关部门执行，涉及部局将在十个以上，一一真的实行时，我再活三十年看来也有事可做！因此永远不会失业，永远也不用退休的！即或记住《庄子·大宗师》中的名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看来大致只能采用其中两句，即"劳我以生，息我以死"。今年虽已七十五岁，还将尽可能争十来年可用生命，把在进行、待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逐一去努力完成它，直到最后一口气，有可能才会伏在工作室小书桌边得到休息。能这么把所学贡献给新社会，对我这么一个俗人说来，未免太幸运了，因为在近三十年过程中，我其实还依然有充分自由来选择职业，且一再受党的鼓励"归队"的。第二回文代会时，主席和总理特别接见了十二个作家，内中就有我，两位都劝我身体较好时，再写几年小说，这特别好意我留在心上，并不就归队。即我明白我那些旧日同行，过的日子十分兴奋热闹，我却总是天不亮就去天安门，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在石桥边等待开门，上午门楼去做说

明员。从别一人说来，会以为“不识抬举”，从我自己说来，却是“人不中用，拿不上台盘，还是作说明员可以少出差错”。另一次即反右以后，在什么一个会上，中宣、文化二部，加上全国作协，共同在筵席间让我去代老舍作北京市作协[②]主席，在座百十新旧同行当然赞同鼓掌。我却还是老老实实承认无能，远远不如老舍高明，当面坚决辞去，依旧回到人看不起的博物馆去做说明员，认为合理省事。六二年上井冈山是第三次，和六七位各省文联副主席同去写长篇，各有一定计划，原拟在山上住三年再离开，后来因为其他几位体力多不大好，因此同在江西各革命老根据地走了约一百天才分手。我本不会写诗，只因为同行多有名诗人，其中之一人见我既不会玩牌，又不会跳舞，有意开开玩笑将我一军，拍掌为记，既同行，不论谁写一首，另一人必和一首。真近于形势所迫，不能不勉为其难，把十六岁在家乡土匪队伍中当司书时读《千家诗》记住的一点老玩意儿拿出来凑合凑合，结果倒像是居然还得到人认为还像旧诗，而且在大家都早已息手时，还继续作下去。事实上却从不以为这是可以重新插入文艺队伍里的工作，更不想冒充什么“诗人”的。报刊上有的是各种不同新旧诗人，肯去“说明员”位置上为各方面打打杂服点务的人倒还不甚多，于是我还是守在新职业上不动。尽管在工作单位上始终是个不什么受欢迎的工作人员，还近于死乞白赖的不离开另作打算。别人都觉得不大可解，正如同过去四十年搞写作时差不多。这也是十分自然不足为奇的事情。不过我自己却知道求落实主席的伟大指示的所谓“古为今用”，我的所学一切，以及学习方法，为人民服务态度，大致对国家当前、今后都还有点用处。这就够了，我所

得已够多了。因此至今还不觉得什么衰老，也从来不感觉到什么消沉，更不会遇到什么属于个人小小得失即丧气灰心。只去年某一时，曾觉得工作生存似乎失去了方向，因为近十多年搞的《中国服装资料》工作，在国内似乎还是一种带试探性的新的研究项目，全部工作将使用到上万种图像，近百万文字说明。原是得总理同意，由康老审稿，工作则归我个人负责，在党领导下静悄悄进行的。第一个试点本本已在文化革命前完成，上千个图像及廿万字说明，制版排印样子已送审，得到基本上认可，只待改动其中一小部分，即可付印。运动一来，搁下了十年，又重新添了几百新材料，并重加说明，一切行将就绪，正拟连同另一份属于劳动文化史部门的十个专题稿一同上交总理过目时，总理和康老不幸先后都成了古人。对于此一份分量相当沉重工作，不免有不知向何处交待感。直到“四人帮”扫荡后，才觉得这些工作大致还可以继续作去。只十分可惜，已不可能在送稿上去时，得到总理的过目，并对于工作上的错误处和不足处加以指正了。真是莫大憾事！

承好意提及拙作印象，个人认为过去种种不足道，即因为过去的工作，即或当真有什么不同于人的小小成就，究竟属于个人的，而且肯定是在旧思想范畴中取得的进展，比起近三十年所学，以及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得来的知识。把这些知识整理出来后，对于新社会科研、生产和教学，可能提出的贡献，如何不同于过去，个人虽仿佛在新社会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可是事实上却远比一个什么“作家”工作来得扎实而对于多数有启发性，我个人即或近于默默无闻，活下来我觉得比做一个点缀场面的空头作家有意义多了。正因

为近二十年在热闹场面上我已近于忽然消失，过去对我工作怀了点好意的，总似乎有些不平感，你似乎也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回答你这番好意，所以不怕烦琐，将近三十年工作、学习情形概括奉告大略。做一个"作家"我实在已毫无资格，但做一个博物馆的服务员，和一个文物工作者，这三十年来，我或多或少也做了些服务性工作，编了些常识性杂书，较有分量的如《中国丝绸图案》，唐、宋、明锦，及为人提材料由人出面编的《漆工艺史》教材，丝绸图案进展教材，中国的陶瓷等等……

王楷元　作者1930年秋至武汉大学任教时中文系的学生之一。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五二三年　记忆有误。作者于1956年1月10日经全国政协2届12次常委会通过增选为特邀委员，自同年2届2次会议起正式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

②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老舍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1977年2月初
苏州

致沈龙朱

大弟：

妈妈昨有一信，曾说及，你若年假探亲可以来徐州住住，比让胖胖去北京可能还好些。拟返京以前四五天，再过苏州住一二天，就便即可和我们一道返北京。因为我们事实上也老了，不仅上路时有个人照料照料，而上路前也可为收拾收拾一切，免得偏劳小五舅舅。我觉得如可行，很好。因为也只有这么办，我才有机会到时离开苏州。不然，临到订妥车票时，或许会忽然又因而留下。事实上是在这里也快把小五舅舅一家拖垮了。他为孩子们由乡转城事，及自己修房子事，已弄得焦头烂额，心绪不好。我们即早离开，也是减少这一家之主额外负担一办法。

我们新近虽搬到一王家空房子住下，房间又极好，环境又清静，每天只去吃一顿饭，事实上还得把晚上一顿带回。二姨住处稍近些，两人经常不来，就得九如巷中之一人，送中饭又送晚饭，费事劳人之至。为了供应两处四顿，总得有点什么鲜荤，如豆腐类，也经常是要在上午二时即由五舅妈或小表妹去菜市排队，等候一二小时的。二姨她们习惯，我

实在觉得不宜再拖下去。因为还有比麻烦人更必须重视处，即这里今年气候特别冷，十二月——一月之间陆续落了七次大小雪（加上今明天已十次），温度在零度间，房子里湿的就上冻。有炉子也不便升，因为煤供应不易。即一月去取煤也够费事，此外劈柴等等，搬运送土，一系列工作都将加到妈妈身上。即或有炉子，又还有烟筒可以借用，但临动身时，如何善后？也许又将麻烦别人。更何况烟筒在潮湿寒气中，极易生锈，用后就得赔补一些新的，却又得从北京想办法。所以我坚决不同意生火。只是大白天也坐在床上，靠“汤婆子”暖脚避免冻坏，终不是个办法。想去想来，唯一可取办法，还是即早回“老窠”，和六百万市民共命运，接受地震新考验，为心安理得。更重要还是上次匆促一走，过了半年，什么工作也无从着手。如今四人帮所作成的直接间接障碍既已去掉，像我搞的工作可说小而又小，一年半载未必就可望提上日程。可是我的生命有限，无论如何，我得争争这三几年可用精力，集中使用到这份未完成的工作①上去。总理虽已死去，看不到了，我还可以设法整理一份稿子，送交邓颖超副委员长②，作一个交代，也才对得起党、对得起总理。至于这书能否付印，以及以后是否能继续作，不必作考虑，也许可以从上面得到一点指示，认为还好，就不必费国家一文钱，又不支援一个人，我也会想办法，把应作的继续作下去。而且可能我还有些事，无从和她③商讨。特别是关于我心脏的问题，提也不好提。不过究竟已在北方干冷空气下住了五十年，比较容易适应，而在这里湿冷空气中，却易出毛病。目前在这里，看来只要白天能安心在床上过半冬眠生活，大

致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可是早起离床时，因温差相距较大，心脏就不免在调整呼吸过程中，感觉到有一点膨胀不好受。每天去吃午饭，走路也总觉得四肢生硬硬的，不大灵活。又因视觉衰退，深怕滑倒，却有防不胜防处。这都是过去在丹江、双溪时还没有出现过的情形。总的说来，身体比一般同年龄人还健康得多，只是某一局部的衰退现象，这种现实却不能不适当重视。衰退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现实，机能某一部门出毛病，可能性还是存在。所以说争时间抢抢工作，把待结束的作个结束，在进行的赶紧进行，在计划待进行的尽可能想方设法把总的目录及全题重点纲要搞出来，都像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而并不是什么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夸大处。体力总是有个一定限度，而又必须及时充分使用，工作才能出结果的。我们这里虽初步说妥，俟送小红红上了车，过了春节，必须返京。但你若在这里，我想将可望促成其行。不然，或许到时仍会拖下去。

上次写了个明信片，盼望你能为把那份说明我"狮子"、"扇子"图像部分寄来。现在若尚未寄，还是寄来有用。因为还有廿多天我们才能考虑上路问题。这一阵写信能力也全失去了，就因为心里念念的就是这一份未能较好完成的任务。

从

问候焕章④一家，永玉⑤一家及两个院子里熟人好。给妈妈回信时，不必提我这个信。

王序处我另写信。那本《扇子史》是要问在和平里中学教书的吴尔鹿，请他问某精通日文的先生要回的。

沈龙朱　作者长子。时为北京工业学院钳工。

① 未完成的工作　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著。此专著在历史博物馆美工专家等配合下，已于1964年完成送审稿，因文革而未能出版。作者提到此书稿时，常简称为《服饰资料》、《服饰》、《服装资料》、《服装》、《服装图录》等。

② 副委员长　当时，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已于1976年12月2日补选邓颖超为副委员长，将提请下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追认。

③ 她　指张兆和。

④ 焕章　即刘焕章，雕塑家，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夫人沈朝慧，作者的侄女、养女。

⑤ 永玉　指黄永玉，画家，时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作者的表侄。夫人张梅溪。

19770204
苏　州

致沈龙朱

大弟：

包已收到，粮票也得到。已十天这里到零度左右。房中全结了冰，路上冰雪转硬滑，一时不像会融化样子，小平回来，必可描写到南方严冬情形。托带干鱼，已焙好，可吃，味还好。最好是用开水泡软后，再用油煎煎，加些辣子油和点点糖，极下饭好吃。可分永玉、朝慧试试看。如觉得好吃，这里还易得，因为是附近太湖产品，一年生产似不少，任何铺子里都有存货可得。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的。

红红有可能在春节前即随同虎虎同事王文浩返自贡，因为王来苏申公干，夫妇同行，乐意照料红红同回，直接可到自贡。徐浩则只到成都，还得他们去接。

这里总是在零下，住的小楼通风，即有大炉子，也不会上升到七度，并不解决问题。煤难得又不经烧，百科处①升了个炉子，房间还小些，即只到七度，晚上还得二次加煤，才不至于半夜熄火，总之，狼狈。我们算经过了卅度的大热考验，病了两次，过了关，现在又在零度下严冬过考了，估计是能勉强过关的，因为什么事也不作，写几个字也手足木木的。手木还好受，脚发硬，出门去吃午饭，轻重也把握不住。幸好是每天只去一次，晚饭是拿回热热的。住处有个煤

油炉子，煮煮早点和晚饭，二天用油一斤。窦舅舅充内行，以为一斤油可取暖十二吋，事实上是一斤烧三小时，房中温度无反应。再升大些，约可以使水银柱上升半度而已，反不如用一分钱从老虎灶上热水袋充满，抵用一些。

这次来苏大大失策，既把小舅舅一家四人为我们吃的忙个不息。（荤菜只三人定量，上桌却有大小十一人，不够的全靠各方面支援，以至于由远在太仓农村的大妹妹处大分量供应，和别的熟人供应。）而留下来却什么也无可为力。所以我总盼望你能设个什么法让我即早可以回来，为比较心安理得。我不宜和百科二姨比，他们既有病，又生长在苏州，熟人老姊妹也多，住下如鱼得水。我住下来只是着急，等于生命白废。事实上我可以不上班，也可以一切自由，但正因此，我为了做一个公民，尽公民责任，也是以即早能回来守在工作台边为合理。但是和妈妈总说不清楚。如果大震得在明春二月前后，我们在此更不必要！

研究一下，让我有个理由即早能回来，妈妈或留下，或去四川，或回来，都可以充分自由选择，而不要一说回即生气就好了。

另有个长信已寄出，可能丢了，只记得个大略，即上面写到的。我这半年来脑子似乎在搁置中，全乱了，再这么下去真会完全失去应有的长处。离开北京前不作全面考虑，真失策，到无可奈何！

并候亲友好。

从　四日午

---

① 百科处　指作者连襟周耀平及夫人张允和暂居苏州的住处。

1977年春
北　京

复杨琪

杨琪兄：

去年你的长信，我还没有作复，近又得来信，深深感谢厚意！我是去年八月初，在匆促中，近于被动情形下和老伴带二小孙女南下，主要是把幼小疏散。一住苏州，即近半年，直到春节前夕，把二孙女分别交给其母亲后，才还北京的。初去大病了二次，回来又病了一场，先后流了二十次鼻血，一切托福，目下看来大致已经稳定了。这一年里社会变化极大，有关四人帮种种，早即意识到各事有些反常，初初还只以为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的不可免情形。直到事情半公开时，才知道种种阴谋的进行，比所估想的情形还糟得多！也危险得多！危机幸得扭转，但收拾清理以至于得到真正大治，照南北熟人说来，恐还得三、五、七、九年不等各方面作种种艰巨努力，且还得人天同功，地不大动，天又雨旸及时，才不至于脱空。国家事大，近十余年来，不仅文风有待大力纠正，事实上文风以外的许多不正歪风，共同形成的“现实”，处处都在腐蚀社会，使得人无可奈何。有权的一接触到某种现实时，也会感到有些事恐得要些时间才可望真正得到澄清和好转。无权的，如我们过了七十五岁的人，国家大处既处于隔绝无知状态，除空怀杞忧，什么都说不上了，

即或照新的提法，毛选五卷中如十大关系有关科学文化，又重新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八个字，但联系到一些具体问题看来，轮到我份上的发言权、建议权，恐怕都不多了。即如得总理肯定的在政协前后廿年中，正式提出廿个有关“如何古为今用”提案，虽经一一通过，但真到执行时还得通过人，涉及人时就难说了。又如所搞的服装资料，也是总理点头，康老来抓，馆中才似乎明白我对这方面还有点常识可用。文化革命中所有图像二百铜版及说明稿，廿万字排印说明，虽后来在行将销毁前一天，还抢救留下，可是我家中所有一点点工具书和有用图录，及一切特别设法积累的资料，在被单位中什么人有意迫胁让房子过程中，搬了又搬，终于被迫搁到所住院中里日晒雨淋，最后只有用七分钱一公斤的公平市价处理完事。到我们在琉璃厂书店中碰到时，是过了十年觉得必须把七十岁以后的有限生命，重新收拾残破，补充材料，来尽可能完成这份任务一部分，照原计划为十分之一，才对得起总理的信任与鼓励，可是已得不到任何方面人力物力的支持，为便于工作，甚至于想把待增改的样本和说明取回，也毫无办法，搁了半年才同意。初步改后送领导审看时，又搁压经年不予过问。再交涉取回重改时，原上交样本即始终不发下，只勉强把说明稿发还，还指明，一改抄完毕，就得全部上交。这就是你和那广西朋友来看我工作室时情形。你们若明白我是在什么一种情形下进行我的工作，还在此工作以外兼抓可能抓的工作，就会明白我经常不回你充满好意来信的原因了。总理一死，我主要的支柱也失去了，我自己也到了七十五六岁，还有什么希望可说。前年去年中间，除改抄说明另外还完成了八个较特别的专题，大致都只有随同

我不久同入坟墓，付之一炬完事。因为听一个主持出版小友说过，表示百花齐放，拟印三种不同旧书，一是《三国》、《西游》等古小说，二是旧译名著若干种，三是解放以来名著若干种，每种以百万计（要多少纸张），一县也分不到几部。至于文物部门的出版，……

杨琪　通信时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教师。

据未写完废邮编入。

19770402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之佩信，知道红红已升了学，补课忙，来不及给婆婆和学校中刘老师及同院好朋友朱乔写信，苏州五舅公公处一定也不曾去信了。在适当时候，还是要她给五舅公公及姥姥处写点信，对红红也是一种训练。应当成一种课外学习看。至于画像，更应分养成一种习惯，见人即能画，十分有用。上次在上海，最会作人像的李宗津先生，见到红红为我画的“爷爷在呼噜呼噜”，和纸角上作的玫瑰花写生，就觉得很有意思。说应当鼓励肯动手，不必择题，不问人像还是动植物，桌子板凳，能见什么画什么，就得益。到一定时候，稍加指点，自然迅速取得进展。着色也是只管放手作，能照原来色好，加上点自己想象也无妨，不必一切刻板照老师指派的临摹，进步反而快些。因为一般教师的要求，是对多数学生而言。红红已能自出己意的作人像，不用全照教师的出题，或许会更迅速得到作画的进展快乐。

其实写文章也是这样，鼓励她学会写长信，给长一辈两代或同学，无拘束的写，学会叙家常事，将来是写作最得用的基础。若尽照年前在学校的方法，照题写论什么，或某一

电影的感想，最容易成新八股，考学校也许有用，真正写什么，用处可不多。甚至于一学会了学校的“照本宣科”，将来信也写得板板的，毫无表现自己感情和思想的能力。直到后来，连作一好读者的能力也会失去的。这一点很值得你们注意！主要是想办法或者尽她看点杂志里的杂文章，如地理常识一类刊物，内中文章有时比教本就还有趣味，又有内容。或看点小说。

这几天正在为帆帆解决户籍问题，已有十分八九着落，真的解决后，也许下半年就可以来京住托儿所了。大家说笑话，以为红红、尖鼻、帆帆三人中，帆帆最调皮，体力底子也好，就是吃饭磨菇。最会说话，出主意。听说在徐州工地极野，短期无妨，时间一长，将来也难驯服。尖鼻发育得好，将来或许到红红年纪时比红红还高些，因为这时还只八岁，穿的鞋子就接收了婆婆的。吃的也多，做事又还麻利，现在一礼拜来洋宜宾[①]吃一顿，来和小红蕾玩。吃完饭时，即能把碗盏包下去洗，洗得相当干净。争着抹桌子，也溜刷在行。一切比红红快当在行。红红有些长处（候补书呆子）尖鼻可学不到。红红原会唱，唱得也还好，九岁以后就成了哑鸟，不大开口了。其实还应鼓励她照样唱下去，性格上的朗畅有好处，一面能和较大些女孩子玩，一面也能和较小的孩子玩，将来入高中时也有好处。视力缺点要你们随时纠正好些。

妈妈这一阵一切还好，只是红红、帆帆一走，生活上似乎有点空虚，平时二人在身边，觉得闹些。我上香山开了半个月陶瓷史编辑会议，住在山上，中上一顿饭，妈妈一个人吃，就觉得吃不香，有时就马马虎虎的凑和对付过去，晚上

大[②]回来，才吃得稍有兴趣。我回到洋宜宾后，午饭才回复正常。我现在已回洋宜宾。所以晚上也热闹了一些些。我回来后就患感冒，处理不好，先后鼻子约出血廿五次，虽只流点点，可关不住，后来才吃维生K稳住了。开了十五天会，在一个提纲上近于务虚了十整天，所以人相当累。住的房子每天五元五，还是硬板床，仅房费费用就过八十元，虽由馆中出，我还是觉得浪费，怪不舒服。又由于务虚过久，十天中仅讨论把最早出现的有釉硬陶名称确定下来，不叫“原始瓷”，大家都觉得累，廿省市六十个代表都不免感觉累一点(我年龄最大)。我简直近于“务”垮了，回来后开始发现自己真有点衰老了。因为坐到东堂子房里书桌边时，已远不及去年同时有干劲，房子虽经过大大为整理过，一切稿子还不能清理，有的当时请王序代为保存，放在考古所的只取回一部分，整理时加说明就不免有千头万绪感。原本以为可望即早把那份服装资料廿万字说明重抄一份，像是已无从为力。另外十个小专题，又还有十万字说明待整理，也无从为力。至于原以为可作四十个题目，若照目下精神，怕来不及了。所以妈妈曾说到，若今年可以走走，将选个可以去的地方走一趟，如自贡，东北，或湖南，或别的什么。若夏天可以沿旧例由政协委员名分去大连过夏，这一次妈妈大概再不会拒绝随同去的。若入夏还不落雨，各省旱灾严重，这种过夏或外出参观事可能都将因节约而免去，那我们或许将自费选个过去还没有到过，而供应又较好的地方去住住。也许什么地方都去不成。又也许可用别的什么名分，去湖南看看，因为长沙博物馆和醴陵烧瓷厂，我去时都必然是受欢迎的。学得

杂，懂得杂，可以共同研讨的问题也多。湖南省管文化、生产是凤凰人，和吴瑞芝③极熟，比祖春叔叔小些。不久前瑞芝叔叔来看妈妈，那边④提到，会画会写的永玉和我，怎么不回来看看新湖南成就？大致不甚明白我们情形，若自费，我虽能动，永玉那能上路？永玉近来正为主席纪念馆赶主席像后边的大型装饰画，听说是用绒绣法。若上面为长久计，拟改用瓷上加工法，那他回来自会有的是机会。可是这时距纪念馆完成只三个月左右，更改计划怕已来不及了。即或真的有机会回湖南作画，将是在工作完成的情形下酬劳性质了。他如能回去到处走一转，也肯定会拿得出成绩的。因为作木刻作画都容易见功。至于我回、想写点什么，却不定有把握。因为文学已近于隔行，希望达到四十多年前《湘行散记》水平已不大可能，何况要求新，近三十年停笔，即照六二年上井冈山写旧诗的纪录也怕不容易达到！可是去醴陵和洪江瓷厂帮帮忙倒容易见好，因为在花纹和造型是谈古为今用，我懂得的比一般教授似乎还多些些。廿五年前为"建国瓷"出的花样，当时为景德镇采用，至今北京若干大饭店还在不断增加需要，继续烧造！一部分外销瓷也还有订货。若能亲自去住两个月，为出些点子，大有可能会为生产方面接受的。听人说秋冬间新人大将开会，政协也在扩大名额后随同人大而开，我的廿年特邀委员大致名额还将保存，所以到夏天明确会期在秋冬间，为准备新提案，已无从作外出计，那就将在会后才有外出参观可能了。照过去办法，居多是会后出去的。总之，今年走不成，明年即自费也总会可以和妈妈一同外出看看的。大都市不方便，就再同上黄山也好。我到过崂

山、庐山、井冈山，还有好些名山大川没到过。妈妈倒乐意看看巫峡，如果明年“大治”的希望能实现一部分，我们到秋天由火车来自贡，再去重庆坐船出三峡的打算，或许不会落空。有些工作上的计划，客观上既得不到支持，又因为个人健康关系，似乎不能不有所削减。抽出点时间和妈妈一起各处走走，倒可望把体力保持下来，俟到客观上真的感觉需要时，再提出办法，还不太迟！体力上感觉真正的逐渐衰退，还是今年事情，其实和一些老朋友比较，我比许多五十年熟人来，还是比较扎实的。从外观上说，我和妈妈都像是还够精神的！可是从自己工作判断，可感觉到不大抵事了。一天晃晃即过去。

北京的震情，从内部说，似乎还未解除，随时仍可能出现近似邢台唐山的问题。但六百万市民，最关心的还是地面上的事情，能解决得彻底就好。地下的动荡和天空的降雨，都有“靠天保佑”的意思，是人力难正确控制支配的。至于人的事情，却有待人来解决。苗头是大好的，具体转到一切事实上来，总还要些时间，有的一年半载就能成为事实，有的也许还得放长一些，要三几年才明确见好。总的看来，红红到初中毕业时，将随同社会发展进入一九八〇，社会合理化是应当可望的。

写得十分拉杂，因为唯一书桌正让给尖鼻搞作业，作业完后还得帮同参加奶奶剥豆瓣任务，剥了一会会就向奶奶说“我吃点什么？”当然就和小黑妮小时差不多，早知道柜子里有的是可以选择的东西。我们就一面逗她说笑，一面把纸张搁在膝盖上写这个。你们同事熟人都望致意问好。

熟人大都很好，前一星期还在香山看到贺美英父女，加上一位在清华工作的广东式爱人，及二女顽童。

这里一切可放心。愿大家好。

从文

四月二日

北京

---

① 洋宜宾　系羊宜宾之误，下同。指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

② 大　方言，意为哥哥。指作者长子沈龙朱。

③ 吴瑞芝　凤凰同乡，苗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

④ 那边　指李振军，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0404

北京

致汪曾祺

曾祺：

半年来人事倏忽，变化之大，使人如在梦中。前人常言"鉴古可以知今"，事实上似乎亦可说"由今可以会古"也。去夏八月，因地震，疏散二小孙女，和三姐大小四人，匆促南行，到苏州后即被张小五哥扣留住下。一住半年，送虎虎十一岁女儿去陈墓镇姥姥家后，又于年终送之上直达四川自贡车，奶奶才算了却一回心愿。其次即小龙四岁大女儿，由在徐州附近新建电厂工地之母亲接走后，作奶奶的始了却第二心愿，完成南行任务。

九月中，我曾去上海看看巴金①，住处依然如旧，花园中花木依旧，惟女主人陈蕴珍，则已成古人数年矣。解放后，我曾先后过上海五六次，看看彼夫妇。后四次似乎均坐在客厅外廊子下藤椅上喝茶谈天，陈蕴珍或就廊子前小鸟笼边喂鸟，或在花园草地侧新移花木前浇水，虽孩子已成大顽童，彼则似尚如初到昆明与王树藏等住我办公室楼上时情形，活泼欢乐，生命力特别旺盛，永远给人以青春常驻感。第一次记得谈天不久，学法文的王道乾带六岁大小女儿适来，巴兄男孩子追赶这位小女客在客厅中大皮沙发间转，迫得这位小

女客尖声叫喊，却无人“救驾”，陈蕴珍只直乐，大约已成经常性事情。第四次为六二年春（自然灾害严重时），我们刚由江西返上海，蕴珍等请我们过锦江饭店吃了一顿好饭。第五次则为七四年夏前，我和三姐等大小四人，及和家诸亲，一行共十六七人，分路上黄山。听说巴兄已由郊外回原住处，因此独自绕道上海，去看看他。恰好妇产医院中有电话来，通知家中，巴小姐产一女儿，母女平安，三天后即可回家。因此家中不免显得忙乱，正好安排大客厅作母女卧室。这一次又去看他，则小外孙已跑来跑去，接过我从苏州带来的松子糖后，即刻跑过她姑婆身边吃糖了。和王辛笛巴兄同吃了顿上海馆子饭以后，我不久就返苏州。在上海住处是在曹河泾附近之音乐新村流金和宗蘂宿舍（李也已经退休，男孩关了七年，七五年九月末方放出）。到市中心得换一次车，且得一小时左右，人地生疏，每次入市，必得有人作伴，才不至于半途出事故。因此住了十来天，别的熟人均少见到。只知道王辛笛任一糖果店会计或经理，巴兄的孩子则由西双版纳橡胶园迁转安徽芜湖，今又迁户口回上海，在市中另一糖果店任服务员。“四人帮”事暴露后，巴兄曾有信至苏州，“总算出了一口气”，或“松了一口气”。

至于随同我入滇，考进西南联大读书之张家小五哥，则头发已脱尽多年，有一男三女，孙子已近四岁，三位小姐大的已快三十岁，最小的也到二十二岁，且有三个候补姑爷经常登门，不断供应副食品鱼肉，因此两位由北而南的姑奶奶和老姑爹爹，作客半年，才不至于把小五哥一家大小拖垮。因为千年来号称“天堂”之苏州，是“四人帮”争夺南京的

据点，地方人逛园子喝茶吃点心风气虽依旧保存得上好，可是买豆腐也总得上午二点前即去排队。而且内行太多，排队傻等还不一定可以得到。即此一端，亦可对别的事能融会贯通，得到理解。最近得小五哥处信，据说即上海一地已枪决廿八人。可能多属于“流氓”“窃钩”者流，应当绳之以法，而一时或始终不会用同一方式处理的，尚宜以万千计也。流金一小女儿，从黑龙江农垦八年回来，恰巧也在上海曹河泾附近一糖果店服务，说店中有一老手，十分内行，因贪污鸡蛋千余斤、白糖亦过千斤，油亦差不多，白天公开检讨，晚上又下手，大致属于“爱好成癖”以后，即“欲罢不能”。这一类社会风气，看来比“文风”影响还严重得多。一年半载，还不容易提到问题上来。你的孩子算来也早到了可以转入服务行业的年龄了，记得虎虎结婚那年，在公园里照相时，已七八岁。虎虎生的女儿，已回四川，上了初中一第二期，已有“候补书呆子”神气，写诗一动手就是三四十行，许多政治性新名辞，使用得比我准确得多。又会拼音，押韵也比我准确得多。只是不免略有新八股味道，一遇写信，即无话可说。作画已能为我临摹资料。因为在北方长大的，十一岁就能穿虎虎的工作服去工厂学工，穿三十六号鞋还嫌小。将来若参军，一定是排队在最前，扛“迫击炮”或“重机枪”的武士。可是虎虎夫妇都是在自贡机床厂作技术员，她是独生女，将来大致也得守在机器边终其一生。事实上我们家里儿子媳妇已有四位机器工人，有个“候补书呆子”倒也许合理一些。看来作工人画家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八九岁为我们作的速写像，寄到虎虎处，为他同事见到后，那同事来北京看

我们，在街上见到我时，竟问我："是不是沈伯伯？"可知这小孙女将来搞机器不一定能赶得上虎虎（因为是近视眼），作画倒像有一手。奶奶最担心的，是过了三四年，一个大块头女壮士，戴了个近视眼镜来扣门时，叫一声"奶奶"，真不免使人胆战心惊，还以为什么"女红卫兵"又光顾上门！（印象中女红卫兵可真厉害！）小虎虎已成了个"毛胡子"，搞他那一行倒近于"专"了，因为十八岁就作了技术员，一连作了十年先进工作者（八千人大厂子，全国跑了许多省份），为支援三线派去四川，在自贡"长征机床厂"又过了十多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也不可免受了些"有头脑青壮"免不了的"折腾"。身体也几乎搞垮了。这五年可又是什么"优选法"的先进，最近夫妇且同时成为"铁人式先进"了。使三姐放心而满意的事，倒是他的爱人，极识大体，近四十岁，还保留学生气，又长得蛮体面。原在南京工学院毕业，某一年调她到北京厂子里，当时有十七八个男技术员，全是清华、交大、哈尔滨工大等毕业，穿洋服或呢料制服的哥儿们，只虎虎是中技生，却主动挑选了虎虎（虎虎若没有这种外来主动，至今未必能结婚）。后来三姐说笑，问媳妇"怎么会看中我家小虎"？回答得却十分真实，"我看他踏实"。这回答使三姐极开心。两人十分要好，我们这方面也就不用担心了。小龙结婚晚，也生了个女孩，还只四岁，媳妇是电工专校毕业的，人也性情很好，且比我和三姐能干得多。就是至今还在南方工作，每年至多有二月探亲假期，且随华东电业建设四处流动，孙女也随之在工地四处流动，三四岁就这么锻炼下来，将来可能会成为个野得可观的女孩子。长得倒像奶奶，小小

的就黑而壮如小黑猪。

前几天，你同事来商排京剧要的服装资料，这里已为准备好，这星期中任何一天都可以在东堂子相候。（以上午九时到十一点半，下午二时半到五点半为合适。来时先给一电话好些，免得答应别人或另有约会。）材料是在东堂子，可以来东堂子谈谈方便。只是我估计到，既然一切是京戏，鲁智深还作大花脸开相，此外恐也还是照老办法易调和。我的材料目前你们怕还用不上。事实上或许还是照过去清平署戏班子办法，一顶帽子，一套衣服，可以供许多种相近似的角色穿着，倒省事，也适合客观要求。目前正正经经搞历史画，还一律停顿到连环画习惯中，不认真到要用我搞的材料，也能由上到下一律通过的，而且很容易得到这方面首长赏识的。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敏的蠢

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大家近来都知道有个张铁生，有个黄帅，我却看到了、接触到过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张铁生和黄帅。却并不感到悲观，还相信类同的东西，都会在另一时公诸于世。不然说马列主义的伟大处便会落空。马列的“实事求是”处及“科学性”全成空谈。只是我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怕来不及看到现代中山狼的亮相了。

三姐一切还好，今年已六十五六，精神情绪还相当健康。小孙女一离开，家中便清静十分，什么时候，你和松卿[②]有空，预先约个时间，去天坛或颐和园看一次花，玩个半天吧。我前年还做了些事情，去年在南方住了半年，把人可闲老了，回京以前，还以为一回去，即可重新把一堆待收尾的工作收收尾，在进行的进行下去，待安排的也安排下来。想不到一回来就感冒，流鼻血发毛病一连继续了二十多次，上半月又上香山开全国性的《陶瓷史》编写会，务虚了半个月，为争“原始瓷”或“釉陶”定名，就务虚了十天，七十多岁的人，那宜于干这玩意儿？拖得半垮不垮的回到东堂子，记忆里只留下山沟中零零落落的灰白色李花印象，别的通通忘了。一

个人即花费了馆中近百元旅馆住处开支，真是浪费！改年大致不会再参加这种务虚会了。

问候一家大小好。

从文　四月四日

电话五五七五一六

汪曾祺　现代作家、戏剧家。通信时任北京京剧团编剧。

① 巴金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

② 松卿　即施松卿，汪曾祺夫人，任职于新华通讯社。

19770425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

上月把你家二小弟的原工作点及工作情形转至邯郸相熟支国英同志处，托他照料照料，最近复信转来看看。支同志从小即在我家中上学，和小龙小虎一道长大的，为人正派负责，托他的事迟早总会办好的，望放心。邯郸是河北大型工业基地，要加三四十万工人，在黑龙江的小小弟，如在技术上能调过邯郸后，将来转入工厂也方便。国英有两个弟弟，就从合肥乡下出来，在邯郸炼钢厂工作。我这些天因眼镜失去，成了半盲人。信也不能写了，过些日子，眼镜装备好后再补告这里种种新见闻。

并候长幼安好。

弟　从文

廿五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夫人李宗蕖。

19770501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今天这里过了个五一节，各公园必定十分热闹，照报上说是大大热闹，有六千多外宾！我们却极其清静的在住处，只小刘兰派去公园音乐堂参加，兴奋得很！你们同事好友徐师傅①来谈了点多钟，得知不少自贡四川情形。可惜是昨天即将过上海（又有好几位同到北京来的人），来不及请他吃一顿饭。又因为他们还得去中广各处，也不便托他带点什么给你们。我们这里一切都还好，徐师傅回川时，一定会谈起点滴印象。

这里看来，似乎今年各种“会”已排得满满的。听人说，在秋后也许有什么和工业有关的英雄劳模会，和什么新产品的鉴定会，我们不免主观希望你将有机会参加其中之一种，就便来看看我们。因为妈妈很想念你们。至于我呢，今年已七十五六，在南方住了大半年，回来似乎略有衰老感。心律不甚正常，有时喘喘气，为过去未有。估计到可以如去、前年的工作时间，至多不过五几年，还必须在这段时间内不出什么意外事故。你能因公回来看看我们，自然极好。否则明年春夏间，由这里为寄一笔款，自费回来探一次亲，似乎也值得走走。如系暑期，即索性让红红也来，大小三人一同来

好，两处住得下，吃的也会很好，费用有限。至于我们外出，虽在计划中，只是如照目下各地生活供应紧张程度说来，到达终点虽不会使你们过于为难，只是半路上见闻经历，或许不怎么受用，上不了路是意中事。入秋某时，人大、政协闻将开会，如在会后、会前，尚可沿旧例，委员还可分若干路组织团体去外省参观，年老的并且还可让家属同行，那我们必可选川滇、黔湘一路（因为据熟人说，我的名分还保留在特邀委员内）。若会既不开，各省供应紧张情况又难望好转，有些省份甚至于比目前还紧张，这也是意料中事，我们恐怕就动不了也。

报告文件中，常提及一、二、三年将“大治”，这自然是大家所希望的好事。不过，据主持或熟悉某一部门生产建设和学术文化的亲友说来，“大治”出现，似将分别看待，三、五、七、九年不等。和外人估计到的差不离多少。还得在这一段时间中，不出现意外天灾人祸，才会有实现可能。农业生产比工业容易抓，但天灾可不易对付。工业生产好转在“人”字上。难处在人的情绪真正转变，又比抓生产难得多。破除近十多年以至近二十年社会虚伪浮夸风气的转变，而上上下下都能真正从一个新的“革命人生观”，代替了这十多年的“唯心主义”以及“世故人生哲学”，浸润腐蚀到大多数人骨里、血里，以至于每一个细胞或灵魂深处，又和个人“既得利益”紧密结合，形成的极端自私的习气，完全扫除，才可望天下大治有兑现的可能。否则事情或恰恰相反，任何高尚理想计划办法，都将不免为社会不良现实失去光彩。大小机构都将因为人多反而转动失灵，正面效果有限，而某种人事上恶化、腐化，还将加重加深！因为这是逐渐形成的。主

要是从反右、大跃进以来，有些事极端唯心主义即占了上风，随后文化革命的发展，形成“权就是一切”的普遍概念，刘少奇、陈伯达、林彪、四人帮，陆续政权的交替，加上封建意识的乘机抬头，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的逆流，任何有心人对之都感到无可奈何。一级老革命过去十多年来求自保还不容易，那能说对国事敢于直抒己见，有所陈述？至于以下党外真正爱国知分，在这十多年中，无一不在倏然而来人事风雨下，颠倒折腾，即能幸而没有死去，可用精力，亦十分有限，更何况三十年积累资料、经验和一点工作热忱，差不多都已消耗散失无余，即还有机会收拾残破，为后来青壮鼓鼓气，事实上，作用已不大了。五六十岁知分，又多是所谓十七年错误路线产生的，去掉这不祥包袱压力，还不容易。至四十岁以下多数后来接班人，却对过去近于极端无知，而在不甚费力过程中，不少人位置已爬得相当高，除了精通“世故哲学”，以逢迎巧佞代替踏实认真，早成一种社会风气，那里还会“走回头路”来重新学做公民，用一个公民起码标准严格律己？凡是在运动中上升作领导的，不问大小，本人政治水平既不怎么高，要求自己又不严，自然也多乐意照上升的习惯，身边手下有些灵便活泼，敲头摇尾的小伙计，以为可以用来作耳目亲信，用不着另外一种为人朴质木讷，真有才干，又重原则的帮手。为了维持这些中层领导的“既得利益”和“习惯尊严”，就难免形成社会改革一种顽固障碍，不容易得到正当合理解决。在党内，就不容易谈真正整顿，所以谈党外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能起的作用，也将不免限于点缀性的一些琐琐小处，一触及这些有权而无知的人既得利益，就不好办，或办不好。政策即再好，也不可能由上

而下落实政策。

至于谈“古为今用”，求落实到许多方面，或许连点缀作用也不够。而情况小有变化，所谓“右派复辟”可能又会在另一形式下，成一部分老老实实的知分受过灾难，亦意中事！这是一种规律，记忆好些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一规律。所以盼望你们时时以大哥过去事，及近十多年本身遭遇自警，多做实事，少说无当大处空话，即可望在另一时少犯“差错”。多和对国家有热爱、对工作又认真不苟的工人师傅接近，取得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进展，决不要脱离现实，头脑忽然发热，自以为是，妄想用什么批评能改造一些非常重视个人既得利益，而又自以为思想水平极高，且有权随心所欲处理一切的长字号，触犯他的尊严和利益。改造他们，是由上而下的责任，可不一定是你们一点对国家的单纯热情能感动扭转的。不久行将出现的清党整党，是党内的事，名分上鼓励党外人说话，事实上任何话都要说得有分寸，且必须一切出以善意的建议，决不宜大意轻心。越谨慎小心越好。因为外边人许多事如在鼓里，不大可能明白一些真正问题何在的。特别是所知道只不过是表面关系，而内部的什么关系，党外人无从明白。

从文

七七年五一节

我近来觉得红红还是让她学科技，或许比艺术更相宜。因为照社会倾向说，近三十年主要的需要是科技的追赶。红红应当常为奶奶写点信才好。最

好为你们各画一个四五寸头像，或六七寸半身像。

我对国家事永远不悲观，但一切得“实事求是”期望于别的存在，才合理。

---

① 徐师傅 指徐连元，磨床老工人、技师。后担任几个工业企业领导职务。

19770510
北　京

致王抒

王序同志：

中国进出口丝绸公司方面，昨天来电话联系商量，介绍东北柞蚕纺织印染厂方面，有几个工作同志想谈谈“古为今用”，盼望找点可供应用的材料（是第二次）。第一次上月来时，因为介绍到故宫找陈娟娟①，大致因陈只半天上班，见不着（那边人却说住了医院），只由一张某某为陪同往陈列室看看，此外或尚看了些照片，即觉得很好，很有用。到希望临摹些花纹时，却不得许可，答应提些单色照相，又不解决问题，因为生产上感到困难处，正是缺少配色知识。后来虽找到了陈娟娟，主要解决的也只是看过了民国六年山东某某编的一本《山蚕谱》小册子。今又来商量如何来想个办法，为解决一下具体问题。或从别一方面设法搞点实物图样作为试产看看。因为是大生产，染与织都有需要。已约定十三号星期五下三时来东堂子谈谈。记得上次谈时，内中个姓王的总工程师，是常书鸿在法同学，同时回国的。懂织，人还有见解，因和生产有关，比王若愚强。只是对传统的“古为今用”，特别是在一般丝绣以外材料来转到绸缎上“古为今用”，知识不落实。有需要，可掌握不住材料。我手边虽有些些直接间接的，并不足用。因此第一件事，想问问你，如果在半

天抓业务时间，遇他们有需要时，宜不宜于由我陪同他们来考古所图书室看看图录资料？对你们是否还方便？第二，我想先让他们先看看我手边仅有的一点残余破烂，在你手边若还有几片破烂（如上次说的木纹水纹近于研成的花纹织物），不费事就找得出来时，最好于星期四上下班时，能顺便送过小羊宜宾（最好并那几件盘碗），我想让他们看看，也许还可得到些启发，即可进一步陪同看看陶瓷馆的明清瓷，对他们必相当有用。因为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注意三彩陶花纹和丝绸中的锦与印染及漆花纹相通，更不会注意明清瓷和丝绸花纹以至于和色还有进一步联系。你自己忙，就托亚蓉②为办办。分量若不大，最好是向图书馆暂借一本以家树为主编的那本《中国丝绸图案》，及故宫李杏南编的（其实是他捐我为说明）那本较小《明锦》，以及故宫印的那本团花图案册子，一齐捎来，看后，即可归还。第三件事，是我主观设想，盼望你能同意，把你那几册《唐绞缬复原花纹》图像也为带来。（我的办法是先不必给他们看，只作为一种准备。待他们来时，谈得好，再提出给开开眼界。如要求并不高，带来的样品，还近于上次杭州研究所的样本，即不给他们看。）第四件事即你若星期五下三时事不多，也可以来参加，听听他们说的生产情况，外贸得失，以及新的要求。我觉得你能来听听也极好。因为我认为“一切花纹图案研究，都应当把结论放在为丰富社会主义工艺生产内容，落实主席具有深远伟大意义‘古为今用’的四个字上，十分重要。”求实现它，就得有人不计个人得失，来为各部门生产战线上以百万计的工人、老师傅服务。完全彻底来服务！这工作决不是一心只想在外国人面前做专家的“专家”所乐意办，也不会是什么“教授”

所能办。我似乎对之还热心，无如手边材料既极少，过去陆续收集的零星，不是分散失去，就是被冻结到学校灰扑扑的库房里，连商量弄个照片也无可为力。一面明知道目前的水平之下降已到无可讳言程度，另一方面却有以十万、百万计可供生产参考改进提高的重要有用材料，冻结于各大小文物机关中的库房里。占有材料的“专家”，只有到上上面提出这一问题时，才装作热心，敷衍一下，事实上不久又回复到原来心理状态中去，很少有人认真考虑“有权”重在能“尽责”，因此真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一群××。

我今年已七十五六岁了，即或在过去廿年里，党有意把我安排到政协，给我有机会对于这个问题说说话、建建议，前后廿个提案都得到通过，并由政府指定三个到五六个部执行。（照例先前几年，还会于次一年把执行情况在一定时期通知提案人。）事实上以文化部而言，即在郑振铎时代，这老朋友还算是最最关心文化艺术的继续性，而知识兴趣又特别渊博广泛的一个首长！事实上，在所主持下的文物部门工作者如何共同提高，才能处理以千万计的新文物，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一切还不外以个人为中心来进行工作，这也就才会轮到我这么一个“半瓶醋”推“独轮车”继续下去。想到这点，真不能不使人痛苦！回想起六四年政协会最后一次补充提案，由总理亲批六个有关部门执行，提案末尾，听审查提案的某常委熟人说，总理还亲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内行的意见”，这位常委只知向我道贺，以为得总理批注而道贺。我当时却感觉难受。因为提案即或得通过，早断定一到执行各部时，就会敷衍了事。特别是建议中五个有条件大博物馆，应当有专人负责来协助生产而提供便利问题，文件即或已下达到各大

博物馆，馆里抓业务的第一把手，就绝不会认真照办，始终不懂得什么才叫做尽责二字的意义。被动情形问到头上时，由于所主持部门也不深入，回答不了问题，只敷敷衍衍了事，或借口任务忙，无从对外接待额外任务，一推了事。陪同看看陈列，也不甚热心。但一到什么外宾光临，却精神振奋，喜气扬扬的来完成“政治任务”，在休息时还忙着递烟倒茶。甚至搞《服装》，联带考虑，也只是在使总理高兴，而机关有面了，绝对难于想到主要是对本机关还有用。所以情况稍有变化，对我这份工作，就毫无兴趣可言，甚至于不少人都乐意我离开，遇外面人问到我时，常以很少到馆作答，有几回从国外请回来的朋友，想见见我，也托辞因病拒绝告知住处，从未理会到我在干什么，而对机关不仅不是什么累赘，相反我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还应对馆中接手人或多或少有点有益启发，在目前位置上，在国内外都并没有辱没这个“研究员”的名分！也并没有辱没作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当公民”名分！可是不成，总的说来，客观印象我却是个思想落后不求进步的老朽。事实上不过是我决不在工作以外和任何上级拉私人关系，来来往往，表示亲热。或照世俗方式，打打扑克，再进一步吃吃喝喝……

据缺尾残信编入。

① 陈娟娟　女，古绸缎织绣研究工作者，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② 亚蓉　指王亚蓉，美术工作者，时任职于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习考古相关业务。

19770512
北　京

致张允和、张寰和等

二姊、小五弟、孝华、以迪、锡英、
三个小妹，还加上个小元元：

今天五月十二号，直到下午七点半，我坐在院子里一张椅子上看一份稿件，觉得地下在轻轻移动，随即听到各个屋子里人嚷叫“地震地震”，明白真是地下又在动了，才下狠心，今晚一定要暂得放下搁在桌上、压在心上（经常是看得脑子感觉到重沉沉时，才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会会，才又回复到桌边来看的）那份廿万字的说明稿的清理工作。因为和人曾约定，拍掌为证！到月底即得完成。并把约加四百个附图目录（全在脑子里）得写出，事实上已快半月，完成的工作可还不到一半！你们必须骂骂我：“怎么这个三姑爷，忙累了我们一家半年，直到春节前一个‘溜之乎也’，连一个明信片也不寄来，告告到北京后情形，说一句空话，道一个‘谢谢’！”我觉得这种谴责是十分合理的，也应该的。因为事实上是有意这么，任何一方面亲友，这两三个月里我都不曾写信的。估计三姐在信里也不会提及的，小平即来过几次也不会觉察到的，试来解释一番。一，一回来即感冒，二十多天中，每天总得流一点鼻血，表面看，是老毛病，不妨事，不久就会好转的。可是我自己可理会到，不大对头，十分显明，

经常忽然发喘，心律失常，生命在衰退，正式敲了警钟。无从向任何人提出，因为这种现实是大家都乐意回避，也包括我自己的，因此不久即又上香山参加个“陶瓷史编写会议”半个月。事实上是务虚了十天，近于对“瓷”的定义，六十个人即发言十天！看了新旧八九个电影，首长才宣布散会。数我年龄最老，头脑中的童心却最多。因为集中近二十个省市六十多人，谈了许多不着边际的空话，人人都似乎“各有所得”，我却感觉深深对不起公家，因为住的房间，一天十七元钱，我睡硬板床（让年轻人睡软的），每天还费五块半。虽由机关付款，心中可真过意不去！我最怕的是务虚空谈，但主持其事的似乎正习惯这么开会！但也另有所得，即和各省同行谈天，得知点滴紧张处，都比想象到的还加若干倍多，真令人“深怀杞忧”！这一阵子报上经常说“天下大治”是三年，从各方面不同的角度说来，可能是三、五、七、九年不等，才会有可能作到。并且还要这个时间内“地不大动、天不太旱，人事上也不出什么意外变故，而世界又不闹什么特别别扭”才可望的。前一阵子说要改变“文风”，提倡文字节约，现在又不提了。因为行不通。情形相反，在加长。谈的问题都十分重大，事实上即再加倍长，也不易透彻清楚的！“文风”是一件事，不易改。更难办的或许还是影响到各方面别的风，不便触动，更不易解决。也是说，凡是牵涉到一个广大上、中、下层在近十多年内各种原因形成得来的特别既得利益，就不大容易见效，而出现故障，使社会机构某部门转动不灵，不易收预期效果。尽管又开始用老办法，在鼓励群众说话，可是对过去种种还能回忆，留下个深刻痛苦印象，又深患本业今昔情形的，即以党员言，也还多在等着瞧的心

情状态中，保持沉默。最不易忘却的，即说到某一时，也许一触犯某种忌讳，即有可能把矛头转移向说直话、说真话的知分头上，成为大批对象！知分中，不仅一般老、中年有此预感，即在文化大革命到处搞串联活动、一时人近而立的青壮，也成为一种“常识”。老实熟人党员如卞诗人，一来谈天，也把这种“世故哲学”代替了“原则”和“党性”，以为“不开口，张耳听”为上策，别的人自然更不怎么慷慨激昂，妄以为发抒意见是时候！即或说的问题十分对，也无多意义，因为报纸是一份属于公开知识，而报纸以外，还有另外一份永远不可能公开的知识，两者一折衷，即可得到真正有现实性的启示：“多谨慎作事，少胡乱开口。”国家有希望，目前却还多困难，必须正视这种现实，先努力来学做个合格的公民，实有必要！对国家明天和个人出路，都不妨天真一些，十分乐观的把日子过下去。但对现实存在眼前身边的一些问题，可万万不宜自以为有力扭转，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

要比较正确的认识封建意识在上中下各层已泛滥成灾，并不是这十年的四人帮混人政治最上层的结果，事实上却由封建意识的广泛抬头，才会出现四人帮。四人帮的产生存在的原因，若缺少正确认识，只把社会混乱、生产破坏，领导老的消沉、中的无能、少壮的向上爬进取方式，多从便辟巧佞逢君之恶下手，大的四人帮完事了，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比如说一个机关（甚至于包括大学科研机关在内），若无事可作，或不能作事的人，经常占百分比大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照毛选五卷中所提的“精兵简政”，能办得到吗？

若来的又"都是"后面有人不能不安排，你减谁、撤谁？四人帮由于本身空虚，才极力布置小爪牙，重视小打手，鼓励写小报告的小人，拼凑成一个丑角班子，迫不及待要下手"夺权"。迟早会倾覆的。可是用什么来代替即可使一切后遗症加速消除？毒性极大的痈疽易消除，因为危害性十分显明。可是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尚无办法对付。至于生长浸润于上中下各阶层人的骨里、血中、以至于灵魂中的事事物物，岂容易用读读毛选五卷即可得到解决？更那里会学学报告即迅速把大局扭转？二千年的奴隶社会制度，和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表面上是已宣告结束，事实上可还好好保存在许许多多人的意识形态以及行动中，实在令人感到真正痛苦！因为在苏州见到的只是就地一小角落事，在北京却可从任何一部门，任何一种不同业务、不同机构、不同"首长"和"得力干部"中，都会发现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缺乏远见而近于装架子的自足自得，事实上却是业务水平政治水平同样都极低的混日子状态，表面生活看来终日忙忙碌碌指指点点，事实上老实一些的也只知传达文件，一切照指示办事，重在形式，本人就并不怎么深入文件内容，"学习"上的用心，从来都不比安排儿女亲信位置认真周到。所谓学习大都停顿到表面上，不必深入也不可能深入。最最关心是个人位置及儿女出路，最最开心的或许还是三儿知心体己亲友，每天玩玩扑克，这还是本分的人的生存意义。中层低一级的，则利用地位便利，想出种种理由为自己、为儿女、为亲友经营房子，或利用地震后防震为名，多占公家材料，保护本人和其亲属好友……

报上每天看到听到的一切，和生活中每天看到听到的一

切加以比较，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所以近一年身体稍有好转，就重新把自己关到东堂子小小工作室里，来争时间，赶赶待收尾的工作，和在进行、待进行的工作，交错进行下去，除了每天照你们在苏州时说好的必回去吃住，此外又在一堆乱乱的百十个封套里包括的不同问题中转了。事实上是转不出所以然的。因为一切工具全已散失了，去年排得比较有条理的材料，经过大弟一整理，对我说来反而乱得无从回复旧观。所以简直可说头脑为这一堆乱糟糟的工作弄得更乱纷纷的，却又快过半年了。最近一月，又才改变了一种清理方法，别的暂时不过问，尽它乱，先来处理主要的关于服装绸缎的廿万字说明和新加附图。照常理说，用一个月时间，是十分从容的。可是一看，四十年前另一老毛病又复发，即每一句话的措辞，又来重新调整，三四百附图还是不够，这一来，不免又是一番新的乱。或许像老岳丈当年日夜搬动房中箱子家具差不多情形。最明显不过，即或下狠心把一切搁下来写个信抒抒情，写到五张信纸还不入题。情形多糟糕！从这个无条理的信上，你们就会理解到，我的脑子已近于失去应付平常生活的情况，不大得用了。可是应当放心，即家里一切还是凡事照常，甚至于还能使三姊满开心，因为上山半月，房中方便，洗了八次澡，回城以后又主动去附近浴室三次，似乎比过去一年二年记录还多，值得慎重一提！其次是小羊宜宾住处小龙栽上了廿多丛月季，最近有从山西回来熟人又送来了十来种花卉，月季虽长得不怎么令人满意，新花卉又还萎萎蔫蔫的，离开花期还早得很，可是三姊总算多了些事作，对我由头到脚的检查习惯放松多了。更主要或许还是心律日转正常，食量也恢复旧

标准，大大一碗，囫囵一会会即了事。工作已拿回小羊宜宾作，不会过时不回让她等着生气！她最最开心处，当然还是凡事和小龙总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对付我，如像“说话无主辞”等等也成为他们的笑料，小龙还经常学点凤凰腔和我对答，既自得其乐，也使得三姊开心。另外一事也许起了点和平作用，即在苏半年，你们无形中作了件大好事，把我花钱自主权剥夺了，现在回来我已不好意思照原来办法，一月里只把五十留在自己身边，做买书准备，能不买即不买。再过三几个月，也许还会再加节约，能逐渐向四弟看齐，三姊将肯定更开心些些，也是意料中事。因为近于主动的禅让，不是什么被动征伐，也合当告告你们，大小打个哈哈。至于要学到像耀平兄凡事听指麾的进步处，大致还是得有个过程，慢慢的来吧。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总是会得到较好安排的。

我们曾经打量过，今或明年得便即出外跑一次，比如说再上一次黄山，在上面住一个月，或同去四川看看虎虎等，随后下三峡由武汉转湖南（甚至于再去坐坐成昆路火车，去昆明看看），陪她上井冈山住住，再入浙江，坐船到苏州南京，在四弟处住一星期，我则看博物馆里库房和图书室。体力物力似乎都可作得到，但一听人说有些地方有住处可无吃处，上路设想便不能不考虑是不是时候了。所以“三年大治”对我们说不存奢望，若能在一次长途旅行中，能在吃住两件事上不担心，就够好了。

前三天，胡忌[1]夫妇来时，曾说到耀平兄或许不久可以回京，估计时间也许快要见到，至晚星期天小龙可以从小平处得知消息。我们在北京，反而对北京事情、北京的问题，不如外面人明白得多而详细。所以有些事也许从耀平兄处还

可望明白一些。

这里可知道的是什么什么会将连续进行到年底，其中可能还包括人代政协也许在秋天将出现。据赵君迈说有的老人代或老干将转入政协，也有些老政协委员将删去，是少数，多数还保留。至于你我是否还在数中，他以为还在，我觉得我未必在，因为当时即出于“特邀”性质，提名或出于总理，让我有机会就本业发言，建建议。总理一死，和本业所属上下各机关关系都日益疏远陌生，不在数倒是意中事。耀平兄属于团体推出，情形当不同。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我的工作更不同，只打量在把主要部分上交后，给邓颖超一个信，告一告经过，算是了一次心愿，完成任务第一阶段，此外就不想提、不用提了。见不见到出版，也不抱什么不实际幻想。至于此外搞的较小专题，或许能用“文物手册”名义草草印出，自己还看得见。也许还来不及送审查，我就完事了。若一二年内还会有忽然出现的唐山式震动，那就不免使得个人和工作同时完事，看来倒也反而省事。因为工作在今后任何情况下，都近于可有可无，无当大处，即搞文物的搞历史的也是可有可无，还不如一只五分钱冰棍能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一切总还是照能力所许可的一一作去，绝不宜考虑“出路”。总的说来，就是绝无什么奇迹，会得到“出路”，或因有新的见解而受重视的。尽管一转到别的国家图书馆或博物院时，也会成为搞中国文物或艺术有用参考物，甚至于即刻将进入世界百科全书里，因为大部分是具体的图像的排队，而材料却来自任何本门专

家意料之外，但是在国内却正因为方法过新，不可免影响到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专家尊严（由于提法不同结论也必然不同），就不可能在“只重官位，不重知识的现实又唯心的”社会风气下得到存在或认可 所以能付印，已近于万分幸运。目前说来，我是否能看到付印，即无什么信心！

帆帆户口已解决，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件大事，但主要关键性，也许只是被措在一个新换的户籍警手中，礼数不到，就压住了。直到由上而下查询时，才装作主动热心的查查，事实上不过是把抽屉中取出的早已批准的附条取下登个记，就完事了。即或如此事后也还是得补点什么礼数才算节目完成。如今第二步即马永晞[2]如何和人交换工作，听中和说，这事照近来习惯，两方面从公事上完成后，私人也还会提出点什么补不上条款的礼数，数字有达到一缝纫机等价的。办交换的本人不懂，旁的熟人亲友却懂，一经指点，到时即将提出，要事先有个准备。所以一想到这些新的社会习惯时，都不免令人感到痛苦。要一一去掉，得费好大一分努力才可望扭转！昨天听到小龙说个新故事，即火葬场方面，死人去焚化时，也还有个陋规得懂，即车运时有个消毒药料，得事先准备好，计纸烟二条、二锅头白酒两瓶，不事先完备，车来掉头即走——这些“新生事物”和牛皮癣一样顽固的黏附在每一种人事关系上在起作用。你不懂、不承认就寸步难行，任何事也办不通。至于用阿谀逢迎向上爬的方式，则更是一种行之有效，而且在若干方面已形成人事上升迁主流习惯风气，无怪乎新式大儒巧佞到把北大师生劝进说成百鸟朝凤，作诗有“自从高祖……后，始知吕后真英雄”，甚至把妖婆的像在客厅里也挂得高高的。北来后听到这类新天方夜谭

倒不少，但是杞忧也不免随同加深。代表最高学府的第一流高知的自尊自重下降堕落到这种情形，我们那能要求其他年青人这样那样？更糟糕处是照习惯规律，这种大儒过不多久，又会出面大做文章来表态，依然成为新的学术权威、新的点缀品；因为有利于对外，可收保护学者的好处！对内则成为思想改造彻底的标兵或典型。只有上帝知道这种“不倒翁”的绝顶聪明处从什么方面学来……出于需要，可以在新社会反而永远受宠用，个人生活反而永远活得倒像怪庄严高尚，怪轻快活泼！

张允和　张兆和的二姐，周耀平夫人。

原信系连续书写未分段，信尾无落款。

① 胡忌　古代戏剧研究家，任职于江苏省昆剧院。

② 马永玮　作者长子沈龙朱的夫人。当时任江苏省电力建设公司技术员。

19770525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等

在你们家中住的十天也可说是近十多年中最感亲切的不易忘记的十天！

流金、宗蕖、小妹：

多久不给你们写信，极对不起。也有个原因，即在苏州住得太久，身体似乎在若干方面都提出了一种衰老警告，先还以为可能是因闲得太久，习惯上起了点变化，力争回去，回到老窝后将会得到好转。所以春节前二天，把小孙女送上返回四川的车后，第二天我和老伴也上了北行的火车。不出所料，身体出了故障，在苏州半年，后四个月不害什么特别病，一到北京即感冒，不像一般感冒，老毛病发作，一连在廿天中流了廿多次鼻血，虽不严重，每天流还是不对头。量量血压，又作了两小时的心电图检查，才发现高压已上二百卅，低的一百二，无怪乎右手臂也出现失灵情状，写字一到稍久腕即发痛，一身不受用，到今为止，还不大灵。大致是扭伤了筋，痛由手腕移到肘部，又移到肩胛，隔天有时又回到肘关节。严重时整日夜不好受，稍一转动即疼醒，还牵连到头部。可是有时又忽然好转，才明白心脏供血不足影响到一身。因此除去一二亲戚处看看，别的通还不曾去过。江

风[1]来看我时，听他说，宗津病似乎有了新的发展（住在医院中），想去看看他，也感觉到无气力。从表面上给人印象，似乎还比去年好得多，可是我自己却明白不大对劲，衰退情形在身体内部有了显著不同。平时住小羊宜宾胡同，饮食已不大感兴趣，转到原来的东堂子工作室时，看到经过小龙整理过一堆堆、一叠叠，以图像为主的专题性待收尾、待完成或待进行的百十件材料封套，稍稍翻看翻看，头就乱了。理会到可用精力已来不及一一完成了。试把已经过朋友为重新抄录好的那廿万字《服装资料》说明，校对清理一下，不到廿页，一个上午就过了。一个多月还不曾校完七十页，近三个月还只到百十页。精力衰退比预料还糟。更糟的试为南方亲友写写信，才明白右手已有些僵硬，脑子也不大听使唤。再换个方法试试看，清理一下做的那一大堆旧诗，拟为你们抄一本留个纪念，也不济事。幸好因参加一个陶瓷史编写会议，上香山去住了半个月，和约廿个省市派来的文物单位、生产单位朋友务了半个月虚，累得一个够受，可是会中总还有时间听听别人谈及各省的新问题，并且每天都可上山去走一二时。在吃饭时，才发现食量还不及同坐人一半，年纪数最老大，谈天还像精神极好，事实上和另外一些五十多岁同行比，他们在夜里还有十多人一伙爬山顶鬼见愁，分别好几伙上山顶，看看北京长安街那一条灯光长带，我却不大顶事了。不少同行想邀我去各省看看，都不敢答应了。这一礼拜大致因重新调整了日常饮食，才略见好转，右手还是不大顶事，有时左手关节部也感到不灵，有游痛，真是警钟频敲，不能不考虑一些问题，困难处是绝不宜向家中老伴正式提出，而且任何方式提，变相提提，也不成。因此虽每天仍照常装

成去工作处，其实经常什么事也作不下，不知不觉即过了一天。两个月里只大书桌清理得稍好，别的上百大小封套都不敢翻动。希望到五月会有点转机才好（今天已五月廿五，已三月下午低温难受）。

宗津住处不知道，望来信告一声。听江风说，病情似不大好，医生已作过恶化判断，他情绪还好，我还不知道去看看他，是不是使他反而会感到痛苦？

到北京，属于北京的“大事”反而不如在南方知道得多些了，真正大事知道些些却反而增加痛苦，因为一切都近于隔绝，只知道有千百种大小会在开。各省也有不同的会在开。大家在说“大治”后才明白有不少事或许还要三、五、七、九年……若无别的人事变化才会有显明转机。报上提到“文风”要改变，事实上并不容易，这那是一说即成的事？可能使人担心的还是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风，和万千人现实既得利益都密切联系，要去掉，或许还要从各方面努力几年才会好转。特别是上中下各层都和“利益”二字联系的问题，明白内容的，一谈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只有摇头。也许有些长已明白有权而无知，有政治信仰而缺做一个公民的基本准则，或做人的基本教育，掌权时不会好好用权，只会滥用权力满足私心，间或听听各方面各部门的叙述，不免令人深怀杞忧。任何小事都得讲交情，通过人求解决。表面上工薪差距已趋拉平，事实上凡是管任何一部门的，都可以利用其管的大小权得到许多特别方便。许多廿卅岁的青壮“世故哲学”都远比我快八十岁的人精通到家，从任何一件小事，也可见到一种“新的世故”在发展、在传染，看来是比顽癣还附固于不少人的骨里血里或灵魂里起恶性感染，以至于逐渐

成为人我关系的主流。影响到明天整个国家命运。什么抽象高尚原则，和这种现实一碰头，就不免失去应有光彩。不问老少，凡是要巩固他已得权势和向上爬的打算，首先就是得学会得精通这一种“世故哲学”！

上星期宗蕖忽然来小羊宜宾，我才知道她已到北京一个多月，宗津返回学校已经月，也才发现这没写完的信搁下又经月了。所以从抽屉中出来，希望尽可能再写点什么，一二天内能告个结束付了邮就好。听宗蕖说学校正宣传欣赏某人咏新皓诗，还像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果和我得到的是一回事，作者将是王利器②，上月里来看我时留下个草稿，我为写了个小字条附上我二年前即为某大师论孔丘一书写的小诗，加上几句附言在后边，预备附在给你们信中欣赏。据近一月来的新新闻估计，经过一年半载后，这位不倒翁或许又会一变而成为新的博学命世鸿儒，以正面人物而出现，实意中事！

闻宗蕖说一家之主可能在下月会来北京校改拟付印的南史什么，希望你能早些到来，还可多见你几面。我这半世纪的一切工作，总不外如同吉诃德刺风车，总是奋不顾身的作去，却永远落空。据一懂日文亲戚读过松枝茂夫译……

此信从字迹看，至少分三次断续写出，前后历时达一个月以上，仍未完成。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江风　原名王桐勋，字芣苢。现代作家、戏剧家。

② 王利器　文史研究家，教授。时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0610
北　京

致巴金

巴金：

上星期这里熟人特意为捎来一份报纸，上面有您一篇文章，我和兆和看了几回，都十分高兴，北京方面友好必多同感。一方面知道些过去四人帮中几个坏蛋对你过去的种种迫害，主要是明白他们卅年代的底细，怕你揭发，所以总想方设法使你在折腾中无可奈何。另外即四人帮倒台后，肯定还会有许多爪牙，特别是文学艺术界的黑爪牙，如不加以清除，在另外一时，还会在阴暗中兴妖作怪，妨碍党对于国家的计划进展，以及文艺政策的落实。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窝，文教方面都有种种部署。你的工作恢复后，如体力又还来得及，必然除翻译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可做待做的事情，还希望你能在不多久后，就可把工作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多为国家作出点事情！

我们是在春节前一天返回北京的，大致在苏州住得太久，一回来即害病毒性感冒，拖了廿多天，才稍稍回复，一转东堂子工作处，就为乱糟糟的待收尾、在进行、待进行的工作缚住了，同时近于为各方面打杂的琐碎任务也蜂拥而来，因之尽在“无事忙”的情形下度过了快三个月，至今还不曾见过三四个熟人老友。近半月里，则因一个老嫂嫂死去，和兆

和一个大弟弟死去，及上次在上海程家同住朋友李宗津忽然作古，自己的衰老感也不免在警钟频敲情形下增加了一些，更希望能争这三几年（至多三几年）有限时间，照原定工作计划尽可能做去，至于工作真有什么作用，已无从估计。因为在进展中新社会，我搞的这一行近于“杂文物”，问题多近于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方法也较新，一时还不易为“专家”所接受。新材料正以千万计陆续出现，能使用的生命又有限，能作到的至多和过去写散文短篇小说差不多，能完成一个打前站的卒子作用，也就不算是白活这卅年了。兆和身体情绪都还好，小虎夫妇已去四川自贡，这里仅小龙在北京西郊工作。文学所虽在附近，除之琳见过一次，其他熟人还不见到。

并祝你家中大小健康。

弟　从文

六月十日

兆和附笔

19770618(1)

北　京

致杨明义

明义兄：

去年在苏，您和之方兄的深情厚意，实念念不忘也，您信未作复，歉仄万分。原以为一还旧窠，稍稍安顿，必可为诸兄写几张还看得过去的劣书寄奉左右，不意一到北京即病，老毛病发作，连续流鼻血廿多天。稍好后又即上香山参加陶瓷史编辑会议半个月，右手因扭伤由腕及肘至肩胛，游疼经月尚未回复，满以为至多挨到三月，天气转好时必可随同好转，一副主要就近看书写字的眼镜又忽在小小疏忽中压碎，于是如此如彼，一直延搁下来，至今天为止，所有南方亲友处，通通信也不写一个，本月内则至亲好友中连续三人报废。警钟频敲，才意识到近数月来身体故障陆续出现，记忆力除了主要工作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还能分门别类，层次分明，应用文献大致也还能明白出处，此外许多事，过一会会即忘却矣。因右手失灵，恐不易恢复在乱稿堆中写字习惯。回京不久，即就平时涂涂抹抹废字，清理出一些，早已分别加上款识，拟分寄南方亲友的，可就是始终忘记付邮，直到这次明确体力衰退正日益加速，再来清理清理乱稿堆时，才发现此荒唐处。字共计两卷，另一卷已记不清内容，只依稀记得寄九如巷一份内中尚有您和葛鸿桢兄的，稍过三几天可问问

以迪必可知道。因为眼和手通不大抵用，写信能力也近于失去了，所以匆匆写来，前后不接头处，以至于文句不通处，顾彼失此处，必不少，想能原谅。特别请向之方兄转达弟意，上次到苏款待我们的热情厚意，一俟手眼稍稍得用时，必将旧作打油诗比较像样的抄十来首来用酬雅怀！如有机会来北京，时间又恰在秋冬之际，必可陪同去西郊香山颐和园畅游一间。故宫和历博新陈列也还值得一看。弟能为作几次说明员，也是一回快乐事情！

即此并候府中诸人安好。

之方、鸿桢二兄处均盼致意。

弟　沈从文

六月十八日

杨明义　当代国画家。

19770618(2)
北　　京

致张寰和、周孝华等

同样的信，我像是写了五六次，只这一次才寄发！头脑不顶事了，无可奈何。另寄的字有些或系给葛鸿桢、杨明义的，望以迪能为转转，十分感谢。

小五哥、孝华、诸弟妹：

离开苏州快半年了，至今为止，我还不曾给你们写一个字，原因简单，我像是把写信能力也失去了。不是一下笔即不能自休，说去说来，不知说的什么，就是不知如何开始。主要原因，或许是体力衰退，警钟频敲到了脑子，十分显明。自己深深认识到，可无从向任何身边人来提，只好争时间，尽可能把待收尾工作，在几个熟人帮助下，一一进行下去。能进行的工作，也尽可能一一作去。事实上，大部分是难望照计划完成了。因为照近一月情形，亲友中即陆续报废三位。我即或是一种结构简单特别经久耐磨的机器，至今为止，从表面看来，还不大像在三五年将报废的样子，事实上，内部零件已出了故障，在小小不经意疏忽中，一条头发丝粗血管发生故障，转运不灵，即时报废，实在意中！我上二月就已为你们从一堆废纸中捡出的一些习字，不知为什么，一搁就快到二月，忘了付邮。即此一事，别的也可想而知。目下只

发现一卷，由此回忆记得似乎共有三卷，且待过三几天把我正在收尾的一项工作结束后，再去东堂子①找找看，因为我已有近十天不去那边。每去一看，桌上、床上全是待进行的工作封套，头就即刻十分沉重。正因此，也就十分自然，照临行前孝华为定下的“三章约法”，由每天必住小羊宜宾，且进而为多数工作都在小羊宜宾进行！约法第二、第三，我早忘了，即此止住为是。因为从上面说到的一切，也可估想得到，我当真已失去写信能力。并写字能力也快要丧失净尽。目下唯一好处，是成千上万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桌子板凳，吃穿用喝，上下三四千年，问题复杂到难于设想，我像是还“一本册”，保留在记忆中，而且印象鲜明。一提提，即可罗列排队，哗啦哗啦的向提问题的人说出来。出自何书，何图录，大致也还能一一记得十分清楚。至于用笔抄写，便不顶事了。因为头脑虽还像超敏感的灵活，一只右手可已不大顶用。先是回来后，即病了廿多天，右手由腕到肘、到肩，总是游痛不定。随后是这里好了，另一处又有些周转失灵，再后是消化部门失灵，又转而成呼吸部门容易喘息，心律不正常。再后即作事稍久即头重，不易继续坚持。再后即桌上乱七八糟，无从清理——于是，只剩下一个除了本业部分脑子反映还如常，此外都在逐渐衰退中。有些方面比较显著，有些却不大显著罢了。

谢谢你们一家大小，在大半年搅扰中，使我留下一种特别深刻亲切难忘印象。只是不免同时也留下一种永远歉意。因为说实话，由于我们失去应有判断，匆匆成行，大半年来，未免太烦累你们一家，特别是孝华。你们料想不到，我其所以要力争回京，就因为深深明白为了我们二人的日常生活，

不仅把你们一家的安静完全打破，还使你们烦累不堪。这都不是写个什么信能用“道谢”即可表示的！我一想起你们半夜就去为我们安排上桌的日常蔬菜，每回上饭桌，都感到深深歉意，可又从不敢向三姐提及！让另外一些机会，你们再来北京时，我还可好好陪你们到处去玩玩，稍稍赎赎我们的冒昧南行的过失吧。你们一定不会责怪我什么，我自己可为这一回南行，感到不安以至于十分痛苦！这个信的无章次处，也正反映我的思想情绪混乱一部分。不过，你们还是应当对这方面的一切放心。

我们在这里生活从表面说，还是一切照常。我个人甚至于比较过去多年过日子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第一，因为到时已知主动去理发；第二，有时也主动换换衣；第三，提出洗澡事时，已不正式反对或借故推托（至少从元元看来，已“听话”）。至于别的什么，可就说不上了。并问一家大小好！

从文

十八日

周孝华　张寰和夫人。

① 东堂子　指历史博物馆在东堂子胡同的宿舍，作者1976年南行前，曾单独在自己那一间宿舍里工作和居住，并接待各行各业商谈文物“古为今用”的来客。由于不受约束，常夜以继日工作，忘记饮食起居，亲友均为他担心，故周孝华要求他回京后住到小羊宜宾宿舍去。

19770619(1)
北　京

致张香还

香还我兄：

上年在苏得晤面，印象很好。可说是南行收获之一，可惜未能多谈谈。我是春节前天，回到北京旧居的。一回即得见你一充满好意来信，和特别费神为我找到的那几本书，深深感谢！十分抱歉，即大几个月，我始终还未回你一个信。主要原因即一回便病感冒（可能属于病毒性的），高血压上升到二百卅，流了廿多天鼻血，虽是老毛病，依然感到麻烦，出现了过去未有的一些后遗症，试去理理旧业，从满房乱稿中稍稍清理一下，才明白头脑已不大得用。三个月来一件事也没完成。从表面说，生活还能维持一种常态，甚至于比去年还天真幼稚。工作也似乎继续能进行，事实上已无从像去年精力集中。体力衰退，日益显著。累过了头，大部分工作在无可奈何中，恐一一得放弃了。换言之，这件结构简单、经久耐用，既省油，又易维修、效率也相当高的机器，还是用过了头，再稍出故障，随时报废是意中事。这倒也极其正常，因为整个生命，都永远在近于一种逆境中挣扎、探讨、寻觅，居然还支持了七十五六年，工作且总是由无到有，从失败中讨经验，在试探中取得进展。似乎永远在倒下时却隐约可听到一种前进的号角声，给我以催促、鼓励，因之又重

复爬起，向前走去。但在世事多变的情况下，总是从人事风风雨雨中，把长期积累得来的资料一再毁去，过一阵，我又来收拾破碎，重起炉灶，继续作下去，可是，工作信心和勇气虽还上好，体力可消耗得差不多了。终于倒下完事，也可说是必然结果。你若能有机会，找得到解放前开明印的《长河》，不妨看看，上面写的前言，末尾有几句话，似乎早已为我本身结局作了预言。一切努力，到时总不免会为什么客观现实的风风雨雨而毁去。也许会有一点不会随同毁去，即那点向上求好的信心，还会为更年青的接过手去。乍一看来像是废话或梦呓，就个人到这大社会中六十年的"混"的方式和态度说来，做个新社会的"公民"，大致还是勉强及了格的（可能有不少文豪伟人还不易及格）！

巴金处，上星期我已有信寄去，信里同样说得乱乱的，有些不知所云样子。（他写了两篇文章我都已看到，写得很好，也很得体。）事实上，熟人从这种信中，大致是看得懂我已失去了写信的应有能力，以至于一切通常的应世的能力，必能加以原谅并理解的。目前是适应一切客观社会的能力，大都已丧失罄尽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些搞了卅年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和一些吃的穿的起居服用的，百十种每人都经常碰到它，却没有任何人懂得它的历史发展，我似乎还分门别类条理分明的保留在印象中，遇需要时还能一一提出来。可是有什么用？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说"唯物"，可是这万千种的物，如何通过数千年劳动人民的血汗，共同凑成的一部《中国文化史》，是如何随同人的劳动和智慧慢慢形成，每一部门的单独历史，和各个部门相互影响得到促进又彼此制约而作不同发展，至今可还没有人肯或敢于从物的本身去作些研究，求得到些新的理解。绝大部

分所谓大专家，做学问搞研究，都还依旧在玩老把戏，以文献记载为主，引文献证文献，复归于文献，始终在“唯心”方式上绕圈子，做学问。且永远成为研究方法中的主流，永远有市场，永远也能讨领导其事的什么长的欢心或共鸣。因为社会即或已新，而封建意识形态还牢牢支配到许许多多的“人”的思想行为。“大专家”把新出土以千万计的新材料，经常都还只习惯当成可供文献作为附注的附属物看待，而且还是只会零零星星的各就所需加以利用的。凡是和旧文献不符合处，或文献所不及载处，就无从理会，以至于“视若无睹”。但照习惯又不能不赞美几句废话空话，可不知如何措词，就千篇一律的，对于这千千万万不同文物，用一句典型不用头脑的空洞废话加以概括：“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成就！”至于如何优秀？如何产生？以前是什么？以后还有什么？同时和别的事物又是什么关系？都不用提，都不用问，也就不必深入作些调查研究。我于卅年前，在五六个有名大学混了近廿五年，看了上百文史系名教授的反复辗转互抄文献“做学问”的方法。解放后，又看了快三十年，见他们还在用同一方法搞文物研究骗人，特别是老一套把戏，鉴定字画年代，或作《艺术史》教学，深深明白方法的腐朽陈旧，尽管口中不忘引用些马列唯物史观的语句（不少人还运用得十分溜刷灵活），装点论文或教材，事实上大都是人云亦云，永远浸透了“唯心主义”的方法和态度，玩的全是老把戏！就中出“梁效”或“罗思鼎”，出……都是必然的事情。一切说是受“四人帮”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产生四人帮的温床的土壤。所以我才早下决心，放弃了在大学里教书的位置，并“空头作家”的一切好处，来从物和人重新学习，去本单位和外省文物机构，经手过眼了近百万件文物，还不折不扣在陈列室，作了整十年普通说明员，接

触了近二十万各种不同观众，再从实物图像出发，采用个新方法和态度，来搞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以为或可得到些新的理解，真正配合得上新社会需要的！只因为社会在过渡期变化过大，又过于迅速，在忽彼忽此情形下，所搞的工作稍有头绪，照例却在倏然而来的风风雨雨中，一例把所有积累毁去，只能说是走了一小段路，终于还是被深通新的"世故哲学"的集体形成的势力所绊倒，被自然收拾了。不可免接受这一现实，至多在少数熟人中保留下一个"最后吉诃德"的可笑印象，就将慢慢消失了，一些新的"唯心主义"学者，也许还将活得更活泼愉快，因为新社会至少在近半世纪或一世纪内，还始终得这种人点缀场面的！

一切都说得乱乱的，只反映一点，即再也不能用笔。前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这个在大城市混了近六十年的乡下人，学习任何困难的问题，似乎都还能克服困难，到一定时候，即可取得一定进展，只是学做一个"知识分子"，总永远学不到家，所以末了终不免怀恨赍志而终，是当然不是偶然！

但愿一切佳好！

从文

六月十九日

张香还　作者1947年前后编文学副刊时的青年作者之一。曾任部队记者、报社编辑。通信时任教于上海中医学院。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70619(2)
北　　京

致宋伯胤

伯胤兄：

前些日子过武英殿，看到于、卢二同志，才知道您已早回南京。嘱书件，写来写去，总不成个样子，因之搁下多日，交不了卷。小小工作室里，到处是乱纸堆，无从清理。近一月来，右手日益僵硬失灵，求好转势不可能，再延续下去，恐照前些日子的“废品”水平，也难望达到。因此只好从废品中挑出一纸付邮，乞博一笑而已。此道本不当行，过去虽欢喜涂涂抹抹，主要目的，还是求便于实用，以抄点文件时既迅速又不感疲倦为得计。至于书法上什么“成就”，则绝不抱任何不切实际妄想，自我陶醉到稍稍得人赞许，即将于新社会放弃了“空头作家”以后快三十年，还于此事又插一脚也。解放后，深深感到在博物馆陈列室作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工作十分切实具体。可做的事也甚多，和万千文物接触，另一方面又还有机会和各方面的人事接触，明白求落实主席指示中的“古为今用”四个字，到一个研究员名分责任中，为科研、教学、生产而服务，就还有许多新问题待人去深人理解探索！所以除重点工作外，十年前，即还就个人所知，初步拟定四五十个小专题，来分别作些常识性探讨工作。最近已把《扇子应用进展》，理出了个头绪。《玻璃进展》

也待收尾，上次商请您为给个南博发掘杯盏照片（似在镇江出土），如不太费事，盼您为帮个忙弄来并注明尺寸、色泽、出土地等等，十分感谢。又似七四年时见到南博陈列室，曾看过另一“竹林七贤”砖墓拓片，和先前那一个稍稍不同，如有底照，希望向馆中一商，得到允许，为分别放大到每一人身约高三四市寸照，不必连续，分别单个好！费用多少，务望一示，即可寄奉。又记得还有一甲骑具装马，虽部分残毁，仍十分重要。因南朝甲骑，似只见邓县砖墓一种（或晚些些，且和北朝制度相似），若联系《东昏侯纪》所述伪装甲骑，据此图参证，或比北方所见为具体。同时也还是较早的甲骑，可供作淝水之战参考。也盼得一比较明确约三四寸大照相。还有另一砖墓上二熊状物手执剑和勾盾，作战斗状（似镇江博物馆在《文物》上作的报告，图为一、二），似《山海经》图中之刑天形象，对弟作的“熊经鸟申”资料研究十分有用。因上承西汉漆、铜、金银错反映，中接汉晋蚩尤五兵佩，下接南朝小墓志之风雨雷电四神，可以证进展。刊物上照片不大明确，若南博有底片可洗印，也想麻烦您为冲洗个放大照片来，每熊约二三市寸即成，感谢之至！

弟今年已过七十五岁，从外表看来，一切尚好，事实上精力衰退，日益显著。待完成工作还不少，能完成且眼见到能付印的恐已不多。至多能争三年时间，把工作中一小部分告一结束，大致即将在小小故障中报废，一切事得由后来人接手矣。好在弟所搞的，多只是文物研究中的小问题，虽还近于“空白点”，事实上却可有可无，无当大处。有人能继续作去，固然很好，即无人接手，也无所谓。弟则文史底子本来极差，只因为过手经眼实物图像较多也较杂，一切从实物

出发，重新排个队，分门别类作些探讨，在小问题上，或许会小有所得，能完成到卅来个，对今后别人作劳动文化史的研究，也许有些新的理解，给人以新的启发。若完成不到十个，生命即报废，则总的说来，只不过是开个端，求如过去写短篇，完成一种“打前站小卒”任务，也作不到。但在本人说来，也只能尽力而为之，并不对工作寄托以任何不切实妄想也。

即此并候府中诸凡佳好。

馆中熟人及南大蒋缵初同志，亦盼便中致意。

弟 沈从文

六月十九日

因眼镜破碎，此信中文字也多不清楚，幸能见谅。

宋伯胤　文物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通信前曾在故宫武英殿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我国文物展工作，时任职于南京博物院保管部。

197706中旬(1)
北　　京

致宋伯胤

伯胤兄：

嘱书件，反复写来，总难像样，近于废品，主要原因，即此道本不当行。过去虽欢喜涂涂抹抹，重在实用，抄文献时求捷取熟，经日写来，不知疲倦为得计。至于书法上成就，则绝不保留任何不切实际之妄想，以为能取得如何真正突破也。从废品中挑出一纸附来，重以盛情难却，乞博一笑而已。弟拟作若干小专题中，需要得南博一些南朝玻璃器照相，盼能为向馆中主委一谈，给以便利，深深感谢。又另一南朝砖墓中，有二熊手执勾盾（即拒镶）与短剑形象，可能属于《山海经》图，陶诗所咏的“刑夭舞干戚”作图解。二砖小有不同处，也盼各得一四寸大图照。又第二份竹林七贤砖墓中，有一甲骑具装图像，除邓县画像砖外此似为南朝方面所仅见具装甲骑，虽残缺，仍重要。也盼得一照相。或二《竹林七贤图》均有底片，可以放大到六寸或八寸高，以二人为一张，需要多少材料费，望便中一示，即可寄来。因弟摘服装资料，原得总理同意，总理虽已故去，用个排比材料的唯物方法，来进行分析综合工作方法，似乎还对头，所得结论也较新，所以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争争时间，下一册，或可将问题比较棘手的“两晋南北朝”作为试点，进行些新的探索。即以竹林七贤或稽阮高士不同图像，也不下廿卅种！这事若不能得

各方面帮忙协助，以弟目下单打一工作方式进行，显明是不会有何结果的！

这里搞文物研究工作，似乎还多停顿到一种旧习惯方式上，与史部学能结合，有书可查，即有人写文章（如马王堆第一墓之帛画引路幡情形，因为可据《山海经》与《楚辞》猜谜）。至于第二次帛画，其实反映大出丧场面更近于社会现实，即再也引不起学人动笔兴趣了。至于二便面实物出现，报告中除引颜注《张敞传》，此外即无从措辞。至于摺叠扇、聚扇等，即称引《高丽经》或类书中点滴辗转重抄记载，即二者区别也无知。我因为馆中说明员设想，试从图像上排比材料，才明白原来便面是两汉通用扇式，至于纨扇，则直到三国魏晋之际，才开始出现，依然不多，因为西晋政府有法令禁止，东晋初义熙二年复申禁令。从禁令中可知必有纨扇，但不会多。即此可为前人从文体上说班婕妤之《怨歌行》五言诗，必出于伪托，与《古诗十九首》多成于汉末三国时，提出一点物证。兼可知麈尾随之而兴，在发展中，且分三个阶段。一属原始形象，必近 式，如玄菟太守冬寿墓中冬寿手中所持，因为和汉狩猎砖上群领队大鹿尾形相似，敦煌壁画《九色鹿经》故事中，大鹿尾还完全相同。其次才成 式，（说这即“麈尾”，是因为正仓院还藏一唐代残余实物。是把鹿尾平排用二板片夹住。）成为北方云冈、龙门石刻上反映维摩手中物，到唐初高人隐士手中仍使用。一般男女用扇、多作腰圆式， 式比纨扇早，即由于将第二式鹿毛去掉简化而成。至于《洛神赋图》中洛神手中之 式物，似应当叫“麈尾扇”，出于梁简文帝之手，有赋及序曾提及，以为“既可清暑，兼可拂尘”。（因此可证洛神图，只能在齐梁以后陈、隋、唐初产生，不会再早。）后来俗称

"比翼扇"，则因为在南北朝具有升天象征，有大量图像可证。这因为开始仙人是有翅膀的。西汉一错金器上虽有乘坐羽盖云车用双白鹿驾车的卫叔卿（原《列仙传》中人，后改入《神仙传》，及《乐府》升天行中提到），身后生有二翅膀，绍兴镜子西王母，也有作二翅膀的。到佛教图像兴起后，这种翅膀即转化为心或盾形 佛背光，因此民族形式的天人仙真，手中即多执一形式大同而小异的比翼扇 作翅膀象征……由此发展，直到宋人杂剧人腰后，明清济公、活无常，腰中还少不了一破蒲扇，其实在宋人，这一式扇子还是用竹丝有意编成，乍看如一破扇，实则近于"诨裹"之一部分，既象征本可上升，又有无从真正飞腾含意的。这种种不能从文献明白的事，一经实物排比，就一目了然！事实不少文物研究的空白点，都可用图像排队方法，明白"一切在发展"的一个规律，凡事"联系"来看，才能得到新的理解，仅仅据文献或孤立就图像而言，始终说不清楚的！不过必需到什么时候，搞的工作才可望得到同行的认可，还承认搞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惟有用这个新的以物为主体，再结合文献来印证，才可望得到新的启发和新的结果？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为什么？为的是目下的所谓文物研究工作，居多还停顿到用文献作主体的习惯方法，比如服装，便不免用历代《舆服志》作为主体，因为汉《舆服志》涉及冠巾制度时，即可以把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形象的冠子，照《舆服志》中提及的"通天冠"、"高士冠"、"远游冠"、"鵕鸃冠"种种名目，胡乱加上。凡是平式帽子，就叫"平巾帻"。如此如彼，却料想不到，文献上所说的多属于郊天祀地大礼使用，平常穿戴并不使用的。总而言之，说到某某时，不是对文献

理解不透，就是对图像把握不多，材料吃不透，势不可免以主观设想代替客观现实。最显明的即对于艺术鉴定的方法论，始终以三原则为主，即帝王题字、名人题跋赞赏、见于著录为三法宝，加上个人的从少量材料的孤立的判断习惯，即胡乱的定为什么国宝，特征就是一贯的"唯心主义"还占主要市场时，我大致是不会有什么希望能看到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得到认可了。

作者 1988 年 3 月 14 日重读此信稿时说："讲研究方法，重要。可以发表。"

此信可能是 19770619（2）致宋伯胤信的一个未用稿，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706中旬(2)
北　京

致宋伯胤

伯胤兄：

前些日子过武英殿，看卢、于二同志，才知道您早已返回南京。嘱书件，涂涂抹抹总不成个样子，因之搁下多日。近一月来，右手日益僵硬，再下去，恐照前些日子的"废品"，也难望达到。因此只好就废品挑出一纸交卷，乞博一笑而已。此道本不当行，过去虽欢喜信笔涂抹，主要还是求便于实用。以"抄点文稿时，既迅速又不知疲累"为得计。至于书法上的"成就"，则绝不保留任何不切实际妄想，以为即因此可取得如何真正突出成就也。解放后，深深感到在博物馆工作，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工作十分切实具体。所以即有机会、受鼓励，回到原来行业做个"空头作家"，还不敢冒充。自然不会还来冒充新风雅，在写字上又插一脚！

弟近拟就文物研究中"空白点"，挑了四十来个小题目，进行些常识性探讨工作。完成后，能用个"文物手册"方式，达到"共同提高"，把为人民服务目标，稍稍扩大一些些，能作到对国内同行，可以用来作个线索，或得到对一普通事物在历史进展中如何进展变化，变化原因又何在，多些常识。或所谓"外行"，也能感觉到一点兴趣，就不错了。所搞的

"玻璃应用进展"，基本材料已得到，缺少部分大致是南京报告中提及的那两个碗斋和长沙广东两处，或器物较特别（如长沙一矛头），数量较多的（如广东珠串），能一一得来，就比较完备了。因此盼望您能为向馆中革委会领导一谈，能给予协助，送我个照片（四寸大小），并请您为注明出处，大小、色泽，感谢之至。又一东晋或六朝砖墓中，有二熊手执勾盾与剑作战斗形象，可能属于当时流行的《山海经》图的"刑天"，如陶诗咏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有一致处。也可说是"熊经鸟申，导引行气"一种发展。再下即成反映于南朝碑志四角上之浮雕风雨雷电四神矣。（明清以来的庙宇四大金刚或哼哈二将，便是它最后子孙！）文物报告中图照过小，又不大清楚，也盼各得一约熊身三寸大小的照片，可为弟所作《熊经鸟申》原始材料多一图例。又南方后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墓，内中有一甲骑具装图像，虽下部已残毁，仍极重要。因北方出土的彩俑虽不少，麦积山、敦煌又各有壁画可证，但南方发现除邓县画像砖墓中物，江浙似不常见，正可用来和《东昏侯纪》互证制度，也盼得一照相（或一拓片）。前一《竹林七贤图》我有照相，第二式还缺少（似在陈列室展出），若正有登记用小底片，设能为把每一人身放大到二寸左右高，应当要多少材料费，望一示，即可寄来。因七贤图先后已从反映到各部门材料中，得到十多种不同图像（如越瓷、铜镜、玉石刻、画幅），和稍后受影响而成《斲琴图》、《北齐校书图》，由南北朝到宋之维摩洁形象材料集中后，加以综合分析，或许可望得出不少新的启发和理解，并可望提出些新的判断，亦意中事也。正如过去一时，就洛阳出之十字髻歌妓俑（西安草场坡也出土），定为西晋贵族装扮，实上

承后汉末四起大髻而来，一般人不相信，到后把汉石①排排秩序为第一，把大同司马金龙墓中漆画屏风列女图放第二，把见于国外图录中一同式玉人排第三，洛阳出歌妓俑排第四，南方出大假髻（抱鬓式大髻）排第五六，则一脉相承而来的情形，入目了然，稍引文献一证，即迎刃而解矣。所以拟继续进行的服饰资料第二册，或即将以问题十分复杂之两晋南北朝为试探目标，来进行一回新的探索。比原田淑人新作，或许会可望得到些新的理解。因为从东北之冬寿墓中壁画反映，和远在西南一角云南近年发现之晋墓中壁画，地区在近于两极端，服饰仪卫大同而小异处加以比较分析，即可明白政治上即或已分裂，制度上却变化不多。过去无从明确的许多问题，仅凭文献难于解决事情，试用图像比证分析，则所得印象，反而十分具体。近廿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土文物以千万计，可以用个新的方法探索工作的，还有无数空白点，可以进行填补工作。可惜一般博学多通的专家学人，多还习惯从史部学方面入手，结合文物，也只重在证史。还少有人乐意从文献以外出发，就大量文物作起点来进行些新的试探。即或掌握了大分量实物，远远超过文献记载百十倍，工作方法还是不大变。我因为工作关系，文献底子极其薄弱，接触实物倒比较多，对杂文物接触也比较广泛，在近于形势所迫情形下，和人弃我取意义下，试进行了些新的探索，一面是限于见闻，一面是受年龄限制，明知所得不会怎么深入，能做事的时间也不久，目下能做的也不过是争争最后三几年时间，就理解到的一些问题，理出个头绪而已。即此小小希望求实现，也还得熟人从各方面加以协助，才会做出点滴成绩的！

提到这一点时，有时真不免有些“悲从中来”，因为廿年来，得到最高党的领导的“信任”与“鼓励”以外，还得到多方面同志的信任和鼓励，以为在某些方面，由于工作方法还对头，工作态度也还扎实。只是却很少人明白进行工作的实际实如何困难。而且还照例是种种努力积累得来的点滴成果，末了终于近于命定的为倏然而来人事风雨毁尽。在扫荡后，又恢复收拾破碎，重起炉灶继续下去。可是在反复中虽还坚持不改图，人究竟已到了七十五六，可用生命究竟有限，每次看到小小工作室中的乱稿堆积，实不免感慨系之！因为估计到能进行的或许可作到四十到六十个，只是在目前工作方式来致力，大致至多能完成廿多，体力会不顶事，来照同式方法接手的四五十岁的人已不多。主要麻烦处，是受近卅年搞文物分工习惯，搞图像的不抓实物，习文献的又不熟前二事。还有很少人能理解不同文物在花纹造型的相互影响共同点，即同一文物如绸缎，只知出土的重要，却无从理解也无时间研究，若干大博物馆还有以十万八万计的传世材料，可以相互比证得到许多新的认识（又或从花纹织法说，有名先后名同而实异，和先后生产名异而物同问题）。若不大量占有材料，写报告总若浮浮泛泛，作说明也把握不住问题。至于分层保密的小家当方式，如吴县发现不让苏州知道，宜兴镇江所得不让南京知道，各省市所得有时也不让文物局、故宫、历博知道。大学属于高教系统，文物局由文化部管理，博物馆库藏积压万千箱发掘品，却由于制度原因，绝不会给大学历史系拨十来个有代表性墓葬供文史系师生作学习材料。这些缺少统一处理文物提高共同认识的习惯，都大不利于文物研究的进展。还有些大单位专家，有各种理由对国内真有

研究的人保密，对生产方面更少兴趣，但一遇到什么不相干的外国人，或对中国文物略有兴趣理解，即惟恐传达不周，什么平时对国内为保密的文物，都有机会见到。有时甚至于一提要求，即可将图照送来，名义上或为友好，事实上却重在得洋人赏识承认其为中国“专家”。如彼如此的情形，这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个人的私心和新的洋奴余息影响。在印刷品中，也经常反映到阿谀洋人惟恐不至，而对国内都是从事教学、研究、生产各方面，不是注意不到，就毫无关心兴趣。给外人以特别方便，而对国内之需要至多也近于敷衍了事。至于求落实主席指示的“古为今用”，如何使数以万千计，不同品种以百万计的分门别类的文物、艺术品（传世或出土的）如何有计划的编印出来，针对全国需要和购买人的经济能力，用一个五十元到一百元工薪的从事研究、教学和生产的美术工作者中较多数，能手中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材料，便于把工作推进提高，使之在社会主义新的制度下，提高应有古代文化艺术知识，进一步落实“古为今用”四个字到工作上，共同努力来丰富提高新生产内容，各有关单位不是兴趣不高，就是极少予以应有重视。因此一面是几个国内外著名的大文物单位，库房中积压足为“古为今用”的工艺品或艺术品以百十万计，始终近于冻结在库房中状态，也很少有计划特别布置些人员，或组织国内有关各种专家，用个……

据未写完废邮编入。从内容看，这可能是19770619（2）致宋伯胤信的另一稿。

① 石　原稿字迹不清，疑有缺字。

19770620
北　京

致常书鸿

书鸿同志：

一别数年，听熟人说，您仍在兰州工作，府中大小想必都好。我和家中人仍住北京。工作仍近于为各方面打杂服务性质，廿年来说不上什么成就，幸亏体力情绪都还维持得住，所以有些零星研究工作，也还能继续进行。不过由于底子薄弱，不可能得出什么真正进展突破，至多也不过是就手边能得到的材料，排排秩序，作些常识性的探讨而已。顷有“文学艺术研究所”资料组董锡玖同志，和本组同志五六位，拟赴敦煌一带参观学习，锡玖同志是《中国乐舞史稿》的执笔人，又曾协助过欧阳予倩先生纂集过《全唐诗中乐舞资料》一书。这次去敦煌工作，有许多方面，有待向我兄请求指教处，特别介绍一下，盼能给以热情指示帮助，使工作得到顺利进行，感同身受。自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罪恶揭发后，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性重要会议，正陆续召开，有关文化教育会议，传闻或在今冬明春，也将召开。在新的双百方针执行中，过不多久，文化艺术必然将会有一崭新面貌出现，自是意料中事。在京年过七十的熟人，多数都在这种鼓舞下，显得年轻了好些，国内友好，想必多有同感

也。即此并祝

体力健康，工作愉快！

弟　沈从文

六月廿

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五号

常书鸿　画家、学者，1943年后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作者在信稿旁附注："已另写过"。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70621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多久不得你们的来信，自贡大小生活情形和工作中的新情况，以及四川一切，都在念中。我和妈妈大在小羊宜宾住下，已成习惯，经常已不过东堂子，工作也只在这边继续进行。虽若每天守在桌子边忙乱成一团，且早上五点过即起身，晚上有时十点才上床，事实上效率已不如前、去年，甚至于十分低，有时什么事也作不下去，一天天就过去了……似乎近卅年的疲倦积累在一起，一齐迸发出来了，机能失调，用任何外来刺激鼓励都难于恢复失去了的活力。最近本来还有人请我和妈妈相伴过敦煌去住半个月，帮同指点下搞乐舞资料，却怕出事故不易得到即时治疗，不敢答应。我们在春初，也还想在秋天或同来自贡看看你们，再坐船下三峡，到南京，再坐车回北京，目前看来也怕不容易实现了。前不久一个老乡叫李振军（和吴瑞芝、刘祖春①同时），在湖南作第三把手，管文教工作，由他弟弟转致意，让我和永玉回去看看，看来永玉或能走走，我要走得有妈妈相伴，妈妈才放心，所以大致也不容易成行。依我希望，到七八月中，还无什么外出机会，也许你们就想个什么办法一同来北京看看我们，同住一月最好。你们若来不了，只要有便来去，就让红红来过

夏，也可以让她在这里多长十磅肉，再回四川消耗！

今年全民文教科研机关还在搞路线斗争，清理内部，提不出业务计划，则事情显明。总的说来教育和知分分配还是个问题，新的解决后，还有更新的问题出现的。已毕业的不抵用，已入院系或科研生产机构的不中用，可是大致也不能就大部分撤退或下放，还是得就已成局面调整，量体裁衣，有饭大家吃情形下修补，能有个向好的趋势就不错！

这里“三年大治”的提法，在某些部门工作中，或可望得到落实，在一些原料来去比较复杂，又具连锁性的工业方面，或许只能作到一种好趋势，好苗头，有待于各方面的努力才会出现。所以有三五七九年不等情况，大致也是事实。文教方面看来还麻烦些，因为不比工业，材料充足加一把干劲，即可见功。文教科研机构中，据某一回报告，以科学院而言，千人中真能参预业务的不会过百分之廿，其余多属于干部，占比例实太大，必然形成尾大不掉景象。而真正在工作中能具先进意义的，恐还不到十分之一也。一切照规章办，新的从学校教育得来的抵用的新力量，现在才敢说实在不容易培养，即上下努力，还是不容易作到人人顶用！所中自找人，受掣肘，不许使用，但从人事部门分配来的人，可不中用。这矛盾可能还得继续下去到六七八年或更多些时间，才能得到合理解决的！因为从大跃进以来，大学里的教学方式就不对头，语文问题更容易突出，一切都近于向相反方向发展，国文系毕业高才生，派到《人民文学》作编辑，标点符号还不会用，据说只好保留个名额，再回学校进修三年也许可得用一些。事实上不过近于解嘲而已。类此大学生分发到任何机关都有的是，来了三年五载（来时或许还有背景），既

不犯什么大错，也无从剔除，也无从提高，还不是继续混下去？这种事少人多情形是普遍现象，且日益严重，目前说来，是比顽癣还不易处理的一件事。任何好的领导在这个大小官僚群的情况下想搞好工作，都感到无可奈何的！以一些原来相熟，后去延安，再回北京副部长级一些人而言，到了作领导位置后，廿多年来的生活，不是开会，就是搞运动，总不外整人或被人整反复中，既来不及补补业务上的不足，有的甚至于还不知如何去提高业务能力，才可领导本工作，始终也在一种候补官僚位置上混日子，倒下是必然的，不倒却近偶然。即幸而不曾被什么倏忽而来的运动刷掉，一过六十，也便精力衰竭，神气萎憔，或转而发胖，总之，一个完事。因为不拼命向新的学，那能持久？

不少人都说今年秋天将在新的某中全会解决政治上许多问题，政府组织人选重新安排当在第一位，其次是人代会及附带中的政协会召开，又其次是教育文化科学大会连续而来，过十月节日，还传说有天安门军种检阅及全国民兵代表检阅，如此如彼时间已排得满满的，又说阶级斗争、清理四人帮及生产业务改进一把抓，因此说来一个“忙”字将说明一切，至于真正的效果如何，大致是一时不作考虑的。因之“走过场”事将不可免，但总的趋势还是好的，就好了，也就够了！

大工作还好，因为说倪志福②要来视察，今天星期天也抓了几个得力干活的人去加班，大就是其中之一人。据闻学校在传达市委报告中，已成清理重点之一，列入第一号，因之总会要热闹一阵。总的看来运动似在某些关节上有些天然和必然阻碍，也许检举重点恰是校中主持的第一把手，而上溯还将牵涉及市的某方面，因之还是热闹不起来。北大虽属

中央，也运动难进展，听说又重新换人，重头搞起，能做到什么，以及目标是什么，教员中多数还是无从明白，至多知道还在换人，还在揪不大不小的四人帮中小腿子而已。

并问大小安好，你们身体情形也盼告告，务必要注意保持健康，别的我们不敢希望，能大小把身体维持得好些，我和妈妈就少担一分心！要什么东西，可来信告妈妈，我们当可办好寄来。

红红应当发展向外活动能力，才能制止内向性倾向。上次欣赏红红作画的李宗津伯伯，已故去，本来还将让红红去看看他作画，教教红红作画，现在已不成了。年纪才过六十，比永玉大一些些。永玉似乎成了红人，我们却为之担心，因为并不会是好现象。真正有意义大致还是加强业务学习，不断在本业上提高，才能持久，若从交际上转成红人，来往人过杂，龙蛇不分，惟以能得赞美即成虽疏即亲，略拂其意即感失望，凡事以个人做中心，恐不易持久。这个得失规律不注意，一定时候就会垮。

从文

此信日期以邮戳为据，实际写信日期可能略早。

① 刘祖春　凤凰人，现代作家。1966 年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7 年 7 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② 倪志福　原为钻工，全国劳动模范，以革新钻头见长。通信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19770629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红红小姨从上海来，得到窦舅舅信，妈妈去车站接她，大姨姨和两个表姊姊也上了车站，见到妈妈后，谈一会就走了。本闻红红大姨说，将为小姨姨买一月票，可充分玩玩北京，临行前再迁过小羊宜宾住，我们陪她玩两三天，到时可以送上车。不料今早妈妈接小姨姨电话，说已得你们来信，催她十号前要到自贡，所以初二三即可来看看我们，若车票还不定，我们也许还可陪她走几处地方，因为下次或许得在二三年以后了。这里有些红红的东西，小姨姨来时，或可托她捎带一下。我和妈妈大哥一切都还好。红红应当经常为奶奶写点信，当成一个任务，告告在自贡各种事，一面也可以学习叙事抒情！北京今年大致将是大小会集中之年，有一系列会陆续召开，有的我们还懂，有的不懂。也不易明白真正影响和具体效果。党代会重要机关已推出出席代表，开全会后或将选出新中央委员，复开中委会、及人大（闻政协同开）、科技，等等。大致即差不多到年底了。此后可能还将会要开文化什么大会等等。有些事也许会后一年半载即可见出新的面貌，有些也许将要三几年才会有好影响。教育大会的好影响，大致比较麻烦一些，因为师资一关就待解决，可不

什么容易见功。就学年龄青年多，即成倍增加师资，还是不够用。大学里因为新陈代谢不正常，留作助教的成分好成绩可不一定好，已前后十多年，不大中用是普遍情形，如何提高是个难题。工厂政工干部多，业务上得力干部，可并不多。教育部门中，干部也经常编制高于教师，有占百分比到六十以上的。老教师日老、日少，顶用的日益不足，要求严也不能扭转当前局势，因为下降已十多年。中学师资也是问题。有不少先生，恐无从完成责任内事情。文学刊物水平之低，是有目共睹的事，无宣传效果的作品，充斥于报纸副刊上，使人感到痛苦，还经常可听到说某文“思想高”，某作品“文境和思想均属第一流！”事实上都平常之至，年青人都觉得无多意思。想提高不易提高，惟销路还是不少。这大致也不像是三几年即可好转事情，似乎得重新开始。

一般画的艺术水平也并不高，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可染等可代表目前最高水平。永玉成了红人，一家不久将去烟台，因为主席纪念堂作大画转用绒绣，是在烟台施工的，八月或可完成。

来点信告告一切，妈妈希望多知道些四川事。

从文

六月廿九

197706下旬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

今天初配上破眼镜。

……宗津的孩子来我处，还带了个“朋友”来，谈了会会走了，不几天（也许即那一次），又和朋友中一兄一妹来，这位小姐是不是他的“朋友”还来不及问。这位小姐说好画，要来为我帮忙画点什么。好意当然可感，可是一望而知近于“培训学徒”，忌讳多，住处又窄，也已经无时间可用，所以除致谢意外，并婉言相告已无从培训。不意下午这小姐又邀了张仃的爱人陈步文同来。（陈平时少往来，但我和张仃已熟廿多年，主持工艺美院校务后，我充满热心为尽义务协助过学校编教材，捐瓷器，打了不少的杂。近十年他处境极劣，熟人中多深表同情。）陈来意即加强介绍某小姐的人老实好学种种，无可如何，只好试试看。给她点材料试画画看。又过数天，这小姐即又和另一朋友来了。一谈不久，便知道即是为宗津送花圈写上“李伯伯不久再见”一位，也即是和吴晗自杀女儿要好的一位青年。我总的印象是这一群青年有他的苦闷处，正如总理说科恩①，由社会现实压力大，而知道些不必知道的社会点点滴滴，或读了些和社会当前不发生联系的书，情感无出路，工作又不认真，前途又看不到什么希望，

主要还是在温室环境里长大……如彼如此形成“垮了一代”的情形。一般多是相当聪明的，只是缺少目的和方向，精力过剩，相互在传染中形成颓废心情而已。家中为之担心是必然的。我想稍过一阵当去北大看看宗津爱人，问问情形，看看是不是我还可以在偶尔和他们接近时，如何一来，能对他们起点鼓舞作用没有？这也盼宗蘪能就所知多告我一点，好试试看。我别的什么已说不少，至少在某种情形下为鼓鼓气，也许还能有点作用，就好了。

我意思是希望你们若不即来京，即先告告我上次没有谈到的。如不久可来，来后不久就来我家，彼此商讨商讨，只要能对这小朋友有益，我精力所及，就一定要尽尽力，是应当的。

从文

此信前页已失。据残信编入，写信时间系编者推测。

① 科恩　中美“乒乓外交”时，首次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男队员之一，曾问周总理对其颓废装束和发型的观感。

19770630
北　京

复施蛰存

蛰存老兄：

得信。深感厚意盛情。前次复信所说，恐短时期交不了卷，罪过之至。因目下东堂子工作室，乱稿堆积，已近于无下脚处情形，桌面更是无所措手，即欲放手涂涂抹抹，肯定也写不出什么看得过去玩意。因房中大白天还得用日光灯照明，更麻烦处，是眼镜正破裂，重新装备还遥遥无期。右手故障已经月，至今犹难恢复，一动笔即感觉别扭。为之奈何？亦矣焉哉！唯一可能，即将一份过去十多年中写的“打油诗”稿一部分重复本，过些日子暂时寄奉，或足供吾兄与诸友好作为谈天之余打哈哈之助而已。因为作诗写字，实在说来，通不当行……所以廿多年，主要只用我的司书生体写写陈列柜中文物说明卡，还因为不合规格、不够标准而取消。从不自以为懂行，敢胡乱为人写字。偶然有什么亲友，代为我不认识外乡人找我写点什么，居多用八分钱笔，在糊窗高丽纸上随手写写又贴贴补补，交卷以后，即一例忘记此事。总之绝不存丝毫妄想，以为“失于彼者尚可望得于此”。所以本于孔夫子名言，“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私意还是凡事藏拙，比较得体合理。至于哄哄东邻学人（事实上却多是对中国书法文化并不什么真有理解的洋风雅人），则已有不少当代“货

真价实”之名家高手，经常出场露面。以至于当众挥毫。工农兵书法家，更多杰出人材，非凡成就，有目共睹。至于文学作家中，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早为中日所公认是“举世无双”大手笔，活着的则郭老之为“天下第一”，亦无可怀疑。总而言之，除您来信中提到的先生，在东邻被封是“中国书法中状元”，此外还有两位，也都是特等出色大书法家，在日本照例可以称“书伯”，在国内也是“文曲星”转世台面上人物，早有“左丞右相”之誉。如此如彼，大都是历史上“真正大事”。最近还听人说，首先为日本学人法眼所发现称为“绝艺”的作品，估价极高，一纸值五千元！真了不得！……总而言之，从成就上看来，书法中之“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已行将达到全盛期（或已达全盛期），我们生当此“明时盛世”，能于展览会时，作一平常观众，就真足庆幸！在挤挤挨挨中走出展览会大门时，买一支五分钱冰棒解解渴，小心谨慎奔过马路挤上无轨电车时不至于压断手脚，安全回到住处，就真是天大幸运！附信中寄来些报废习字，大都只是些小玩意，绝不宜当成什么书法看待，免得为人疑心，于老兄则以为“阿其所私，近于居心不良，别有企图”。于弟则以为什么“酸葡萄在作怪”，由于怕受第一流行家的法眼鉴定下落选，正式邀请参加书法展览，“不敢应承，却……！”这大致叫做“反批评”，万一为长于打小报告的什么人物上告，出现时，恐不易招架。因此照历史习惯，一经定为“燕许大手笔”后，在当时是不容许任何人怀疑的。因为十分怕事，近年虽还不免涂涂抹抹，给友好玩玩时，仍不免感到心惊眼跳，深怕会出事故。所以经常在报废习字上，总不忘署上一个价钱，三分五分一纸是常有事，一比，即可知货币价值，还不及万分

之一二也。“在日本值钱”，似乎已成若干人从事此道“名流”之最高理想。因之流传中不乏种种佳话新闻。如某某大书家作书，必预先于白纸上用炭笔勾一底稿。又或写到某某字时，忽忘行草结构，即临时查帖翻书，不怕麻烦。用心之勤及“认真不苟”处，真值得钦佩！且是书法史上绝妙佳话！不过如此努力用心，来追求见赏本国之左丞右相，也未免太苦！亦无怪乎深深羡慕“某某”绝艺超群为不可及实大有其人也。

并候诸好。

弟　从文

六月卅北京

十月卅日从旧纸堆中理出此未付邮旧信，奉寄一笑。似为七六年地震以前所书，又或七七年夏中捡寄杂书数纸，想寄时怕犯时忌并未付邮。近二年来，卅年代陆续成古人的已及十七八位，彼此似若童心依旧，亦人间奇迹之一也。

施蛰存　现代作家，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此信于1977年10月30日增写附言后，已装入信封并贴好邮票，但再次忘记付邮，1994年清理遗稿时裁开信封发现。

据未付邮信件编入。

【备考】

1977年夏

书赠施蛰存

常见当世书法大家，手边“文房四宝”必十分讲究，作书又必选择良日佳晨，始淬翰挥毫。每谈及作书理想境界，总以为不仅笔精墨良条件不可少，最好是不受外界干扰，庭院清寂，鸡犬不闻，接近不食烟火气，始能得心应手，完成其“杰作”。但不知何故，不少大法家，环境虽佳，又极懂笔法，每下笔必有出处，谨严可称并世无双，惟成果总似乎难满人意。正如过去肆十前所见文学作家情形，作品未发表以前，即预先印有专用稿纸，花费虽不少，毫不在意。主要用意在“传世”，因之传世者当然大有其人。但大多数作家，姿态兴趣，总不易维持三五年，即转而改业作官去矣。我典型俗人也，练习用笔廿年，主要关心，即只知注意如何对付编辑，使之看中此外来陌生稿件。因之总是抄来改去，弄得满纸如画符，又担心排字老师傅与校对先生头痛，还得在改动处反复贴贴补补。因此从无剩余悠闲，考虑作品传世，原稿传世。因作了几年司书生，也学会写点行草字，可从不料想到作书法家还有不少名堂，从名堂中又居然可得到许多快乐。至多以为写完大量公文之后，用点剩余纸头涂涂抹抹，可得到点松一口气的放纵情感，自己觉得还有趣而已。即或知道“书家”二字的意义，可从不料想到那么写点什么，就值得如

此庄严看待。到后发现“官大位高照例字即好”的规矩后，便把涂涂抹抹的兴趣，也失去了。惟解除工作疲劳，似乎还只有涂涂抹抹为省事！

既无意作书法家，也无条件如书法家的用笔挥毫的享受，因此亦不必遵守书法家的清规戒律，还是老一套，不问写什么都不免要改来改去，且补补贴贴。蛰存老友是老同行，老编辑，想不会以此为意也。

从文　丁巳盛夏中

〔“凤凰沈从文”章〕

此件与19770630《复施蛰存》信装入同一信封内，未付邮。标题为编者所拟。

19770710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之佩信，知之煜宜在十五号以前上路。她一切很好，前天在小羊宜宾住了一晚，我们曾在天安门照了几张相，已冲出，还好。当天还到陶然亭，走了一大圈，照完了一个胶卷，约十一点半回到住处，刚好值阴雨，不怎么热，妈妈和我都不觉得累。她大致今天还要来，当陪往天坛看看。陶然亭已改成假洋人公园，和外国公园相仿，已很多年没去过，还是被推荐才去的，果然名不虚传。池塘特别好，划船人多，一车可到达。

这里家中情形，之煜来时，必可谈到些些印象。闻正在开什么中会，不久即开大会，再开什么，再开人大，“四人帮”问题，大致才会明定处理办法。在新的气氛下，各省必然会有不同好转景象，真正的大治，总还得要一些时间。以北京言，两校清理四人帮运动就不易起来，因为涉及既得利益的人恐不少。传说凡是在市的控制下的厂、校、机关，以至出版部门，通一时“不动”或“动不了”，又传说将逐渐找缺口，可知“投鼠忌器”问题还存在。彼此相互瞧着、等待着，成问题处大致即一深入必牵连不少既得利益者，即会成阻碍。照断掌①说得慢慢来，事实上到某一时总会要把一些

坏人拉下的。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来内部上层明白，中下层即不明白。

这里市面热闹得很，惟去年七月底的地震，从近日地貌消息，似有回出现震情感，所以不少地方又热心搭棚帐。我们住处山墙已重修，屋架也加固，大哥扒到天棚里，钉了一大箩筐老鸦拌长铁钉，床上也加防震床，小震不碍事。据人说中心可能仍在唐山一带，所以本院子住户多凡事照常，不受什么影响，都说关键在本月廿到月底，相信的人似不多也。

据说科学院里真能工作才当其位的至多只百分之廿，学校情形想亦相差不多。有的机关能称职的工作人员也许还不到此数。不抵用可不一定会"撤换"，因为来源即相当复杂，有万千机构多是为位置为人而设立的，工作也无从考核，有的计划还作得很好，就是人不大得用，是无可奈何的。邓小平也无可奈何。因为一切工作并不仅靠计划，主要还是得有执行的人，证实要求的人，提高效率的人。在文化研究系统中更少不了得力、抵用、有远见、又能推进工作的人。听人说这次推选党出席十一大会代表还提到老中青三种，包括现领导，负业务责任、及某种少壮，可不提有具体能力的，事实上却对于当前虽负责却是否中用缺少应有理解，所以真正的提高或进展，大致还得从这个现实去看，不能期望过高。

从文

七月十日

① 断掌　指老新闻记者、作家萧离。

19770727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这时上午九点半（星期一），之煜小妹，正由妈妈和她大姊家大妹妹陪同上车站。大哥已先走一步，为将二大提包东西送车站，昨天曾为将一箱子作行李寄走。闻昨天已发了个电报给你们，小妹只担心你们接不到，出车站时，会狼狈些。临行时，我曾告她转告小红，若今年秋天，你们二人中有一个人将因公来京，不妨让她同来（不妨三人一同来），和奶奶住一阵。这里八九月里，主席纪念堂大致即将开放，听人说外面布置早已完工，在广场内有四堵成组雕刻，小兰兰父亲曾参加一堵工作。永玉则主持纪念堂内大壁挂，好几米高，廿卅米长，他起稿，现正在烟台用绒绣法作。现在一家人都还在烟台避暑。总理纪念堂也将开工，地点闻与历博并排，于七九年完成。也不小，包括朱、陈、贺、康等人。北京今年下半年将是各种动员会年。闻七八月党大会后，在十月或将开新人大（和政协同开），从种种趋势看来，一切都很好。廿三，断掌说已传达邓位置恢复。惟真正的生产上全面好转，整个社会风气好转，大致还是得要点时间，特别是教育、科研、文化。抓表面，第三部分易见功；重实质，三部分中任何一部分，好转都要点时间。得有十年八年，从一崭新的干

劲继续作下去，才会落实“大治”的。特别难，或许还是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仅靠宣传不成。照目下情况说，求达到解放后十年的成绩，也并不容易。（老的老了或死了，新的数量上不少，质量可不怎么高，本行人印象如此。）从中央到各省市月刊水平即可知。论文水平更不容易提高。在大学里教书的，都感觉到，求达到解放前清华及其他大学学报的论文水平，势无可望。文化学术论文水平高不了，许多文章多抄来抄去，并无真见解。主要原因，是史部学基础日低落，过去三十岁讲师已读了许多书，现在四五十岁教师，有的还不能读古文，或读得并不多。扎根不深，即受鼓励抄书也不知从何抄起。底子差，鉴别力就相当差。文学月刊编辑即感到不易得好文章。所以大学教育即或要变变，要赶赶，说来容易，作来不容易。因为涉及问题多，不是什么中学大学一认真学术研究就上得去。师资便是个问题。下降不尽由十年以来四人帮的当权，实在从“大跃进”即开始，谎报成绩也由此开始。听科学院传达一个简报，内中说道百分之八十的人员，都对研究无什么关系，这个百分比，在大学里以及不少国家机关里，或工厂企业里，都是一种事实上的情形。人多可不抵用，只能“心照不宣”。也只有最上一级的负责人能谈及，此外谁也不能提。因为涉及万千人既得利益，这个多数有的已在职廿年，又别无什么大过失，只是不抵用，即或提倡努力，再开始搞三年五载，还是不中用！送去教书也不中用。不能使工作推进到应有水平上去。这种现实是相当可怕的。千万不要以为上面在揭了，就可响应号召，随同而来改正制度。必须好好学学主席五卷中的内容，少胡说，多做事，有万千现实我们并不懂，要牢牢记住反右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

作为个人的教育，学懂得一切从正面做一个合格公民，才可不至于因误解误信某某文件而出差错或上当，陷人“错误”井中。有万千种现实事情我们难于理解，也许永远无从真正理解。至今为止，我们能活下去，不出大错，只能说是幸运，并不是什么有远见或预见。熟人中有不少在胡涂中关了七、八、九、十年，才无事放出，却在地震过程中忽然死去。好些熟人在前几年死去后，在八宝山追悼会上不致辞，不见报。只最近死去的阿英，算是热闹了一番，有大几百人参加。也只是机会幸运而已。

清理四人帮事，似尚在各方面还继续进行。闻上海有七八万火箭式党员干部，还没有动过。北京或许也有这一问题，市委初步动了动，闻倪志福是第二把手。祖春也成了市委，不知管什么。要点时间，内中复杂处远非我们能理解。但从大处看来，党大会后，有些事必将进一步明朗化，是可料想而知的。至于人事上的上下，我们因和外面接触日少，所知也日少。许多中下干部懂的，我们也许始终不懂，就过去了。

帆帆八月里或将来北京，永玮与人换调工作在进行，公家已有信致徐州方面，若两方面工作单位同意，即可决定。

我的《服装资料》大致要印，正赶说明，完成后，或另给邓颖超一个信，因为是经总理同意作的。已耽搁了十四年，初稿审查通过是六三年事，幸亏所制玻璃版二百面已在行将处理时抢救了出来。现在付印花费少，所以我大致还可望眼见到它的发行。这只是十分之一的工作，若这十年不受“四人帮”的干扰，可以照常进行，至少也可以完成到一半。现在看来精力已不大济事，即或受鼓励再作下去，至多能把拟作的一二册完成也不错了。主要是得力合用的助手并不容易

找寻，所以不存不现实幻想。若年终政协还有我名字，至多也只能把前年着手的较小专题已着手待收尾的十个能一一完成，再提出十个估计可以进行的平时又较熟习的争一二年时间加以完成，大致也就差不多了。主要原因是储备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散失罄尽，现在重新着手，相当麻烦，只有让后来人摸索去了。有的工作事实上是无多用处，可有可无的。（新社会总是从“现实”有无用处看待工作，“现实”有时是范围十分窄的。）

今天已廿七，还不曾得到自贡来信，小妹路上是不是出了小乱子？我们都不免担着心。这信一搁十多天，先是妈妈因感冒咳了二十天，随着我又感冒，咳了一星期，现在鼻子开始出血，照老例是快要好了。如能买得到川贝母，似可弄一二两压成粉末，用塑料袋装好，从信中寄来，或从小包件付邮也成。

从文

七月廿七

19770809
北　京

致邓颖超

邓副委员长：

我名沈从文，解放后，就在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文史底子并不厚，因此至今学习虽还认真，尚无任何真正专长足道。惟在新社会新工作条件下，有机会和大量文物接触，且在陈列室学习，作了十年说明员，常识比较丰富。又和生产部门中老师傅及工人，接触面比较广泛，因此也略微知道些当前生产上遇到的困难问题，需要如何解决。对于“学习为人民服务”，有些认识体会，特别是向优秀文化遗产学习，才可望把“古为今用”落实到新的生产方面，得到改进与提高。因此研究重点，也比较侧重在丰富社会主义建设工艺美术内容而努力。能把研究所得，对于生产各部门老师傅和千百万生产第一线工人，作为后勤服服务，提供些有用材料，起点配合作用，即觉得活在新社会研究文物，实远比过去在几个大学中文系教教书，为大有意义。因此从五四年起，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后，前后提案建议约廿件，内容也多和学习工作相关。

六三年，得到总理的特别鼓励，让我主持《中国古代服装资料》整理研究工作，深感力薄任重，好在有本馆党领导的指导，及负责图书资料部门同志的热心协助，和陈列部美

工同志的认真努力绘图，不到一年时间，就初步完成了第一个试点本工作。又因印制图版方面密切配合工作，不久，即把图录样本，分别送请康老、郭老及文化部负责首长审定，各提了些修改增补意见，送还馆中。原意可在已有基础上，经过仔细增减修改后，再送上面审查，于六五年即可付印。据熟人相告，这个图录，是为总理出国作为礼物之一而准备的。个人政治水平既低，业务知识也有限，工作在国内又还近于创始，肯定难于达到应有水平，有待不断反复修改，才能勉强合格。文化大革命一来，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原有图版已在废品处理仓库中，几乎毁去。幸馆中得知消息，及时抢救，得以保存下来。七二年后，工作可以重新进行。但个人原有图书资料，业已散失一空，住处也改为一小间，约十六七平方，搁放新收资料，即难容纳得下，因此只好和家中人分开居住，生活工作，均感困难。请求调整一下住处，闻馆中人相告，此事得由国务院安排，馆中无从为力。当时总理正在病中，可不好意思把这些小事给总理添加麻烦。“四人帮”打垮后，政治局面一新。我今年已七十五岁，体力虽不如十多年前健康，工作情绪还未衰退，迫切希望还能争几年时间，把总理生前交付给我这份任务，努力完成。并尽可能把其他所学，在国内文物研究始终还是“空白点”的部分，我由于常识较多，也能从“共同提高”目的着手，把能写的逐一写出，才对得起党的教育，和总理对我的期望。因此写这个信，盼望能得到您一点帮助，为解决一下住处问题。房子并不要求太好，只希望房间宽敞一些，环境比较清静，交通也还便利。家中老幼三代六个人住在一处，日常生活能得到一点照料，工作室能够把应用图书资料分门别类摊开。翻

检查用时，不必我爬向高处找寻，使家中人为此担心跌倒。助手抄书、绘图，还有个空处可以坐下来从容进行工作。外边人来商请协助工作，借看资料时，还有个回旋余地，不至于影响到家中人，使他们生活工作受妨碍。……估计能有四五间房子，就可望把这点有限生命，集中用到待进行工作中去。对我说来，这种新的工作、生活条件就够好了，算得十分幸运，此外再无多求。烦扰您处，实在深感不安！敬此，并祝

尊体健康！

沈从文

八月九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70810
北　京

复沈红

红红：帆帆和大伯妈明早到北京，或有一二月住，帆帆即留下入托儿所，成了“北京人”。

红红：

今天得你和你妈妈来信，我们都很高兴。应当经常给奶奶写点信，报告自责种种，我们都十分开心。还希望你为姨姨和爸爸妈妈各画一张像来看看，你有多少进步。单是读书不成，还得多和人来往，从生活上学会书上没有提到的许多问题，才能适应将来学习、工作和生活。要全面发展，才算健康，万万不要作“书呆子”，只会读书，不知动手。发现毛病，必须即早纠正。小姨姨有许多好处，都值得认真学会，凡事动手最重要，将来受用不尽。不懂的就学，学学也就懂了。今年北京雨多，不太热，可是晚饭在小院子里吃，蚊子相当多，每夜房子里也得洒点药水，睡得才安静。帆帆不久可从上海来，家中又会热闹得多。大①种的月季花，经常有十多朵开放，明年会更旺盛。最近奶奶也成了花农，早晚都在小花坛边计数花苞。小刘兰一星期来一二次，已快和奶奶比高，穿奶奶鞋正合式，只是瘦如母猴子，食量极大，比我和婆婆饭量总，每来必和红蕾玩。朱桥则已像大人，会做许

多家务事，你得拜老师，赶上前去才对。庆庆大姊更大更懂事，今年应毕业，或延长一年反而好些，因为或许可以升大学，不必分配到服务行业工作。大学今年传闻招二千人，明年必加多。你要什么可写信请大为办理。作了红卫兵，必学会和各种性格的同学都能谈得来，才能理解人，帮助人学业思想提高。应当活泼些，参加集体活动，和原来在北京逢年过节都主动组织人作娱乐活动，才能团结人，帮助人。应继续发展这些长处，在公共宿舍中起组织作用，万万不宜孤立，必须即时纠正已发现的不好习惯，将来工作生活都有影响，这一点应向妈妈学习，在生地方不懂的事要加快学懂，比读几本连环画小儿书有意义。要学会凡事能动手，肯动手，到任何去处都受欢迎。要学会和人亲近，在极短时间内可以相熟，养成会说能道，将来才能和人共事。北京今年冬季必定还有许多热闹大会，外面人来开会的必不少，早听人说有可能会开全国劳模大会，不知你爸爸妈妈有资格参加没有？如有一个出席到北京来，就太好了。我们总想能在今年或明年看看你们。如有新住房子可换，这里供应还是较好的，气候也比不少省市好得多。最近大去天津玩了一天，说大表姑住的南开大学，大半淹在过膝深泥水中，行动极不方便。只隔二小时火车，供应就紧得多，买不到什么东西。自贡不知如何？苏州有信来，做裁缝小姑姑快做新娘子了，五舅公公还把你画的那张有圆拱门的速写当宝贝保存。你应当每月把在家在学校里比较好的画或复制一份寄来，让奶奶保留下来。东北二丸子表伯来时，看过后，一回去必向大姑婆汇报种种，使得大姑婆十分开心。要争进步，因为作品中可以看出所学有无进展。必须随手可以动笔，不必要挑选一定对象。勤快努

力，进步即快，将来或许还有机会入美术高中，或由高中毕业后考入艺术院。要有真本领，才有好机会。要把学习抓得极紧，进展得才快而又扎实。

爷爷

八月十日

① 大 应作“大大”或“大伯”，下同。

19770813
北　京

复田名瑜

个石师：

得八月一日示，知尚留甘肃靖远。我是春节前夕和家中人一道返回北京的。不多久，即去东福寿里相看。闻院中一女子说，始知吾师已去甘肃。旋即晤钱世明兄，始明白前后几多一些小事。北京情形，今年大致将在一系列大小不同会中度过。许多事可见出国家好转趋势，如三五年中无过大天灾人祸，"抓纲治国"或不至于落空也。惟四人帮所造成之不良社会习气，求真正好转，总还要点时间！有些问题，或还得五七九年才会见功！我今年以来，体力衰退已日益显明，工作虽依旧，效率已大不如七四年时。最近二三个月，熟人中报废已约五位，其中似只一位年纪比我稍大，其余均只六十略多点点。对生存不免略微有"轻尘弱草"感。就近日体力情形看来，因心脏故障，身体倏忽报废，亦复意中事也。表面上虽比大多亲友还健好，事实上已不大抵用，"明时盛世"虽在望中，恐已无从将新的工作点滴成就，配合得上此新的建设，略具点缀作用也。前不多久，曾闻一编辑民国史提纲友人谈及"新文苑传"中，似已将生名列入，与故去之闻一多、李公朴、邹韬奋，及今尚生存年近九十之顾颉刚先生等在同一项目中。其实过去搞创作还未到毕业程度，即因社会大变而停顿。在新的形势下，近于"迫不得已"而

中途改业。只是改业时间较早，机会又特别好，因此近卅年学习工作从表面看来，又复成为什么“专家”，可是事实上一切通还是“假里手”，勉强像个半知识分子，一切还充分保留家乡中山民旧意识，生活习惯也不大像个城市里人。沉浮大社会里半世纪，得于社会的实在太多，而对社会贡献未免太少也，对家乡则更无贡献足道。在近半世纪人事风雨倏忽中，不出大差错，不吃大亏，在万千同行扫荡殆尽后，独自还活得比较安定，只能说是“幸运”，并得到党的特别照顾，本人则实在无什么专长真知足道也。前不多久曾见祖春，闻已改任北京市常委，专管文教。亦一不易见好工作，远比在中宣部麻烦。在长沙之李振军[①]，则新与贺云卿[②]之最幼女儿结婚，闻新人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尚未见过。永玉近已成“红人”，曾为主席纪念堂内作一大幅壁画，高及数米，长过廿米，转成绒绣，在烟台制成，彼亲自去烟台和百十女工一道工作，近已正式张挂于新完成之纪念堂内。纪念堂开放后，每天将有两万人参观，也可说是永玉一生中大光荣事件。同是我等生长之小小乡城一种光荣，可惜玉书兄未能见及此事也。

北京今年夏季多雨，为数十年少见，闻河北保定到天津若干地区，水灾已相当严重。天津地区不免因之紧张一些。北京供应似已不如七四年以前，阴雨过多，致蔬菜供应，即比过去紧张，不过比外省情形，或仍好些，远比上海天津都好得多。若单身在此，饮食问题，恐即不易应付也。前不久闻同乡说自治州火车已通，惟尚未正式交给国家。常德因有几个上海纺织厂上迁，女孩子衣着多具海派作风，大大不同过去。怀化已改成黔阳专区所在地，有二铁路线交叉，十分热闹。此地原属芷江东乡，民六我随同杨明臣半土匪军队初次出门，不久，即随军驻扎

怀化，总计实一不到一百户人家之小乡村。萧选老任军法长。不到半年，即屠杀人约一千左右。名为“清乡”，有时半夜三四里附近发生火焚劫杀事，鸣锣打鼓，甚至于喊杀连天，所有破烂军队，却紧闭住处大门，置诸不理。留下痛苦印象极深。五四后，下决心离开家乡，自求生路，实近于受此等不合理社会教育第一课。但直到现在，总仍不免还想能返回家乡住一二月，以至于在家乡死去，以为比在外面好些，亦不可理解心情。无怪乎家乡长辈熊秉老③，一生总离不了家乡胡葱酸菜，以为人间第一好菜也。

成上兄④想已习于西北生活。生犹忆及彼来京赴考时种种，一时投考不中，曾劝其不妨迟缓一年，自修补一年课，俟第二年再应清华北大考试。只是受习惯见闻局限，以为当时之清华北大为“有出路”。事实上学农才真是有出路！

敬复颂府中长幼健康！

学生　从文敬启

八月十三日

田名瑜　字个石。南社诗人、书法家。作者小学时的老师，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此信曾以《给田个石先生》为题，发表于1992年12月《吉首大学学报》第40、41期合刊“纪念沈从文诞辰九十周年”专号。刊出时误记为1982年。据原信手稿编入。

① 李振军　凤凰人，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② 贺云卿　即贺龙，字云卿。

③ 熊秉老　指熊希龄，字秉三。

④ 成上兄　田成上，田名瑜之子。

19770816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得红红信，略知自贡一二，你们种种，总在念中。妈妈和我总希望你们十天半月有个信来谈谈一切。小妹之煜，妈妈和我都极欢喜她。只可惜天气热些，不曾照预定计划好好陪她各处看看。吃的也并不好。我心中实在有些过意不去！（我们去陈墓住那一阵，可把姥姥一家大小累得够！）她一来，就遇事动手，妈妈特别欣赏，红红应当一切向小姨姨学习。学到一小半（十分一二），妈妈就放心多了。你们应当趁小姨姨在住处时，要红红凡事向姨姨看齐，十分重要！这里不久将开十一大会。或已经开，传闻邓颖超、陈云、徐向前……加入政治局常委。随后闻还有什么文艺大会，可不知道是否叫“文代会”？教育会，人大政协会，看来都将在今年举行。刘祖春已改任北京市常委，管文教，可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工作费力难讨好，因为有几十所大专院校，问题够多。内中“老混混”阻碍大，不易排除。称职的老教授并不多，实太少。善于指挥、长于抓权的人却相当多。各校照过去习惯，全是归市委一揽子主管的。谈改革，有一系列麻烦。十多年来不好习惯相承，人够多，效率可不怎么高。旧势力大致还得提“团结”，缓和紧张。一切因循，不易见新面貌，若快刀

斩乱麻，可比“四人帮”习惯势力还大，像顽癣附于组织上，斩不断，去不掉！要魄力，还要韧劲，逐渐才会起有限作用。正如其中之一成于“四人帮”近于收容性质之“文艺研究院”，闻已经收容过去各协旧人到五六百人，老的已过七十岁，少的也不下四五十，除领导外，大部分近于一般职员性质，说研究，实在不容易有成绩拿得出手。估计若文联有恢复可能，大致还将分散，这机关也得撤消。有些人回到原单位，摆摆场面，办办招待，搞点联络工作，调查情况还是得用，研究成绩不存奢望，还合情合理。因为有的在“四人帮”上台以前已搞了十多年，实在还拿不出什么东西。原在延安时不妨事，若在北京，能力、知识、气魄、见解，可对不上口径。有许多事，可不是人多即抵用的。这十多年的大学教育情形即可看得出来，毕业人数加了数倍，送到许多部门都不抵用。有的保留个位置名额，再上学进修若干年。重形式而不讲实际功效，到具体问题上都吃不下。不少人政治水平也不高，甚至于极低，封建意识可极浓厚。各机关都有人多之患。学校“尸位素餐”的或更多，要纠偏，比许多生产机关还感困难，因为人或许还老实，就是不得用，有年资而极端缺少能力，成为机关人员庞大的共同倾向。领导科学院的方毅，报告中虽提到只百分之廿能搞研究，可谁也无办法把另外百分之八十，想得出另作安排的办法，即有办法也未必行得通。因之任何工作都在务虚中混，不少人都长于开会，也十分乐于开会，且以为凡事可以从会中解决。因为深深明白廿年来许多会是照例开到后来，定下“计划”，作了“总结”即告完成。不明白人再多，事却要人去学、去作，才会出成绩，彼此成绩有比较，才会有进展。进展不是虚报数字能完

成或证明的，用“保证”二字即可以完结的。要“实事求是”，其实不容易见诸实行。照习惯，报纸上尽说好，只图一时发生影响，很少人理会到谎报数字最大影响便是使人不敢相信。而习惯谎报成绩，也只能暂时哄得住一部分中学生。可是有些机关，即生存于这种宣传习惯中。有些过去四人帮搞的什么研究，现在并不取消，又有人接受过来，依然维持下去。如用不少人去搞《红楼梦》，或别的专题。有一时商务闻说还调一百人搞十八世纪材料！搞的人有些实无知到可笑程度，却全盘接收过来。如四人帮原搞的廿种专题，一部分题目，主持人有的基本常识也还缺少，他本人不明白，领导其事的也不明白，作了预算，有了钱，主执这个题目人，即南北奔跑花钱。满以为到处看看、问问，就可完成，甚至于纸张也安排好了，就等待出版。……一切多近于可笑的杂技手法，事实上却反映上下的无知，相互说谎。过去一时安徽生产在宣传中一切好得很，近听本省内行说，却近于一种骗局，所以万里一去，即把假象揭穿，第一把手赶跑了，所有火箭上升三结合少壮，都如张铁生相近脚色。阿谀逢迎已成多年习惯，说改，真正从那里改起？有可能到一定时候，要求一变，却又矛头另指，来个新的什么反右运动，换过主题，结果将仍旧是一些书呆子遭殃，而官僚和饭×则一同皆大欢喜。所以凡事万万不要自以为是，不宜忽然心血来潮，在一些不明白底细问题上胡乱说话。更不要天真到相信某些老运动员的一时花言巧语，有意怂恿人上了高梯，其本人却在暗中指使另一些人来围攻。永远保持冷静，至少可以免大过，也不至于为新出现的官僚群种种而即灰心丧气。

国家要人爱，事情也总要有人作，又肯定会不断有人诚

诚恳恳、热情忘我的在作，一切向好处努力，能忍受倏然而来的灾难，以及必然不少的困难挫折。国际问题有伸缩余地，不是什么一成不变，在倏忽变故中也会出现翻覆，一切冷静些，即不至于使作人的信心受挫。必须长远记住，我们还是活在一种书呆子似乎永远不易理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尊重现实而不过分多幻想，一切谨慎万分的照旧认真耐烦工作，却不存任何无根幻想，就对了。要把身体搞好些活下去，多做点事，而少说点话，十分要紧。因为有许许多多大小事，都是我们永远不易理解的。（居多中委也不真理解！）社会就是包罗万象泥沙杂下而不断从弯弯曲曲过程中进展的。绝不会是什么理性、原则能支配一切事，更不是好人就必然会活得比较好。（事实上有时还易倒霉！）真正有实力实权的什么都对，是治人的。而知分，以至于书生所谓“正派性格”，却不一定真有“市场”或“出路”，这些人因为对事还有理想，还存幻想，由于不切实际，会在以后不断冲击下消亡。这是社会规律。千百万人恃之为生，或可利用为向上爬的柱杖或梯子，在某一时都自会为人说成是“真理”。这里那里还有不少书生，一学“十大关系”，就满以为一切将恢复到五七年反右以前情形，真有个“文化艺术百花齐放”行将出现的新情况等待在后边。这么胡胡涂涂，抱着极不现实的乐观打算，其实是十分幼稚的空想，永远会在不断跌跤中失望的。因为事实上，许许多多大文化人、大作家，什么“五四”、“卅年代”，具体意义都并无印象，“百花齐放”和“莺歌燕舞”相差不多，都很容易被人转用成一般形容辞，随便使用，并无具体意义。在廿年凡事独占情形下，大多数新作家都以为五四只有一个鲁迅，鲁迅最伟大，作品又是《阿Q正传》，别的

什么通见不到，听不着，在这种一切独占认识基础上谈“百花齐放”，能作到的努力，亦可想而知。稍出界线，就犯错误。

这两个月中，熟人前后死去已到第六位，似数何其芳、李宗津，年岁最轻，何已六十五，李只六十一，在过去，到这年岁也不赖了，就现在说，似近于太早了些。我今年已到七十五，从表面看，比大多熟人如朱先生、李健吾等等还结实些些，从内中分析，其实也已进入老境，心脏虽出问题已十多年到廿年，除此并无什么别的大麻烦。平时又并不感觉什么难受处，此外其他机能病也少。可是自从去年南行大病两次后，今年回来，又二次感冒，第一回或是什么病毒性，好后还出了鼻血廿来回，且气喘经月难回，右手腕有时已半失灵，由腕到肘、及肩，形成游痛。后用消炎痛才好转。近来右腕还是不大得用。至今还不易完全好转。上月又一回感冒，时间只二星期，过一月后心脏还不大得用（在起床后呼吸无异状，睡后醒回可不怎么好），先还以为或因天热影响，近一月，阴雨为数十年所少有（近已全像秋天），向左边侧睡一会会就不大受用。向右也不易持久，出气不来。平时头不重，心不难受。不能安睡已成常规，用安宁片（二片）也只能维持四小时。其余只好迷迷胡胡的过去。白天最显著处，是工作效率已极低，写一个平常信也前后贯穿不来，不知从何下笔，更不知如何结束，总是言不著题。凡事过后一会会就忘记。这都是近一年出现为过去少有的情形。饮食并不坏，消化力可说很好，但总的机能实明确在衰退中。妈妈好得多，也相当瘦，实在太累。换了个住处可望好些。最近听一个在编中华民国史稿的朋友说，在计划内，《文苑传》中有我的名

字，将由某人作一二三千字传，是和闻一多、李公朴、邹韬奋、顾颉刚同列的。（大约算得是应肯定的过来人。）从一般说来，即大致算得是“光绪牌”民主革命中一员小小战士，作品一时有过小贡献，对新社会则成过去人物，无什么意义可言了。客观上能得到这么结论，应可说够幸运了，因为一同干这个工作的不下千百人，大多都在各种不同人事风风雨雨中，吹打得完全失去意义。（不少人一时间善于相互吹捧，俨然天下唯我，可是受不住历史陶冶，十年二十年后，即已无人注意。）我却有这么结局，不能不说是够幸运！还听人说到，有些写近代文学史的，过去骂得我一钱不值，近来也改变了些口气。我却从来不想到在这问题上，和一些“奉命执笔的大批评家”争是非。一切尽凭他们胡说好了，因为当时工作目标，并不在得这些人的几句恭维，因之也不会为他们胡乱批评而难受。一直在试探中工作了近卅年，并不为一时小小得失而动摇过，也不为小小成就即自满。只想方设法突破外面的障碍和个人内部的弱点而用心。直到解放，明白独立工作态度已失去意义，不容许存在，才决心放弃了这个过时工作，另外从头学起，来搞文物，“学习为人民服务”。坚持放弃旧的所有，毫不动摇。下决心放弃了“空头作家”一切好处也不动摇，宁可以过一种十分寂寞日子，放弃那种名分上的一切好处，这廿五年在风风雨雨中不至于和老舍、巴金一道，成为运动中的扫荡冲击对象（因之也不至于使你们因而受累），或许也有些关系。其中主要自然还是有妈妈的帮助，若她是个欢喜热闹如二姨一般性格的人，五三年在怀仁堂受主席鼓励，再去写几年小说，不自量力，准会出事故，那时可不便向她说，是受鼓励才动笔的！又五八年我受中宣

部文化部某长的鼓励，当成百作家的会上，要我做北京市作协①主席，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近闻已宣布，死不叫“叛国畏罪”，可不许联系到“文化大革命”上头。是听和他熟人说的。我若贪图一时生活上以至虚名上点点好处，岂能避免此一招？犹记得我当众推辞此高贵名分时，即老老实实的表态，“我是个拿不上台盘的人，不能干这个大事，还是作个博物馆说明员好。”一切过去事，还如昨天才发生，事实上却已过了快廿年，这廿年变故中，毁去了多少有用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也过了十多年。有人说我有什么“预见”，事实上那里有什么预见？不过是怕事不中用，并肯定明确自己不中用，对付不了易变的人事，因此决不投机取巧，只图切切实实努力，尽尽自己能力，在新社会作个合格的新公民就算尽了责任，幸而免去裹在作家群中这一场大灾星而已。即或这样，此后是否即可平平安安，太平死去？还是难言！能够比较平安，把所负担工作尽可能作完，照自然规律于小病中报废，才真是幸运！

近因地震，回小羊宜宾住，住处过挤，已无从进行工作。最近妈妈有个学生，十分热心在为设法解决房子，也许一二月内可望改换个住处，也许仍无什么结果，大致这件事月内当可知道下落。如政协开时还有我的名字，更换住处还有些希望。如已因老而除名，那就必然只能继续在小羊宜宾住下去。至多能在另一时什么人搬动时，多有一间房子给我，放得下东堂子的图书，也就算得够好了。因为人还不到躺倒在床上时，总还可望作点事，或把一些工作收收尾，对后来人或多或少还有些用处也。希望人秋身体会好转些。

妈妈和大都很好，小院一角种了不少月季花，经常有十多朵花开放，明年将更兴旺。永玉表哥已成了大红人，算得是国际上红人！

问大家好。

爸爸

八月十六日

① 作协　疑为“文联”之误。在另一些回忆文字中，作者写成“文联”。

197708
北　　京

致陈从周

从周兄：

我是春节前返回北京的，不知觉间又过了半年。您好几个信通不作复，心中十分不安。事实上是因为“生命衰退感”在发生显明影响，忽然把正常写信能力也失去了。快有一年，除了给住东北一个八十岁老姐姐写了两次信，此外全隔绝了。回复您的信已三四次，总是写来写去，说不到点子上而终止。记得第一次是在苏州见到房管处那位女同志，她来谈张家房子问题，我想不到正是您学生的爱人。不参加他们谈话，听他们谈，只觉得印象极好，似乎动了老毛病，觉得是个短篇中有典型性的可爱可敬主角，她走后，大家对之印象都很好，以为应当即刻写个信向您致谢才合理。我一切照办。可是写了第一页，全是对她的赞美印象，因之搁下了。第二次是回来以后，拟回复您询问到叔华所扣日记中涉及某女士的姓名，许是书生气作怪，不便提。还有你问到我给您看过的孝子故事石棺上庭园假山那个照相，我因离京时过于匆促，较重要图稿多一咕喽装在个箱子里，暂存考古所朋友处，住处则因家中小将为防震计，把杂件重新归类，回来后，工作室一切变了样子，想照旧办法查找什么，毫无结果，只好慢慢清理，俟偶然发现了那图片再说。加之小病了两三次，右手臂常失

灵，随后眼镜又毁了，在五月里死去了三个亲友，多忽然报废，也不免受了点影响，觉得有些工作恐得收收尾，不然，明天接手人不大好办。直到最近，考古所朋友，才为把一批待翻照的图片送来，内中有比原照缩小的几张图照，原照片可能还在我乱糟糟工作室，短期中难希望查出。试捡出两张付邮，可不知是否合用。似乎还得翻照再放大四五倍，效果才出来。……

据未完废邮编入。

1977年夏
北　京

致吴仲超

仲超院长：

多久不见，闻年来身体欠安，想来看看您，也怕打搅您不好意思。今有几件事相商，希望你能为平情合理解决一下：

一、我过去到故宫丝绣组协助工作时，办公室内还留下了些有关丝绣零星材料，这些破烂，对故宫说近于毫无用处的废品，对我个人搞研究说，却还有用，因为收集时即有目的性，能说明问题的。内中部分明清封面锦一部分，背后多有我注明文字。此外还有一件彩绣四摺花鸟小屏风，朱砂红地描金银花蝶争春纸一轴，是我个人花钱较多，而研究上特别得用的。后来问陈娟娟同志，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一律收入库房。依个人私见，这些来源不明的材料，久留在故宫反而不免成为一种麻烦，在登记时既来源不明，反而会感到麻烦。因此曾一再写信给您，盼望得您同意，由丝绣组同志清理出来，捡还给我，比较合理。这信某一件似已由您批注同意，可是始终却没有执行。所以再写这个信来问问，若信中有说不清楚处，通知我一声，我即亲自来谈谈，当面解决一下，实深感谢。若组中同志不明白，我也可以抽出点时间，同人库房清理。

您懂得我为人，大致不会占公家什么便宜，不是我的研究资料，决不会要。解放后，改搞文物以来，捐给公家较好纸张就

上千种;给北大捐了好几十件西南小件漆器,和较好康雍瓷器;给工艺美院也捐了许多瓷器和特别经面锦,并收据也不给我,都不在意。即到故宫协助工作时,记得从苏州曾带回了件极好瓷器,老×同志觉得很好,我即交他送给陶瓷组,后来问问冯同志,竟不知道有这件事。又有四个金银嵌软螺钿加蜜蜡嵌花小方盘,也由老×手送给了馆里,记得某时展出即只见两件陈列。馆中对此事似通通不知道,我也不在意,总以为只要物归公家保存,比个人留下好得多。不过如果个人虽充满好意,公家实并未得到,由于个人爱好,并未转入公家,亦有可能。比如有一次天津一工艺学校师生十多人来学习,由我陪同参观陶瓷丝绸及历博这两部分,照当时文化部规定,一定要给我一点报酬,照我个人习惯,却坚决拒绝,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即事后原款寄回。天津方面同来教员以为业已报账,因之照我另外一种办法,为去琉璃厂选了十来件雍乾小件花瓷回赠学校。一料事经数年,天津学校方面却有人来询问,当时是否捐过些瓷器给学校,这种小事是我经常干的,那能记得起是某某种和件数?问来问去,才明白是那位带队教师把我好意送还给学校的瓷器私人没收了,后来在坦白时才说出。学校为慎重其事,随后又把那几件瓷器派人捎来由我证明,才算了事。现在来说说,也即因为捐赠的那件瓷器,也许老×忘了送给公家,始终并未为陈、孙过目,小漆盘则由四件转成二件,亦复可能。事情过小,无从查询,不过便中提提而已。

…………

吴仲超　故宫博物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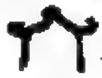
据未完废邮编人。

197709 月初
北　　京

复陈增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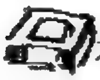
增弼兄：

得信，深谢厚意。我因体力衰退，报废恐只是迟早间事。任何工作通不宜抱不切现实妄想，即近卅年搞的主要部分工作，大致也难望眼看到它——付印了。因为心力衰退，首先是心脏出毛病已多年，主动脉粥样硬化，供血不良已多年。近两年来两次小病都几几乎完事。月前又因感冒好后心力忽告衰竭，幸而即时制止，得告无事，然亦近于警钟频敲，忽然报废事，意中事也。

来示承示镜台与火炉台事，谢谢。关于镜台图像，具体似属《女史箴图》中一幅，照图像反映，或宜称“玳瑁细漏镜台”中部方框合，记得所见原图照是作玳瑁斑的。图像稍早，为沂南汉墓石刻内中似有两具，式制不同。若从类书记载分析，读书人最熟悉的宜为“玉镜台”，但事实上读书人最无知，因为镜台是个什么样子，千中选一通通回答不出也。记得南朝人咏镜台诗即有“迢递[1]似玄阙”语，即此可知当时必已有式镜架，启后来白沙宋墓壁画所见镜台式样。也即和元末张士诚之母墓中银制交椅式样（或福建明墓出土？

已记不清楚)。还记得另本《韩熙载夜宴图》(姓王的藏，也入了故宫)中多一床铺，床铺前横搁一条案，上覆一大串枝宋式牡丹锦，上搁一镜架。又一元明间软螺钿嵌西厢故事(或其他戏剧故事)，高楼上一妇女正临镜化妆，画面虽极小，图缩得更小，也是把镜架搁在专案上。又《故宫周刊》载有一乾隆妃子正在窗台前化妆，可记不清楚用的是什么照脸。至于传世周文矩作的宫中图卷中一贵妇理发，记得却是一个内监手执径尺大镜在前。敦煌壁画《剃度图》理发器物具备，似未发现镜具。五代宋初四川道士张君房编的道书中，《云笈七签》五〇五页下右角有一镜架图，似乎还有点古意，至少说是宋式大致不会错， 你若有兴趣，可查查商务四部丛刊缩编本，勾个图看来还有用。元明时宫中用镜子多大及径尺，平时用丝锦镜袱套住，镜袱外用锦绣刻丝戳纱等法加工，边沿再加织金锦包边。曾为东北人民大学花八元得一捻金龙锦的，十分精美壮观，为一生仅见。解放后当处理品在北京挂货铺到处可得，一般只二元到五六元钱即可得。外人买来可不知是什么，中国人从不过问，因为当时整匹旧纱还只值二元钱一件。我过手即不止四十件，直到清代道光以后玻璃镜流行，广式镜箱上市后，北京妇女就还喜用三寸径圆玻璃镜背上加个锦绣网套，上缀一丝绦，下垂二丝穗，即可揣在怀里，也可配在身上。……此事言之话长，到此为止好。

又关于火炉台事，记得不久前注《红楼梦》朋友曾问到。我记得约六十年前，在沅水流域的芷江熊家见过一次，

是一间特备的温室或房间，占全房约五分之三地位，属

于近亲女眷用的，上去必脱鞋，上面加有褥子，中间空着，火盆放在两边，用的是麸炭火或烧到透红以后的油枯饼，用热灰盖上，整天不必加换。

陈增弼　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工作者。据未完废邮编入。

① 迢递　原稿“递”旁附“?”号，疑为“峣”字之误。

19770908(1)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弟：

得信和红红信，知之佩已出差外出，近日想已返回家中。红红为小姨画的像，大家觉得很好，应当长远从鼓励中使她养成一种习惯，每天至少作一二张人像，怕画好了保留不住，即用你和之佩作模特儿也好，用举目可见的任何事物作为题目也好。总之见什么即可以画出，这种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么三几年把手练得既敏捷又准确，将来用处大而多，很有可能还来得及在我身边学二三年。近廿五年在工作中有四五个人因为和我一道工作，我尽管自己不能动笔，却帮助他们把工作中的基本功做得较好，终于各自有不同成就，有三几位且成了专业教师。只可惜升得太快，全得不到应有的锻炼，便各因工作需要，升成了家。若多学一点，也许成就更大，作用更多！红红如得之佩注意到把初中各课学得较好，她又能在课余每天作一二速写，积两年成绩，将来或许有机会考人这里艺术高中实意中事。即无机会转成专业学生，基本功好，作两年工或下放做一二年农人，还是可以有机会把做画成为今后主要学业以及生活依据的。因为以省而言，从目下看来，艺术中的绘画人才是大大不够的，水平之低，是

十分显明的，今后不仅要大量绘画专业人才，也要工人画家。同时并进才会产生足够代表新的社会发展的艺术品。如照目前说来，北京地方在国际上知名画家还只五六个人，而且成就局限性极大，如李可染等，事实上和明清两代大手笔比较，也并无什么真正突破处，只能说是在海外商场中还卖得出去，有钱而无知外人，即以为可代表中国绘画成就而已。真的突破大致还有待十年廿年后的新一代！

帆帆已返回徐州，因大嫂乐意尽她在身边，好在人已长大，十分活跳，长得乌黑，性格很随便，不怕生人，什么也不在乎。样子完全如一男孩子，惟一开口即知是女孩，声音极甜美，平时欢喜开开自己玩笑，不时作个舞姿要人欣赏，不常哭，来到一月只哭过一回。唯一不好脾气是吃饭蘑菇劲大，且不吃肥肉。和刘兰恰恰相反。小刘兰到十二岁时大致将比红红还高大。今年还只八岁，即可穿奶奶鞋子。食量之大惊人，每星期来吃一顿，比我和妈妈的总和还多。一家三人大小情形还好，变化不多。朝慧有人在为换工作，一时也不即可望得到解决。据说去见市轻工局一个女局长时，说"沈老帮过我们不少的忙！"这里许许多多事情，都近于隔绝无知，事实上有些复杂矛盾处或和报上说的不同，这也十分自然，不足为奇。只闻于会泳已自杀。文化部大致还得换个强有力的人，据闻已有内定。

我们日子还过得去。住处一时或动不了，或许始终即动不了，也无所谓。换个住处，主要也只是对工作便利，得不到这种便利，日子还是要过的。我在一般情形下，永远像是个不会走上层路线的人，所以照习惯，总是在帮别人的忙一

天天过去，可不会有什么人考虑到若为我换个住处，还可以更多的帮人一些忙，也即是帮国家的忙！

近些日子心脏似有好转。妈妈倒很好。

从文

19770908(2)

北　京

复沈红

小红：

见到你来信，奶奶和大、大伯妈，都极高兴。附来的小姨姨像，画很有进步，很传神，院子里人见到都说极像本人。应当养成习惯，至少每天画一张，对你将来十分有用。记得去年李宗津伯伯①曾告我，要你只管照如今的方式专作人像，尽管画下去，凡事熟能生巧，正面、侧正、背面都画，一久了，画背面也能让熟人明白是谁，就对了。画个二三四五年，什么都能画，将来再经名师一加指点，就成了。这叫基本功。必须把基本功做好，才能处理复杂题材。将来有机会考艺术院校好，即入工厂，也还可作业余画手。你不妨试为你爸爸妈妈各画一张，头比小姨的大些，再为三人共画一张。我另外为你留下了些有名花鸟画稿，过些日子可为你寄来。应当和学跳舞一样，各种基本姿势都得会，又极准确，才及格。望把我们希望看得认真一些，对你将来工作学习都十分重要。帆帆已来北京住了一个月，今天又和她妈妈回徐州了。大伯妈正在和人商量调动工作，今年已能解决，她们不久又可以回来。

我们在这里都还好，院子里大栽的月季花，每天有五六种不同颜色的开放，十多朵花同时挤在三平方米园地开放，

像很热闹，我们一般多在花边吃晚饭，客人来都觉得花好。今年其实还不大好，到明年，每天可能会有廿卅朵同开。因为从串枝蔷薇接了枝，花数加倍，内中还有不少著名品种。大是跟他同事陈伯伯学的，奶奶又成了大的徒弟，早晚两人都拿个本本记载，据说还有五六十个花苞都将在十月中陆续开放。天气已入秋，过十月，大致就得把枝剪去，把主干埋人土中过冬了。我们若要搬家，住什么楼上，这些花就只好送人了。北京月季三元一盆的只开二三朵，我们的一树已有同时开五六朵，而且连开一二月的。朋友中看到的都说好得少见。万一有个新家可搬，我们希望是在平地，院子中还有点空地就好。小刘兰姑父家里花极好，现在可比不上我们的。他们家里花有了病，就搬到这边来休养。永玉伯伯家也有花在我们院子休养。可知大真已学会了种花。你若回来，一定可以每早上画几张留个样子。有上十种名称，我通不知道，大早晚都在花边，奶奶也学得不差，各人都有个小本子作笔记，也十分好玩有趣。小刘兰已长得比红蕾还高，一来吃饭即二大碗，一双脚已穿奶奶的鞋子。做事极得力，饭后洗碗又快又干净，动作极溜刷在行。红蕾更能干些，自己会揉面做饺子，比桥桥还在行！

爷爷

九月八日

① 伯伯　应作“爷爷”。

197709下旬
北　京

致杜运燮

运燮吾兄：

这次来京，有机会谈谈天，极难得！近卅年社会变化如此激烈，在人事风风雨雨中，彼此居然还能活下来，也算幸运！穆旦①早故，使人感到生命渺茫，前几年他来京时还见过两次，印象里，总还觉得他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体气也很好，应当能在新社会中，好好活个廿卅年也，不意倏忽间即成古人。去信给其夫人时，望一致意。解放前，他的诗作居多在我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②中发表，学校方面或许还可查抄，我手边只留下他在数年前一个长信，是因给巫宁坤一信转到他手中时给我的，第一页因去年搬移图书失散，估计总还在杂稿中不致失去也，得到后当即寄你处供参考。

我虽住在五六百万市民的首都，工作意义，虽近于应受重视之一部门，工作习惯属于社会科学，工作方法实近于自然科学，可是各方面却还少有人以为是学问，因为多数还对之极生疏！事实上照习惯，还不算"学问"，只能在为人打点小杂出出力。为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打杂服务，因为在国内我搞的全是"空白点"！总理生前，受他鼓励得到支持的部分工作，如"服装发展和应用"史，文化大革命后，即搁置下来，直到如今。所有重要资料和工具书，既多已散失罄尽，一切似乎全凭个人记忆来继续进行，无从取得应有进展，实意中事。每天虽依旧还能在方丈小房中翻翻抄抄，效率之

低,可以想见,一切努力,只近于“完成一个新公民的应尽责任”,别的通说不上,因之也从不在新的明天寄托以不切现实的妄念幻想。尽职到底,完事大吉。也许还可重新看到“大哲学家”×老道,又以重要角色出场于人民大会堂和外国什么哲学家碰杯,亦意中事也。日月来复,世事流转不定,有其必然。善于巧佞者,照例在某一时总还有市场。出于现实需要,不足为奇。因此扎扎实实工作的,长此倒霉,反而成为顽固落后,不足怪也。在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社会趋势中,我的半世纪工作,任何诚实努力,总以各种理由忽然报废,都若有其夙命因由。主要弱点,大致是在工作中还有点理想,做人也还始终不免有些理想,不承认某种充满封建习气的社会现实。虽到大都市混了半世纪,始终学不会某些应世不可缺少的“青年会小职员”的做人长处,不能随事捧捧小场,取得新官僚好感。总还相当固持的守着一个“凡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切还缺少一定制度法则情形下,工作或出路都无不以某个人一时趣味爱憎决定一切时,我的任何诚实努力得来的结果,终不免是“失败”二字,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以个人言,即使如此,也并无所谓丧气灰心。能活到七十五岁,生命中童心热情还不消失净尽,在近卅年人事风风雨雨的来回折腾中,甚至于还始终像能特别努力,在一切方面,始终还能保持住学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并不放弃这点责任或义务,总还像个公民,就对得起那些同样对国家充满了理想而先后从不同情形下死去了的友好!大致也正因为忘不掉这些死去的友好,我始终却还要好好的活个几年,就这点有限生命,使用到对后来人有需要又为我理解到的工作上去,最后才会倒下完事的。但在工作中,却绝不抱什么成功妄想,以为会出现奇迹,使生活有个什么转机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总觉得国家还是值得热爱的,因为明

白一切来之不易，解放后，即亲自听某某负责口中说死了七百万人，文化大革命，又传说死了二百七八十万。比起来，个人实在太渺小不足道！所以活下来，绝不会和人去争生活上的小小得失，或对个人感到什么不公平，即因而消沉下来了。能看到近卅年所学取得些应有的结果，固然很好，即在生前见不到任何一本书付印，以至于所有工作又一律付之一炬，也无所谓。一时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什么教授，近于"望风承旨"的骂得我一文不值。我一声不吭的上到午门楼，免得成为新人"绊脚石"。当时有十二个教授，部分学考古，部分学历史，大家都乐意坐在工作室务虚谈天，我却到零下廿八度不许升火的午门楼上陈列室成百上千文物柜前转来转去，一面学习一面作解释，或在五凤楼灰扑扑阴森森库房坛坛罐罐间做文物登记，经常在十二点摇铃关门时忘记下楼，就被同事有意无意的关在库房中，直到下午二点才放出，见到我时，还装成歉意的说"老沈，怎么饭也忘了吃？"另外有人一见到我一出来也不生气，或感到什么难受，又即刻去为人作说明，以为"怪得有趣"。同事中引为笑谈时，我倒也觉得他们很怪。

杜运燮　现代作家、诗人，曾用笔名吴进。生于马来西亚，1951年以来任职于新华通讯社国际部。通信时在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穆旦　查良铮的笔名。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杜运燮的大学同学，并同为"九叶诗人"之一。1977年2月因车祸逝世。

②《大公报》文艺副刊　作者抗战后主要编辑的副刊是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而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则转交冯至编辑。

197709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小弟、之佩、红红：

小帆帆一走，我和妈妈就像是有一半时间空空的，不知应当如何安排，又回复到一天最重要事，即在下午七点等大回家，算是一件大事。因为照习惯，大每天一回来必把《参考》搁到书桌上，随即去看他的月季花。他已成了种月季的候补花农，妈妈又成了大的学徒，院子里八九月中，每天必有五六种颜色十三四朵新花开放。大约有四十株新从蔷薇接枝，到明年必将比今年热闹得多！因为有一部分肯定将移给本院另外两家空地上去，一为朱桥家，一为申宁家。最近还从杭州寄来廿八种，已转给他的同事兼老师家花园里！大照例早晚都在花前或花丛中，妈妈兴致也很好，客人来必指点给人看，因为据说有不少是有名好种。已初步比刘焕章家的好而多。估计明年每天必可有花卅四十朵开放，可以由春五月开到九月底，可是若搬了家，恰巧又是楼上，大致就得放弃了十分七八，把仅有三五种名品移到花钵中去，其他全得放弃。目前看来，今年恐无多希望。

这里已进入深秋，估计十月里或将开中常会，决定人大开会日期，十一月人大开会时（闻政协同开）才知道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主席和总理是否由华负责，无从预知。有些传

说，却不可靠。如说彭真已在京，不久将恢复工作。文化人中周扬、夏衍已恢复组织生活，工作似尚未定。内中只丁玲还在山西住下，不能回北京。巴金也算翻了身，家中又热闹起来了。永玉表哥家客人也不少。我们这里可一切照旧。客人中只林葆骆医生十天半月来一次，谈谈过时新闻。百科方面知道内部事较多，可是已经月没有见到他们，比起来我们可说是一切在隔绝中，除了报上消息，还只限《人民日报》，此外即毫无知识。

妈妈精神情绪都还好，但每天家中三顿也够累，若能搬到有暖气管的住处，也许可稍好些。我表面还能维持，工作不大顺手，效率显明已下降到惊人程度，身上似乎无什么大故障，只是衰退感还是从各方面都可明白看得出来。总的说，还是比多数熟人还好一些，生活虽寂寞，究竟还安定，在近廿五年日子过得还平静，就是大幸运！国家趋势好，但在进展中不可免还有些困难待克服，因为消耗亏损过大，说三年大治，只能是相对的好转，肯定是还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有待逐渐克服，才能真正好转的。不要把希望提得过高，才不至于失望。国家太大了，当家的不容易。应凡事十分谨慎的把过去长处继续为国家用上去，不盲目乐观，才不至于悲观丧气。

红红的画，上海那个程公公到北京又看到了，很称赞。希望她为之佩小姨再各画不同姿势的三五张来，应当用较大一些纸张画，且不妨学用碳素笔画，会更容易见效果。不会就学会，学学一定会的。

听说今年工艺美院招生，将不限资格，考画，此外只考语文和政治，即成。我当托人问问美术中学熟人情形，若有

机会应考，趁我和奶奶还能帮同教文化课，也许对她此后发展面宽些。目前即办不到，中学毕业时总会有办法的。你们目前应鼓励她把画抓得紧一些，每天至少能作一张人像，从长远说，好处多。若尽照教师要求，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因为照学校习惯是教不出好画的。必须家中鼓励，从各方面鼓励，才能取得真正突破。

原信未结束即付邮。

197710月初

北　京

致王矜

王序同志：

你快要走了，回来时，至早也会要在春节后了。到云南昆明时，望为注意注意，除了那个鎏金骑士（站在铜鼓中心最高处那个），我记得十分清楚，脚踏个马镫，极其具体。但我原推测应当是个皮圈套，有照片时，望为找一个。此外一个在作战的骑士，据图照，不清楚，也望注注意。又此外如还有骑士形象，也望为注注意。有个打猎的骑士似不用踏镫。有的弄个照片来。

行前最好我们或找个什么地方谈谈。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听兆和说，你担心我生气不敢来。你怎么这样想？可不大对！我那有什么理由生气？对你和令亲等，永远都是在抱歉中，近于辜负大家对我的好意帮助，顽固的拒绝这一切好意而抱歉。主要原因，是你们还不大知道我的情形。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来用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

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因之，总不免会顾此而失彼，像是一切都乱乱的，无个中心，无个条理，随天气阴晴而不定，有升沉，其实和外面的人事不甚相关。我得稳得住自己，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其次，才是客观的现实，即放弃了解放前廿多年来的努力积累，一下子摔掉，只记住古人一句话，即“破甑不顾”，故事中说的是一人走路中摔破了一个陶甑，依然向前，看也不看。人问他怎么回事？那么一个好器物，一摔即完事，不关心到这样，太不近人情！那人说了句：“既摔破了，看有什么用?”这对我说来，摔破的当然不仅是个陶罐子，事实上还是下定决心要搞个半世纪或终其一生的工作，从无到有搞了廿多年，突破了一切难于设想的辛苦困难，才取得一定进展，够得上说是“纪录突破”的。公平些说来，对得起这份工作的。可是在许多挫折下，都能不在意的一直干下去，解放一来，所有书在内地及台湾已印未印全部烧了，毁了。这固然早在意料中，所以几几乎在许多小集子前或后，都为自己写的算过命，在某一天会一例付之一炬。特别是在良友印行的一个十年《习作选》，和抗战胜利后才从国民党的图检处发还的一个《长河》题记中，把自己工作的未来命运，全估计到了，即付之于一火。所以到五三年左右，香港报纸转来消息，得知即或逃到台湾的蒋帮，还放不过我，所有出版各书，永远禁止出版，已印书和纸型也不例外，全部烧去。大家奇怪，我一点不奇怪。既用明令禁止，可知对他们不利。几乎同时

不久，上海印我卅个选集的某书店，也来了个正式通知，说的意思稍稍不同，较明确即所有作品，业已过时，一律焚毁。我当然沉默接受。好的是早就有个精神准备，在午门楼作说明员已成习惯。好在都有理由，一烧完事。我觉得不宜烧，才有个比较，但已烧了，我死去了一半。

国家大得很，还有千百事要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真正热情忘我的去作，让出个位子给人也是应当完成的工作。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多乐意骂得我一文不值，却恭维一些二三流旧同行无所不至，都无多关系。一有权，总之什么都是对的，既已成为公理，我能说什么？真正能作应作的就是求在“说明员”位置上能及格。别的全是空话，废话。所以不少日子天不亮到了天安门，捧了个烤白薯暖手，看满天星子和残月，听得天空有飞机隆隆声，知道不几天后，报纸上就可见到我们作家代表团，参预红场检阅和克里姆林宫欢迎会上，什么要人和“作家”挽手对杯时，我倒觉得也满有意思，极少感觉到什么难堪处。会表现，就是思想好，就会得到赏识认可，不管写什么（甚至于根本没有写过一篇真像样的作品）也无妨！我当然就只有在午门上坛坛罐罐中转，甚至于让一些近于顽童恶作剧的有意无心的间或把我关到两旁文物库房中点数铜钱的折磨，放出来也不会生什么气，在沉默接受中，还反而觉得新的环境极其有趣。若稍稍感到什么不平，早完了。事实上这么自我改造，是大有收获的，因为接触了大几十万观众，有普通人，一生一世大致只会到午门楼一次的，也有什么大首长，大外宾，甚至于由上面有意指定我作说明的。我可一律看待，说得舌敝唇焦，尽职而已。

即使这么真正无条件，无保留的干下去，居然还会让那个“思想好”的业务领导“专家”放不过，怕我拆台戳穿他的骗局，和他的几个身边人，有意来开个什么“浪费展览会”，以我买的十分重要有用材料作为主要重点，趁全国博物馆会议时，作为内部公开展出，让全国同行看。我也安静的出奇，依旧陪同这些同行参观，这位典型骗子也跟随到处窜动。不仅他不知道这只能丢他“无知”的丑，可是别的上百专家，还应包括文物部门一些领导，长字号人物，也竟无一个人能指出，这些柜里陈列的不是“废品”，布置这个展出的，有些人才应当叫做“废品”！我居然在这些人中过了那么久，而得到鉴定是“什么也不懂。成天不安心工作，不好好学习，不知搞些什么。”从这方面我也就学了廿多年，从来不争是非。要说是“悲剧”，或“喜剧”都不错。还有在另外场合上，被有权的大人物不指名的辱骂我“这十多年什么事也不作”，就通不用提了。要从这些压力挫折重重中维持学习的热情，服务的热忱，几几乎使我自己也难于相信！看多了，经历多了，就总不会失去做一个“及格公民”的责任感。由于这点责任感作基础，所以永远对人对事都充满善意，有时也觉得悲悯。

每天在一切文件上，都会看到“要好好学习主席思想，自我改造。”我总是照我应作的作去，可是遇到对手总像是由于方法不同，我走的照例是死路，而人走的全是活路！我十分认真的接受照指点去做个新公民，而日常接触到的人事现实，却照例只是拉着我向后跑，特别是在某些长的封建意识及自私行为，和一般的自私惟我的泛滥浸润到每一角落的现

实中，一种新的世故哲学的影响到多少人的行为，使我到不敢相信程度，而现实却还在受鼓励情形中存在，发展。相形之下，我能维持生活上的常态，就十分困难，得想方设法找借口，借理由，也即白费力……

据废邮存底编入。原稿无分段。

19771004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小弟、之佩、红红：

今天四号，大休息了三天，已经上工，新疆的表妹以韶，从哈尔滨开“刀具会”回到北京，大为陪往天坛玩了半天，第二天又到天安门去照了十多张相，五六号还拟和妈妈、我一同爬一次长城，希望不要到时落雨才好！我们在家中，邀小尖鼻一家来过了个大节，饭后他们去天安门看烟火，只走到车站即止住了，远不如红红的妈妈未结婚前大家一道直走过北京饭店看烟火上劲，还各吃了一个两色冰棍，真似乎是人老了！可是我还在门口看了一会会，妈妈却因做饭煎鱼过累，没有出门，十点前就睡了。我们换住处看来希望不大……社会现实中虽有不少伟大进展，同时封建意识也还在发展。有些方面且日益严重，大走回头路。一切都得靠人情，靠个人活动搞关系。我们的做人态度、生活态度，以至于工作态度，在蒋时代吃不开，如今依旧吃不开，肯定是会“吃瘪”的。即或希望维持目前生活情形，恐怕也不大容易持久，会在一种倏然而来的什么人事风风雨雨中完事的。因为不灵活，用处不大，有时还近于妨碍别人发展，即熟人还认为我们过于拘迂，不通达人情，其他可知！同院王主任，和我们相熟后，作的批评相当中肯：“你这个人，干工作还上劲，太

不懂人情。别人走后门还恐来不及，你这个人有前门可走也不走！”内中就有“真是个书呆子”的无言之教。所以凡事吃不开，弱点是近似夙命，无可补救的。即或单位每天学习邓的新指示，要落实“对知分的政策”，政策熟透以后，也不会联系到我住处需要改变改变，才合理的！不会搭架子，待人十分平等，本来是对的，但在另外某些人眼里却看不惯，还会以为是争夺群众！因此只能把所学为外面人开放，不敢随便向馆中青年提出。又因知道内部有新旧之争，怕陷人此无意义纠纷中，所有领导都不敢请教，更不易用平等方式谈馆中问题，给人印象却完全相反，以为我是个不好应付的人。看来也许迟早还是正式离开省事……有的是机会离开却不离开，没有人懂得我干嘛一定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把所有图书资料毁尽后，还不想改图，也可说是蠢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现在说改业却已无多意义，因为可用生命已不多，可做事情也有限，倒是不久祖春叔叔说的还有道理，劝我不必要为工作拼命干，工作即干得好，也无多意义，不如解放解放自己，多陪妈妈各处走走，看看新社会，散散心好！过了年，手边工作收收尾后，也许真的得重新考虑如何各处走动走动，把自己从没完没了的为人服务工作中解放出来，换个方式试试看！

从文

十月四日

19771005
北　京

复杜运燮

运燮兄：

得信谢谢。这次来京，有机会谈谈，十分难得！熟人在京的似还相当多，惟近卅年来，因各有业务，界限分明，开会学习，少有共同机会，不少老同事旧同行，经常十年八年才偶然见见面。居多还只有上八宝山送丧事时才见一面。我更因性情不欢喜热闹，不习惯向“位高官大”的旧熟人搞私人过从，即以郑振铎而言，一成为顶头上司后，即不来往，免受同事疑忌！所以生活更像是“与世隔绝”，对许多事也近于绝对无知！新的工作虽仍继续在作，效率实极低。所搞问题，大都近似研究中的“空白点”，单位领导还不明白有什么意义，文物部门照习惯至今也还不承认叫做“学问”，所以无前途可言。社会对知分在重新安排，也不会安排到我头上来。十五年前虽得到总理支持鼓励，因为他即或并不明白我的工作能力，至少还理解我的工作态度，还踏实认真。给我的任务，即或未必能搞得“完美无缺”，总还“像个样子，拿得出手”。或多或少总还像有些新的理解。特别是不必花费，只是点点头，工作即可进行。若失败，也不过是个人的生命白费，对公家并无什么损失！但总理一故去，这点抽象鼓舞信托，也失去了。所以对此后工作，已不宜抱任何不现实幻想。更

不会得到应有工作条件。尽力作去，人若倒下，一同完事大吉。这种情形，不是偶然，倒近必然。可是也并不因此必然，就感到丧气灰心，接受现实而已。事实上近卅年来，在一系列倏忽而来的人事风风雨雨中我始终还能维持，不受什么大折腾、大冲撞，体力上也还能维持一定健康，和不少老同行、老同事比起来，就算得是真正幸运！也可说是近于在保护下平平静静度过了这四分之一世纪，所得已够多了！所以为尽一个“新公民”责任，不问得失、不计成败的继续把工作尽可能做去，大致还是“比较合理”——以至于“十分应当”的。写字实在并不算得当行出色，各方友好的称许，不宜相信。“空头作家”还放弃了，大致不会还想充“假里手”“假风雅”来和人在这当面争得失再插一脚的。加之从去冬开始，右腕因扭伤失灵，已不甚得用。即乐意用七分钱笔在糊窗子用高丽纸上涂涂抹抹，总难写得像个样子。寄来的几小幅，还多是半年前或数年前待处理废品，望于转寄敏之兄时一致歉意，字写得无体无法，有负雅嘱，深感歉仄！诗更不成样子，即打油体也不够格，此道更是外行，“假里手”不易冒充！盼能常来信谈谈山西不犯忌讳小事，也是枯寂生活中一种开心事！并候

大小佳好。

沈从文

十月五日

兆和附笔

19771013
北　京

致周晓平

小平：

庆庆升学事，三姨信中，必已详细谈及，不重复。预祝成功！有关写字，决不宜抱任何不现实幻想，自我陶醉。自古以来，此一道总是和官、权、势，联系密切不可分，从无例外。官高权重的为第一，所以帝王总是第一，其次即帝王宠爱之权臣，再其次则文人学士，不是因宠幸而受重视，即是善于自吹，弄假卖乖。如米氏父子之流。第四才是和尚、姨太太、名妓。等级分明，随同封建社会制而存在。新社会似有突破处，但首先必是深通“世故哲学”的，才有新阶梯向上爬机会，人如善于巧佞，迎合一时需要，阿谀某长，或“学术权威”，亦可不甚费力，即成名成家。至于我，半世纪来，欢喜涂涂抹抹，主要只是便于应用，所以始终摆不脱“司书生体”，拿笔和拿筷子一样，当行人一见即明白“假里手”也难冒充！自从五三年以来，所有已印待印诸习作集，得到书店正式通知，说“已过时，业已代为效劳，全付一炬”后，以至逃过台湾之蒋帮，也用明白法令禁止出版，一律焚毁，永远不许再出现。在内地为“过时”，在台湾似乎为“还不过时”，理由不同，命运则同。历史现实，何其巧耶？因此一来，“空头作家”还不敢冒充，稍有自知之明，也决不会于

大处失败之后，还从这些小处，又插一脚，假充“新风雅”。所以在右腕半失灵后，虽还间或用七分钱笔，在糊窗用高丽纸上涂涂抹抹，总像是在被动情形下交卷，绝不抱什么希望，“妄以为失于彼者或可得于此”。主要只供友好玩玩，从不认为是什么书法当行，自欺欺人，深恐熟人花费钱去装裱，经常还必在纸尾，附上价目，八分五分，与纸价约略相近，才心安理得，不至于在另一时又来罪过。我看还是不宜相信流言，更不要相信香港《书谱》上介绍说我是作家中懂书法的唯一人，至少可望不因此而增加明日意外麻烦，才不失为“实事求是”也。社会一切在好转。涉及书法艺术，封建意识决定好坏，似还占上风若干岁月，不足为奇，十分自然。去尽习惯的等级制，或得有些时间，不是十年八年能告结束。总之，我是来不及亲眼见到我的一切正当努力，得到应得成果的。即使这样，还是凡事乐观，有人要就写写玩玩，也并不会做不成书家因此即“灰心丧气”。做一个新公民，还得好好努力，如今看来，许多方面尚不及格的。主要是主客观做人标准不同，要求也不一致。我是个能工作，却缺少世故哲学适应能力的真正乡下人，能不能于今后倏忽而来的人事风风雨雨中无大灾难，平平安安寿终正寝，还不保险！

从文

十三日

周晓平　气象学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张允和、周有光之子。

19771019
北　京

致张之佩

要红红为奶奶写写信，说说在自贡生活学习种种，欢喜写得长也很好！

之佩：

昨天得小虎从成都来信，知道他不久可来北京，我们都十分高兴（十分盼望到）。妈妈说两次他来，都有喜鹊叫，极巧！妈妈还将准备一家四人同去长城玩玩，去碧云寺玩玩，去颐和园玩玩。碧云寺已多年不开放，新近开了门，可直上塔顶，极美观。各处照相给你和红红看看！小红红事，等他来时，也将仔细好好研究一番，商量出个办法。你应当放心，女孩子由小到成年总是有一串问题，要大人好好帮助的，我写了上十篇关于女孩子小说，最成功的也是用她们作主角！听说做诗好，大认为"极棒。成。"奶奶则担心课重压垮。我像似乎明白些他们不大理解的问题，是在意料中的种种，心里有些儿难过。因为或许比较懂得在这阶段年龄，一个内向型女孩的情绪，必然会如此如彼的种种，在新环境中易感别扭、感到委屈等等。是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但大人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年事在变她的一切，在发展中必然将即影响到她各方面。照我和妈妈教育大和虎虎的经验，即凡是教育

他们事，我们总是先即商好，取一个一致态度方法，完全一致，共同应付对待，从来无分歧。极少骂他们，总永远是非常亲热和平的凡事商量，来理解他们，鼓舞他们。对小弟则特别常用开玩笑方式逗他，因此他从来不怕我们，不感觉到什么压迫。所以两兄弟从来也总是极其友爱的，性格之好，影响到一生。在云南八年，生活上极窘迫，他们日子还是过得满开心。红红只一个人，平时没有个相近年龄的兄弟姊妹，在姥姥处或在北京时，都受特别优待，学校又比较规矩，同学关系也较好，所以容易适应。到自贡，环境陌生，学校同学习惯、半成熟顽童多，不可免有欢喜要小贫嘴、向她闹玩笑寻开心的事，也必然容易感到压迫，又不好向你们一一申诉。应当鼓励她去适应，参加一切活动，也讲讲笑话，吵吵闹闹都无妨，反倒好些，比退缩到家中好。她极小时即聪敏内含，外表上易生硬别扭，其实还是很有感觉，能悄悄接受指教。平时极少相信我的话，近于奶奶的"群众"，但依然很懂得我们对她的爱重。我看妈妈有时生小气讲讲她，她当时常用"沉默"抵制，不加理会，过一会会就自动改过来了。我觉得有些小弱点要纠正她，似得先理解她某些特征，不操之过急，应当等她缓和过来时来好好的说。有针对性来处理，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以为不随和是大不了事。她个子虽如半大人，年龄还是"女顽童"时节。庆庆在她年龄时，脾气可坏多了，大小姐脾气大得很，有次我在她家吃饭，眼看到因极小事生二姨的气，在吃饭时还用脚踵敲打桌面争闹。红红可从不这么放纵过！即去年去苏州，因诗秀表嫂催她返京，还大哭大闹的不肯走。后来才由妈妈出一笔钱，请她和小五舅小女同去无锡游园一天，气才消失。今年可就成十分懂事

大姑娘了。但女顽童习气并未去尽，应考前小平夫妇上班，还得由二姨去坐镇，才能把她留在房中补课作准备，不看课外书。升学应考在大人以为是一生重要关头，十分担心着急，她自己因为受了近十年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影响，可还并不怎么注意到这回应考中不中将影响到此后出路和其他！总而言之，则是你们对红红情况要注意，可不用为她过分担心。充分理解她在新环境中的一切，转移她不在乎那些小是非发生委屈感，发展其长处，随时纠正其不好处，在小小家中，永远保持一分欢快情趣，意义极其重要。你的开朗性情，和姥姥的好脾气，与弟妹一群生活有关。我们都十分欣赏，亲友中也极赞美。你和虎虎在任何情形下，都能维持正常合作情绪，无形中对她即有长远大影响，一时她自己不会忽然改正孤僻内向性情，不妨事的，但长大几年后，另一时却一定会起好作用的。以我自己作例，小时不听家中的教训，常逃学、胡闹，家中不明白孩子心情，总以为私塾老师严，可以纠正我的逃学习惯。事实上料想不到，越严、处罚越厉害，越无效果。倒是后来遇到那个田老师①，来学校教作文，穿件竹布衫子，又不大说话，平时也从不打骂学生，十分朴素的教了半年语文，关系极浅，某种好印象，却在小小心子中扎了根。而在一切亲戚都对我失望时，只永玉的祖父（那年他正在天津回家乡）说："小孩子，顽皮，动手动脚，不碍事。大了些自会转好！"我却心服，后来真的转好了，比一些小同乡有出息得多！红红的好处，先得完全肯定，针对长处加以发展。环境不调形成的弱点，再就毛病在另一时（不是出毛病时），从别的谈闲天，谈别人时着手，来使她消化了它，间接受影响，自会逐渐懂得改过来，总要一点时间！应当办得到。

并且也可就她所爱好，所长处来鼓舞她，作对比，和学校要求差距不要过大，也易见功。有的事，或近于害羞，那更是女孩子从十二三岁过渡到半成年期通性。有的男的也不例外。她智力比一般孩子早熟，十分显明。自以为是大人，事实上可还是女顽童期，不必要她成小大人事事周到。我二十多岁时还非常容易因害羞而沉默，至今过了七十五，还由于害羞，住处那么坏，还不会向什么方面争工作条件。甚至于找个保姆，也从不会用主人神气来给保姆以应有的教育。这都是旧有弱点，算不得是好脾气的。妈妈有些方面和我差不多。所以住处至今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有人乐意帮我们的忙，我们还不敢接受。正如平时对你们为人识大体，又还好好保持一点学生气，这些长处很满意，可就不像二姨那么会表示亲热关心。我们在旧社会算是比较规矩的高知，如过去时代社会认为是对人忠厚处，保留到现在社会，还改变不多，对外说来即常常成为不中用，因之也不免影响到生活各方面。和人比，工作上虽认真勤快，永远在学习“为人民服务”上考虑行为，生活上可总不免居于绝对劣势。如改善住处条件，别人都知道如何去争，或走后门，想尽办法去求解决，也终于得到解决。我们却总以为国家正为安排一些大事而头痛，那好意思为个人这些小处来增加上面麻烦？这种退后一步的克己处，也许正是和红红目下退缩性是一种东西，大人不过因年岁不同而表现不同，大人应分对她多有分理解，若不懂得去责备她，反而增加她的委屈感。所以她的问题，等虎虎来时我们将好好研究一番，大家交换交换不同看法。初步设想，还将尽可能向有关熟人打听一下，艺术中学虽已取消（闻刘焕章说已取消），中级工艺学校也有绘画组，全是王家

树的同学或学生在作教师，能不能应考。只要能应考或借读，红红准会考得上的……一切且等虎虎来时，再一同研究。妈妈和大都十分关心红红，我特别觉得她在奶奶身边，奶奶也开心，当然也有些些担心处，随同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麻烦，即奶奶人也老了，不大可能如你那么能帮到她补课。能补外文、中文，不能补数理化。其所以让她回到自贡，主要是能和你们在一处，对她升中学这几年，有决定性好处。特别是将来若考工，作工人。先有个环境气氛熟习，心理上即易适应。如今后拟学画，当然在我们身边好处多，也容易见功，因为不少教师，教了廿年书，还得跟我学，大致本业才能提高的！

我这一阵，身体似已有了些好转，又在赶工作了。

并问好，小姨姨等都好！

从文

十月十九日

---

① 田老师　作者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苗族。南社诗人、书法家。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71020
北　京

致王亚蓉

亚蓉：

王序一纸转寄。他给我信中说到要的《蛮书校注》，已为用航空挂号件付邮。若廿五号还不离开，或可望收到。这几天我家小红的父亲，正从四川因公来京，二三天即将去大连。提及小红红在自贡已升初中二。因在京借读久，在自贡学校不易适应。性格内向型，画得很好，文章也能写，在自贡可不易提高，还拟回京借读，合奶奶爷爷住好一些。希望东城区有个学校可入。这事得要东城区文教局有熟人，就好办。肯定必有我学生（或张先生的学生），平时不来往，临时却不接头。为她借读事，可还不知应找谁说句公道话！不意半世纪前我在京上不了中学，过了快六十年，又轮到小孙女上中学还无办法，事情也真巧！特别是四十年来，有上百学生在北京，有的作了什么部长，有的作了副部长，或许还有人管全市文教，可没有一个人料想到我过的是什么一种生活，想让小孙女在身边还办不到。为借读事，得求人，也还找不到门路！只有放弃了。一家人之在新社会，如此不中用。所以日来即想鼓足勇气来进行预定工作，效率之低，也是意想得到的。事实上简直无效果可言！

得便望为把谢稚柳编那本画册捎回。如画不好，就把那

个“逍遥子”（又叫“凤辇”，“担子”，“敞轿”）照个小相，留个底，便于把原书还人。要用材料不凑手，这个题目得放弃了。

从文　　廿

昨天得文物局一人电话相告，上月回国一美籍华人想见我，见过一面后，最近却说已在北京死了，廿五要我去送丧。是今年第七位。

19771024
北　京

致李健吾

健吾：

兹介绍伊洪同志来看看你，他是外国语学校阿剌伯文教师。因调工作机会，希望知道，若长于由阿文译中文，是否有机会去服务。他长处我因不懂阿文，无从知道，也不知道这种专门人才的使用，是由你们外语所主持，还是另有一新单位主持。（前听人说，新近分出，由戈宝权主持。）希望你能就所知情形，告告伊洪同志。若系宝权同志主持，能转介一下，让他去见见宝权同志，十分感谢。

并候佳好。

弟　从文　顿

十月廿四日

李健吾　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时为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托作者介绍外语人材。

197710
北　京

致杨克毅

克毅兄：

得信。久不作复，歉极。节前我曾过西城，看看作材[1]兄，他体力似不宜走路过多，我行动还便利，所以入冬以前，隔十天半月，必还可过西城看看他，谈谈天，不让他过东城好一些。我从表面看，体力尚能维持，工作也照常尽可能作下去。但效率实极低，也可说一年来无丝毫成绩。搞的一些小题目，因材料分布全国，不易集中。也不容易得一合手美工帮忙，看来原拟作的，能完成一半，计二十种，大致有限生命已差不多耗尽了。至于分量较大的《服饰资料》，过去有总理鼓励支持，作来似乎还顺手。文化革命一来，即被搁置下来，在“四人帮”当权十来年中，第一个试点本虽早已完成，却始终无付印机会。今虽在修改说明、添补附图百十种后，今明年或可望上交，但在活着时，是否还可眼看出版，实难预知。此书本还只是初次试行着手试点本。若照原定计划，还将有九本待继续作去，但总理一死，显然支持已失，第一本能否付印尚不可知，那能望继续再作？同时体力衰退，亦日益明显，只能到此为止，不作不切现实幻想，似乎还比较合理。熟人也多相劝，“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工作既近于冷门，对新社会为可有可无，还不如放弃妄想，稍稍解放

自己一下，趁体力还好，有机会陪同老伴南北各省走走，看看社会新面貌时，就离开窄而霉的小小工作室一年半载。我觉得这种建议也大有道理，所以你信里说的，明年若有上庐山机会，我觉得换换地方，也极好。那边博物馆里的文物字画，我初初估计，若是旧有的，也许还有些较好的东西，较古较好的我的常识或者还能判断。较新的，倒不易明白价值。若只是解放后的有纪念性文献器物，可能也还有不少可当作新的革命文物看待，宜于为历博作近代部分供陈列材料（如几次庐山会议的文件），我想若用得上我的常识，只要山上有住处，过了年三四月，我就可以来。你不妨先为问问看。若已印有目录，先寄目录给我看看，更易心中有数。我还是六一年冬和全国作协六个朋友上过一次庐山，当时气候极冷，用炭盆升火，大家都受不了，我却还充满兴趣各处都跑到了。仙人洞、花径公园、含鄱口等处，都留下深刻而美好印象。后来还到过井冈山、大茅山、赣州、瑞金，参观了约三个月，作了几十首旧诗，在当地和北京《人民文学》发表过，算是近卅年仅有的事！还在茨坪参加过江西上山下乡知分青年四周年纪念代表大会，用“群众”身份（同行均党员知名作家），作了一回大会主席，可说是一生中仅有光荣幸运！此后无论在南昌，在别县，每到一处看戏时，还必让我坐杨省长那个特别阔大的坐位。似乎比我身体加倍大。若第二次再到江西各处看看，或可写十来篇游记，也说不定！广东广西也都想陪老伴来看看，但恐得在供应好转一些时候，才能实现了。

北京一切都好，只是从报纸上明白的和事实上种种，也许有些差距。总的说则显明是“一切大好”的，自然科学部

门好转，大致比社会科学的好转成绩容易见功些。难的恐怕是文学，作家底子差，水平低，领导帮不了忙的。四人帮当权时，只许人说“文艺丰收”，且以为八个样本戏是丰收成果。事实上国家花了不知多少万钱，又另写了大量宣传文章，得来的总成就，和卅年代一些个人不必国家一文钱得到的成就，比起来就还差得多！落后于国外的难言，落后于五四以来的情形则明明白白。大家不言，却心中有数。这从最近在报刊上登载的作品就可知，有的诗歌，歌曲，水平之低且更难于理解。上面即或一再说“文风要改”，从那里改起？若作编辑的能力就极低，又不知什么叫做努力，开会一百天，也不会因之完成一个像样短篇的。若作这方面领导的名为“大作家”，事实上从没写过一篇像样小散文，那有可能得到奇迹，使得好文章凭天而降？所以不到尽头，不会改，也不会好的，说“百花齐放”，话好听，可不真实，因为先得有花才成。若重视以为“宝贝”的总不外乎一些善于逢迎阿谀的二三流的干才，怎么会使得它们百花齐放？若一些老实扎实的搞这个的，所有作品总是在每一新运动中被毁一次，人也被折腾得不知如何是好，搞得个颠三倒四，而尽一些弄假作伪而成的作家到场面上充数，即放个十年也不会出现奇迹的。到上面能明确指出，凡捧场的无市场时，也许才会对作品好坏，比较有个客观价值可言，才会有真正新的好作品产生。目前看来还早一些，不是时候，因为积习太久，势力又极大，一切艺术都可混得过关，惟短篇小说不容易蒙混过关。

服蚕蛹事，一般效果极显著。据说内中亚油酸（能软化血管）占分量大，还有 B12 及若干特种蛋白质。把从缫丝厂得来的蚕蛹，用盐泡洗（一斤蛹用一勺盐）再冲漂清洁，再

送在锅里到炉上烘焙到真正干透后，即可用。如心理上还不习惯，就再加点盐粉作料，或糖和味精，一直焙枯，午晚各吃廿枚就成了。这廿枚蚕蛹如碾压成细粉，再加点蜜作丸，大小还只一小片（或粒）。我吃不到半年，每天四十枚，心脏隐痛即从此消失，也从不再感头脑昏重，客观说给人印象是恢复青春。事实上肯定也包括了注意到生活上的各种节制，换言之，即保管自己比较谨严，饮食节制更重要。所以今年虽已到七十五，比多数老同行旧同事都显得经久耐磨。如机器的“经久耐磨”，和结构简单有一定联系，我这方面大致也还说得过去，因在任何困难中总不灰心丧气，且不怕难，不以个人小小得失在心，一切充满精力去作，总像是为做公民而尽一个公民的职，是活下来的权利，凡事就好办多了。

宏聪②兄早闻在中大国文系，昆明时我们在联大，印象很好，望为致意。

弟　从文

杨克毅　字盈昂，中山大学教授。作者抗战前的文学朋友。

① 作材　指杨作材，任职于国家建委，杨克毅之弟。

② 宏聪　指吴宏聪，中山大学教授。

19771102
北　京

致周晓平

小平：

上次信或可收到，托庆庆爷爷转给庆庆参考的材料，或者也已见到，今天张之佩又寄了一份参考材料来，附信转致，也许还有用，也许用处不多。她在信中还提及之煜（红红小姨姨）拟考中技，需要为补补初中数理化，教本四川得不到，请你为设法帮忙找找，如能得到，就即早用快件寄“四川自贡贡井区长征机床厂张之佩收”，十分感谢。三姨近些天来杂事极忙，还来不及回你信，特别要我代为道歉，说过一二天当抽空回一个信。主要内容我估计也许是看了庆庆小学、初中作文，觉得很好（字特别好）。可是她已离开学校廿年，既不明白学校要求，更不懂得高中语文情况，虽在《人民文学》看了十年小说稿，对目前要求也生疏了，当然更不明白考大学语文水平，所以说不出什么意见对庆庆有用。

二姨病是不是已经完全好转，在惦念中，希望已一切恢复，不久在景山后街见到时，已精神虎虎。

我们一切还好，请放心。

问一家好。

从文

十一月二日

19771104
北　京

致王亚蓉

亚蓉：

王序来信转寄，我寄昆明书他已收到。他信中说的有关绸缎文章，如有图文样子，或便中捎带给我看看。有关组织结构我无多知识，花纹从比较上还明白些问题而已。日来在写《扇子进展》说明，两次开始，每次四页，总还不对头。思索方法有问题，因此头极感吃重，效果不佳。看来大致还得作第三次开始，换一方法来谈。能否顺手，还是不可知。重新看看我过去写的小论文，如同看宋明人作品一般。重新争回十多年来失去的长处，或许已不大容易。又或许基本上还长处保留得尚好，情绪不好，即便写个小信，也十分费事。天气日冷头脑日益转成痴呆状态，看书成，记忆中万万千千花花朵朵，也分明而有条理，就是不会“写”了。可悯。

从文

四日

19771111(1)
北　京

致王亚蓉

《服饰材料》，图和文字望便中捎还，我正在赶改说明，随时要查看。

亚蓉：

附来二熊图，都极有用，望能抽空照过去大小图式勾出。残漆片上一个，和洛阳彩绘砖上所见相近，也属西汉时。可作对照，得知是一种公式。有“大官”字样三熊盘，是西汉式，东汉作，亦可据此得知当时或有样本流传。因之大同小异。宜放大一整盘，旁作一单熊。

你的工作得来不易，一切工作都是要坚持在“超耐烦”情形中，慢慢才会得到真正进展的，这么作下去，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才会见功。即如此努力，到时还有可能“付之一炬”，也十分自然平常，不足为奇。也不宜即因之灰心丧气，以为费力不讨好，感到什么冤屈。社会变动剧烈，且由二千多年老封建社会制，忽然转到“社会主义制”上来，在这么一个大变动时代中，不可免会有这样那样个人痛苦现象。不存任何做人成见，善于适应，可望事事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自以为是不善于适应的，即为人再规矩，工作再认真，也吃不开。有些方面，宜以我为戒，不应当以为值得学习。我是

个真正过时人物，还只能怪自己不中用，“保守”“固执”而“落后”。因为十分明显，这个社会正给人以各种“向上爬”的机会，只要肯去作，就不甚费事，得到解决。我虽懂得如何一来，如此如彼，一家人即可以过得很好。却还是依然相当狼狈。一家人挤在一丈见方小房中，毫无转机可望。近于永远在一种无可奈何情形下过下去。个人有限生命，在无意义情形中消耗，还同时把家中人也弄得十分疲累，永远在被动中，不知如何是好。客人一来，即只有逃到冰冷小厨房中去，客人走后，我再来接受埋怨，虽能沉默接受张先生埋怨，可并不解决问题。因此近日来正在商量研究，与其一家人被拖垮，还不如我依旧自己返回东堂子，牺牲自己，保持张先生健康，比较合理。

这些事当然是归我自己负责，主要是我不善于在这个新而多变社会里处理问题，才近于弄得个焦头烂额。和你毫不相关。你自己应当十分谨慎的在自己工作上尽职，必须万分小心谦虚谨慎，把工作做好。在任何时节，任何情形下，都必须记住，不宜替我抱什么不平，免得增加我的负担，甚至于另一时受人指摘批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多久以来，我已不能思索，即写个有条理些的信，也办不到。生命衰退有客观原因，也有出于自身的种种限制。至于对王序和你，只有感谢和抱歉，那能见怪？我有些性格上的悲剧性，多来自极小时受社会压迫而形成。可以说是来源极远。机会较好，环境较好时，这种内向型性格，可以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提高向知识进取，克服任何工作困难的信心。从不为困难压倒。这就是过去五十年前，能够一切从无到有，写了廿年，在十分难堪条件下，还是把许多所谓“作家”拖到后面，一

直向前原因。同样也是在解放后，所有作品被一把火烧尽以后，又从无到有，改来学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不到三五年，另起炉灶又取得一定进展原因。可是到从一系列熟人方面，明白社会变成以“世故哲学”为主要本领，以“阿谀逢迎”为所谓“红”的表现时，我觉得一切工作都无多意义了。客观环境重在“务虚”，能言会说的总占上风，善于弄虚作假的日子都混得很好。……我在这种风气下，当然无可为力。工作虽还在继续作，但并不抱什么不切现实幻想，只像是在尽一个新社会新公民的责任，生命用尽，倒下完事。也无所谓什么悲观，只近于正面接受现实，得到应分得到的而已。过去多年来，常听人说“某某为人真迂不可言”，现在才真正明白迂字的含义，有它的可笑处，即不承认世故哲学，形成它的悲剧性，可说是自讨的。从另外某些人说来，也可说是“思想没有好好改造”，“书生气”十足，合当事事吃瘪。也许在另外一时社会还需要，但我已等不及这种机会即报废了。

从文

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写了一天还不知道如何终结，另写一纸，还是把它附上，手不大得用，头脑也不得用！

19771111(2)
北　京

致王亚蓉

亚蓉：

二熊图望抽空照过去方式绘出，极感谢。我不久还将返回东堂子住，正在研究办法。长在小羊宜宾，也许会提早把张同志拖垮。她太累了。客人因事来找我，住处无个转身处，她只能逃避到小厨房里去。因受寒而感冒，我心中感觉万分抱歉，即默然接受埋怨，仍无办法拒绝因事来找我的客人，也即始终无从解决这些矛盾。唯一是换个有三四间房子住处，可是，我那有什么能力改变改变现在环境？只有天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万万不要误会，引以为歉。你应当自己十分小心谨慎的工作下去，才是道理！

从文

19771112
北　京

致王亚蓉

亚蓉同志：

给你信中提及的属于个人一时心情不愉快小事，盼你注意，万万不宜与任何什么朋友提及。你必须明白，彼此情形大不相同，不管是你或你的朋友，出于什么好意，所谓好意若用不得当，都会成为“帮倒忙”，只能得到极不好结果，使我对你失去应有信任。你要认真注意到这种“自以为是”的好意，所得结果，或许是能加速毁人的。有时业已使人受损害，你自己还不知道。这对你也十分不好！你应当明白，凡事要有分寸，决不宜凭主观逾越界线。比如说，我鼓励年青人好好工作，遇到困难时，尽我力帮到解决一下，这都十分自然平常，半世纪以来，从不间断过，不算得什么大不了事。这一切就我说来，只是做人应尽的义务而已。你帮同搞的一些小专题工作，照过去说到的，完成后光荣和权利，一切属于你，我觉得也十分自然平常。若认为可感谢，不应向我个人感谢，应当向国家向党，一心把工作做好，才是道理。正因此，你对我们可得有分寸，包含好意。不然，转而会令人痛苦，不易处理。正如同那份《服饰资料》，你充满了好意，拿去让人看，就没有料想到，很使我不好受。正当合理是我把说明改完，一同上交给馆中，听机关首长处理。交了卷，

了事。此外方法都不对头。比较起来，这为难比前年在历博你亲眼见到那个大画家，指戳到我额间嘲笑我“已无发言权”还不好受。这人给我的也是一种教育，明确说我“一切过了时”，这是事实。四人帮情形下，他日子过得极开心，四人帮倒了，他换个方法，日子还将过得更顺心。是目前社会正常现象。我见事太多，决不会因此即失去对人应有的热情。我最担心处，是你不大懂得像我这么处理人我关系的习惯，总还像是要作为私人感谢意思，间或要出点什么主张，打点抱不平精神。特别是向别人说我怎么好，这可真糟！我说的要“有分寸”，“不能过线”，指的就是这些。这么一来，更糟的是因此给一些人造成一种不是事实的印象，以为你是我培养成功的，属于我私人的什么，那是多荒谬的歪曲！所以你应当特别注意到你自己，先有种正确认识，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必须更加努力，来完成考古所的工作任务，才是正常现象。关于我，越少过问越好。

三四十年前，我在北方一个大报，编了十多年文学副刊，出了相当多作家，外面多叫做“京派”，和上海方面的“海派”对举。像很有理由把北方的一些人作为保守落后象征，骂得个不亦乐乎。我也可说是在间接被骂倒的！照例我即成了“京派”后来一个头头。抗战开始，不少人都去到延安，因之延安整风时，有个小亲戚被整得胡胡涂涂，还自承是我“派去的”，后来当然无事。但料想不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还有几位副部长或某方面小些的长级人物，被整为“小京派”，上告到总理处，被总理一笑置之。事实上，原来我和这些人虽极熟，解放后，他们工作大都很顺手趁心，我却和他们完全生疏不往来了。甚至于怕受“京派”帮伙的指责，索

性改了业，因此一来，彼此之间更隔绝了。我说的性格上悲剧，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在任何情形下，总像“吃不开”，都和性格有关，不是别的什么。你务必要认真记住，你只对目前工作好坏有责任，关系十分重要。我们私人间，永远不宜抱有什么私人恩怨感，才合理。换言之，即我们除了工作关系，此外甚至于可说还十分生疏，缺少基本理解，才合事实。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宜胡乱称赞我，或独出心裁的帮我的忙，才算得实事求是！

从文

十一月十二日

19771118(1)
北　京

致张宇和

四弟：

你这次来得十分凑巧，使我们十分高兴。只可惜天气不好，又离开太快，来不及好好陪你各处看看亲友，看看园林！并多谈谈彼此无多忌讳的闲天。天气过冷，路上又累，回去后，旧病小小发作，意中事也，深盼在半月休息中，已告恢复，又复生龙活虎一般！这里部级机关，似在大调整过程中，进展不易一致，迟速不一，事理之常。总之还是在向好改变！向合理化进展！日昨闻又开“斗争迟群大会”，还不得结果消息。这种会照例不求结果。清华运动十分冷清，斗迟以后不久或将改变一下。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已正式由胡乔木[1]负责。原若干头头当权派，已另调他去。又闻北大正式新校长已上任，即由南京来的一位。有三政治局委员参加大会，并当场宣布逮捕原来三个军方负责人，（八三四幺?）指明是谢静宜关系，且说谢在市委还有影响。话外有所指。究竟指谁?局外人不易知，局内人必“心中有数”也。又闻文化部归黄镇，兼中宣副部长，张平化主中宣部，则兼文化副部长。是否传闻之词，不久当可明确。又林默涵则传任文化副部长，可能负实责，或许可信。因这个摊子，大而旧，人多，能手并不真多。若仍用“军管”方式来管制，推不动工作，推力

再大，也不起鼓舞作用。够得上称“作家”的并不多。林比周扬、夏衍年轻力壮，能力也较强，各方面印象都还好，或比较得力。周或称将人中宣部作副手，夏则已折脚伤腰，不大可能任实际繁剧，至多在“剧协”或“全国作协”挂一名而已。教育及其他若干部，能力不大，政治水平又不高的军官，大致均在迟早中另有高就，不再称王作霸，情况已日益明确。大学招生事，闻今年有千万人，考廿万，竞争必相当剧烈。晓平为庆庆升学事，定急忙得可观，或许易中选，因数、理、化闻在抽查考试中，即已及格。数学且得过一百分多。小培培一定也大有希望。鼓励试试看，考不上也还要鼓励！

三姐近些日子一切还好。我似时好时坏，一般说来，算是托福，因内外看来，比不少老同行，老同事，还是健康得多。今年熟人先后报废已及七位，有些平时身体比我强得多，有些又比我小十多岁，不能不引起些“警钟频敲”感也。据闻明春正月，即将开人大会，政协亦同开，人大三千名似已定局，政协一千七大致亦早内定。我从五三年[2]起，即滥充“特邀委员”，这次七百人中，我大致不会再列名。因连续过去廿年，主要恐是总理支持，总理一死，支柱已失，又不属什么党派团体，不再预选，是意中事，非意外事。先后提案廿件经全部通过，全和“如何古为今用”有关，四人帮专权情形下，并未好好由各部执行，既失去建议权，一切也就不必（也无从）再过问了。因此一来，是否会有第三次改业，也说不定。近半世纪以来，社会变动之剧烈，为历史之所仅见，大多数熟人都在不同冲击下死了，我以一个乡下佬，两手空空的，来到陌生大都会中，那么混了半世纪，恰恰值机

会凑巧，成了个“空头作家”。解放后明白新社会上有的是人争这个名分，因此决心放弃了它，去到冷清清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作了快卅年研究工作，依然还是机会凑巧，过手经眼了百十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出人意外的又成了这一行的什么“专”而且“名”的人，“专”是不足信，“博”倒惊人！其实先十年工作，主要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说明员”。在本机关不过瘾，还经常去故宫尽义务，初初估计，可能先后已和三十万普通或特别观众接触过，“品种”之广泛，即自己也料想不到。因为外宾中除了为一些念“副博士论文”的外国友人做说明，还为世界工联大会的主席赛扬，也说了半天。但记得他们最感兴趣，却是故宫那些会跳、能叫的自鸣钟，弄得他们哈哈大笑，拍手狂欢。可不便告他们这些玩意儿，原是十八世纪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的“敲门砖”！关系最好是和国内烧瓷器的、织绸缎的、作漆器的工人老师傅，以及编地毯、演新旧戏搞服装的，都很友好的为他们作过后勤服务工作，前后已廿多年。许多事本还像是“四人帮”倒后才真正可望开始，廿个提案包括的工作，涉及五六个部，如外贸、中宣、文化、教育、轻工业等等，资料室的建立，和艺术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养，我都有一份。若已除名，则建议权已失去，或许就又得考虑换个新的业务，来学习用另一方式服务了。经过那么大而复杂的社会变化，熟人大都死尽了，我能活得上好，还得考虑“改业”，年过了七十五岁，又还有兴趣或勇气再改一次业，倒也可说是人间奇闻！并不怎么丧气灰心，更无所谓失望消沉，且相信一定能搞出些问题才不白活！

二姊先一阵听说心脏已不大好，近已有好转。惟身体底

了似不如三姊厚实，还是令人担心。耀平兄工作，或会有新的转机，因文改会本有转归科学院可能，胡乔木原管文改会工作，胡在社会科学院成了负责人后，文改会必然将可望有些新的好转机会，至少耀平如乐意改人科学院语言所，或许已不是什么问题。

小红红因借读事已商妥，大致今年冬天，又将乘长途车，由自贡来北京。才十二岁年纪，前后已来回跑了六次！也可说从小就有长途旅行的命运。小帆帆户口虽已为解决，可还留在马永晔身边，大致再过一年也非来不可了，因为快到上学年龄。小龙工作重些，身体已好。我们住处短期似无望得到解决。所以不久我又将被放逐回东堂子住。事实上为了工作，在东堂子也许效果会好些，因为残余图书还有一大堆，就手翻查，方便省事得多，当然也包括把一些在小羊宜宾住必须注意的每日洗脸三次免去的消息。

并候府中大小都好。

从文

十八日

张宇和　植物学家，任职于南京中山植物园。张兆和的四弟。

① 胡乔木　理论家、诗人。1977 年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

② 五三年　记忆有误。1956 年 1 月 10 日全国政协 2 届 12 次常委会通过增选作者为特邀委员，从同年 1 月 30 日开幕的 2 届 2 次会议起，才正式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

19771118(2)

北　京

复戴思文

老毛：

得信，知又到了上海工作。上月黑妮妮曾由香港回来探亲，不几天，即和梅溪小蛮一道去烟台，转青岛，看永玉。听说再不久即将同去广东。但不久，又闻全家大小已从青岛上了黄山。我们已多久不见到他一家人。凡到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的人，多说永玉设计在主席像后那幅大绒画很好看，有气魄。我还只能从画报中看看。

我们在这里一家还托福，清吉平安。小虎最近从自贡因公来京，约廿后即将回去。过不多久，小红又将从四川返北京升学，因为已人初中二，将来拟学绘画。地震后为疏散二小，我们去苏州住了半年，为解决副食品，把小五舅一家累得个够受。我还去上海住了十天，看看巴金。七四年去时，正听他接电话，告知外孙小姐降生，三四天后将出医院。去年又去，则小女孩已满屋乱跑了。陈蕴珍成古人已多年，十分可惜。四人帮当权时，她被折腾极久。

永玉在香港报刊渲染下，已成“大名人”。算得“国际名人”！祖春已作北京市文委书记，似主管高教部门。我因不大

出门，今年只见过祖春一二次。吴瑞芝似还在原机关工作，也不易见面，上次和李振军的弟弟来过一次。闻李振军和贺龙小女儿结了婚，贺在历博现代史部门工作，我大致还未见过。又传李也已调到北京工作，也未见过。我情形如旧，平静孤寂，体力衰退日益显明，工作效率已大不如前年，能维持多久，殊难预料。社会变化既十分剧烈，我做工作还成，做人可相当笨，性情拘迂，社会新要求也不大容易适应，所以人人都说知识分子情况已改变了，恐和我无关。我是否还能看到《服装资料》付印，和其他十来个较小专题出版，已难估计。从大处说来，主席、总理一死，比较理会到我这卅年工作意义能加以鼓励，对我这种“乡下人”内向型性格，又能体谅的人，已难期望。我的工作或许也快到了尽头,政治生命亦近于结束。正如同不久以前，有个编民国史的人告我，拟编人近人传记的活人中，有我和顾颉刚。我或在邹韬奋、闻一多、李公朴等行列。也可说对我过去是认可的。对我这卅年工作却估计不高。可知从某些人看来，我或已近于“死人”。正如台湾方面传说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业已死去，为追悼我，开禁许印了一本《边城》情形差不多。我一切书在台湾是五三年即用明令禁止，并全被毁去的。一个人生命遭遇之离奇，真不大容易使人相信，即我自己也难相信！一生最难懂处，总是十分认真努力为国家干的事，却不容易得到应有成果，也难望有个稍好条件使工作得到应有进展。且远不如别的什么张三李四，一生主要长处是个“混”字，却在生活上吃得开。而眼见到另一些相熟多年的文坛学术“权威”，事实上是一些混混，只因善于迎合，投机取巧，即时长

于表态，却照例永远是个“不倒翁”，在场面上受尊重，活得仿佛十分庄严光辉。也因之深一层明白我这个乡下人之永远为“乡下人”，悲剧性无可救药，终于倒下完事，亦事理之常，不足为奇！

若返赣州，赵洪波处望问候致意。十六年前，我们和阮章竞等六七人在赣州参观，打扰他许多天，深情厚意，总令人念念不忘也。近卅年来，我有机会走了不少地方，似以六一年在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三四个月得的教育最深刻。因此写了不少旧诗，俟开春解冻，手腕比较灵活时，必当为赵同志及李定坤等同志各抄一份诗稿作个纪念。还记得最先是由去看杨省长①，看到有人在印他的所写旧诗而得启发，后来因为我既不会跳舞，也不玩扑克牌，被华山相迫，约定彼写一首，我必相和一首；我写一首他也同样相和。到后别的人大都息了手，我却一直到七〇年去湖北还写了不少。赵曾来信约将去“八境台”和“通天岩”二五言诗写寄，十多年竟未作复。过不久必当写上请他指教！

事实上学会这个还是六十年前在军队中萧选老教的！我为他焖狗肉学来的，即家中人也料不到我还会写打油诗，而且满像个样子。所以发表于《文学》时，大家都觉得奇怪。正如同写字一样，平时极少为人知道我还当行，直到香港一报刊宣传，才为人领会，使人觉得可笑！事实上“空头作家”还放弃了，那里还会又来充“假斯文”，于这些小玩意又插一脚！

这里一家多还托福，平安无事。但在社会如此大变动中，是否能在另一回倏然而来风风雨雨中，还能支持得住，依然

平平静静，则只有天知道！望好好工作，凡事扎扎实实，意外事会少些。工作是不是在九江？并候安好。

表叔　从文

十一月十八日

戴思文　作者的表侄，小名老毛。

① 杨省长　指杨尚奎。作者1961年底访问江西时，杨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71122
北　　京

致乌兰夫

乌兰夫部长：

我名沈从文。解放前，写了二十年小说，在国内各大学教了廿年书，解放后，转到历史博物馆研究古代文物，已将近卅年。由于得到党的教育、鼓励，学习机会既较好，实物接触也较多，和人民接近也较广泛。从五三年起，以“特邀委员”名分，参加全国政协后，曾就本业熟习范围，于前后十年大会中，提案约二十件，内容多和主席指示民族文化艺术中的“优秀传统”如何“古为今用”相关。据个人理解，求落实主席这个含义深远伟大的指示，落实到科研、生产和教学三方面去，取得应有的进展，必须从各部门协同努力着手，才不至于落空。所有提案，均经审查通过，由人代常委会，转送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交由文化、教育、外贸、轻工业、纺织工业各部执行。我的“为人民服务”机会，因此比一般文物工作者稍杂一些，多一些。我始终算不得什么“专家”，也不希望得到这个虚名。坚持努力学习，坚持工作，只是凡事从实际出发，明白“优秀传统”比较广泛而具体，同时也还明白科研中涉及文物工作还有不少“空白点”，照传统

旧方法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至于生产、教学的薄弱环节，使外贸受的影响，我理解虽不够深人，但不善于利用优秀传统，则因二十多年以来，曾经协助各方面处理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认识得稍微深刻，且深深相信，所有提案，如能照国务院拟示有关各部认真执行，必将使涉及文物部门的科研、生产与教学，面目一新。涉及外贸中的烧瓷器、织绸缎、编地毯、作家具、制漆、绣花，都可望在逐渐提高情形中，取得“既打经济仗，又打文化仗”的双丰收，我也将以能够为数以百十万计站在生产第一线的老工人，及从事美术图样设计的美术工作者，和主持全国大专中工艺美术院校教师，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后勤服务人员，而万分光荣，并且，也才像个新的文物工作者，对得起党和人民给我教育、鼓励和信任！工作即或受限制极大，挫折再多，又总像是费力面不讨好，还是将永远热忱忘我的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工作下去，到死为止。本于在政协提案精神，个人除编辑印行过一些关于丝绸、锦缎、漆器、镜子图录外，还协助过全国工艺美术院校教师编辑过《中国工艺美术史》稿，系由南京美院负责执笔；《中国漆工艺史》教材，由四川美院沈福文执笔；《中国丝绸图案发展史》教材，由中央工艺美院黄能馥执笔，并为校核材料，斟酌内容。第一种曾油印过作试教本，二三种均已印出，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报废作处理品完事。这些工作据个人意见，都应当得到应有重视，值得即早组织得用专人，继续重编。在工艺美术教育中，才可望落实到“优秀传统”的具体理解，不至于务虚式空谈代替现实。在生产改进提高中，曾建议过去轻工业部艺术局，由景德镇调派得力美工四人，取

得故宫历博领导同意，来京临摹有代表性明清彩绘青花瓷器千余种，工作进行完成，拟全部彩印，分给全国有代表性大生产单位和学校，作为改进生产教学的内部参考材料。这个工作，也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篡党夺权罪恶破坏而停顿，已绘的材料在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也经毁去。这一工作，事实上也还需要继续调集适当人力，继续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望在新的认识上得到新的启发，鼓舞，不至于停顿到目前成就上，取得不断提高，也才可望符合国家的新需要。

又还有属于特别专题性的工作，即六三年曾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在历博党的领导下，由我主持的《中国服装资料》，绘图归美工组同志负责，文字说明由我负责，"第一个试点本"于六四年即已基本完成，曾经康老、郭老及文化部文物局审查，得到基本认可，部分图像和说明，酌加增改后，即可付印。文化革命后，所有业已制好图版几乎作处理品报废，幸经保存仓库方面，及时通知馆中，方由馆中同志抢救出来，现还保存于馆中。在"四人帮"阴谋得势时，造成的社会混乱，生产和文化上的种种破坏，罪恶影响所及，真是罄竹难书。我个人在所有图书资料散失罄尽情形下，于六九年冬下放湖北咸宁，约二年时间，辗转于双溪、丹江各处，迁徙五六次，还凭记忆所及，拟定范围较小文物专题十种。七二年返回北京后，得到二美工同志相助绘图，大都接近完成。只是个人住处在六六年即已被压缩成一小间，搁放残余家具和新收图书已不够用，在不得已情形下，为了便于继续工作，和协助提案所及各外单位工作，只好和年将七十的老伴，分

开各住一处，每天两处奔跑，解决吃住问题。如此处理七十五岁的有限生命，对国家说来，未免太不经济！“四人帮”当权得势时，万千老革命还在受迫害，许多老朋友还在监狱中失去自由，我的住处得不到合理解决，也就十分自然，不足为奇。如今“四人帮”罪恶问题业已揭露。以华主席为首，叶、邓二帅为副的新政治领导业已确定，“抓纲治国”领导八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正在顺利进行中。举凡一切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都可望得到合理注意，应有的安排。因此我特别写这个信，拉拉杂杂说说个人近卅年学习和工作的企图，以及在政协所有提案的设想及经过，和应尽待尽的责任，希望能得到统战部方面，能加以考虑，为了我工作的便利，和生活上便利，能帮一点小忙，在较近时间中，为调整一下住处，让我有个比较便利于工作，和便于接待外单位商讨协助生产、教学、科研，为提供资料的方便的新住处，我个人能有一书房一工作室，工具书外借能收回的想法收回，必须添置补充的加以补充，有个搁放处。亲属中老幼四五人，也有个两间房子，平时照料我一下生活，客人来商洽工作时，还有个回避处，不必要在十冬腊月只能向寒气结冰的小小临时厨房逃去，就真正是感谢不尽！我的知识有限，可以工作的时间也有限。过去提案建议，在许多方面还像是一种新的开始，因此个人觉得还有责任义务待尽。从过去卅年接触到的问题说来，我关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比较广博常识，对于今后生产和教学，大都还有用。今后求落实把艺术中的优秀遗产，转到“古为今用”上去，希望取得应有的成果，意见大致还比较扎实，不是什么夸夸其谈！专

此即颂

革命敬意！

沈从文　一九七七，十一月

廿二日

原住通信处东堂子胡同五十一号

现在暂住处小羊宜宾胡同五号

乌兰夫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7 11月末
北 京

致张之佩

之佩：

小虎这次来京，住了半个月，我和妈妈都十分高兴，机会凑巧，还为红红事解决了问题。他回来时，希望你们能较细致把这事商讨研究一番。红红来后，我就依然回到东堂子去，工作也许还方便些。一时看来我们似不大可能搬个较好住处，甚至于二三年后还无多希望，也无所谓。因为人“各有所能”，“长于此者有时不免拙于彼”。我因为从一个极僻远的乡村，来到大都市，又没有上过中学，直到现在，过了快六十年，表面上一切已像个城里大知识分子，其实许多方面，还没有摆脱小乡村的小市民，低级小职员的不中用，怕事、怕人、怕官、怕一切的心情。更不会和人争得失是非。就由这种深深烙上“过去受穷、受气、受虐待压迫”的痛苦印象，社会较平静时，做点需要持久耐烦来克服困难的工作，大致做个三五年后，总还有希望做出点成绩。若社会老在一种不大稳定的变化中，我就不免感到难于应付。特别是在某一时期，要求总是在变，什么阿大阿狗，都因善于逢迎阿谀向上爬得高高的时，我的工作在变种风气下，必然是黯黯淡淡无什么光彩的。社会风气似乎照例在鼓励人弄虚作伪，提倡捧场，我的一切努力，不可免失去意义。所以许多老同事、旧

同行，在国民党吃得开，到如今还依然吃得开。我则那个时候生活上吃不开，现在且更落后了。这不能怪人，不能怪社会，只能做自我批评，人不中用。有机会使得一家大小日子过得比较从容，可不知去争取。以住处说，五三年，即由文化部让我在垂杨柳有个住处，有四间大小房子，还有个浴盆，因工作不方便，没有去。七二年回来，又让我去国务院系统左家庄新源里去住，也因为远在郊外，考虑到外省人找我协助工作难找寻，所以宁可以和妈妈分住，我仍在东堂子。现在却太不方便，却无一个能帮助来解决换个房子事了。……

据缺尾残信编入。

19771202(1)
北　京

复魏荒弩

荒弩我兄：

赐信拜读，深谢厚意。莲花笺纸相当好，虽近于十九世纪后廿世纪早期制作，目下说来，已成稀见难得珍品。我从去年八月地震南行起始，在苏州大病了两次，春节前返回北京，不久又害了一次病毒性流感，延长到四十多天，前后流了廿多回鼻血，右腕游痛，发展到肘关节，上行到肩胛后，随后又退还到肘间，转移到腕间。最糟糕还是影响到头脑某一部分，记忆力衰退，时好时坏，不易掌握。又因近一年来，比较相熟的友好，先后在不同情形下报废的，约略数来，已到第七位，其中几位年龄比弟还小十多岁，不免近于"警钟频敲"，对生命存在意义有渺茫感。血压虽经常在二百廿左右，不以为意。工作仍在照常进行中，但工作效率之低，实十分显明彰著，每过东堂子清理乱稿时，一会会就不免感到头沉沉重重、心烦意乱。因地震前，所有在进行待收尾一些问题，表面上虽若十分凌乱，事实上一切"心中有数"，在封套里分门别类，稍费工夫查查，就能得到。去南方后，经家中大孩子为防震计，把材料一度分类安排，位置基本上有了变化，像是有条理了些，用意本在给我以便利。可是，结果却给我以"无可奈何"。因为秩序一乱，我什么都无从为力。

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和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内中包括两本《中国丝绸图案》，两本《丝绸之路》，一本《丝绸花纹发展史》教材，一本《中国漆工艺史》教材，几份“金银错放大摹绘图稿”和一系列的图书。大都孤本，无处可买。借去即充满好意，因此从未记下是某人某机构，现在已再也难记住这些人姓名和工作单位。又有些图稿，也许还积压在其他乱稿堆里，一时却无力清理。又有些工作，因工具书已失踪，即明白问题何在，也无从查核原书加以比证。如彼如此，每去东堂子一次，总是无结果而回，弄得个头脑相当沉重。

唯一希望，是在不久将来，换个稍稍宽阔些住处，能有机会把材料摊开，把一些残余图书也清理一下，各放到伸手可得适当地方。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过去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想一下我的好心，能一一为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公家有意无意没收我的一些材料，也即早能够体谅到我工作上的困难，即早能还给我，给我工作一点点应有的便利和帮助，那就太幸运了。可是这一切我向谁去申请？……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等待，无多希望的白白等待下去。……近三十年中只有客人来找我帮忙，却无一个人来帮帮我的忙。四十年的小朋友，从延安回来的，许多做了什么部长副部长，可都无来往，绝不会有人知道我七十五岁了，还得和家中人分开居住，各只有一小间房子。因为住处既窄窄的一小间，每遇客人来时，总不免使得老伴被窘迫向冷冰冰小厨房中逃去一个办法，客人走后，我当然只能默默的接受老伴的谴责埋怨，无任何辩解权利。这么拖了又将一年，那还会有兴致来舐笔和墨冒充“假里手”，附庸新风雅，来给人写

字？即或还十分唯心的相信友好鼓励，以为在这一行里还可以涂涂抹抹下去，取得应得好评，但事实上这对我说来，实在已无多意义。有限生命这么零零碎碎分割消耗，实在不大经济，也无积极意义可言。“空头作家”还放弃了，那宜在这个行当上又来插一脚，博个“书手”虚名？更何况一只右手已不如去年灵活，行将失去作用，在如此如彼情形下，一年来不仅难于像二年前打起兴趣写写字，甚至于把写信的能力也快要完全失去了。有时翻翻自已四十年前的旧作，都像看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样，料想不到是我——手中完成的。不免对个人当前深深感到一种悲悯心，引起对于存在难于理解感。因为过去卅年干的一行，是通过种种内外障碍困难才取得点滴进展，到社会变化一来，却在倏忽中即全部报废付之一炬，一切努力完全白费。近卅年又改变一个方式来学习“为人民服务”，结果又不免在忽然而来的变动中成为生命白费。即还尚有勇气和信心，再设法第三次换一个更新的工作，可惜有用生命实在有限，迟早将要报废了。但是却眼看到一些旧同行、老同事，在旧社会既很吃得开，到新社会同样也很吃得开，搞文学虽没有什么显著突出成就，甚至于大半生并没有写过什么真正像样作品，却因善于活动，长于表现，永远像是个“不倒翁”或“不倒婆”，日子过得满顺意开心，始终都在报章上称为“著名作家”，且得到种种重视和好评！主要差别，大致还是只好说这些人最大长处，是精通“世故哲学”，是个“真正有教养的高等知识分子”，我却始终是个“乡下佬”，由个小乡城来到百万人大都市，虽已过半世纪，混到高知队伍中也有了半世纪，本质上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佬”。工作中的失败，生活中的挫折，无不和乡下佬性

格相关。所以说，充满悲剧性，像是夙命的，也差不离！从目下情况看来，实在不会写得出像样的什么字，肯定是一写就不免把好纸写糟，最后撕毁了事。若真的如信中所说，八个友好中七人已交了卷，只等待我一人应考。明知不会写得自己满意，即将尊纸送还，另请高明凑成八人之数为合理？还是且搁置下去，等一年半载，待我住处能换个稍稍宽敞一些，有个稍稍像样起居环境后，再来交卷，比较合式？听你指教。

不论如何，我都充满歉意的。因为我明白，即或再活十年，真的有了个较好工作环境，大致还是不大好意思把友好好纸弄脏！这个弱点是终其一生不易克服的。即此并候佳好。

弟　从文

十二月二日

魏荒弩　文学翻译家，时任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19771202(2)
北　京

复张煦和

煦和小弟：

来信已得到，谢谢好意。我们在这里一切照常，生活平平，近于过日子而已，别的热闹事多近于隔绝中，一无所知。工作还在进行，效率极低，所以是否有出版机会，也难预料，亦不考虑。因为社会在变动中，今年以来熟人中忽然先后因小病报废的已到第七位，大都比我和三姊年纪还小一些。我目前从表面看来还算健康，事实上忽然报废也只是迟早间事，只有接受这种现实，别无可说！能平平静静度个晚年，应当算是幸运！

永玉等一家大小，已返回北京，曾见过两次。家里每天有中外客人甚多，和我们情形不同，因此不常到他家中。你要的画，他既答应过你，不如自写一个信（字应清清楚楚，让他能认得才好），或转托永厚代为设法，都比我向他说容易有效果。我们住处就不容易得他的好画，相反别的什么人，有时却能得到很好的画。这是他的脾气！

你的通信地址我不认识，猜想是卫生一巷，又恐不是。只好把来信封裁下，贴在信封上，希望可以收到，也希望能原谅。这里亲戚大都还变化不多，允和二姊身体前一阵差一些，近来似已好转，小平有个女儿，今年正当升大学年龄，

忙着应考。镕和处去信时望致意。七四年十六个亲戚同上黄山时，印象极好，还打量明年若有几个同伴，当再上一次黄山，住半个月，可不知是否能实现这点愿心。

并问工作顺手。

沈从文

十二月二日

张煦和　国画家，任职于合肥群众艺术馆。张兆和堂弟。

19771207(1)
北　京

复魏荒弩

荒弩我兄：

得信，知前信使你感到不安，真是万分抱歉。我因近半年来，熟人先后报废，已达七人。前月去八宝山送蒋彝先生丧葬时，曾见吴有训先生，身体还很好，不意四天前，闻一亲戚谈及，吴先生业已故去，因赶一文章开夜车出事故！真是“警钟频敲”，不免略有感触。我信中似曾谈及失去诸书无从寻找事，与兄固丝毫无关系也，千万不要误会！写字事，实在深怕将尊纸糟污，过意不去。弟大致因性情拘迂，过去搞创作，常充满信心，以为如可以坚持半世纪下去，必可突破记录，取得应有进展。至于写字，则从不寄托什么奢望。所以解放后搁了廿五年，从不冒充内行。由于人我认识上的差距相当大，这廿多年里，在政治上虽不犯什么大差错，在人事上总像是不大容易和人共事，和社会许多“现实”一接触，我不免在败北之列，使得我无可奈何。到文化革命倏忽而来时，所有工作中得来的图书资料，在一种毫无办法中全部完事。即在抗战时印行的十个土纸本旧作也保留不住！待从湖北回来，重新鼓起勇气进行工作时，才发现一点点残余图书，也先后失了踪。而个人体力衰退，却已日益显著。去年由南方回来，先后约大半年，一般情况，想给南方亲友写

一个信，也到了不知如何开始，不知如何结束情形。给你的信刚一寄发，内容也难于回想。脑力衰退，实比友好所能料想还糟得多。总的说来，是根本已不什么得用，所有工作计划，大致已近于全部落空，报废将是迟早间事！所以如果上次信中有些粗率处，望能见谅！多久以来，家中人即以为我写的信思想混乱，有时十分可笑，不知说些什么。半月前，有个朋友对我充满了好意，为了帮助我，建议我所有工作，应当一个一个做去，生命要节约使用，不宜再无计划的浪费。约说了三小时，事后，家中人都认为“言之有理”，要我接受这点建议。我却把握不住要点，也不明白什么算重要。从这一件事情看来，脑子衰退情形，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近卅年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除了把所学到的一切，无条件供应给人，即不大明白自己还要什么，还有什么。这种存在，也许就是我说的悲剧性，少数中的少数亲友，以为值得悲悯而已，一般熟人，是不大可能理会得到的。我只能说，国家对我够好了，我就这么把有限余生献给国家吧。

弟候佳好。

弟　从文

十二月七日

一九七七年

19771207(2)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你上路已十多天，路上不知是否还有些折腾。妈妈极关心。这里凡事照旧。也许社会上层部长级中正有些大小不等变化，我们处于隔绝无知状态。只听说，大学投考人，多到不易设想。特别是考艺术院校的人多。一千七百多人考工艺美院，只取七名，不少教师子弟，在预查中就刷掉了。刷了一千四，只许三百多人应考。近于一阵风，三几年后，大致就又会回复到招学生没有学生情况。目下应考之多，反映近十多年来，下放学生无可学，多业余作作画自遣，事实上，也只作画容易些，比自学数、理、化，都像是容易见效果。也比习文史易见功。事实上，这么多人可不一定宜于作美术工作，而且至今为止学校中教书情形也还十分可笑，还无一种专业，编得出成份教材的！也可说，教员一过考，不少人将会不及格的。会画可并不懂工艺美术，教了廿年，并无具体知识，是极其常见的情形。教的是陶瓷、印染，却对于中国陶瓷艺术、丝绸成就，有些什么根本说不出个名堂的。可是大都教了廿年，又可说混了廿多年！

庆庆大致正在作入学考试准备。二姨一度病重，近日似有好转。熟人中，吴有训又忽然死去，上月在八宝山追悼蒋

葬时，还看到他挺精神。闻因赶一科学报道文章，开夜车，忽然死去。又为我敲了一回警钟。妈妈一切还好。我表面上还能支持，看来似比一般熟人还强些。事实上体力还是在衰退中，特别是记忆力日差，任何大小事，都引不起兴奋。一出门即半天，工作虽照常，效果可日低，大不如地震前二年。饮食睡眠都还好，对工作可再也不寄托什么不现实希望。间或翻翻自己四十年旧作看看，如同看契诃夫、莫泊桑作品，料想不到竟是自己一篇篇写出，且又一本本印成过书，在国内曾于某一时占压倒趋势的。更料不到，放手又已快四十年！除了在八宝山追悼会，送熟人的丧葬，所有过去熟人大都隔绝了。在国外，在香港，或台湾，大致还有些读者，国内卅卌岁少壮，已很少明白我是个做什么工作的人。社会新陈代谢之快，真是使人吃惊！你来时还没有和你好好谈谈，觉得可惜。事实上有些问题，你们也应分知道知道，才合理！

国家还在变化中，趋势在向好转，有些变得快，有些可转得十分缓慢，事实恐还不容易照所预期得到好转。主要是封建的意识，还正在起极其顽固恶劣的影响，这十多年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新阶层，影响到他们所有行为、打算，“私”字在许多中层有权的人思想上占主要势力，不大好办。许多人都有权而能力不足相副。中层这问题特别显著。任何高尚理想，在实行时，不免会受现实的无能所牵制，行不通。正当知识不易抬头，一切力量都难免会消耗到一些空空洞洞的计划文件中。你们务必要从过去运动中学得一点教益，少说空话，多和工人接近，帮同解决些具体问题。务必要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万万不宜忽略这一点，我和妈妈就放心！我是从小真正苦过来的，肉体上以至精神上，都接受过比所有熟人

痛苦得多的灾难，但是并没有因之灰心丧气。主要是精神支持得住，所以什么都不在乎，在人所难于料想的困难情形中，不仅站立得住，而且事实上还比同行干得很多而又持久、出色。这不仅是第一段的挣扎努力，即在解放后近卅年，还是近于在打硬仗、打死仗情形下，支持过来的，决不是什么意外侥幸的结果。但是长处在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短处，快近三十年，从不到什么首长家拜会周旋过一次。由于不习惯从“处世哲学”方式上处理人我关系，这方面肯定会吃败仗，终于垮下，而所有工作也随之报废，是意中事。总理活着时，主席活着时，易理解我的为人，也容易理解我的工作，明白我其所以始终不离开博物馆的用意，理解我宁可放弃做一个“空头作家”的种种虚名上现实上的好处，却十分寂寞困难来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一番好心。两人一死，我知道主要支柱业已失去，我的种种努力，全失去了意义，再也不会得到应有支撑了。我的工作即或还能勉强继续下去，可是绝不可望能如总理在时得到应得鼓励赞许了。所以工作虽能继续，已无从抱什么成功希望。只有尽力作去而已。说不定，从明年开始，又还得重新考虑第三次改业也未可知。即有改业机会，精力已不大可能如解放初期充沛扎实了。听一个编《民国史》的朋友（山东历史系主任，调来主持工作的）说，在计划中，安排有我一个名字，似在闻一多、邹韬奋、李公朴等行列间。照理说来，对于解放以前一段工作，将是肯定的，这儿人都属民主革命时的肯定人物，而为国家牺牲的。我却至今还好好活着，应当算是十分幸运，但事情显明，解放后这三十年种种努力，从客观说来就都不足道了。这是否即是“盖棺前定论”？还很难说。因为客观算来，这三十年的一切工作，都

像是消极混日子，缺少积极意义的。照我自己主观设想，这三十年做的事，可比写作还踏实得多，特别是“忘我无私”的去学习人民艺术的“优秀传统”，求落实到“古为今用”上头，我做的事，实远比那些作“馆长”、“院长”的扎实而又具体得多！付出的精力极大，工作态度上、方法上，也算较先走了一步，得到许多新的理解。

可是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结果只有报废，甚至于必然报废。因为社会主流习气，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上风，而是封建主义习惯支配人的一切。由此形成的权力，在四人帮抬头以前和垮台以后，还处处都鼓励人“阿谀逢迎”，不重“实事求是”。许多四十年前“老同行”，据我所知，其所以在生活上吃得开，过得顺利，主要长处，都是精通“处世哲学”，善于适当其时的表态，并不是什么对国家和人民真正有何等热爱与深刻理解，以及特别有益贡献。作诗写文章，依旧轻飘飘的“葫芦依样”，也不必要有什么深刻独到见解。若说过去是这么个“蜻蜓点水”的做作家，现在依然还是这么做作家。而且更容易！因此过去在宋美龄身边、蒋光头身边吃得开的，目下一切照样，看来还是吃得开。这同时也就可以明白我过去“吃不开”，今后仍“吃不开”的根本原因何在。目前如×××辈，虽已成“臭狗屎”，可是过不多久，也会又将以新的经过转变大哲学家而出面。都不是什么意外事。但是我，或许却难望工作得到应有肯定的一天。因为社会所需要于我们一代处，经常只是能起一些点缀作用，并不要求踏实具体做出点真正纪录突破的工作，所以人家不甚费力即可取得良好成果，我却十分认真努力，得不到什么应得进展。也许再过一二十年，

其中有少数人，如王序等明白我作的意义，可是到那时，我却早已报废了。这真近于悲剧的生命，或应当说是由于悲剧性的性格的结果，只能由个人负责，不宜对客观抱任何埋怨。所以即或明知如彼如此，势不可免，也并不即因之而灰心丧气。但十分明确，这种做人方式，在现社会是行不通，弄不好的。工作上的努力，也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则十分显明。

从文

十二月七日

197712上旬
北　京

复荒芜

荒芜兄：

字虽写来交卷，实在并不成功，仍合在“处理品”之列。且俟另作，以报雅命。最最盼望不要附入并世诸高贤专家墨迹册子内，十分感谢。更不必破费分文付诸装裱，为免纸张破碎，至多托辛之①兄为下托一衬纸，即大好矣。生平最□□□□□，因为人本十分俗气，在过去即并不想冒充此道□□□□□□近廿年，馆中同事，除在笑我不会拿钢笔之时，有时还兼及只以为“还会用毛笔，写写陈列卡片”，此外即以为一切近于“玩票”。搞搞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也近于玩玩性质，并无一专长足道（是原馆长鉴定语）。群众“心明眼亮”，意见自不会错也。上次见所书“废品”，为辛之兄如此精心装裱，又加上有兄以下并世“真正”专家过分称誉，同置一卷子中，不免深感忧惧惶恐。因新社会一切重“实事求是”，对有关写字事，早已近于“天下定于一”，死去的数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院长，艺术学院则应……可说“天下无敌，并世少双”。“空头作家”名分还早已取消，羞于承当，那宜于吟诗写字二事插一脚？诸兄厚意，必明白“时代”绝

197712 上旬——————

不允许“假里手”混入风雅群，易成笑柄也。并候佳好！

谢谢所惠书《古文物》已收到，内中诸□头不知□□□詹蕙娟所绘。

荒芜　原名李乃仁，笔名黄吾、叶芒、方吾、荒芜。文学编辑、翻译家、诗人，通信时为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写此信时间据荒芜来信推测。据破损而致缺字残信编入。

① 辛之　指曹辛之，笔名杭约赫、曲公等。现代诗人、美术家，装帧设计家，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19771216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等

虎虎、之佩、小妹：

红红准时到站，大和妈妈去接，正值第一次阴雪，砂子雪落满了一街，两位列车员事忙着，各站在车门前站台上打了个招呼。路上闻很方便。据说过了郑州，才天地一片白。这里还是第一次落雪，今早复改成雨，气候转冷。

庆庆正过考，听说是十五万人考×××，作同等学力考，不成也无妨。总之，比科举点翰林似难一些。不少人出巧着，找冷门应试，如"图书馆系"、"考古系"，前者北京只取一名，应考者恐不止百人。工艺美术学院过去应考的极少，今年北京市约一千七八百人报名，只招收七人，因此先经过滤工作，刷去一千四，余三百来人人考。内中教师名人子弟似不少。但不少在过筛时仍即刷去。事实上，再过二三年，大致又会回复旧观，学不了什么的。教学方法若不改进，看来出不了什么人才。因为至今为止，有的教材还停顿在廿六七年前我为家树准备的。主要即教师似乎"理论高"，"实在知识不具体"。最近才听说，各专系还无一本正式教材！若三几年内我还活着，有三五门关键性专题教材，大致还是得由我

来为协助提材料，编提纲，才像个样子！事实上内中或许有一半专业主持人，遇过考专业基本功时，即神经坚硬不至于上场晕倒，但得个六十分还是不容易。不少人是混了廿多年下来，架子大大的，遇什么展览会时，一过目就坐下来吃纸烟，准备以专家资格发言的。我有过许多次经验，今冬明春肯定又将有一次，编教材时欢喜务虚，因为不着边际，信口雌黄，一务实即吃瘪。即或为他们编好了教材，也还不会用，因为没有底。但这种现实迟早总要“揭穿”的，惟既涉及许多人的饭碗名分，既然快卅年也混过去了，继续那么下去，或许反而倒近似“正常现象”，也说不定。

北京市人大政协大换了一个班。文化部长也由黄镇出面，还兼什么“电影局长”。胡乔木作了社会科学院长，胡耀邦日来正在被拥护为“组织部长”，看来有一大阵子在重组“长”问题上活动……看来还有大多数人事在动中。吴瑞芝昨天来谈谈天，从新疆刚回来，闻新发现一大油田，至少将抵半个中近东。这些新闻可信可不信……

我从去年匆匆过南方，一去害了两次热病，体力即显明呈衰退情形，未见好转。今年春节一回来，又一次感冒，又延长了近四十天，不易恢复。入夏饮食还好，身体内耗，最近又一次感冒，又延长了快廿天，还像不易好转，医生一再换药，难全部恢复，总像是头木木的，不什么得用，工作效率十分低，且变得毫无兴致。永远如睡眠不足，事实上却又睡不定。吃得胃口还好，但往年常吃的苹果、橘子水，却很少主动入口。手脚都力气日小，一天长远如累得很，一切或由于入冬气候过冷所致，唯一希望是明年开春或许会有一点

好转，若开春还不成，大致就真是近入暮年征象。昨天一朋友说得打丙种蛋白（大致即红红在苏州打的）可以恢复。过一阵当问问林葆骆医生看，他懂这一行。

红红拟今天十六去学校找找刘、曾二老师，妈妈陪她去。

并问候大家好

从文

十二月十六

1977年冬
北　京

致某民间工艺美术专家

……怎么大，除极少数一些人外，似乎还不会有什么领导生产的局长，领导学院的院长，真正理会到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优秀艺术传统，善于“古为今用”，不仅可望使区域性的挑花、织锦，在世界上重新得到应有的文化尊重，即以经济而言，也将远比湘绣为有前途！但想要使得主持本省特艺生产的首长理会这个问题，恐不怎么容易。以湖南而言，谈刺绣，看来还自以为“湘绣”取得的成就应占第一位，感到相当自豪，绝不可能明白还有千百种民间手工艺织绣，若善于利用，还将得到加十倍的成功！领导生产的见识束缚于极狭小点子上，既不易改变，则兄卅年努力，不易得到应收佳果，情形显明。

华君武新任艺术局长，主要大致重在联系国内知名画家，充分给以工作上的便利，来形成个画中的百花齐放。(此外文学方面，情形就不大相同。看看《人民日报》文艺座谈会的几篇文章，即可知“四人帮”虽已打垮，有些人虽也说“百花齐放”，事实上却很满意过去成就，谈五四则有一鲁迅，此外即解放区的，或解放后十多年的，已够“大丰收”。还从无人作作客观比较，五四到三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在十分困难情形下，不费国家一文钱，努力成果，量与质在国际上都

还比鲁迅作品影响大而久！“只此一家”的一言堂，未必符合事实。好在说话的重点在批“四人帮”，所以也绝不会使人怀疑为妄诞也。）关于工艺上的“古为今用”，弟为落实主席这个含意深远的伟大指示到生产上，虽尽力学习、尽力呼吁，弄得自己精疲力尽，还是作用不大。先后还在全国政协提案廿件，多和“如何古为今用”密切相关，且具体提出一些办法。提案虽得通过，且交由国务院批转外贸、文化、教育、轻工业、纺织工业各部执行。还记得六四年一个提案，还是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指定五六个部执行。不多久，文化革命一来，当然即一切落空，完事。在这十多年过程中，虽侥幸并未受什么大冲击，但所有图书资料，早已全部散失。四人帮当权得势，工作当然难望继续有个条件能进行，地震一来，一点残余资料，和新补图书，又复打乱了。“四人帮”罪恶种种揭露后，从表面上说，我一些工作，当可望在不久将来仍将恢复，可是个人在这十多年折腾下，体力衰退已十分明显，虽仍然每天守在书桌边，效率之低，已难设想。每由家中人住处回到我原来东堂子住处，整理那一堆旧稿时，只一会会就感觉到头脑沉重。社会一切热闹活动都已无份参加，近于完全隔绝无知。因此看来，本身即或尚未报废，实质上已近于报废。听说人代、政协将于明年春节开会，我的特邀委员名分大致已告结束，既已无望在大会上正式提案发言，所有工作也失去意义，新的建议无从提起，一切只有让别人研究商讨去了。

今年比较相熟的人先后已故去七名，我今年已七十过五，报废可能将是迟早间事情。惟活着一天，国家总还是要充满热情去爱它，即无任何公职，做一个正当公民，还是有义务

责任待尽的！至于效果如何，则惟有天知道！因为就近三十年工作经验而言，十分认真热情从事的努力，结果可并不怎么好，而别的熟人轻飘飘的，在适当时候毫不费力的近于表态般行为，却常常得到欣赏。真所谓时代不同，善于弄巧者总照例凡事占上风也。社会风气处处在鼓励人说谎、务虚，凡精通“世故哲学”，随风转帆即活得从容潇洒，我则在过去旧社会吃不开，新社会仍吃不开，十分自然。主要毛病或和“地方性”有些关系。因为混入大都市虽已过半世纪，本质上却依旧是个不折不扣湘西苗区山砦里的乡下佬，在近五十年社会变革人事风雨倏忽中，能不至于在激流中冲垮，已算得十分幸运。但始终难适应，终于倒下亦有其必然。四十年前在一个选集序言中曾提到这一点，可从不引起人注意。在另一个中篇《长河》序言上又预测个人所有作品，另一时恐不免付之一炬的命运，后来亦一一成为事实。真所谓近于夙命性悲剧也。一切向上爬机会都在眼前听之过去，终于僵仆堕地，……

此未完信稿首尾缺失，收信人疑为湖南的工艺美术家李昌鄂先生。据废邮残稿编入。

一九七八年

19780112

北　京

致沈虎雏

之佩之煜均此

小弟：

昨天晚饭后，黄平同志来，托稍带的油和红红鞋子已收到，帆帆和马永玮是早车到的，所以小房中挤得紧紧的，坐谈了会，黄同志就走了。回来时，必可说及所见种种。帆帆等住东堂子，有时也许即在那边吃饭。因为天气干冷，流行性感冒不易好，我拖了一个多月，说是什么病毒性，昨天才好转些些。大也拖了半月，妈妈有几天也半垮了。幸都已在好转中。来时并不什么重，只咳，什么药也不抵用。平和昨来才知还病了二月，始终不易好。照教授说则尚无明确有效药物。特征是拖得人精疲力尽。

一家只红红还不肯穿大衣，食量第一，经常是补课做作业到十点以后，才慢慢的把二火炉收拾好，洗完脸脚，提了满铁桶水，到上床时，早也总到十点半以后。因为在这里，只语文、数学赶得上，英文可落后数课，地理则未学过，必须赶，有些科书买不到，还得从同学中借抄，占时间多。加之她凡事行动过慢，是个问题。早上起来吃过早点上学时，只七点过些些，天还未大亮，我们还未起身。每天已能把应

分粗活完成，如倒炉灰垃圾及洗碗提水等事。只是如洗碗等动作慢些，也还细心，在做作业时，精力一集中，耳即易失灵，欠敏捷，甚至于无反应。食量不错，每天晚上和奶奶分吃半瓶酸奶，对她似还有益。在学校校风好，人事上压力不大，但也不易抽出时间作画。性格上最大弱点，是不会开玩笑，内向型，比一般人严重些，近已稍好，不至于随时噘嘴。好在奶奶还会加以调整，因为除了语文、外语得随时问问外，还间或教她学点旧诗，似乎也可以扩大欣赏力，稍稍打点基础，说不定将来还有用。作文、写日记还在行，领悟力高，记性又好，只是在堂下作，占时间过久。杂画看得多些，可不相信我的建议。欣赏力若不相应提高，将来不一定能在这一行干得真正出色。不要寄托过大不切实希望，即可免不必要失望。

这也十分自然，小蛮条件够好了，看来就不易从绘画中能作出特别成绩，主要是眼高手低而懒。近年流行写意画，占主要位置，使得大部分画家精力都在这方面学习追求。因之大量月份牌，都不外二黄、二李、吴作人、程十发，向国外推销，有宣传“百花齐放”作用，对内影响却以此十人来作标准，并不是好现象。京戏式的女将军分别出现，技术上说，比四十年前月份牌美女画不高过，趋时而水平不高，是问题。一时便宜了少数人，而对更年轻的一代，影响可并不好。图案画则更不明古典中万千出色真正伟大成就，转而追求仿效不三不四外来花样。影响最大，永远跟着外国跑，又永远无从平齐或超过，是织绣印染，恐还得有个较长远日子处于被动落后状态。主要是总的不学、无知。工艺品则也因

为日趋尖巧、繁琐，美学基础近乎与“杂技”平衡，争难度，展出虽受称赞，在商品上争市场，不免有些惨。主要麻烦和许多问题或差不多。

我体力似在衰退中，从这次感冒即可见出。咳止了，烧退了，半月中头脑还像是木木钝钝的，为过去少有情形，所谓“病毒性”也即与之有关。希望过了大严冬后有点转机。总的说来，比起前年可差多了，一切希望将看这个行将来到的春天。妈妈也病了三四天，照例不吃什么药即转好了。照一般说，是比大多熟人健康的，扎实的。两年来头发还不增白，也不加灰，还是青油油的，比平和还好些。二姨则已尽白，全副老太太相。与百科日来都精神转好。小平已去桂林开会，会后或又将过苏州一行，忙得瘦来兮。今年庆庆已应考，紧张处似比过去考进士还过。但是同等学力考试，近于试试看，所以不中也不至于使何诗秀过分失望。明年还有的是机会！一般印象，应考的大都以为题太浅，因此反而吃瘪。

诸亲友多如常，大事统近于无知，因为病中熟人益少来往，我已经不出门，只在报上看到有些禁止了十五六年的书又出了版，中有巴老伯的《家》，新给我们。上报作用大致还是重对外为“百花齐放”，因为事实上即三十年代的中外书还不过只千百分之一二，起些点缀作用而已。若据这些作品来学习写作，可说是毫无效果的，因为出的多是些长篇故事，对一般读者感兴趣，对学习写作用处并不多。最不易“过关”是短篇，而主持出版的人，却很少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只听说科学院近代文学组，拟出个选集，包括由五四到解放，一共四十六七人，各选一篇，真近于连点缀性也不够。料想不

到四十年前一个小小私人书局，还能出一大套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一二十大本也早在香港出版。现在国家科学院文学所，还只能那么一小本选集。听妮妮说香港盗印了我的短篇一大堆，这里可见不着。文学上的百花齐放如像近来月份牌上的画的情形，恐点缀也不会起什么好影响的。因为水平要求过低，主持其事的人一窝蜂似的“赶时髦”，正如朝慧新派到抽纱研究所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她去找一张永玉的画，作明年年历上用。永玉因韩素音等一宣传已成国际红人，我们已不易见到，因为经常去外宾招待所作画。或许一家人都在那边吃住。只听说不多久又要去广东，是否还过香港去开画展，则不得而知矣。若去，其热闹可想而知。

这里的另外小道消息，可能四川比我们听到的还多一些。但知道一些事在进行中，也有些重重矛盾不易得到解决，一切大致到了春节人大会后才见分晓。我们住处还无什么消息，本人或许早在“统战”之外，在大多数特别知分都得到合理住处安排之后，我们还是这么下去，也十分平常，不足为奇。所以当初即并不抱什么希望，得不到解决倒近似正常现象，不叫特殊情形。也有新传说，明年五月左右将一律得到合理解决。即使消息可靠，我们未必能在数内，主要原因即我的工作不上不下，少宣传性。有些工作总理在时，明白有用，总理一死，支柱一失，就完了。即使如此也无所谓丧气，能做的事还是尽可能做下去，做不了时即放手。社会变化还大，决不抱不切现实的幻想，尽一个公民的应尽责任活下去，少犯意外错误，即大幸运了。

文化部似闻林默涵作管业务副部长，又传齐燕铭有作政

协秘书长可能，此二人较熟，过去关系也较好，而又正常，也将生活工作上的转机，都放在他们身上。因为一些未完成的工作，过去都是他们支持过的，如《服装资料》和帮工艺美院忙编的几种专题教材，也许一二年内还可进行下去。一切放心！

从文

一月十二

19780116
北　京

致杜运燮

运燮兄：

不久前，有鲁迅研究室工作同志问及丁玲山西住处，我因记忆力不佳，且怕增加不必要麻烦，故于回信中告他们直问其女儿或较省事也。月前小病延引及心脏，几几乎僵倒，近来虽好转，亦近于"警钟再敲"，看来七七年侥幸度过，七八年未必能过关，报废终是迟早间事也。

月前苏仲湘[①]同志来时，我曾便中告知天津外语学院闻正要教师，联大同学金隄，原在南开，近亦在外语学院帮忙。兄如有意换一地方，似可给金隄一信问问消息，彼在天津已廿年，人事较熟，或适逢机会，一介即成，亦意中事也。教育恢复，只闻到处无抵用外文教师，照趋势说来，三五年内恐怕始终有师资不足问题存在，特别是外省市中学外文师资，更感严重，是必然情形。望能长保健康，为国珍重！苏仲湘同志过年时写了个信，充满友情厚意，还赠了一首七律诗，写得极好，我和兆和同志见到，都感到为近年少见旧诗，只是用来给我，不免有愧仲湘同志好意。因为我文化教育本不高，生活教育也极驳杂，到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事实上一切还像个原装不动乡下人，因此社会上层知分随时代变化应有的知识，始终不易学会、学好，而形成一种悲剧，竟若势

所必然！苏同志的北京通信处望便中见告一声。

北京一切事，由于生活隔绝，我们近于无知，只知道文化部换了几个副部长，作协或许会要恢复，此外即马路消息也少闻，住处如旧，熟人一切如旧，亦极少过从。但院子中清静出奇，间或有熟人相望，必深表羡企，因同式空廓院子，在北京大致已成稀有事物。并候府中长幼健康。

从文

一月十六

① 苏仲湘　高级记者，诗人，杜运燮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的同事。

19780226
友谊宾馆

致张兆和

兆和：

住了这里三天，一切都好，只是平均温度上升到廿四－七，因此敞开窗户，去掉一半被盖，只穿一件毛衣，外加薄薄当家衣，还是不免嚷热。同房计三人，二人烟不离，也略有灾难性感，因为满身满头都无不浸透了烟油味。每天可以入浴，只是一套房子住四人，至少三几天才轮到一回。可以托人洗衣，极省事方便。吃得也相当好。原来座谈排队到民族宫，几经商量，才改为本馆主楼，真是天大功德，因为内中有撑手拐的二人，执手杖的四人，如每天上下四次车，可真不便！耀平、陈文彬、冰心夫妇、罗大纲、季羡林……全都已见到，可还没到过他们住处，因为即属一楼分住七层，找人可不容易。估计将有十多天（八九号）才能返回。取消了提案办法，只座谈，我恐将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分组在卅三，名分上为文化系统，事实上多不相熟，除博物馆共四位，此外即为白淑湘、金山、叶浅予，王人美……电影编导京戏演员，彼此都陌生，特别是业务上的陌生，少共同语言，可把我要提及的问题完全封闭了。

列席人大占较多时间，或许不易见到巴金。小卖处有水果糖果烟酒等等，我只靠潮州桔子抗干。有什么膨胀纱十五

元半一斤，各色具备，如需要可以买一二斤来。又在第一天买了二罐可可粉，第二天即宣告售尽。可融咖啡没有。每晚总有电影，外来人看得多些，我们无一个人去看。也许因为太老了，会上相当疲倦。入城时是限时上一定车子，长龙般由西单直到人大会堂不断，一切车辆禁止横穿，车子也一色白，很壮观。茶叶忘带来，不必要，这里有花茶可买，大小会都有极好茶。我的坐次在26排15号，恰在正中，右手四座位即摄影处，因此视觉上虽恰好，可是随时得起身让几位摄影的来回走过，得失相较，倒像还是不这么正中反而省事得多。陈叔老女儿陈慧在一道，已不穿大花衣。除工作人员，共约二千人在这边，有不少十几年前熟人，都已必需用人扶着上下，有用胁拐的，用手杖的，如同大型丹江住处情形①，不免令人略有凄惶感。有一部分人恐拖不到一半时间，许请假！虽人人显得十分愉快，还依然给人以疗养院印象。冰心、朱孟实都是主席团人物。

小吃处特别热闹，烟酒市场最好，反映的是别处没有那么好烟，其实也不贱，只据说是好烟而已。糖果极平常，无特征，外来的女性购买力特别强。人来三山五岳，因此十人一桌的吃饭，可不免有点不易习惯。人多是二大碗，我只半碗，易引起诧异。极凑巧即每次辣酱等作料壶罐总在我面前。地方过大，找熟人不容易。并且也无多时间可用来谈话，这对我倒也好。只是老被烟薰，相当不利。早上七点半即早饭。我吃得少而慢，不免会靠后走。初次有牛奶，以后每顿就只稀饭加一包子一花卷矣。但花卷不限制，有中壮连吃三个，十分敏捷的，我一个还不到吃完！

廿五

今天下午我们去人大列席，估计在二楼听报告。一点即将上车，因为路上有几段将被别的车挤住。又见了不少熟人。天气热得可观，看情形二几天内还将保持原温度不会大变。若在三号左右大②可送眼镜来，或许把那双特种软底单鞋也捎来，陈娟娟送我那双，内中搁点好碧萝春茶。若来不及即一切作罢。内中有一二天休息，也许有机会回来一次。一切都好，只是烟薰得上了痰，本来不咳，有时不免呛咳一二声，不甚那个，亦无可如何。

若系送东西，大只能到门外传达处，写明交“南工字楼4611号”我收，即可收到。外人不能进二门，也不能见外客。事实上同一楼七层分住，不注姓名，也即不便找人。只晚饭后有一点时间，可是人却累垮了。并问诸好。

从文

廿六

此信写于作者出席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时。

① 丹江住处情形　指1972年在丹江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情形，当时文化部系统下干校的老、弱、病、残干部，多集中于丹江。

② 大　指作者长子龙朱。

19780313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们在友谊宾馆和人大礼堂开了廿天大小会，已正式完结。报上公布的种种想已见到。从各方面接触中，知道了些些事情，特别是在此后十年发展中的大有希望，以及不可免还会出现些各种不同障碍问题。总的形势是大好的，因为“四人帮”已近于作了历史总结。但是，“帮四人”的“既得权利”，与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四年形成的社会不良习惯和坏风气，深入少数某些不大不小人物的思想意识，这些人居多还是有权的，弄虚作伪已成习惯的。要改变过来，一一加以清算，大致还要点时间。至于由于这阶层的特殊心理，改造或消除，每一部门接触到问题时，多感觉到还费事。虽不能明明白白的随事再兴风作浪，造成反复，但“老运动员”的巧佞逢迎手法，大致还有一定市场。甚至于当前市场还好，或许将因此面重新抬头或不易变动，所以或许消除“帮四人”小家当的问题，比打倒“四人帮”还困难一些。在座谈中，对此多数有同感。每一单位都可听到这种感想。所以一切人的共同努力外，还盼望这十年不要出现人事上大变化，以及天时方面大干旱大雨雪，才会天时、地利、人和三结合，得到真正大治，一切顺利进展。

帆帆已入住大的工厂中托儿所，样子已不怎么特别胖，可是长得黑乎乎的，体重如一秤锤，我已抱不动。每星期六大带她坐班车回小羊宜宾玩一天。乐意住下，礼拜天才回东堂子。在托儿所极能适应，因此大平时去看她时，还问“你来干什么？”可知在那里已“如鱼得水”。北京今年气候不大正常，只春节中小雪二次，近两天，忽又降温七八度，但天空明亮，见不出有落雪希望。大已把小院里月季剪枝整理，或许还有十天半月才会发芽，今年似有廿种不同种、色新花开放，入秋全盛时，或许每天将有四五十朵花同时连续开放。因为去年已全部改接成串枝蔷薇。今年秋季，房子问题若还得不到解决，也许到明年，大院子将全部改成种月季的小花园了。不过市中正提倡种蓖麻，所以院中另外三部分，恐将全种蓖麻，只能在东角一花独放！

北京今年还将有大几十种大小会待开，十八即开科学会议，五月间也许还要开什么文化会议。各协均在酝酿恢复，所以巴老伯大致还将在此住几天，他已成了忙人。昨天和妈妈一同到臧诗人家中见到了他。在这次会中，他住城里，所以见不到。此外凡在西郊的，因为友谊宾馆太宽，人分别住各楼，除大会休息时偶然见到，其他熟人也都不易见到。和西郊宾馆虽邻近，也隔绝往来。但仍有大几十位相别十年、廿年的见了面。萧涤非[①]到处找我，当时住在同一大楼，可始终没见到。我所属组内，有跳舞、游泳、绘画、京戏、唱歌、电影明星，听听他们谈起许多事，也增长了不少新知识。四川也来了不少人，大家对赵紫阳充满兴趣。照相时，见到许多人指指点点，谁是谁，我眼镜虽新换，可不大灵，看不明白。华正精壮，叶行动起坐已较㒓，坐下时有人扶住，邓

似乎也相当憔悴，但说话还是明明朗朗，行动也还敏捷。内中也有头发光亮的四五人，可能内中有某某劳模，如京市委二把手某。政协近二千人中，平均六十六岁。有不少过了八十，还精神虎虎的。也有比我还小得多，已必须使用拐杖的。在相熟人中，我还像算得是比较精健，因为上下阶梯还不必要人照料，许多十多年不见面的人，一见即还认识我。可见外表并未大变。见萧涤非认识我，我已不认识他，初初还以为是夏衍！临散会前一天，江泽涵②先生还特别到我房中来谈了许久，他一点不变。才知道江家三位哥哥都在北京工作，已有了一群儿女。孙超已成专家。张景钺先生家的张什么，也成了什么家。朱伯伯③二外孙女也在北京，朱世嘉仍在东北工作。朱伯伯走路时可得拄个拐杖，还另外要人扶住了。走得十分慢，因为十年中冲得已够受！

红红一切很好，素朴而乖，会应对客人。只是极冷天也不肯穿大衣，之佩似得来信说说，务必要凡事听奶奶建议才好。且一再要她多作画，不宜息手，宜抓时间，不宜放松机会。学英文条件也要抓紧，有个奶奶条件十分难得。此外都可放心。食量极好，又不拣菜，生熟亲友来时，也学会了接待。每天倒灰，都执行得很好。只是一般行动中远比奶奶为慢。来信中要提提“凡事敏捷”。学习都好。作文总能按时交卷，比同学认真，惟总不免过长。流行名词运用熟习，不至于误用。但因之也不免一般化，略有八股味。过一阵看杂书多一些时，才会改变“文风”。和隔壁朱乔特别要好，一来说什么彼此总笑得个不亦乐乎。俟下月天气好转时，必可带帆帆她们去颐和园或天坛照些相来。

各方面都设法找住处，一时恐不易解决。工作得到王序

和王亚蓉帮助，扇子部分已完成。不久或将送归党办的香港《大公报》发表，再改印成书。还像本书。因为是这里约写的，那边出版容易又迅速。若住处能在夏秋解决，则此外一系列工作，必可望在继续进行中，今年完成四五个。服装部分，则第一部说明改成后，即可上交，大致易通过。也易付印。工作有可能转科学院，昨知文学所由沙汀和吴伯箫负责，人都较熟。可是若去大致是考古所，不去文学所。一时还不能定。因为所有准备廿个工作，都重在普及，说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专。最有用大致还是旧的博物馆系统同志。但馆中对之似乎并不感兴趣。只闻增加大几百人，新近约四百人加入，其中首长即不下数十人，如副馆长、处长、主任、科长、秘书……位置都在我上头，全不是搞业务的。研究工作实说不上。听说每一事必经层层通过，不能直接和馆长对谈。新旧之间且不可免也会和别的机关相差不多的“明争暗斗”新事物发生。所以如房子事可望解决，而工作又有帮手，或许转科学院倒也省事。妈妈甚至于也赞同此设想。我还待和几个熟人商酌一番，其中包括了政协秘书长齐燕铭。因为服装部分是得他当时支持，总理同意，馆中才给人工作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归胡乔木，都比较好商量。文学所则在胡属下。在馆中新来的所有“首长”，则几几乎通不认识，也无从有谈话机会，所以若当真还能做几年工作，或许还是换个地方好一些。但决定以前，总得从各方面考虑到才是事。我能对付工作，可不能对付人事。一涉及人事的问题，即居于劣势。体力眼下虽还像相当好，事实上人已到七十六岁，工作效率显明已日趋低落，身体机能易出故障，在小小病中，忽然报废可能性还是极大，目下最应注意处，与其说是什么工作真

正大成就（这绝不可能，因为资料已散失殆尽），还不如说是应考虑我故去后，为妈妈如何安排得稍好一些，倒是正常合理的事。估计到妈妈是不高兴回东堂子住的，小羊宜宾又过窄，俟过一阵，当去找齐燕铭谈谈，如政协能有办法，安排个住处，就好多了。

永玉一家还在广州，闻月底可以返回，《人民画报》不仅用全版登了一张《晚晴图》，还为湘西小镇凤凰加以介绍，也算是一件大事。纪念堂主席像后作的背景大绣画，长及廿七米，高及七米，比人大会堂的《江山多娇》壮观得多，很像个作品。只可惜颜色略暗，若加些青、绿、蓝，效果会强得多。可惜的是用粗绒毛线绣出，过一二年，恐更易失色。但凡是看到这画件的印象都觉得不坏。这次政协闻华君武曾提出他的名，可能是受学校方面至今还是过去“当权派”的抵制，因而取消。大家都感到不平，新院长是朱丹，若已就职，也许情形就不同了。月底闻将由广州返回，妮妮则闻已去美入学。有人估计，大表哥在某一时会去探亲。因为早已有韩丁、韩素音等大宣传。现在法称世界五大名画家之一的赵无忌，事实上是略有卖野人头意味。他一去，三五年中，或将赵的位置取而代之，也是意中事。但这种请求“探亲”估计未必可信，备一说而已。在国内，看来风头已达极限，在花样繁多的世界，却还有的为国家争风头机会，因此某一时节，在半受鼓励情形下，如交换“教授”、“专家”名分而去，亦非意外事也。

最近闻一由法归来一教法文的某先生言，法国中学的中文教师，必考四本书及格，即过关，且为终身职。一为《水浒》，不是《红楼梦》，二为一种元明剧本，三忘记，只知也

是旧书，四则是我一本《春灯集》④。实在是意外事。万不必和人说，因为这一类消息，照例在国内是理应封锁的，决不会见于什么消息上的（我若是党员就不同了）。我也无资格知道的，因为这不合“上面”需要。可巧在某人信中提及此事时，恰恰“百科”一再要借我这唯一样本书，说是“北大某和百科同在光华毕业系主任，因公事需要这书，北大虽有一本却不全。”还是辗转托晓平哥哥再请百科来借的。照百科说，这对我大有好处。我从各方面设想，却只增加忧惧恐怖负担，别无什么意义。因为人若在国外，如此情形，则回来必大受欢迎。但人在国内，只能沉沉默默。在二次文代会上，主席总理特别接见十二个作家时（我似乎在第三四，背后是杜鹏程），问我身体好些时劝我“再写几年小说”，我只好笑笑，表示感谢，不知如何答复。记得还照了电影。可是回到家里时，就并不曾告过妈妈和你们。照俗话说，即是“天大的面子”，可是我还是只能用更认真态度，学习“为人民服务”来作说明工作，不想和长于当面捧场的一道嘻嘻哈哈的共事。（可能也许还影响到，当许多友好儿女，都有机会去苏学习时，你们却无此机会？）但是一切过去事已成过去，这卅年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一家人还能活着，也就够幸运了。若和许许多多老革命比，不少人都在一种倏忽而来的人事变故中折磨死去，不少友好都关押了五、七、九年，受尽了狱中折磨，才在四人帮打倒后放出。老友之一左恭，则关了近十年，地震前放出，脚已折断，因地震，住处巷道过窄，同住好意相迫迁出，却在院里日晒雨淋中，心脏病骤发而死去。我在双溪住时，一度血压高到二百五十，低压上升百五十，居然能度过此大难关。多亏妈妈即时赶到，又恰有小吉普过

路，带到咸宁。半夜里支持不住了，妈妈坚决扶我去县里医院，一二里路走了二小时才赶到，躺了四十天才度过。近二年来虽体力显著衰退，大不如前，但比较起来，已够算得幸运。尽管在日本还有人在译我的书，在美最近出的一本谈中国的新书中（是个美籍华人教中国文学的某教授所写，上次来中国，曾因见过些不许见的如朱伯伯，而成不受欢迎的人返美。最近才知是因写过总理传，受四人帮赶走的），还有一章特别提到我，我不仅不觉得什么高兴，反而担着一分心。因为国内有意把鲁抬举得极高，四人帮在朝时，近于尽全力鼓励全国各大学文学系分注《野草》，四人帮打倒后，也并未否定此权威。其次，即新近在政协开会时，书店最先出售小说为茅盾的《子夜》，巴老伯的《家》，联系到去前年大参考提的海外消息，据说是法国人曾提二人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后补人或当选人。（当时熟人中即说笑，若由美国人提议，将恐有我一份。）不管法国人为什么选我的集子作为习中文参考原因何在，大致说来，总是属于作品本身认为有可取处。而向瑞典提名巴老伯和茅盾，则显明出于政治上的左派关系多些。我那宜于搅人这种是是非非斗争中？因此听到这些一星半点的消息，除了深怀杞忧，别无意义。只希望百科早为把那个作为底本样子的书找回，绝不对于他所说大有好处抱任何不现实幻想。

直到最近，还才得到故宫正式来信，回复我四五年前询问过大约六四年即胡胡涂涂没收我作资料的参考书一部分，列了个目录，大大小小约百六十余册，至于绸缎实物资料，则除了四扇绣花小屏风以外，别的百十件明清锦缎尚无下落。事实上即早已混入库房，无从清理。即允为清理，也总是一

二年后事实。至于我在本馆、北大、工艺美院捐的不少重要陶瓷、绸缎和好纸，及云南带回的漆器，想要个照相也得不到应有答复。又并无什么收条，真是近于做尽了蠢事！因为事实上，这些东西几几乎全无人认真研究，搁在他们那里，只近于摆摆样子而已。

从这些琐琐人事看来，活下这二三几年中，凡事恐只能希望免意外灾难之临，不大可能说是可以放手做事。能日子过得稍比过去平静，把一些待收尾工作，在一个稍稍安定环境下，一一收尾，亲自看到交卷或印出一部分，就是大好事！

三月十三日

---

① 萧涤非　文学史家，山东大学教授，并曾任副教务长等职。

② 江泽涵　数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47～1951年为作者近邻。

③ 朱伯伯　指现代作家、美学家朱光潜，北京大学教授。1947～1951年为作者近邻。

④《春灯集》　开明书店1943年4月初版，收《春》、《灯》等短篇小说6篇。

19780314
北　京

致詹蕙娟

蕙娟同志：

说明送上。其实即在同式《服装说明》封套堆中，并未移动。真是近在眼前，反而视若无睹，不易发现也，歉仄之至。主要是体力衰退，特别注意到的事，反而容易忘记。

文①曾重复仔细看过一遍。给人印象，有“见得太少，说得过多”感。《后记》部分多援引《纂组英华》中释文旧说。即唐宋明清类书和宋人笔记中大量记载，亦未仔细过目。附加分期议论，因之毫不接触实际。前后矛盾亦多。如说刻丝正反如一，恰与事实相反，背面因得剪断纬线，总是十分零乱，即龙袍料子也不免。作者把近世“两面绣”近于刻丝，是大笑话。说明中虽把某一材料时代加以改动了些，却在针法上加了许多不必要叙述，采用苏州老师傅沈金水的名词为证（虽不少是相沿名称，但未必适于宋元材料），乍一看来，似大有学问，其实对读者恐难得益。（除非将各种针法放大，绘成黑白线图，附于文图中，势难取证给人以明确印象也。）又关于图书印章，如《五伦图》有朱肃世子印章，也大可研究。因这类印章，作来十分容易！而《五伦图》主题反映到清初大量工艺品上，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以我个人私见，凡事能实事求是比较好些。不然，强作解事，或在明知错处，

即改用为自己意见；担心时代定得过低，使本书价值减色，则用近似讨价还价方式来个折衷办法。反倒不如先将原定时代一一写明，再把编者估计时代附上，如我们昨天谈的情况，一切从简，务实，为比较妥当！有关这个问题，我个人见闻也实在有限，不敢自以为是。但却明白些涉及一些本题以外的常识，编者对于这些常识，发言权实不够多。编者对书画博闻多识，对刻丝织绣，不大懂的。

又此文付印时，务望注意到说明部分编者已把时代改过，而《后记》文章判断分析部分，却还依旧。形成前后相互矛盾处，得加以统一，才不至于闹笑话。这对编者说来，似还相当费事、费力，您得充满好意与之商量才好。说实话，《后记》最好去掉三分之二，或许反而好些。文章把握不住问题！并致敬意。

沈从文

三月十四

詹蕙娟　女，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① 文　指《宋元明清缂丝》一书拟用文稿。

197803 中旬
北 京

致周耀平

耀平兄：

会后想必相当疲累。我因为在高温房中住了半月，气候饮食似乎初初能勉强适应。回来后，环境一换，不免感觉疲累不堪，终于又大大流了一次鼻血，大致总得再流一二次，才会得到新的平衡。得二姊信，知不久将去南京，兆和大致将托她捎带一点东西，送四弟、五弟一家。

北大某先生借去的书①，是手边唯一底本。此事总不免使我忧心忡忡。最好还是请求即早赐还，因为此事对我有害无益。照近三十年教育经验，从许多方面得知内外有别，我恐永远算是外人，工作即再努力，还得不到工作上应有便利，住处不予解决，即是明例。如当作内人看待可就大大不同。因之在同事中有上百人都可出国，可永远轮不到我。在作家中，我更无分，而老舍、巴金、冰心则世界到处都曾去过。当他们代表中国作家世界各国飞来飞去时，我却在午门楼上下，零下廿度情况中为一般观众做说明，不折不扣干了十年，而末了却在倏然而来的“运动”中把存书一例处理完事。（先是在出去土改时，办公室内全部存书即一例没收过一次，再无下落！）历来是，死去的惟鲁迅代表中国成就，活着的则为郭、茅、老舍、巴金、冰心……我的书五三年已全部焚毁，

甚至于台湾方面也放不过，更早些即用明令禁止并烧毁，永远不许再出。只七二年为纪念我的死去，才解放了一本《边城》。这边新编一本五四以来解放的选集，则拟印一篇我的作品，多可笑也多……

原信未完，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书　指作者的短篇小说集《春灯集》。

19780321
北　京

复薛必群

必群小弟：

得信知有幸南行，见闻必多，得益非浅，可谓对工作、对个人均大大有用也。

如专漆器而行，未免有虚此一行感，望于彩绘陶器亦稍留心。因战国以来若干墓中，即多用陶仿漆器制度，山东东汉墓更多代用品，偏北实物较少墓葬，即兼有用釉陶或素陶杯、盘、几、案、樽出土。如江南西晋周处墓葬中，且用黑质陶仿漆，和日人在朝鲜发掘王氏墓群出蜀郡成都官工漆饭盘耳杯，大小亦相同，不加彩，则可证晋令“禁止漆器加彩绘”法律，为实有其事。山东东阿鱼台曹植墓出土素灰陶案如实物大，复原后十分完整，则可证当时必据实物本器而成，可横、竖、正反照四张，供参考用。江陵、长沙则楚汉器如遇形制较希见而花纹特别的，即已残毁亦值得照下，因为可望从比较中供复原参考。长沙存西晋釉陶骑吹俑一组，冠子仍作汉制，有一骑士马胸前着甲一片，亦值得照下。若有马踏镫，则对于马踏镫多一证据，因云南石砦山铜武士像（王莽时器）即分明有马踏镫，得知在鞍桥尚未具备时已使用此物，并且因之对于此物出现，实为上下山坡应用需要而出，不是成于西北沙漠中胡族。因直到元代，法国所藏一元代骑

土图，还只用皮条结成一圈当成踏镫使用。近人以为冯素弗墓中残镫为第一次出现，实沿袭英国人引东晋谢玄有“玉帖镫”记载为证，不着意实物图像中所反映，还早于二四个世纪也。若能去云南，则可较仔细着意一下贮贝器中残器所反映人马装备，铜鼓产生时代，或尚可向上推两个世纪，亦未可知。因三角状戈多殷商时物，西周中原即少见。目下惟四川云南湖南出此戈。云南那分玉器实商代物，与零陵出玉时代相同，玉质亦同。报告误以为石片，也值得注注意。总之，值得注意事未免太多，只是写一天也说不完，且待你回来后详谈，再谋作第二回远征吧。此次政协见有令尊大人之名，本望见见面，因所住楼不易找人而作罢，殊可惜。并候佳好。

从文

三月廿一

长沙有一西汉琉璃戈（似战国式），望为照一相，附人尺寸。曾和高至喜同志谈过，大致因彼事忙，已忘却。

薛必群　通信时任职于文物出版社，出差在湖南省博物馆。薛当时常向作者学习历史文物基础知识。

19780415
北　　京

复阙名朋友

××同志：

前所嘱事，冰心同志照相及旧稿，过去所保留的，大致都已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折腾中，早已散失罄尽，无可追寻。至于我个人文稿，因从不认真保存，更不易提供任何一份短篇完整旧稿可供参考。即仅有一份抗战时期开明书店在江西、桂林用土纸为印行的十个选集，留作对于个人“学习练笔纪念”的本子，也在这十多年辗转迁徙周折中前后失踪。甚至于解放后，改学文物，所编印的有关战国漆器、古代绸缎、唐宋镜子一类图录，前几年还分别各保留有一二册样本，可供重印参考。近四五年来，被人借去即不归还，因此使工作无从继续，即乐意出高价赎回，也无个办法。似乎只能用古人说的“其生若浮，其死即休”解嘲，真是无可奈何！东堂子住处堆积乱稿中，可能还有些卅年代友好通信，你们还有用，但清理它，恐得在换个稍稍宽绰住处时，才能着手。可是换住处，还不知是那一年可希望实现的事情！空话一堆，歉仄之至！万望原谅。

并祝工作顺利！

弟　从文　四月十五

收信人姓名被作者涂盖。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80520
北　京

复杨琪

杨琪兄：

得信，知尚留京。我名义上已转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谱组”，事实上仍在住处工作。平时在一般情形下已不敢出门，只去学部见见几个首长，作为报到。因为是近三十年第一回，过去也没有此经验，不免有些窘迫感。凡事陌生。照估计，一年半载大致还将不易相熟的。我那里能搞什么“研究”？滥竽充数，假斯文实冒充不下去的。因此心理上有个不易克服的弱点，即解放以来，对于首长总抱有恐惧害怕心情。不仅对陌生人如此，即过去十分相熟的郑振铎，一荣升部长后，也便不敢再见，见面亦无话可说。因为等级分明，差距悬远。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仅用“可笑”二字即能为此弱点解嘲也。照家中习惯，和小孙女即无等级，凡事必采商量方式进行。

你要的材料，俟朋友来相看时，当试为转托一询，他是党员，能得到的，必可相告。深盼在应考中能一切如愿。我前些日子，心脏忽又发现毛病，前区疼痛背后也痛，为近十年少有现象。经过一阵紧张，似已有些好转。工作依旧还能进行，惟效率极低。体力衰退，十分明显，表面上还能维持，但小不经意，一出故障，报废仍将是迟早间事也。工作转换，

虽包括了尽先为解决一个住处，并且还允许给一二助手，但所中大事，千头万绪，近数月内总的重点，似在清理四人帮问题，至于安顿个人住处，不大可能在今年有希望落实。记住“善于等待”，富有哲学中唯物主义又兼具宿命论的含义四个字，即心安理得矣。

最近已将《扇子应用进展》一小文完成交卷，事实上是近于勉强迫促交卷，若照个人工作习惯，恐得再有一月，反复抄个三五七次，才比较像样也。并候府中长幼安好。

从文

五月廿

19780523
北　京

致香港《大公报》

负责同志：

谢谢盛情厚意，要我写点文章，迟迟过数月才能交卷，真是抱歉万分。在社会发展人事风风雨雨变化中，没有用笔已快廿年，体力既已衰退，思想水平也不高，加之新的业务和过去截然不同，所搞的问题，即在新的同行中，也还近于“冷门”，费力大可不易见功。并且进行研究方法，又和一般正统考古工作者少共同处，虽勉强交卷，可未必符合目前客观要求，因此附及一点个人希望：

一、如不适用，务望不必客气，即予赐还；

二、如认为还有用，只是图版分量过重，似不妨斟酌斟酌，采取三种压缩方法：（1）每四图缩成一页，使之一般大小；（2）将部分有重点性缩小成半页，而将不大重要的缩成八分之一，合共成一页；（3）图中说明文字，只将图下的照排或缩印，背后的一律取消不用。且俟将来有需要作为单行本付印时，再考虑如何附排在图中或图后。三种处理，任择其一，我都无什么不同意见。此外若还有什么不同办法，都请随便处理，只求不要将原稿丢失或糟污，感谢万千。

三、我因停笔过久，且不明白香港读者要求，也不详悉尊刊要求，所以特别盼望你们为注注意，凡是触犯忌讳词句，应改的即改，应删的即删，免得发生麻烦。正如俗话说的“不求有功，先求无过。”本文希望即如此。虽然首先就得增加你们的麻烦，由编辑到排版诸先生格外麻烦，只能在此先表诚恳谢意并歉意。

四、拙文若经过研究，认为还可以用，尚有几点要求，盼能同意：（1）图版绘制，实在相当费工，即当成艺术品也难得，务请制版师傅注意，莫在上面污损或加涂抹记号，我才对得起协助这一工作的朋友，有个交代。因为以后还有十来个以图像为主的不同专题，才好继续投稿；（2）图后说明文字（校正本附来），联系许多问题，有付印可能时，字排得极小也不妨事。内中小有重复，也可删也可不删。怕顾此失彼，就不删。认为不妥，即删去。

五、这类文章，日本学人和欧美新的东方学者，大致都会感到兴趣，或许比港澳一般读者反而多些。在国内也还少有人着手过。《大公报》若不合需要，也可以转给别的内部自办对外刊物方面去。因为力求通俗，所以有关扇子文献材料，极少直接引申。若属于对外作为学术性质介绍，且要翻译，恐得把所有文献部分一律重新抄出，改写才合式。那就得先将原稿赐还，俟下半年看机会去了。因为近年来体力已不大顶事，手边还有些待争时间收尾完成的稿件，已排了个大略次序，希望于下半年一一赶出。首先将是把总理生前鼓励所作的《服装资料》试点稿，说明部分改校完成，工作一上手，将有二三月时间才可望脱手！工作较难，精力有限，也只尽

力作去；

即此敬候诸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弟　沈从文顿首

七八年五月廿三

〔作者旁注〕此信隔年三月，原封不动寄还北京。十分有趣。

1978年，作为《大公报》老编者和撰稿人，作者应邀为《〈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提供近作。当年9月出版的两卷本纪念文集，未收作者的文章。

据寄送《扇子应用进展》稿件的附函编人。

19780525
北　京

复吴崇文、吴添汗

二吴先生：

承赐新编《书法》杂志，十分感谢。前年避地震在苏州过冬，适因天气奇冷，为糊窗户隙缝，抵挡风雪，裁了些纸条，又因不习惯浪费纸张，并藉之暖手，于是用七分钱破笔，涂涂抹抹，写了些杂诗送给龚明之先生，只是供友好玩玩，绝不宜公开付印于尊刊，所以盼千万不要随便付刊，感谢十分。弟实一典型庸俗之人，绝不想冒充新风雅。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丝毫作虚弄假不得，过去虽写了廿多年不三不四小说，解放以后便不敢用“空头作家”名分妄谈文学。近三十年只简简单单在文物系统中打打杂，一切心安理得，那宜在年近八十时，还存不现实幻想，于书法一门中，又复乱插一脚，伪作当行，增加笑料！辞拙意诚，幸能见谅，谢谢。敬复候安好，并祝

工作顺手。

弟　沈从文顿首

五月廿五

吴崇文、吴添汗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

此信封入已贴邮票的信封内，但未曾付邮。据废邮编入。

1978.05
北京

致胡乔木

乔木先生：

社会科学院将我工作关系，正式调过历史所，让我便于争取点时间，把在四人帮阴谋活动下受阻碍停顿了十多年的一些工作，早日完成，厚意深可感谢。我在历博工作已将及卅年，因为史部学底子薄弱，接触文物虽较广泛，始终近于常识性的理解，既不够扎实深入，更说不上什么专精，因此搞的一些问题，大都属于杂学冷门，点点滴滴，为真正治文史的专家来不及着手，或不屑于注意的。由于陈列需要，我才来收拾破烂，排比秩序，加以整理，并联系部分文献，作些综合分析，提出些判断意见。事实上是用力虽多，成果并不大的。只因为从图像出发，搞问题还实际，不怕麻烦，且不以成败得失为意，友好间有时不免过誉，实不足信！这次调过所中，使我最感兴奋的，倒是有机会向史部学各有专长的诸同志，作个小学生，随事随时可以请教质疑，可望得到极多帮助，使得文献学中的缺点，得到多方面充实，在进行中以图为主的一些小题目，印证文献时得到多方面充实，拿出去时，不至于大闹笑话，我这个“假里手”，工作能勉强及格，就真是大幸运！

在博物馆工作虽快三十年，因为不仅个人学习近于由无到有，即博物馆本身，也像是由无到有，因此前十年在搭架子打基础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为各方面打杂而耗去，规章中且定下除收集鉴定文物外，还得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而协作服务。认真点说来，要较好完成这些任务，责任实在相当沉重。我感谢党让我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半年后，返回到北京以前，在长江船上就听到全国进行三五反运动的报告，传达这个报告时，领队同志就说及："有部分同志，完成这次土改战役后，一回北京，不久又得参加一次新的三五反运动，辛苦剧烈将不下于土改。"记得到京四天后，我就被调参加文物业的三五反清查工作，前后约四十天。我和解放军公安人员四五人,一共大约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经手过眼了大几十万件各种各样文物，主要虽不外铜、瓷、漆、玉、砖、瓦、木、石，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同时犀角象牙，龙卵空□，也无不有。且照当时规矩，是东东西西搁在我面前时，就得把名目、时代、用途、价值尽可能说个清楚，由另外二人分别记录点验册子上，这倒近于一回真正的考试，其中难免会有认识错处，总的说来，大致及了格的。这回工作，不仅丰富了对于杂文物的知识，也深一层领会到主席对于学习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的指示含义深远伟大，同时也提高了我对于"学习为人民服务"实践的热情，求落实主席的指示到新的生产方面去，取得生产上改进和提高的效果。我为了向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工人老师傅学习，先后作了十年说明员，因此深一层明白了些应用工艺品和特种工艺品古为今用，借鉴古代人民文化优秀传统时，一

个博物馆研究工作人员，还有什么事情可作，还有多少责任待尽，因此学习中也比较偏重物质文化中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等问题本身历史的发展，和精华糟粕的区别。记得从五三年起始，到六四年止，为全国政协大会中先后提案廿件，几几乎全是文物中如何古为今用问题。提案中，除了在我国南方丝绸大生产区建立一个丝绸博物馆，未获通过，其他无不经过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而转送国务院转有关各部执行。计有高教部、文化部、外贸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宣部等机构。最后一个提案，建议国内几个条件较好博物馆，为协助工艺品的生产改进和提高，各馆似应当设置专职人员来为解决问题，才能解决今后需要并取得应有进展。经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及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活动捣乱，国家一切建设计划既无不受其破坏，我的建议，和为这些意见见诸实施积累的点滴资料，也一例散失，无可追究。至于所有提案，时间虽已经过十余年，有的且过二十年，建议内容，事实上并未过时，全国政协方面，或尚有存案可查。以个人私见，至今多还值得参考。例如，涉及全国工艺美术院系专题教材的编写，有几种由我协助为提供基本资料，分别组织过教师离职编成的教材，业已印成未及内部发行，即因“破四旧”名分而当废品处理的，事实上若能每一部门分别组织一二得力教师，在原有基础上，来重新编改，在今后还是相当有用。旧材料如能得故宫方面热心协助，新材料如能得文物局方面协助，凡事实事求是，不在“务虚”上消耗时间，重在实际上提供有用材料，估计至多有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因为就我个人近卅年和美术教师接触印

象说来，这类教材，不仅对今后学生有用，其实对大多数工艺院校教师也还得用，不然，求落实“古为今用”四个字到教学上，将不免永远成为空谈。我今年已七十六，可以使用生命实在有限，却盼望于这份工作上，还可抽出部分时间，为尽点力，也对得起党和人民一些。因为其所以克服内外种种难于设想的困难，忍受生活上情绪上的孤寂，在博物馆坚持了卅年，主要原因，也可说即是明白了“学习为人民服务”这一句话，和“古为今用”含义的深远和无比伟大，且深刻相信，一切研究，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为了建设新中国、丰富新社会文化的新内容，才有意义。

我十分明白，从五三年二次文代会中给我以出席机会，主席和总理接见我时，给我的“体力若好些，再写几年小说”的鼓励，对我的好意，同时也明白这廿卅年，不论是过去的老同行，和由延安来的同志，对我重行归队再写写小说的期许，这一切好意，终生难忘。而且也正是个人原本学习用笔的本意。只是社会变动过大而又格外迅速，且张弛令人难于把握。我虽混入大都市已六十年，本质上其实还像个不折不扣的出自苗乡的小苗人，总觉得不论学习什么，总能通过客观耐烦，在一定时间内，即可望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取得应有进展。用于把握文字表现人事上，过去就是这么通过难关的。既用一个打前站的小卒工作态度，过了时，也无所谓灰心。解放以后，年纪虽已接近五十岁，换个职业把剩余生命换个方式贡献给国家还来得及，到了博物馆，照一般习惯说法，一个人人了历史博物馆，意思即报废完事。就个人经验回忆，这话实有一定道理。因为当时的午门文物库房是在五

凤楼两角楼，在累积灰砂寸来厚的情形下，只三五排旧木架上除了一些破烂陶罐，只触目的是墙角一面搁了四五具传说端来从国外带回的埃及木乃伊，另一侧木架上，却搁下传自明代封建帝王用来在菜市口凌迟罪犯，大小不等柄作鬼头的勾、锥、刀、凿，架上标签虽著名是明代刑具，管库房年近七十的马大爷，却知道清代三百年中还继续使用，所以东西虽上了锈，还十分锋利，而且有些看来是磨损到大半。这位马大爷说，因为每次用刑前后必磨制一番。这才是封建的象征！我就从这里开始学文物登记，随后是数铜钱，在大小不同钱边用白粉漆编号，因为据“专家”馆长说，上面要明白文物数目统计，报得早会得到奖赏。我是个写了廿五年短篇小说的人，头脑即还在混乱中，即刻就理解到我这位顶头上司，是个契诃夫、果哥里肯定会十分欣赏的人物，在社会过渡期，肯定不久就会“发达”的。因此不久，当文物局考虑到当时十二三个教授级工作人员情绪，担心保留不住这些人，而博物馆工作又显然待发展时，问及每人对工作条件时，各人似乎都有不同要求，居多是“位置”问题，我别有理会，只说要的是工作便利，毫无其他条件（所派来的同志似叫卢某某，至今还在对外文展工作）。我就照我所说，工作了卅年。我什么也不说，一面学习业务，一面从各方面来欣赏体会这么一种青年会小办事员灵魂的种种，以及反映到行为上的种种。为什么从不向上面反映？因为在西苑革大研究班学习结业时，听过李维汉部长①说了一天话，记住要点是：各位回到本工作上时，盼照常好好工作，不要反对你的领导。一切机关都是党在领导，不是某一个人。我们的规矩是今天

他作你们的领导，不久也许会要他去作火夫。至于你们工作的能力，党是会理解的，总会才当其用的。……听了这种充满好意的临别赠言，我当然照办。事实上也是对的。不多久，在午门东廊办公室，大约我有时因事去团城看看文物局新收文物，引起了感觉灵敏的反应，让一个亲信故意在另一办公室放话给我听：“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我这胆小无知，政治水平又极低的人，并不懂“越级”的含义，只感觉这必然是会有十分严重的后果。本来照李部长嘱咐，也不觉有反对上司的理由，这一来，我即从此不上团城，直到老朋友郑振铎因公牺牲，也不参加追悼会。……在馆中不多久，我即明白这个上司最担心的，是我明白他的业务上的无知无能，怕我端去他的饭碗。他可料想不到，即是每天诚诚恳恳向我磕响头三个，把位置奉让，我也绝不会领情承受。我十年如一的在陈列室作说明员，从各种各样观众中了解他们的需要，如何更好的为各方面服务，同时也学习文物的相互关系问题，有时还去故宫作义务说明员。因为照习惯，直到如今，搞研究还很不习惯从观众弄明白陈列得失，居多乐意给大首长作说明，为外宾作说明。可对搞生产的工人，先得学习明白他们的需要，再来就客观需要作说明。我却相反，跟生产的老师傅及青年美工学得许多有用知识，明白生产上许多问题，因此对于如何为他们服务，懂的事情比同事加倍多，在政协建议也比较切实有用。……总之，一个领导业务廿卅年，至死连一个普通文物卡片还不知如何下笔，世界上有这种事吗？有的，我如一一照实写下去，会成一本新的《儒林外史》，但对国家无

益而有害，我绝不会去做这种蠢事。这倒应当感谢几个老小朋友在解放初期给我的帮助。第一是死去的杨刚②，给了我一个短信，说国家事千头万绪要人去作，你好好工作下去吧。其次去土改时问到丁玲，如何可少犯差错，记得她说“对国有利③的你就作，有害的就莫作。”这话也许出于刘祖春之口，因为随后不久在武昌即见到祖春，请教过他。

拉拉杂杂说说过去三十年的一些琐事，你能理解到我中年改业的原因，和自处不易设想的困境中，却依然坚持学习，而且甘于沉默，接受挫折，还固执工作下去原因。我能在许多相当复杂又复陌生的文物问题上进行些探讨分析，得出些较新理解和结论。但对于新的人事要求适应，却近于十分拙劣低能。这几几乎是无从努力可望克服的。即以在馆中的三十年所接触人事看来，希望把通史陈列作的比较符合应有要求，恐还得先从馆长教育作起。必须深刻明白自己负的责任是什么，才能明白如何去用人，如何对搞研究的年轻一些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取得两方面的真正进步，不至于长远浮在一些表面表现上，也才可望得到外面的敬重和协作，而对于文物各部门的研究上，都拿得出应有成绩，发言有分量。要对党员中业务上要求真正提高，不容许阿谀逢迎有任何市场，更不宜因人设事。这么一个国家重要机构，理合应当作为反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最高也最正确严格体现的单位。分段研究工作人员历史文献水平，必须达到目下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水平，甚至于有必要把目下历史所部分研究员去兼馆中工作，并把一部分新收的历史研究生，去馆中学习文物，才能在较后一时，应用这些以十

万百万计的新旧文物，对于物质文化史提得出新的见解，不停顿到限于从考古报告摊材料性质的报告中取结论。

1953年，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的胡乔木曾写信给作者，愿为他重返文学事业作出安排。沈从文对于这充满好意的来信，颇费踌躇，长期未能作复。

1978年，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把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些老知识分子调入社会科学院，使他们得以继续完成一些被文化革命等原因长期耽搁的研究工作。作者这封长信，事实上也是迟了二十五年的一封复信。

据作者保存的废邮编入，原稿缺尾。

① 部长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② 杨刚　女记者，编辑，与作者抗战前即相识，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在作者精神崩溃的最困难时候，杨刚去精神病医院看望，并写信勉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见全集第19卷〔附录〕19490408。

③ 对国有利　作者在其他回忆中，此处多作“对党有利”。

197806
北　京

复一美术工作者

××同志：

你寄信已见到。谢谢你的好意。所说馆中借调摹绘工作事，不知李石英同志新近有无回复消息。如能成功，对馆中工作当然极有好处。因馆中还有许多材料，大致都需要改用摹本代替，部分或得加展开图附陈，部分又或应附黑白图，才见效果。就个人印象，即增加二十三十得力美工同志，三年五年继续作去，也不嫌多。即以陈列室需要，也还有一系列工作待重新作起！石英同志主持工作十多年，也必深深明白馆中问题。但既主持一个部门，又是党员，建议若无从得到应有反应，必另有原因，非外面人所能理解。我虽在馆中工作已卅年，始终对业务上待解决问题无发言权。陈乔馆长也相识了快三十年，可是事实上至今还像是彼此都缺少应有理解。他主持业务，情形和韩馆长实在差不太多，似乎至今还不明白做馆长业务应当如何才算尽职。或许在新情形下，别有难心苦衷，不得而知。他主持的业务可能和我认识的“业务”不是一件事，所以过去偶尔谈及业务，不到三句话，即连打哈欠，只得告别。上月我已正式调过科学院历史所，就更不便向他作任何建议了。离开馆中，也可说“势不得已”，因为如果为个人计，照理在五二三年间就有机会离开馆

中，回归本行，重理旧业，日子过得会很好。到五八反右后，中宣、文化、文联一会上，还让我去做北京市作协主席，也当面辞谢。还是留下不动，尽我个人所能作下去，总以为总会有个转机，为国家可多作些有用工作，为新起的博物馆事业打个较扎实基础，因此任何挫折都不以为意……可是社会长在兀兀动荡中人事上的风雨反复冲击下，仅余下个年近八十的有限生命，其余一切工作积累，几乎全付东流，虽幸而不死，报废将仍是迟早间事也。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8年8月初
北　京

复张宇和、周孝栋

四弟、四嫂：

得四弟信，知种种，我和三姊都极高兴。三弟这方面工作似亦已得到合理安排。国家大，事情多，知分问题得到重新一一落实政策，总还要些时间，且希望不要再于三五年中重有反复，就真是国家之福。我调过社会科学院后，已特别调一工作助手，但工作地方虽说将尽先安排，却得等待到据说明年底才能完成的大楼以后，才可望一同解决。目下还是在原住处争争早上时间，五点左右，就院中月季丛边小桌子边进行（三姊经营月季已开花二百朵），逐渐被阳光进逼，约十点左右，即退到廊下进行，不到十一点，只好休息了事。卧房中到下午即在西晒中过蒸笼生活，躺在床上迷迷胡胡，体念唐三藏大和尚当年生活，房中地下却如雨后一片湿。三姊大致一天到晚尽忙家务，也不敢病了，朋友看到过意不去，所以拟邀一家三人或同去承德热河行宫住十天半月，换一口气。若能成行，大致三五天后即可上路。北京离热河七小时车，听说市面乱糟糟，一切俱无是特征，若能去，是必需把开门七件事中六件全带，就考古工作队吃大锅饭，糖也得带的。虽麻烦点，大致对红红说也还有趣味，值得作一次现代鲁滨孙。我们工作又到要我订三年及八年计划时，似乎是解

放以来第三次，所以我看来只能订三年规划，因为估计即能活到八十岁，但精力也用得差不多了，定个八年规划，谁来接手，大是问题。主要原因即我的工作不上不下，搞的问题质实说来，在传统的史学考古都还排不上队，算不得什么“学问”，而对博物馆中工作倒还有用，一离开博物馆，工作即不算得上“研究”，而且材料也不大好办。给人印象或将是莫名其妙……

据废邮存底编入。

周孝棣　张宇和夫人，南京化工学院教授。

19780808
承　德

致沈龙朱

大弟：

我们提早十分钟到达车站。沿路落雨。到地雨略停，亏得有文物局四轮大吉普，才在颠颠簸簸中，上到山庄顶上考古队工作处。承这边同志十分热情早为安排了个房间，又借了些被褥，我们就极其轻松愉快住下来了。住处原本似乎是为最大首长准备，于五×年由清华建筑系设计的，只闻朱老总来看过一次，再无别人光顾。房子全空着，去年考古队才来借用。最上不多远，即到达边墙。材料讲究，别的可不方便。

火车沿路计二百五十公里，先后约停车廿次，钻山洞十七八个，过大小河似不止卅条，洪水汹涌，不见桥梁可通行。长城系在密云附近，十二时即到达，此后即属于关外，虽正当盛夏，到处郁郁葱葱，但并不见有平行公路，有的站且并无站台，只是些村落，又极小，不仅从不见有人骑车行走，即偶尔有公路出现，除军用吉普，也从无公共汽车行动，荒凉处可以意想而知。所以，经过十多年文化大革命后，万万不宜照廿年前设想，以为可以无妨骑自行车来去。到了市，还不易找住处，不易买吃的。半路村子更不会有落脚处。听这里人说，一路上行，翻许多山，火车山洞则不许人行，也

无人行道。

昨天天气转晴，但所带衣已全部上身，我盖的是借来的极大厚棉被，也不觉过暖。住处已在山庄尽头，极少有游人到此。但昨天上午正值新晴，我们沿二百五十年前御道，慢慢上行，两旁全是大松树，大石条子铺成的御道，大部分还相当完整，考古队工作站以下则石头早已被人撬去，是烂泥路，三轮吉普也上不来。终点是山顶围墙。本有一门，已封闭，我们还可沿行爬上约四尺宽的垣墙，如小长城般，慢慢随山脊的垣墙向更高处走去，到一定高处后，就可望见三四里外的八大处①三个大庙宇，第一个即小布达拉宫，本为达赖作的，始终未来住。第二扎伦布寺，为班禅作的，似曾来过。全部八个庙宇围绕山庄后边，一共延长廿卅里，目前似只有二处可看。必有轮子交通工具才方便。上次所中的信，不合用，因为介绍的是买车票和旅馆。这里并无一般旅馆，若住的是一般旅馆，上这工作点，一次即得花车费十元，看八大处一天恐得数十元车费，且各处并不开放，因此介绍信得另写，请亚蓉向所中请另开个信，给承德文物局，才可望得到交通及参观便利。今天八号，这信可能十号才收到，回信或许在十一二号才收得到。妈妈至迟在十七八号将回到北京。我也许同行，也许迟二天上路。车站在修建中，路十分烂，搬行李上车可够麻烦人！王孖和我初步设想，你若拟来接我和妈妈，也可让亚蓉同来，因为车费来回只八元多点，我们为出这点车钱，不妨事。住处则必俟我们下住招待所后，才能斟酌情形，是住山上还是住山下的招待所？因为山上工作点离招待所相当远，并且一天中只有一次人下山取信，又无电话联系。而且若我们已看过八大处后，再使公家车辆，大

吉普只容四个人，怕不方便，且进不去。估计三四天内气候若晴明，我们即将可去看八大庙。若不晴，也许全看不成，只能在山庄内公园一带转转，大小介于北海和昆明湖之间，建筑还不如二者精美，实不值得花两三天时间来看。亚蓉来，主要是有几件文物得画。

暂时不妨设想所中的信十二号可以收到，我们在山中最多住到十五号即必下移（真正山中，雨后任何虫鸟声都没有），而你们也可以在十四五号来到热河，即在此停三几天，大家一道回京，上下车可以不必费这里工作同志的神，更不必多烦上予最好不过。已另写信给王亚蓉同志，她一定会来和你商量的。若上路，必带三五斤黄瓜，十分得用。山上厨房每天只有茄子，为另带十斤黄瓜，有五七斤番茄更好，也可略表我们在此打搅谢意！我们大致是住招待所为省事，去车站不多远，上下方便。车站正在兴建，上下路烂泥一滩，希望你们到达是晴天，方便好办。即落雨，距车站并不远，也不至于如何狼狈。动身前，来个电好些，由文物局转我。所中的信望早寄，方便些。这里地势高，大晴天还只廿三度，因此上身得带毛衣，除番茄、黄瓜及洗脸手巾漱口具外，不必带行李。

从文

八日

---

① 八大处　一般称“外八庙”，指分布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各喇嘛庙。下同。

19780811
承　德

致沈龙朱

大弟：

昨寄一信，想可收到。这里转晴，山中早晚仍极清寒，我等所带衣着已全部上身，夜里还不敢在平台上坐。昨下山在湖边走了一天，湖约五组相互联接，处理得远比西湖、北海、颐和园之昆明湖高明。所有亭阁假山都比苏州诸园自然好看。很值得来看看。我们今天将去离宫，王矜先看过，说也很好，小而精致，脱俗，无怪乎要作开放区。全园有四百人的修建队，正在大兴土木，恢复一部分较完整或虽已倾圮但较重要的建筑，可能要费大几亿元和十来年才可望完成。湖西共分五六处，回旋成一大圈，有桥可通行，水极清冽，荷花特别壮观。有个五龙亭式（只三个）的水边亭台，背景远处是一个马鞍形绿色葱葱的大山，十分美观。故宫小而精，四围用大松树包围，也极美观，无怪乎康熙乾隆近百年都用来常住。闻乾隆还在七十岁时，骑马由京到这里！我们听说各大庙有公共交通车可去。（我们自己大致可在三天内坐文物局车去看看，只容三人，加一相伴的主人，就已满了，所以王矜大致也难同去。）你们若十四五号左右可来，很可看看附近一切，再看机会看三大庙。一般说八大庙，可看的只三大庙。妈妈已决定十八号回京，我也可能同回，住久也无多意

思，你们来二几天还是会觉得极好，天尽在晴时极热，树荫下可极凉爽，至于山上，则我们和妈妈所有衣服全已上身，晚上还是不敢在平台上久坐，因为月光像也清寒逼人。这里少壮，少不小心即感冒。

你们来时似乎尽可能就山庄大门附近第二招待所住，务必带工作证。若天晴，向文物局打听一下我们，又还不曾下山，就时间言，似乎还来得及上山找我们，但落脚处可得在山下找定，因为山上住处已饱和，吃的也有限制，虽有吃的，也还是在山下住便利。我估计至迟十四五我们已下山，住的可能是第一招待所，即“文津阁”，在山庄里，约距第二招待所十分钟远近。也许比你早下山，那就更方便多了。因为我意思是不必住高级的，也住第二招待所，上车站方便省事。若亚蓉同来，去博物馆工作也极近。从山上来却得走卅分钟，上车还慢些。（若不让住第二招待所，可以告他们是来接住考古工作队的我们二老的。）这里二文物局长已来拜访过，还送来些鲜鱼，我们日来将回拜，次一着即下山住，等你们了。这次走走收获多，主要是清静。前天跑一整天，沿湖看了一半。昨天上午到附山近轩遗址，爬山道上去，虽只剩下一堆石头，风物可极高明，回时已中午。妈妈极愉快。可是一切未免太麻烦王孖同志了。红红上午做课业，和王孖家小妹一道下午上山采蘑菇，已大吃二顿。满山都可发现新鲜蘑菇。到处只草木蒙茸，无一处生刺，也无什么毒虫恶兽。所以乱走无妨。

从文

十一日上午

19780913
北　京

致胡乔木

乔木同志：

承好意把我调过历史所，使我工作得到便利，可争取点时间，把停顿了十多年的工作，即早完成，实深感谢。目下因住处过窄，材料分存数处，无从集中，即能集中一部分，也摊不开，工作难于取得应有进展，深盼得您帮助解决一下。不然，难免坐耗有限生命，无可奈何。其次，添配说明中附图，虽得到考古所同意，将王亚蓉同志调来协助工作。此外，还有王㐨同志，许多年来，多亏得他热忱帮助为借阅所中图书资料，我才能从他帮助中，把其他一些较小课题进行下去。目下待完成的《服装资料》，校核图片说明，有一系列烦琐细致工作，待得有个十分细心耐烦，而且又还得对这些具体问题极其熟习的人，合力同功，加以协助，整理材料，必可收事半功倍效果。王㐨同志目前在考古所文物修复组工作，也希望您能为向夏鼐所长商量一下，同意暂时将王㐨同志过来帮助帮助我，付印时，必可省去许多麻烦，避免些容易疏忽或错误。关于《服饰资料》的编写，照原来设想，本来为配合总理出国礼物之一而着手，试行编写。就个人能力而言，虽在历博工作卅年，从工作需要，接触文物虽较杂，常识也较多，惟对于三千五六百年来这么复杂问题，常识也只是点

点滴滴，极其浅薄。工作在国内还近于开端创始，凡事从试探出发，材料取舍处理，解释问题，多包括否定或肯定两个方面来着手，当成一种庄严政治任务而努力，才对得起总理的期望，及齐燕铭部长的推荐，和在工作中的支持！这个试点本完成后，不至于大闹笑话，达到“及格”水平，即已是大大幸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个人所有一切图书资料，全部散失后，六九年冬被迫下放咸宁，七二年才返回北京，在高血压高达二百五十，低血压也达一百五十，极端危险情形下，总还不能忘记有待尽责任应尽，不宜胡涂死去。因此回京后，在四人帮正疯狂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中，社会上一切文化研究近于停顿情形下，依旧还克服个人体力情绪上的困难挫折，和图书资料的贫乏，尽可能把工作继续作去。不久前，历博方面参预摹绘图像年青同志，以社会需要为理由，拟把图像部分单独付印，似已把总理嘱咐期望忘去，也不明白当时图像选择和文字说明彼此实密切相关，一加分割，即不成其为研究资料，而且完全失去慎重其事来进行此工作本意。照原计划，明确此图录只是其中十分之一部分，单独付印，图像摹绘再精，将只会给人一种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印象。若只在解决当前社会仕女画参考需要问题，不妨换个方法，另为提个草目，至多费一星期时间，用石印法(或静电复印法)更易取得显明效果，那需要什么研究？且在六四年把图像及说明样稿，分送郭老及文化部、中宣部和许多有关方面审查，再来就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岂不是小题大作？以历史博物馆工作者面有此打算，岂不是笑料奇闻？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责任而言，绝不同意把图像预先单独付印的意见，必须文图同时付印，才不失本意。也只有这样，才

可望于出版后，总结国内外各方面反映的意见，明白本书得失，再来进行商讨第二册（或以下各册）的编辑工作。既出现过这种缺少原则的想法，可能当时也会得到馆中某些人的支持，因此就便附陈一下。

我今年已七十六岁，早过了“古来稀”的俗话，心脏病供血不良病症，虽因年老及生活单纯，转而日趋稳定，但体力究竟受自然规律严格限制，可以使用的生命，总还有个限度。如服装研究工作，在今后需要上，一时不必继续进行，也还希望能得到你的同意，让我有个三四个比较合手的工作人员，争争这三五年有限时间，配合国家需要，来进行一些我常识吃得住，在国内又还近于文物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些课题，逐一来进行下去。能亲眼看到工作完成，固然极好，即在中途身体出了事故而报废，某些陌生课题，为打了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也可以让年轻力壮的同志，继续下去。依我目前主观设想，有一二十范围较小研究题目，只要我所知道材料，能够得到便利，工作大致都可望陆续完成，内容也还像个样子的。即此并致

敬意。

沈从文

九月十三日

197809 中旬
北　京

复一位教师朋友

××：

真抱歉，来信不及时作复。关于工作，能有机会共同三五年，当然是难得大好事。只是照目前情况，我自己待结尾的工作，还因住处过窄，材料无法集中，近于无可奈何中，等待有个工作室时，才有办法。虽在所里院里都得到"优先"的允许，但事实上这个优先是不大容易转成具体的。也可以下月决定，也可以再延长二三年才有指望，甚至于永远成个抽象的期望。至于借调你来工作，恐怕也有些困难，我是个新来人，和所长首长都不熟习，并名姓也不知。照近年习惯规矩，自己位置还不定，绝无调人权力。即在同一社会科学院，把王亚蓉调过身边，也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同意。这还是为完成总理指定我负责的工作。至于此外研究课题，我是否能得到允许，大致还得看目下的工作结果，是否及格而定……照你信中打量，绝无希望可言。因为把我调过所中，主要即是把我保护下来，给以工作便利，让我尽可能争三五年时间，好好的使用这点有限的剩余生命。已不容许对国家不负责任，像过去那种不计划的浪费热情，浪费生命到无多意义的耗费中。这么无计划为任何方面打杂，实对国家不起。这限制或要求，对国家说来是十分对的。我也应分争时间管

制管制自己，不必要关系不多的杂务，得放弃了。再不考虑为国家需要出点力，滥用热心到并无任何责任方面消耗，实在说不过去。

另外说来，即由于热心滥用已受过一定惩罚，你大致知道，为了推荐一个“现代中山狼”，家即因之而毁，所有半世纪以来，得到点点图书，在抗战八年中都并没有毁去的，在这个典型小人面前，由于他的说谎造谣，终即因之全部毁去。朝慧也因之流落数年，东西南北奔驰万千里，若非得你们和几个亲友保护，岂不早已折磨死去？做了这么大损人坏事的“现代中山狼”，用我作为“垫脚石”，作为向上爬第一步工具，我都以为小人是历史上所常有，不足为奇，不加理会，来个“敬而远之”，当可无事。不料有一次过馆中时，正是因为他捧四人帮十分顺手时，一面是有馆中支持，一面是善于投机，投四人之好，胡画什么商鞅上朝，腰插一柄无鞘短剑，秦始皇读奏折，在小小矮案上，搁个铜豆，以为这个大皇帝办事过劳，会得吃点什么干果时。(事实上还未必明白这种铜豆是放干果的)，我好意告他，秦代法律极严，大臣上朝，那许随便带露刃兵器？顿即引起他大怒，手指着额大加申斥：“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十分得意，学着我的口音，说了些处处反映小人得志的十足神气样子。可料不到我倒并不感到什么难受，反而能静静的看着他的丑恶表演。因为在新旧社会独立生活，看了多少下流丑态，甚至也写了百十种小说，一部分近于为这类人作的特写，如乐意用笔，不甚费事就可为用文字写一篇契诃夫或果哥里笔下的小人物小小灵魂的种种，供万千人的欣赏。可是他其所以气势汹汹的样子，即明确反映到心中的虚怯，担心吓怕的正是正式揭这

个小人物老底，可料不到我有的更重要事情待作，那里会和他计较这些小小是非！除了向推荐他的老师刘凌沧①提提，即付之不理，且估计他还会大走红运。因为社会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发展，有官市场处即有这种以谄谀上级找出路的大人物产生存在，同样有他们的广大市场，这是历史的必然。果然四人帮一倒，这一位又以反四人帮而红了。

据未完废邮编入。

① 刘凌沧 即刘恩涵，笔名凌沧。国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780922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老兄：

一别不觉数年。没有回你的信，真是抱歉失礼。但这几年中国内的变化万端，你们在某方面或许比我们如在鼓中过日子的人知道还多一些，因此也必然能理解不复信实免触忌讳的苦衷。四人帮的愚蠢罪恶，一切都超过想象，也把国家大多数方面闹得个乱到不易形容。新的秩序经过了二年整顿，多方面有了好转，有些方面，或尚有所待，才会慢慢恢复过来。七六年因唐山大地震，我这里家中大小三代，在几微间也压在一屋中小间里，幸而得免。不多久，亲友即为劝南行避震，也便于留下小龙协同本院中青壮，进行坍后山墙修复工作，因此三代大小四人，同过苏州小五哥处住了半年，我个人还去上海打扰了流金①一家大小约半个月。时正大暑中，供应紧张，不免近于把他一家大小闹得人仰马翻，忙得个不亦乐乎。时宗蕖的哥哥宗津，也离京到沪避震，在病中还为我作了张速写像，神态极好，或许是他生前作画倒数第二张，第一张是为一个有名女演员而作的油画像，前后只三个半天，完成后又照我们意见略略改动，精美之至。可惜九月回去不久，即因直肠癌转侵肝脏，并及膀胱，明白已近绝望……若缓死一年，或许因眼见四人帮中最愚蠢低级之妖婆倒台，因

高兴而受另外一种内分泌刺激，病得好转，也说不定。宗藻流金二人，先后曾来过北京一次，最近情况不知如何。在五八年反右取消党籍的，“右”的名字已在五种不吉名称上删去经年，不再于报刊上见到。不少人已恢复工作，且闻在某些省市有人已恢复党籍。至于几个大都市情形如何，则不得而知，因为此等事，在党外人说来，是永远不会懂的。卅年反复动荡中，似已到“动极转静”情况。至于是否在某一时节内，又复出现新的“静极思动”变化，则刘伯温的《烧饼歌》似并未具体道及，但肯定还有人不免“心怀杞忧”也。我在这一世纪三分之一岁月里，还居然好好活下来，只能说是大大幸运。今年已及七十六岁，体力和童心幻念，似乎还保留未尽丧失。多年来心脏供血不良的高血压病，也日转稳定。因为上过黄山一次，印象极好，且并未感觉劳累发喘心痛现象，因此还希望不多久可去昆明看看卅多年前我们旧日住处。我还十分满意好几年中入城晚饭时，只费一毛三分钱的一顿牛肉米线，居然把生命维持下来的情形，以及到你和王逊、流金、宗沄几位住处谈天时大家十分高兴情形。算来绝大部分年纪相近友好多已成为古人。特别是国文系部分同事，除我和唐兰离学校较早，不至于在种种不意而来的变故中死去。此外，老的一代，几几乎已完全报废。当时青壮翩翩美少年的查良铮②，大致回来心情过于迫切，在反右时一下子即挫折廿年。今年却因骑自行车致腿折死去。如稍缓数年回来，或挨至今年回来，将必然成为新的中美友好文学部门代表团之一位，同时在国宾行列中，和中央领导握手言欢，且必然受特别欢迎到文学所外文部讲学，大大得到好评！以年龄成就而言，都将比柳无忌③神气多多！

我就近，已把工作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要工作，还是近卅年来搞的文物部分。尽管出土新的东东西西已宜用千万计，而以物为主作为独立学问看待，事实上还近于冷门杂学，有待以书为主的史学家认可，才算“学问”。所以出土物即以千万计，比较有分量的问题专门研究工作，还近于开始探索，以至于等待有人带着探险家勇气和情感去开始。内中甘苦，亦只像我这种永远具有真正乡下性情的愚人，才始终能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坚持下去。但用力尽多，用心尽勤苦，末了终于或许被认为一无所成，而在小小故障报废，一切努力□□□□□□□□□□□。因为社会变化□□□□十分伟大的一面在生长，同时也必然会使得封建式余习附托寄生，不仅难于扫除，有些方面或许反而繁殖增生，“正义”不易抬头，“逢迎”还有一定市场，真的是使热爱国家的痛苦，而混混浮泛于表面的人物，反而日子过得十分顺利，诸等现象亦世势所必然非偶然也。

写作事，此生恐已难望重有过去机会。所谓百花齐放，不是为我们一辈而说，且名辞含义亦复难言，所以在国外或香港，即或还有读者，在内地，恐不易有重印机会。所有作品早已焚尽，即在台湾，亦难逃此厄也。日本松枝茂夫教授曾寄有译书数种，并附一信，以为在日与友人同好常谈及我不再写短篇，同认为是一憾事。可不便回信。大致不知在此能活到如今，还平安无事，或许正得力于不再写什么，慢慢为世人忘却，实幸运也。最近常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作为参考学习而放映，内容似不少和我卅年代作的小文情调相差并不太多，但这类电影可供学习，似重在给外人以一种开放自由印象。至于国内真正同类或相近叙情抒情小说，势还难

望有解禁可能，因为内外有别。看电影能发生开放印象，看小说，则将对新的学习用笔的人起不良影响，所以作为“作品业已过时”而处理，十分自然合理。这里一家大小六人都还健康，大可放心。相熟人中也盼致候。祝府中大小安好。

从文

钟开莱　旅居美国的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据原信复印件编入，其中部分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① 流金　指程应镠，笔名流金。作家、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夫人李宗蕖。

② 查良铮　笔名穆旦。四十年代活跃于诗坛的青年诗人之一，翻译家。1951 年在美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 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 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77 年 2 月逝世，1979 年得到平反。

③ 柳无忌　现代作家、学者。1931 年在美获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英、美从事研究、执教和著述。柳亚子之子。

19781003
北　京

致张充和

四妹：

这次你回来，虽分别近卅年，你的体力、情绪以至性格，大都还和出国时变化不多，我们都十分高兴。只可惜在北京时间过短，无从多陪你各处走走。这里孩子们都不仅已长大成人，即第三代也快在长成中。经过这卅年人事风风雨雨变化中，这里诸亲友好，却大都还能较正常的活下来，不出意外，也就可说是够幸运了。因为此外在这种倏然而至无定向的人事风雨中，骤然成为古人的，实以若干万计。也有的升天入渊，在数年间翻覆，不仅出人意外，也出于他本人意外的。比较上说，我们日子过的实相当平凡简单。且在许多倏忽来去的事变中，大都如蒙在鼓中，近于绝对无知状态，因此也就反而日子过得平安。三姐体力上的显著变化，大致还是从六三四年才开始的。因为随同刊物编辑部年轻同事下乡搞“四清”，每天轮流到一个贫农家中去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约有十个月长久。又爱好争强，不好意思照年龄所许可，自己作点补充饮食安排。害过一次严重眼病，幸亏被劝回京就医院急诊，经过十多天才告无事。接着不久，就赶回京来和年青同事（多比她小一二十岁）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时曾经同大伙到王府井大街口去卖小报，参加过一

系列的大会小会，到后又和同事转到一个补鞋店去帮忙，补了大半年鞋，总是忘了吃喝的和年青人一道去凑热闹。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凡大弟、四弟、五弟等所受的折磨，她却没有受过。不过到了六九年夏，运动要结束时，便又“响应号召”，和文化部系统万千人一道，去湖北古云梦泽边参加围湖造田，满高兴的到湖北咸宁湖边一道开荒，长年整天在深可过膝淤泥中拔草插秧。我是冬天才忽然被哄下去的，到了地才明白“榜上无名”，册子上并无名字，因之还在反复商量四小时，作为“既来则安”，暂住在故宫一个空宿舍中。原是唐兰等住处，因他们到嘉鱼大江边运砖去了，房子才空下来。可是不一个月，他们要回来了，又临时促我搬到五十里外名叫双溪地方一道山冈上松林中孤孤单单一个空学校里去。倒真如原来哄我下去的年青同事说的“一切如画”，而且如王维的画！一个左右后三方全是松林，前面冈下有四五万亩水田的大模范生产区去住下。三姐有时来看看我，可得在一个大湖堤泥浆中跋涉廿五里路，又赶搭廿五里每天一趟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每来时，都发现她体力消耗太多，瘦而黑到惊人程度。可是精神倒始终真好。我呢，独自在那个空学校一间大教室中住了整一年。每天去一里远近一个山坡下区公所里取饭。大食堂伙食特别好，总是有鱼有肉，吃的新鲜鸭蛋是一生少有的。大雨中房子积水到四十来石时，还能和浮丘公一般，穿着长统胶皮鞋子，在房中泥浆里走动，并且打着伞在桌边做事，只觉得一切和做梦差不多，十分离奇。大致近于在温习我十五六岁初到军队中生活，也像是一种有意思的教育。因为和当地的人关系处得极好（剃头理发还保存古典作风，仔细到必须恳求免去捶背等手续），所以不像是科学院专

家在河南情况，凡是他们受的辛苦，我都免了。真算是特别优待，真正自由自在的看远山近水，夜听长二三米大蛇叫，过了一年，却写了不少旧诗，心情也反而比住北京还安静舒畅。其中虽病了一场，血压上升到250/150，可是得天保佑，在危险期当天三姐赶到时，又恰恰有个公家的空吉普车，就上了车，入了县里医院，一住四十天，人又好了。血压上升到超限度时，我居然还能在病床看书。却由此认识一个由东北打仗打到海南岛，负了伤，留在湖北咸宁医院休养的解放军人，成了好朋友，说了许多他的崭新见闻。这人看的近代小说既仔细又博览，比我和三姐都强得多，且为人十分有趣。前几年，回到东北伊春林场，和林业局书记到北京来领取大型水电机时，还带了许多东北特产来相看，也真是应了俗话所说“人好到处逢好人”！三姐是七一年夏天和我一道去汉水上游丹江，在一个打石头的山沟前，和“白头宫女”曹安和①等在一道。过了个年，我先回来，半年后她才回来的。我能维持到现在，表面上还不太衰老，记忆力理解力都还过得去，主要是较注意饮食，不大关心个人得失。因此心脏动脉虽粥样硬化了廿年，至今还不见病况进展，眼睛除高度近视外，还无白内障或青光衰退现象。最近血压且回复到接近正常状态。三姐太不相信营养，经济上又还许可吃得再好一些，孩子们可担心处也不多了，只要肯吃得好些，是会很快好转的。这件事望你经常来信提提，会对她有帮助。

这三十年里，人类历史所少有的风雨，我们都平平安安度过来了，在最糟糕的情形下，不仅支持过来了，我还能就新的本业，做了一大堆零星事情，都是属于物质文化史中的冷门空白点。虽然所有的书全毁了，材料全散失了，许多可

做的工作，都已无可希望一一完成它，但你这次看到的情形，应当为我们放心才合理。因为若不出新的意外，估计至少还可以作点事情，对后人大致有益。住处虽窄些，心境似乎比耀平兄和二姐稍宽些，以至于也健康些。古人说“无欲则刚”，实有一定道理。近三十年的生命，从某一意义上说来，是完全浪费到社会变化中折腾。但其实也大有所得，即深一层明白了国家种种悲剧的由来，以及明天的种种值得杞忧和乐观处。正由于不在个人权利得失上用心，也即可以免去许多意外的灾星。一切只从一个尽公民责任出发去工作，所以生活虽若平凡一点，可是同时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麻烦。最难得是三姐，这三十年来和我对于生活彼此有个共同认识，所以她精神上还是很正常的，情绪方面甚至于在许多事情上，还好好保持着四十年前的健康旺盛处，在所有学校机关同事中，都得到赞赏好评。你一定能看得出也理会得到，在各方面她是愉快的，你应当为我们放心。完全放心！

至于放弃了写作，当然可惜，为之惋惜者大有其人。过去一时不仅在国外译我作品的日人松枝茂夫教授，给我信里就提到，即在国内，一些搞对外翻译朋友，也不少人怀着同样心情，只是怕犯忌讳，从不敢提及，近来才有人比较公平的提提。可是我自己却早即料到，会有这一天的。事实上五三年毛主席和总理接见我时，就充满好意劝我“体力好转时再写几年小说”。我并没有忘掉这分好意。但是古人说“破甑不顾”，书既很早就全烧掉了，这一行又有的是能人，我这人除了用笔，一到什么场面上，就什么话也不会说，照俗话说即始终“拿不上台盘的真正乡下人”。在新的社会习气下，求适应客观要求，说改造，实在不容易。所以倒是放弃空头作家

虚名，能就工作范围内，实事求是一些，把目标放到“为人民服务”上，或许可望少出意外事故，而多少做出点比较持久有用事情。就这卅年学习经验看来，国家事实千头万绪，个人能力实有限，个人取舍还是对的，或比较对的。“做公民”就是一切重在尽责，认真点说，似乎比做官或文化官还难一些。因为越学越近于无知，越深人且越加明白工作近于开荒，会感到孤独寂寞。理解的人也越少，而责任且尽不完。特别是从人事上说，对于封建积习的泛滥，正影响到各方面，我任何努力都不会得到应有的好结果，终会被这种封建意识形成的波浪摧毁于俄顷。我终将为自己性格上形成的拘迂束缚，和一□□自外面的似新实旧的社会习气所压倒。能在比较平静自由中，把由总理支持的任务完成一部分，且亲自还看到它印出来，就对得起生命，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朋友的期许了。我只有一点担心，即我报废后，三姐会相当寂寞。经济上不是什么问题，生活上恐不免有些空虚。因为我在过去某一时，虽总是凡事独行其是，不大受她的应有约束，很使她痛苦。近卅年彼此都有了应有的认识，我大致如我家小帆帆四岁时说的：“爷爷为人心好。”我们都为小孙女的话好笑，大致也得到了三姐的认可。

希望不久即可见到汉思②。耀平兄说，他那本谈中国韵文的书写得很好，可惜我不懂外文，但三姐还是盼望能得到个普及本。你一定要说到，不必为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不论什么都还过得去，什么都有的，至多带一个二两重的开罐头的工具，就够了。和你这次回来一样，大家能见见，谈谈天，就多好！如果有机会，陪他看看故宫新陈列字画，一定会使他感到些兴味。因为从新的本业学习上，我们对于故事画的

鉴别方法，有了些别有会心处，多从一切应用器物上判断产生相对年代。这不是外国人用新科学技术能解决的。由于方法上似乎较新，一时还不易为旧式鉴定专家"法眼"所能接受，但搞文物的却易接受。正因此，把许多名画年代都推翻了，或提早，或降下，老派专家的"法眼"成了问题，都受不了。可是迟早还是会得到认可的。

上次忘了带走那张小葵花，我已在上面写了几首打油诗。比起耀平、二姐的诗来，我作的只能算是打油体。也有人以为别具一格的。其实不过是建安体的翻新罢了。有的似乎还有点古意，但是现在读书人都很少有人读三曹诗，所以会说"即打油体也不合格"，首先是走韵出格。还有几首长的，内容都相当新，一些人看来也多不大懂，主要是"读书人"都并不怎么读书。这是必然的结果。待把服装稿十二月里交出后，为选些文化史的旧诗抄出来，给你们看看。

从文

十月三日

张充和　昆剧专家，擅长书法、诗词、文章和国画。通信时任教于耶鲁大学。作者的姨妹，1949年后在美国定居。

① 曹安和　女琵琶演奏家，音乐研究家，抗战时曾与张充和同在音乐教育研究会工作。朋友间谑称为白头宫女。

② 汉思　美籍汉学家、语言学、史学和比较文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Hans H. Frankel，中文名傅汉思。张充和的丈夫。

1978年冬
友谊宾馆

复阎纯德

纯德仁兄：

得从家中转来赐信，得知作家传记辞典，由诸先生共同努力，业已完成，值得庆贺。深盼能有机会于出版后较早即可看到。至于有无弟名，其事极小，因弟近卅年来，一心发迷于“学习为人民服务”，头脑中只是万万千千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旋转，总妄想从学习中，可以多明白些优秀传统如何想办法落实到古为今用上去，或可望稍稍作出点对生产当前或今后还有益有用介绍工作。不意社会长在风风雨雨中动荡，一切努力到头来终不免报废于倏忽中，正如俗话所谓在劫难逃！新的局面虽大不同于过去，但已迫近暮年，报废只是迟早间事，那宜再存任何不切现实妄念和空想，徒增笑料……至于写作，尚未到毕业情形下，即因社会变动而成废品，流波逝水，一切早成陈迹，那宜再来冒充空头作家，自欺欺人？半世纪以来，有万万千千作家，写下了无数煌煌巨著，都能紧密配合革命需要，印行了千百万册不同作品，分散于全球读者手中，既为领导文化宣传上级部门所认可，也为世界读者所共见，成绩伟大，十分显著。年来对内政策虽小有变化，不久前，见到周扬院长①一报告，即对“百花齐放”反复加以阐发，“是放社会主义文学之花”，不宜误解。对近卅年来

的成就，重新肯定。若以为卅年代作品，大致也限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曹禺、巴金为有成就。主要还是解放以来成就最最值得称道。报告主要虽说对内而言，对外则重在给人一种印象："文学中已在百花齐放"。事实上内外有别，不应误解，稍存妄想，"将犯错误"，恐不易补救也。

我的工作，在练笔期间，即告夭殇，使我无可奈何，只能即早改图，免在诸书焚毁之后，还难免被一大群批评家和新起在国内各大学教现代文学名教师，在兴头来时，也人云亦云胡骂一通，满足其"打死老虎"愉快心情。一切得承认这个现实，是我万万招架不住的，只好照古人所说"破甑不顾"，先前一切不算，凡事从新学起。

阎纯德　当时为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

写此信时，作者正由社会科学院安排在友谊宾馆临时住下，在几个助手配合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最后定稿工作。

据未完废邮编入。

① 周扬院长　疑有误。周扬当时任社会科学院顾问。

19781215
友谊宾馆

致沈朝慧

朝慧：

我那些锦缎，还待选照作封面用，因为书店绘制的不好。挑的现有锦更不好看，已允新织或印。望你为把一、黄地方格锦，二、沉香地加金锦，及三、二片康熙金钱蟒两色金织缎捡出，托大哥带来，又有本《明锦》（李杏南编，我作序）若在你手边，也可为捎来，因为内中几件灯笼锦，可能用得上。

大小安好。

从文

十五日

沈朝慧　作者的侄女，1959 年后为养女。当时在街道补花合作社工作。

19781221
友谊宾馆

致胡昭衡

昭衡同志：

前几年，在祖春处见到上林[①]兄时，即得知你已不在纠纷中，暂时搁置，曾托其致意，想能转达私怀也。近闻已复职，心中愉快之至。我仍在北京，惟已离开历史博物馆，转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老伴至今还分别各住一处，我住东堂子胡同，兆和住文联宿舍。我调历史所，主要还是为了工作。这方面给以新条件及助手，目下一同在西郊友谊宾馆五楼104，只是一时性质，估计到十二月终，必将告一段落。只传说春节前，或将为换个固定住处，足供一家三代大小六人可以一同住下，能到时使传说实现，便真是天大幸运！因为今年已七十六岁，体力从表面看来，还过得去，不大显得衰退龙钟。七四年上黄山还不必使用拐杖。惟事实上记忆力、理解力已相当衰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人事风风雨雨中，所有过去已印未印作品，几几乎都承充满革命干劲的大小将，一律代为消毒，付之一炬。即近三十年工作所积累文物资料，也代为全部处理，同时也就把我的记忆力理解力全部冲垮了。而这些大将小将，却一切无事，至今还在一种特殊保护下，几几乎原封不动的在“首长”位置上，四人帮垮了，“帮四人”倒似乎位置更稳固，行为更革命，甚至于更重要的。所

以这一帮以打砸抢起家的英雄，受应有处分，我大致是看不到了。

顷陕西博物馆范文藻同志过京，因公到津，特别介绍他便中看看你，并托他致意问好。范同志是在敦煌研究所工作多年，摹绘过千百件精美壁画中关于生活衣着资料，在国内可以说对于这一方面用功最勤，成就最好，特别值得尊敬的一个好同志。在陕博主持壁画研究摹绘保护工作，也已多年，对国家有极大贡献。今来津采办些保护文物材料，虽有省中方面介绍信，如有什么困难处，能得你适当协助解决一下，感到身受。

这廿年中社会变动过于剧烈，真是不易设想。大多部分亲友熟人常在倏忽间即成古人，可说是历史上少有悲剧。一般工作干部知识分子遭遇之惨，自不用说，即以党中骨干而言，几几乎亦无不在难于想象痛苦中忧心忡忡危惧中度过此十多年难关。我虽托天之佑，肉体上不至于大受折磨，但所有过去旧作付之一炬，所有点点工具用书，也一例完全作为废纸处理完事。只六三年由总理交下，得齐燕铭部长支持，一份关于古代服饰进展图稿，还偶尔保存下来，一搁十多年，直到八月间工作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才能继续进行，加以补充整理。初步可望明年春夏间当可出版。也可说了一心愿。事实上所能完成的，还不过原本拟进行的工作十分之一，过不多久，即将到八十，看来第二本进行，即已有心无力，机会再好，工作环境再便利，只有让后来人接手下去了。以目下情形说来，四人帮虽已打垮，至于“帮四人”的帮风、帮气、恶习惯、毒影响，却还在全国各部门内，保护着万千“既得利益”中层负责人中起支配作用，许许多多方面都十分

显明的阻碍着国家应有的进展。你的工作也肯定会经常为此感到棘手。

祖春还一同在京，已大半年未见到。文教部门从表面说来，像是比别的部门稍简单一些，但实在也不简单。主要是老的多已老去，目下四十上下的中级骨干，知识多不大抵事，有的在帮派教育中，“政治世故”多于“正当知识”，有的又并无什么大不了过错，就是一个不中用，以政治地位而言，却还于无形中占有个绝对优势，而且在近廿年形成的恶习惯浸润下，血缘关系的影响，远比党的原则性强得多。若在这个人事基础上求实现四个现代化，恐怕上面理想再好，地下原油产量又再加十倍多，还是不大好办。

并候佳好。

弟　沈从文

十二月廿一

胡昭衡　原名李天欣，曾用名李欣。作者抗战前编文学副刊时撰稿青年朋友之一。1963 年起曾任天津市市长，通信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王林　原名王弢，笔名隽闻，现代作家。

19790112
友谊宾馆

复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两位：

不久前得信，问及《南北朝史话》插图事，若包括东晋，大致近年南京和镇江出土《竹林七贤图》还有用，因为和顾恺之名笔有关。又镇江西晋同处产瓷器，和一阵起哄以为“铝制九环带”（其实早料到是银制），也有代表性。

又江西方面，也有一西晋墓，中有用楷书书殉葬衣物木简牍出土，似可向江西博物馆要个照片，可以打破郭说的东晋还全用隶书作碑志问题。由于东晋争正宗文化传统原因，福建方面出土的一切砖侧文字，还必用隶书。六朝任何文官僚死去后，著作表上还必有一系列关于阐发儒学的著述，也和争正统有关。所以西北出土的晋人《三国志》隶书写成，更是当然的事情。至于民间买地铅契，则一律用近楷书字体，亦汉即已出现。

又南朝诸陵石辟邪，当然也有用。南博要照片容易。

又“河南邓县画像砖墓”，有报告，不过一二元可得。内中有平肩舆、部曲鼓吹、执弓盾步卒，都极好。最重要还是内中一系列乐舞画像砖，内中有“狮子舞”（可证明唐代五方狮子舞实上有所承而来）、“人言鸟歌万岁乐”（唐志以为是武则天创作，由此可知亦早于南朝即产生），都和《隋书》国乐

十部中清商乐有关。特别重要是为又一组乐舞中，有个戴胡公帽的高鼻如醉酒胡人状，大致即是隋代十部乐中，南方二部中之一的“文康伎”，即庾亮死后，其家伎怀念而作的文康伎形象。唐代即已失传，因此废去，后由新罗、百济传回，但仍不正式补入十部乐，改称“礼毕”。后来李白的《上云乐》一诗，因不知本源，却把东方朔故事加入作结。作文学史、音乐史的，都来不及注意。因为至今还只引书证书，不会使用文物作联系运用。

又内中还有“王子晋吹笙引凤”及仙人王子乔图像。故事似在《韩非子》内即提，到三国普遍流行，所以《古诗十九首》也提，《神仙传》列一专目。

又《商山四皓图》，则明白用楷体作“南山四皓”，和乐浪王氏墓出土一个汉代漆筐上“南山四皓”相同，可证不是“商山”。因此并可为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一新解，即陶的入世感情思想，不是什么脱离人间思想，还有点托古射今，乐意有机会作为四皓出山，戮力王事！

又有《斲琴图》，也显明是南朝齐梁高士反映，原意或就嵇康好琴故事而作，衣着纯属南朝齐梁士大夫方式，即童仆也袖大过二尺，是齐梁时高士风流一时特征。

又南博、浙博、申博均有大量青铜镜子，有署东晋齐梁年款分明的，也可证当时工艺水平。作西王母神像的，则可作当时宗教信仰关系密切，可能是“越巫”影响。陶弘景的《真诰》中许多仙真，都等于把葛洪《神仙传》中人物加以进一步人间化。反映南岳《魏夫人传》中叙述最具体的，则有较后五代南唐阮郜的《阆苑仙女图》，故宫影印于《文物精华》中。事实上应为《玄女授经图》，一面是南岳魏夫人，一

面是西王母，中间却坐了个刘彻。授的经是玄素二女传授西汉人熟习的房中术！背景用一片池水象征瑶池，空中有杜兰香董双成等骑仙禽奇兽而下，是全照《神仙传》《魏夫人传》中叙述而来的。

又南京出有一金刚石指环，也即古代说的“昆吾有切玉之刀。”（曹丕著名的《典论》，原不相信，也不相信南方不焚之火浣布，后因见实物，此书即因之而毁。）

关于作家笔名事，据我私见，能免就请免了吧。我的作品早已烧，五三年即付之一炬了。即台湾方面也放不过，彼此有不同理由，在内地，据书店中人正式通知为过了时，在台湾方面又似因并未过时，也经明令禁毁。更可笑处是七×年后传说我已死去，因此才解禁了一本《边城》。事实上我可还不死！主要大致还是金隄①和白英②教授同译的那本《中国土地》，在美还有读者。还听人说一个澳大利亚人为我写了本传记，美国也出了两本，其一是个五十来岁美籍华人老小姐写的。法国则在巴黎大学习中文者定要读四本书，除《水浒》外，内中现代文学是我的《春灯集》。过了考，即可望成为终生中文教员。每年最多选二四名。最近这里也拟定为我印两个选集，可没有人料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分正确运动中，把我一些未编印的作品毁了，我那里还有机会照自己意思来较认真的进行这件工作？“妖婆”作孽，让什么有极高文化水平的小军干把我不少重要稿件用“代为消毒”名义全部烧去后，还在她那本自传上称我什么老师，真是历史中奇闻。如和编者相识，请代为说一声勾去我笔名一条，真正感谢之至。作品既处理完全彻底，还要笔名有什么意义？

我近三月正在无日无夜赶工，历史所为安排在友谊宾馆一个工作室，和几个年青同志在一道赶了三月，今天已交卷，算是完成了业已搁下十四五年的重理炉灶一份工作，估计要在七月里印出，九月里且送出国外。这三月出于朋友和公家支持，添加了四五百新图，为赶编目录，校核文字，动员了一家人，所以兆和在此帮忙，也忙得个昏头昏脑，女儿也在此帮忙。初步交了卷，到下月可能还得用一个月在正附图约过千，文字约廿五万中，由我过三次目才能付印，大致还可在此住到正式付印时为止。通信为北京西郊友谊宾馆 5104 号。到四五月或可换个地方，去编两本个人选集，因为也得在今年出版。拟用六十万字分两册印，我希望挑八十万字。开明付印那十本书如可从上海古籍书店商量找得到，就太好了。因为那些本子是最后校过一次的。工作完成后，我是否还宜于继续工作，就看天意了。因为今年已进人七十七岁，表面上似乎还比一些年岁相等朋友见得健康些些，但看看去年老同行老朋友陆续上八宝山的即达十六七人，最近又因翻案恢复在八宝山开追悼会的已有五六人。我虽还像经久耐磨经摔经碰的结构简单，始终还运转正常的一件老机器，小心谨慎些，还可望再使用几年。但是忽然报废还是难免的事。从总的说，也算是并不白活这八十年。从工作说，则可以说由于顽固保守，始终不善于适应这五十年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一切工作都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总是像在沙洲上搭盖的茅草屋，一阵浪来，即又一切扫荡。即再认真努力，总还是精力白费，大大不如一些懂人情世故的聪敏同行同道，既活得十分尊严，又活得十分热闹。至今为止，连个可以和家中人定居的住处，还在等待中，虽在新调工作方面，允为尽先安

排，但事实上却可能还得返回原来住处，分别住下，等待天降幸运，才可望有个转机。但这究竟是件极小事情，既已有了十五年经验，人居然还好好活着，就是奇迹般幸运！最使得人担忧发愁的，即上面计划大，而既得利益阶层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新官僚的既得利益，还大都近于停摆中等待，一涉及他们的当前位置，就头脑木木然，运用不灵。所以尽管上面希望再好，“中等机轮”总还像是不易转动，甚至根本不动。若只是一部机器，还可望另换些零件，即可望开动正常。若涉及每一机器，这个“帮四人”的牵累，四个现代化问题就怕不容易一一实现。不多久一阵子嚷发展旅游事业增加外汇时，我们那么一个国家大机关，也即有人去努力，在传说赚了万把人民币后即认为大有前途。这种打小算盘的思想意识本质，都只像是一小县份公社会计的想头，那能想象是一个国家大博物馆中领导人的用心？

若香港方面方便，望为设法找点《七十年代》《广角镜》来，解除一下工作的紧张，避免形成和外面处于完全隔绝的闭塞，以松一口气。在羊宜宾时，还经常可从外文出版社选印的外论选译资料，明白些外面世界的反映情况。前一阵，我的一个亲戚从美国回来，因为是兆和亲妹，谈到些外人搞中国问题的“便利”和“成就”，都令人惊奇到不易相信。学中国文之迅速，都不易设想。过一阵，她那丈夫，也以访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一共十个人到了北京，不久即转敦煌、成都、兰州、西安、长沙，绕了个大圈而匆匆返国。因为他现在是耶鲁大学中国文学语文研究中心主持人，用英文编了本中国韵文研究，作为大学出版之一（原本在北大教外国诗三四年），全世界什么汉学会都参加过，算得中国人的女婿，但是到北京来时，可

供座谈的对象就并不多。到各处也只是受热情的招待,交换研究的座谈机会也不多。认真说,就是没有对手。到南京方面南大校长特为安排一次欢迎讲演会,请他报告一下国外治中国文学情况时,却因为时间匆促,只有和同伙一道赶上飞机跑了。回到北京时,本想和我们谈谈,到我住处看看,也无机会。只在最后一天,赶到我的工作处友谊宾馆,共同吃了顿普通饭,和我们一道,只加了两个菜,在特别售货处买了些小玩艺送孩子们,就走了。希望谈谈话也无机会。一切给他们的印象,除了接待过分热忱,十分真诚感谢,即中国过去文化之伟大,真是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任何一方面的研究,似乎通还不曾着手,凡事在冻结中。口中虽不便说落后,可和前几天日本教授的感想差不太多。陪他们的除了办办接待联系工作外,对于文物之无知,也出于他们意外。而办事之无能,也给人印象不怎么好,因为一个手提皮箱在成都时坏了,竟无从找人修理,还幸亏小虎夫妇是我那亲戚指定要见的人,两人正巧由自贡赶到,又恰好熟习成都街市,才为拿去修理好。这种专门接待文化访华团的联络员,似乎就还得开始训练学习,才有资格陪外宾到处走动,时间虽并不多,有些礼貌和文化知识,也得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胜任,不至留给人一种无知可笑印象!

你们工作生活都在念中。我是近于下狠心和所有外面通信有意一切割断,所以并你的复信也久久不作复。事实上,即小妹帮同我上车的一切也都不忘记,也忘不了。很想知道她考入什么学校,又十分关心一个什么五十一号或相近文件涉及反右时的党籍恢复,是否学校也已考虑到你和许杰兄的问题。这里已有人得到恢复。因为我家小龙也是为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而把预备党员取消,差一个月毕业的学籍

取消，把所学本业笔记本也夺去，作了二十年工人，当成不上名右派看待。而事实上，在任何一方面的表现，都远比那些领导他的党员还纯洁称职够格得多的。现在似乎也在优待中等待一种落实政策，改换成技术员或教师名分，但其实二十年最有用的精力、生命，却全为一些当权派牺牲了。这里亲戚朋友中已多有在同类情形恢复了党籍的。所以很想知道你们学校情形。已近一年没有写信，今天是在工作告一段落后，可是最后的书中后记写了三天还不落稿的夹缝中写这个信的。拉杂混乱，反映约一千个正附图像和约廿五万字一大份文字说明，都还在脑中襞摺深处形成一种混乱影响，有待一一清理情形下着手的。希望能原谅。那个会作画的小孙女，已十四岁，和她的妈妈一样高大，在中学二年级即有女书呆子倾向，每次考试接近冠军，可是书呆子气却令人担心。因为赶功课，一般总是守在小桌边到打盹，到十一二点才上床，学校的紧主要是为学校争面子，老师本人争面子，对学生的健康缺少应有理解。这可能是全国性事情。我们至少目前是感到无可奈何的不赞同的。

从文

一月十二

此信书写潦草，信纸空白处无序地插入续写内容。经整理编入。

① 金隄　翻译家，天津外语学院教授。年青时曾与白英合作，把沈从文的一组小说作品译为英文，以《中国土地》(The Chinese Earth)为书名，由英国伦敦George Allen和Unwin公司1947年初版。

② 白英　英国人Robert Payne的中文名。1943年经英国大使馆介绍，西南联大以同教授待遇请白英任教。

19790113(1)
友谊宾馆

复阎纯德

纯德仁兄：

承惠辞典①，深谢编委会好意。大家对于此工作热心努力处，值得佩服。试翻翻几位熟人记载，内中331页第七行第一个字，似乎排错了，虽已加有红木戳“可”字改正，乍一看来，那个“不”还分明存在。又330页，十四行第三字起，有“沿途看到的悲惨情景”，这句话似不大和下一句联系得上。因为临时大学师生步行团过沅陵时，我正住在沅陵家中，记得闻先生②曾和南开方面负责的黄子坚、北大负责方面的李宗侗③，和许维遹诸先生共六人过河到我家相看，吃饭时落了大雪，越落越大，河面渡口已被二三尺深雪封锁，无从过渡。即留住在我家小楼上摊地铺过了三天，适巧我老家有几个亲友，正因为守嘉善国防线和日军作战，受伤回来养息，所以谈到前线许多外人不易知道的消息，死亡虽惨，士气民心却很旺盛。所以大家都极兴奋乐观。不久步行团上云南，一路上作“持久抗战”的宣传，沿路也备受贵州云南经过地方的很好接待。他的觉悟和进步，大致放在抗战中期以后，比较符合事实。又他的死亡，据现在哲学所研究工作的周礼全寄给我的信件和油印传单（当时我已回转北京），记得是在参加追悼会后，由云大回转宿舍时，在宿舍附近一个

仓库前发生的。由伴送闻先生大公子闻立鹤伏身保护，其大公子也因之而受伤。惨案是当天下午发生的，不是当晚。这事问问楚图南先生，或闻先生家属必可得到落实。至于关于我的种种，据我个人私见，第二分册如有个名字好些，即写个姓名，加上开明印的十个选集名称，和良友图书公司一个习作选集，和解放后一《沈从文小说选集》，另外解放后印的《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不加什么褒贬，也很够了。

近三月，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给以工作条件，在西郊宾馆五楼有个工作处，调了些书，完成搁了十五年一册关于中国古代服装图书，约廿万字说明，由我执笔，为上千图像作解释。于十号勉强交卷，因此才回你一个信，真是万分抱歉！

弟　沈从文

一月十三日

---

① 辞典　指北京语言学院编辑，于 1978 年 9 月初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

② 闻先生　指闻一多教授。

③ 李宗侗　疑为李继侗教授之误。

19790113(2)
友谊宾馆

致程应镠

流金：

昨在匆匆促促中寄了个信。是当把所搞的问题最后一张图说完成，精神濒于崩溃情形下写成的，许多字也一定不易辨识，得费你们猜想！关于廿年“右”派的一片糊涂账，在北京方面正在澄清，北大在校刊上已得到解决。在另外院校，也逐一落实。我家大孩子龙朱，闻即经过重新复查，改到研究室工作，并且党籍从五八年算起。照趋势看来，你们学校迟早也将落实政策。你肯定会恢复原职和党籍，先作预祝。“否极泰来”，原来的愚蠢事，终究得到纠正。廿年过去了，在这次社会大动荡中，国家元气大伤，逐渐一一明确它的恶影响，到非加纠正不可。我们在近廿年变化中总算是度过来了，但是所有精力消耗得也差不多了，事实上虽还活着，报废大致还将是迟早间事。你们应可望多活一二十年，还是要鼓足勇气，充满信心，克服一切面临新的困难工作下去。据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麻烦或许还是社会中层既得利益阶层，由阿谀逢迎打砸抢出头，进而成为某一方面负责的，由于精通革命世故哲学，还将影响到社会进展极大，而形成的阻碍，又始终难望清除。而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许还将日益加强，不易对付。内外夹攻，四个现代化的逐一实现，怕不容易达

到预期效果。目来北京从表面上看，即闻常有些小队伍游行，举起要饭吃，要工作，要民主……等等口号。内部矛盾表面就不容易得到较好妥善解决。至于大矛盾，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却完全无知，但肯定还不少。而负责方面除几位元老外，多是“一二·九”的学生，在部长副部长级中，且有不少还是联大同学，近卅年中也无不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也临近身体“发福”濒于衰老了，从政治经验说，都怕难望如周、陈等应付裕如。这方面事情太大，问题又太多，也许已出现了些天才，为众所认可，如最近胡耀邦之长中宣部，黄镇之长文化部，新手上阵，还给人一点泼辣敢干印象。但事实可供调遣的得用人手，却多已在近廿年中拖老了，维持局面还容易，真正三年五载得到面目一新的成就，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势不可能。因为和卅年代相比即可见出，当时几个出头露面自由主义作家，年龄还多在卅以下，在十分困难中搞出了一大堆成绩。现在许多在各种便利条件种种帮助下，得到初次发表作品机会的，一般已在三四十岁，且多近于追忆、回述过去经验而成书。不少书一出后即成了作家，可无望第二本出现。有的是根本还无叙事能力，在编辑千方百计下帮同完成的。……

据未完废邮编入。

19790131
友谊宾馆

复李宏

李宏同志：

得廿五日来信，知你工作单位已正式改为北京财贸学院，升级以后，工作转忙，实意中事。这里工作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已于一月十号照预定期限，把全部稿件交出版社，总算把一搁十五年的工作，初步告个结束。惟出版社方面是否能较早转送印刷部门，实不得而知。我们暂时留在这里写一后记，大约四千四五百字，经过反复琢磨、修改，日来总算已告完成，拟俟王序同志来时看看，就内中大处提法，是否得体，如不至于触时忌过多，或即送交出版部门。但是否经过各个关口，均能一一通过，以弟私计，恐怕还不免会有些周折，三月里未必可望将样稿重校也。这书若非得你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你和胡戟、王序、王亚蓉四位付出大量劳动，那会从这三个半月短短时间内即可补充修改完成。所以如能照原来设想，七月中可以印出，出版后又还像本书，应当说是真正成于诸同志集体劳动的成果，我只应负内容错误毛病百出的批评，别无丝毫贡献可言的。工作完成后，才发现体力已不大济事，新住处虽有从优安排之说，事实上看来，三月内搬家希望还不大。现正拟商量院部，是否在将校样看过后，再拆散这个工作摊子。并询问出版方面，若付排事还

无定期，大致三五日内，还是将迁回小羊宜宾住处，且等待下去。到样稿来时，再另找工作地方。以北京之大，总不至于到时非在露天临时搭一工棚来进行最后一段工作也。多谢你种种关心，并

祝府中大小节日愉快。

沈从文

张兆和

卅一日

李宏　北京财贸学院教师，当时协助作者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稿补充修改工作的朋友之一。

19790226
友谊宾馆

致胡乔木

乔木院长：

这次承好意协助，把我工作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并给工作以种种具体支持，因此有关服装工作部分，于一月上旬初步告一段落，图稿已全部送交轻工业出版社。至于此后工作计划，我曾就个人近卅年学习文物常识范围内，拟一小小规划，估计到，如果能照设想进行，大致可望给若干方面还有些用处。从社会发展中说，二三年内基础如打得比较扎实，再继续八年努力，或可配合得上新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新需要。对于治文史专家来不及注意的一些问题，必可得到些新的启发。对于治美术工艺，求落实“古为今用”时，将不甚费事，即可得到较多便利。若资料积累过程中，能取得有关方面充分协作，到某些大专院校有待改进教学方法，需要推行电化图像教学时，特别是全国艺术教育，及美术生产工厂为了提高改进生产，需要具体帮助时，譬如说，全国性地毯生产设计改进工作会议，如我们这个小小工作组，早已积累了上万种毡织物彩色幻灯片资料，并有关丝绸、陶瓷、漆器，以及其他间接可以转用到工作上的图像资料，即可望不甚费事，为分门别类，提供以一系列比较有用相关资料，解决问题。这十分显明，对于今后文史教学和生产上的改进

提高，都是十分需要的。这些综合文物知识，即以目下各省市自治区文物工作者而言，也同样是迫切需要而十分有用的。但从他们工作情形下，却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只能从《文物》或《考古》二刊中探索，不易明白传世物及图像中还有万千种相同或相关资料，几几乎还大半冻结在库房中，无人过问，也永远无希望陈列出来和观众见面，只能起近于消极的保护作用，难望起积极促进作用。所以我提出的建议，大致和近卅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前后廿个提案相互联系。所有提案虽均经审查通过，并照例转由中央分门别类，送交各有关部、局执行，但在以后社会连续动荡中，这类提案在分转部、局、院、校时，难免易成具文，无从落实进行。因此通史付印时，涉及重要插图，编者多心中无数，近于临时凑和而成。或早已过时，不大抵用。工艺美术院校，虽曾一度集中教师来京编写教材，亦因吃不住材料，乐于在文字上务虚，即在个人协助中，为解决了些实物图像问题，内中有二三种业已付印拟作内部教材，于文化大革命中，亦全部付之一炬。新的还有待开始。

因此我十分诚恳希望，这个工作建议，能得你和院中诸领导的理解，并给以进一步支持。求工作进行顺利而易见成果，用的钱极有限，要几个合作得力的人，却比较困难。因此还想提一下，最好能得你为向考古所夏鼐所长特别商量一下，能得考古所同意，许可让目下在考古所修复组工作王㐨同志，兼来帮助我一下建立这个研究小组工作，对工作进展，十分有用。我认识他已快有三十年，凡事负责热诚，忘我无私。是我所见到理想青年党员之一。长沙马王堆第一号古墓的发掘，最吃重的处理那老妇人一身衣着工作，就是他用一

种超耐烦细致认真（前后约四十天，在四十度高温奇臭下进行工作!）整理完成的。此外，对于古代丝绸印花技术的研究，也从反复实践下，取得崭新的成果。又这次趁赴云南摄制原始制陶技术科学史参考影片，主要也是他和云南地区几个工作同志，跑遍了边区许多村砦，历尽路途中的困难取得的成果。在令人难于设想的旅途中，还同时把滇边许多不同部落原始纺织技术织机组织结构，和原料应用加工处理过程，也同时得到了解决，和我们过去就原始织物花纹进展的推测，得到实践相同的结论。我个人认为这都是纺织物进展史中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研究必须从实践中才能得出的新成果，远非旧式仅凭文献学所能得到正确解决的。还有，他在考古所修复组廿年的工作经验及组织能力，和其他许多长处，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继续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从这次为协助服装初稿的完成，增加了我对于他的信心。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有许多问题势不可能如此顺利完功的。至于建议中涉及另加一二助手事，为工作着想，恐怕也得比较慎重一些，因为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政治水平和品性方面，也得有一定理解，才不至于在工作中闹别扭，不大好办。这份工作外人乍一听来，必感到兴趣，而事实上一接触现实，和其他工作比较，即易感觉“沉闷无聊”，且“无什么前途”。所以万一有添人机会，我觉得也不妨有半年或一年试用期限，让本人对于工作首先有较深刻理解和信心，“为人民服务”是工作主要目标，且在工作本身进展上，能发生浓厚趣味和热情，就好办多了。再者，在可能情形下，我如能在较近时间见见你，当面谈谈一些我对于工作的不甚成熟的想

法，也听听你的意见，如你以为对工作有益，就请通知我一声，如事情过忙，并无空闲，那就且待以后机会了。即此并祝健康。

沈从文

二月廿八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90314
友谊宾馆

致程应镠

流金：

我工作新调过历史所，因无可安置，暂归行将撤销之图谱组，也可说十分有趣。因最早之"图谱组"，本系指定由我为应苏联专家建议，要求说得十分明白具体，主要是把历博陈列编一通俗册子，以文物为重点，加些简单文字解释，即可供苏联中学教员及大学学历史的，对中国文化史得一概括印象，就可达到目的。参加的除苏专家外，只三四人，内中有出版署长金灿然，及科学院搞明史的王崇武。王崇武因肝病严重，易动肝火，动即生气，几几乎在说明上十分简单字句上，也得把马列语句加上，表示精通此道。苏专家却极力反对这种方式，因此工作停顿，无从进行。改由科学院表面上慎重其事，接手过来，由尹达、张政烺及专门研究人员六位（记得还共十二位），重行组一班子，满以为用日本人编《中国历史大系》、《中国文化史迹图谱》作参考，几位大专家各处一跑，图像照下，即可成功。事实几位对原人到商周还吃得住，中古之后，以下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毫不接头。直到此时，似乎才有人考虑学懂历博陈列那一堆破烂，也相当费脑子，绝不是什么一级二级研究员不学而能的事！因之一晃廿年，终不免以收拾摊子宣布歇业告一结束。

好处是没完没了事，几几乎都可以挂到“四人帮”身上了事。

我主要把带试探性的服装第一本，由院中支持以人力、物力，特别是为安排一工作地点，在近于和外界半隔绝状态中，进行修改增补图像工作，于去年十月开始，经过三个月又十天，业已告一段落，送交出版社。本认为今年七月即可印出，但现在看来，校样至早也得在五月中，则和别的许多事或许相差不多，直到明年五月是否可以出，又是一年，亦意中事也。原说三月中即可看校样，所以始终留在西郊友谊宾馆住下不动，目下情形看来，恐此间隔中，还有一大段时间空着。又调过所中还有代为安排一个稍稍合理住处意义，因为在小羊宜宾胡同，夏天是争早起，搬了那个面板作的小案子，在院中进行工作，随日影移动，到日影晒到窗下，我退无可退时，即收了摊子歇手。一个夏天也就这么过去了。

去年以来，老同行、老同事陆续上八宝山的计约十七人，每次送丧，总还可有机会看望到一些平时不易见面的朋友。从今年起，经和家人商定，凡是这一类事，通通免了。因为事实上我本人也快报废，依个人设想，最好是一死完事，除了家中三五亲友，此外全不通知，十分省事。最近出了不少什么文学辞典，内中载了许多人烨烨事功，伟大贡献。我倒最怕编辑催写什么著作简历，只希望永远别把这差事照顾到我头上，就真是幸运之至。死后更不必开什么追悼会，有什么人形式上致悼词，以为我又“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类已成具文的谎话，死了也安心得多。

去年夏天，我和家中人曾到热河避暑山庄顶上一个荒废过多年的屋子里，住了半个月，十分有意思。是考古所工作队几个人，从内蒙古边缘地（今已划归河北）发现的上千新

型彩陶在那里整理的工作点。住在松林中清静之至，离市招待所还有好一大段路，共有三个十来岁小女孩，大嚷大叫，所以每天随时都可去旧御道大松林里涧谷中拾口蘑①，一会会即可得一大篮，但必须当天下锅，隔天即坏去。热河行宫和八大庙虽有开放打算，环境也极好，但此外生活条件未免太差，恐得有三几年时间修整，才有接待外宾条件。我们住处则绝少其他游人，就是饮食太不方便。工作队七八个青壮，平时三餐油水也极少，但工作却十分起劲。出土上千约四千年左右的朱绘彩色薄陶器，修整后，大都和新出窑差不多。

北京出版社还没有人来问要图照事。这些日子，算算日子虽已到了第三年出现“大治”局面，事实上一切多还在各种会中度过。每天从报上总有机会见到翻案恢复名誉文章或消息……对于乱买机器，带来的浪费，恐怕势难避免，因为我们做首长的弱点，最容易为日美商人摸透而上当。昨天《参考消息》上转载《七十年代》一文，谈到这一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里亲戚中搞工业机械的都有同感。若让他们有机会说话，许多情形将更令人痛苦吃惊！大学生出国事，也早有人建议最好是学有成就的助教讲师以至副教授去，一年级学生不顶用，而易形成大浪费。但一年生出的还是不少。虽公开招选高材生，但以新的门弟关系出国的还是占一定优势。二千年封建血缘关系，在当前今后若干年内，大致还将起一定影响，这将是无可避免的使国家陷于长期困难落后中一个问题。若“有权就有一切”这个公式继续起作用，四个现代化可能将要用加倍代价才会得到计划中一部分成绩。这是凡当事负责某一方面责任的都明白的事情，但任何高明办法都无从由这种现实中挣扎出束缚的。最具抵抗性的是那么

一大群既得利益阶级的特种人物，典型新官僚，任何明王圣主，对之均感束手。许多省份或和北京一样，在任何机关中，真正搞业务的人，所占比例都和机关发展需要大不相称。科学院方毅的报告，虽明说和研究无关的人多达百分之八十余，但是否能将此百分之八十的官转业，看来是毫无办法的。多是由这一机关转另一机关。其实任何机构几几乎都有相近情形。一般情形是这里撤职的不久即转调到另外一个什么长的位置上去，永远是不会真正退职的。任何机关都有一大堆首长。因之官越来越多，而作事的人却感到不够用，有能力也不会活得其所。和这个世界上庞大无比的官僚集团作战，才真正是棘手事情！使人杞忧，还有新式洋奴的出现，也极可怕。这种人和好阿谀，喜逢迎的首长，一气来处理国家大事，为害之大，将会使得人更加无可奈何。大的不说，即小如文学艺术，对于宣传，一年花了多少钱！而到现在还干不过香港的新式香艳片。在国内，新排的《大河奔流》，大量投资又大肆宣传，听熟人说，刚演出不久，卖座还无从和四十年代的英美片竞争。主要原因，即公式化的普遍影响，不仅并未除去，还正在另换方式流行，这里也有官的影响（表面说是政治要求）。

这里由于反右划成右派并开除党籍的，多已恢复。如熟人中徐盈夫妇即是其中之一，恢复了原等级待遇等。你们学校情形不知如何，极想知道。我家小龙也于上月恢复党籍，且由五八年转正算起，由钳工转到研究室工作。可是廿年时间，却完全白费了。婚姻也因此耽搁了十多年。你学校是不是也已经一一落实政策？

我或许今年什么时候会有机会来南方一次，目下还未定

准。近一二年来人可真老了，虽还想再上一次黄山，是否有机会已难把握。我还想有机会来看看你学校那一份文物，内中有一份马具特别重要！南行则至晚在秋天可以希望作到。闻宗津孩子已成婚，不知考了学校没有。他们那一群“垮了的一代”，其中好几位都已各得其所。文学出版社要印我两本选集，不知在上海还可找得到我在开明出的十本小书没有？望为就熟人便中问问，如系学生肯卖的出钱买也好。另外还有本《沈从文甲集》（神州国光社）、《雨后》（春潮）、《虎雏》（新中国）、良友出《从文小说习作选》、《蜜柑》（新月）、《老实人》（现代）、《如蕤集》（生活），如古籍书店托他们找，大致即方便得多了。

猫妹升了学没有，在念中。

宗蕖工作也必已得到恢复。

从文

三月十四日

兆和附候

开莱回国消息望告知。

---

① 口蘑　疑为“松蘑”之误。

19790416

苏州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虎、之佩：

我因公出差，和妈妈同行，在上海住了十天，杭州住了五天，苏州住了十天，将于明天下午过南京，大致还可由南京到镇江、扬州看看，估计此件到时，我们也许快回北京，或已到北京了。这次出来主要是看有关文物，以杭州苏州见到的有用。因正值四月春天，诸花盛开。在杭州虽还来得及沿湖看看花木敷荣难得的好机会，在苏州，则各园林也未来得及看看。估计到南京，或可去陵园看看，但主要时间大致还是用到库房坛坛罐罐间。熟人多也不拟一一拜访。

这次出来，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在吴县文物处和市博物院座谈二次，均因语言隔阂和所谈问题陌生，近于失败。将据经验到南京极力避免座谈。将近一月外出，体力似乎还能对付，也近乎一次测验。如回去不出问题，或可望入秋去陕洛敦煌走一个月，所得必较多。预定五月前后必回到北京，因可能将校对那本新书。妈妈身体很好，可放心。祝工作顺手。

19790428
南　京

复杨克毅

克毅兄：

得三月廿三日信，时正在西郊，和几个同志赶赶工作，和外边近于隔绝状态。完工后不久，就过南方看看，补充材料，在申、苏、杭、镇江、南京各地博物馆转了五十天。预计此件到达时，已在五一以后，我等一行三人将回到北京了。一出二月，一回去必然是小房中亲友不绝，书信一堆，因此趁今天有空，回复一邮片。我工作去年八月时已转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住处仍在原地，已允为优先解决一新住处，原说年终即可落实，因无从工作，故暂时为安排到西郊友谊宾馆住了四个月（工作得到较大便利），后又说五月中当可迁居，事实上恐还得再有几个月才有希望。

谢谢你上次信中提到的一些故事，也真可说是故事！因为在北京情形和广东不同，香港几个刊物只偶尔可以看到，一般是不易见到的。除了听人说到的国外有几本论到我的著作，常有适当赞美也听说还有些稀奇古怪谣言，一切还像是三十年代上海小报风格，为引人注意，故作种种丑诋恶骂的。即在上海，最近还用巴金和越剧中的贾宝玉结婚造谣惑众，遍传南北的。一切只宜打哈哈了事，因为解放虽经过了卅年，许多社会恶习并未能因此除去，事实正巧相反，有的是流氓

作风还在有意在某些阶层中传染，和其他封建风气普遍存在，反映的恰是社会另外一种现实，无药可医，只宜听其自生自灭。手边若有港中比较正当刊物，望寄些来开开眼界。谢谢。

19790509
北　　京

复崔耕

崔耕先生：

赐书并墨宝，深谢厚意。弟因工作南行于申、杭、苏、宁各博物馆学习约二月，四月末方返北京。尊函迟复，极歉。蛰存兄博学多通，系四十年老友，解放后，转治金石，亦深有会通，成就特出。弟则真近于不学无术之三脚猫，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因缘时会，写了些不三不四小说，解放之前，即经当代大批评家一致否定。解放后不久，所有旧作均因过时而禁毁无遗，即在台湾，亦遭禁止，永远不许印行任何作品。新社会凡事实事求是，必需有真本领才吃得开，冒充作家，路走不通，十分明确，必须承认现实，并尊重现实，因此即早改业，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目标并不甚高，原以为十年八年能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业务水平，便已不错。事实上则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了三十年，仍难及格，“假里手”终不易改成“真内行”也。至于写字，虽欢喜涂涂抹抹，亦始终难摆脱司书生体，更不敢冒充内行，增人笑料。即或在不得已情形下，用糊窗纸、学生习字笔，写赠友好玩玩时，亦必署明纸价大抵只值七分人民币，笔则始终在七分左右，若照商品行市，大致再来个一折八扣，一般条幅即作价五分钱，恐仍将不免只合成

为地摊上处理品看待，那能和海内名家争得失，论书法！承询及章草资料，就弟记忆说来，科学院影印的居延简，内中有不少东汉时简牍，作章草体保留分隶布局，值得重视。其次则《淳化阁帖》中之索靖月仪帖和二王帖中作章草体的，还近古。此外则传世的孙过庭书《景福殿赋》，或宋明人伪托，不大可信。传世的隋人书《出师颂》，过去中华影印墨迹以为隋人书，用笔沉重而活泼，惟和常见隋代小墓志少共同处，可能成于唐代，和流传于日本之贺之章书《孝经》有些相近。又故宫曾影印过唐人书月仪墨迹一册，结体较长，用墨沉重，也还好，似与传世万岁通天诸王墨迹善本有相通处，或同时作品。此外还有怀素在曹娥碑真迹后书章草一行，亦疑后伪托。因本文即非晋六朝人笔。宋代作章草的似不多，松江本《急就章》，虽极著名，但结体用楷书作底子，远不如传世隋人作《出师颂》具古意。有些近于王善书，是否亦出于王善摹本，不得而知。章草复兴当属元代，除赵之四体《千字文》、《急就章》，尚有一系列高手，如邓文元、陈镐、俞复，以至元末明初之方壶，均各有不同成就，值得学习。以方壶最潇洒，多只题画上留一二行题记。明代的二沈、三宋、陈璧，都在元代基础上另有发展，以宋克留传墨迹最多，惟有些起笔过于柔媚作态，缺少古朴处。王宠书《古诗十九首》作章草体，比其他行楷墨迹，亦较挺拔厚重。又《汉魏百三家集》①中张溥序跋，多作章草，结体近莫云卿，比明代其他文集用章草书作题跋的也较厚重可观。直到黄石斋、傅青主，均有章草传世，黄书较张瑞图、倪元璐谨严多多。陈老莲题画，亦间学方壶，具章草意，下笔过轻，少古意。明人洒金扇面用章草书的多可观，可惜年老力衰，不复能一一记忆。

清代能章草的应数乾隆皇帝，有不少题画诗和写山水景物杂咏，用章草书，足称当行，可惜因其为大皇帝，反而不为谈书法专家举例，得到应有重视。还记得三十年前，日人影印《书法鉴真》数十册，曾将章草部分分印二册，似从丛帖中分别汇集而来，值得一看。近人能作章草足称当行的，应数余绍宋、林宰平、章梫、罗敦融、汤尔和（敌伪时官教部）。至于卓君庸则因爱好复有书，用自青树名分影印过不少明人章草墨迹，有一定贡献，本人书似不足观也。（刘半农则因曾一度整理居延简，临时学习，亦偶尔一书。）

年老记忆力衰退，拉杂书来，不免多胡说处，能恕其荒谬，幸甚。即此，复颂佳好。

沈从文

五月九日

崔耕　通信时任职于开封地区文物委员会。

原发表于1992年1期《河南画报》。据发表文本编入。

①《汉魏百三家集》　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19790511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老兄：

计算日子，这几天你可能已到了北京。我三月初曾和家中人去南方申、苏、宁转了四十天，主要是看看近十多年南方出土新材料。应数你的家乡杭州沿湖花木最好，苏州小花园茶座间最脏。到申后才知道应镠已过四川开会，当他返回上海时，我又转回北京了。幸好不久前又在北京相见，他一再相告，王永兴现在北大历史系教书，住北大 21 楼 205，你来时，希望告王个住处，他想见见你。

我在西郊友谊宾馆赶工作，住了四个月，工作交了卷，仍转回原住处，地名“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五号”，离社会科学院极近。你若乐意到小住处看看，事先和数学所接待方面人谈谈，大致会得到同意。估计在廿前后，小小院子中会已有卅朵月季花开放，住处虽小，外面四合院或许已数得上北京仅有的旧式四合院，至少还保留个四合院格局，再过三五年，就肯定会成为恐龙般古董了。一家大小三代，都还托福保持健康，我的健康只能说是表面上还维持得住，事实上像是迟早要报废的旧机器，只因为结构简单，耗油量也不多，够得上说是经摔耐磨，至今还运转正常。事实上零件早已使用过期，随时会在小小故障中报废的。希望像七四年自由自在爬

黄山的资格已取消。到近日，独自出门的资格，也不易恢复了，因为再过三年，就满八十岁。在昆明那个妹妹已故去卅多年，家中只剩下个老姐姐，在长春住，过了八十还每天能读几种报，和上中学的孙女儿下棋，以至于发生小小争吵。十分有趣，即还记得送我离乡从军的种种，其实是民六七年间事，已过了六十多年！

兆和嘱附笔祝府中大小佳好。

从文

五月十一日

一九七九

19790512
北　京

复潘絜兹

絜兹兄：

惠书得到，谢谢。工作在一月中即初步告一结束，原以为将于三月送校样，后得知无可望，因和家中人及助手过南方各处看看近年新出土材料，在申、杭、苏、宁各处转了四十天。总结印象，两晋六朝并不多，宋元明却不少，除丝绸外最重要是漆木器和金银首饰，惟恐已来不及补入图录中。因已有照相多不合用，重新照可得重作计划，重照重绘，将不是一二月内能完成。且在南方各处，解决行住二事十分麻烦费事。又地方小家当风气令人感到痛苦，如吴县文管本在苏州市内，但出土物却不能由市博物馆支配，甚至于不让省博物馆全看到。这里也有“大吃小”问题存在，正如陕西博物馆出上千金银器，故宫提了一半，却冻结到库房里。因为保管有人，研究可难下手。这是全国性问题，大致只有高教部、文化部、文物局、考古所集中来开三五次会，才可望提出些办法得到合理解决的。但这四个铺号似乎还无一个领导能想到有这件事情。

前年借的画稿，因迁回住处时由王序王亚蓉二同志收拾分别归类堆集到我住处，比较熟习是王亚蓉同志，她这次同去南方一回来即病倒，过几天，待她来时我请她为清理出来，

即奉还。

在西郊住时，曾得到山西五台附近一个古庙中宋代御前待诏作的壁画，似署北宋政和款，且有个水碾坊，有一群侍从头戴幞头一翅上举，一翅上举再平拗而下 ，照《舆服志》记载为“御龙直”身分，平时行动中专在皇帝身边扛交椅，执唾盂、水罐等当差。在本画中则一排各执金瓜槌侍立陛前，大约是朝会时。去年《文物》似刊载过一部分，时代却晚到金代，不知你这次照下来没有。若没有见过，我这里有一全份，也得待王同志来清理，因为我不知道搬回来时搁到某一堆某个封套里，不敢乱动，一翻乱，他们再来清理，就麻烦了。

问候家中人好。

弟　从文

五月十二

潘絜兹　国画家。1958年前曾任北京历史博物馆美术组负责人，通信时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并曾任《中国画》杂志主编等职。

19790514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信留下，我已多久不写长信。

虎虎、之佩：

我和妈妈在苏、申、杭、宁转了四十天，除了每到一地行、住二事较麻烦，其他一切还好。回来不久，你厂徐同志来看，临行时，我请他转告你们凡事放心。这里红红又经考试，在本班成绩最好，三班合计六名优秀生，五个男的，其中只一女的，即红红。身体也好，只是回家做作业，处理时间还是待改正，不然每晚我即十点上了床，还是近于得奉陪她到十一点左右，在她熄灯以后，才可望安静睡下。而照例我每早却必在五点左右即得起床，近六时许还得催促她起床，并促她紧缩梳那两小辫子时间。得一再催促，且凡是这类督促，还得妈妈加一把力，仍若不起作用，因此经常时候挨到快近七点，有时竟来不及洗脸吃东西，即匆匆跑去。这种起居方式，不设法加以改变，将来升学到了集体生活及做事过独立生活，必然感到麻烦。所以之佩和虎虎似应当轮流在信中反复提提，要改正过来，既算得是学习爱护祖父，也才可望抽出点多余时间，帮同奶奶做点杂事，省得我们为之担心着急。在南京植物园温室，见上次四姨父所捎带的吃肉草，在小钵中活得很好，还加一小蝶已被消化，只剩一小小翅膀

外露。

大的工作在调整中，转作电子部门技术员，上面还正式要他担任工作组支书，大致因人事怕麻烦，不易处理，一时不肯答应。王抒劝他担当下去不妨事。你们也可从信中对此事提提意见。工作总会有麻烦的，听说好处是有些新青工是他的原来工作组的，易合作，麻烦处是怕运动一来，上面总照例“一贯正确”，却把责任全推给基层工作者，招架不住。事实上也有这种情形，某某人正受“一贯正确”为不实的批评，但评人的事实上也还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反反复复争的事实上只是稳住一部分人的权，用的名辞却前后差不甚多，有的且十分相近。依旧是原来那一些，只是排列上略有更动而已。一面是要人深信“说了算数”，另一面又是在“不断修正”，反复改正提法是常情。以为每一提法都必须“信”，而事实上则永远在解释前说之错。这种反复，累得个人人十分胡涂，本来还能作点事的，却不易理解某一回说的话、作的指示才真正算数，因之什么事也作不成，而长远在各种会议中把时间耗去。都成了官油子。许多人由积极而转成消极，由“深信”而转成“怀疑”以至“不信”，都由于把握不住有关“四化”究竟要如何具体进行。因之给许多人以一种印象，即任何“决定”都不必全信，因为随时会改。

我正是另外一个好例。之佩万万不宜对我的情况，抱书生气表示什么不平，这丝毫无助于我的环境改善。且极易在另一时被人攻击，不好招架。新社会争出路，必须具两种基本特长：一是善于适应当前需要，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且作成十分柔顺诚恳的，装成无保留的对“顶头上级”的忠诚可靠；其次则长于十分巧妙的阿谀逢迎，且勇于当面奉承，

把报纸上文件上随处可以见到的表态式款式，记得个烂熟，一有机会即用上。同样一个人，这两事学不到家，一切倒霉你活该。你懂到了，又能在各种公开场合中胆大脸厚，运用得恰如其分，便叫做思想通了。即凡事好办。熟人中在军阀时代、老蒋时代吃得开，在新社会仍吃得开，都由于有这项本领。内中有不倒翁，也有不倒婆，本质实相同，都可入《弄臣传》。我到大都市虽将近六十年，表面上像个城里人，事实上却永远是个乡下土佬佬。搞工作还像样，应付新社会一种变相封建习气，可不中用。即或其中有比较熟习我长处的人，极力推之向前，也还是如不堪抬举，终于倒退落后。这是必然情形。聪明人说来叫做“不识时务”，一切困难只能用“活该”、“自讨的”五字概括。这也反映一种教育。我缺少的正是在社会上层必须受的“世故哲学”教育，许多人似乎稍学即通，一即百事皆通，无往而不宜。我则越学越觉得它的虚伪，转而成为半白痴低能状态，亦无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现实，到死为止，生活中难望什么真正转机也。

巴老伯①也七十五了，还在作上海作协主席。这次在上海时，妈妈和我又去看他，七四年一次，七六年一次，这是第三次，在最时髦热闹小馆子“红房子”吃了一顿贵而并不好吃的西餐。第一次去他家里时，正听到接电话，说生了个外孙女儿，不久即出医院，第二次去时，外孙女已能跑动，带了我送的松子糖在客厅里跑，这一次去时，却陪我们上餐馆吃奶油点心了。大小姐不久即将陪巴老伯飞巴黎作文化代表。回过头来想想，你们到昆明时，巴老伯的爱人还正到昆明考学校，和汪曾祺等住在青云街我租的那个楼上，后来才在贵阳结婚的。巴老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极大，可是

一房子的书却保存得上好。巴伯母受的折磨大，患了食道癌，五十多岁就死去了，和我们顶熟，对妈妈极好。巴老伯比我年纪小二岁，所以现在还能著书译书，主要是还有书，而住的花园有一亩多空间，大草坪全是花。茅房也比我们住处还宽敞清爽得多。我则所有书五三年即已被毁去，认为已过时而毁去，文化大革命更把住处所有留作个人纪念的旧作查搜了八次，内中已发表未集印的作品，和未发表的存稿，一搂而去，作为"代为消毒"而再作一次完全彻底的毁灭。我即或体力还勉强过得去，事实上已在这么一个住处环境熬到快有十六年，新搞的一行，重要有用材料，大都散失无存，即仅有的一点材料，也多被人借去，不易找回。目下工作条件虽像有了点转机，今年一月里得王孖等帮忙，把那个关于衣服问题图录交了卷，原说是三月即可校印，如今已近六月，还渺无消息。事实上或许夜长梦多，说是今年必出版，也许直到我死去，还无从出版，亦意料中事，不足为奇！馆中有的人即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至于住处，则原许年终优先分配，后改三月、五月，事实上五月已快完，还像得再等下去。如今正愁到校样送来时，上千种图纸无个摊开一一校对处。也许还只能在院子中赶工，临时用门板作工作台。反而觉得付印无消息压力较少为合理了。至于之佩，还包括了红红，以为文学家辞典没有我的名字为憾事，其实我的书既早已烧尽，谈成就时又照例由上面安排名次，决不容许什么人另出花样，我那有兴趣来凑热闹照需要写自传作点缀。我正以没有名字为省事合理，那还会用得感觉什么遗憾？并且事实上即或最近又言定要印个新选集，字数由六十万到八十万，对我也不什么兴奋。还有人要专研究我的作品，

盼我写个作品名单，我也觉得不必要。书既烧尽了，已过了卅年，连书店中卖书的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大学里教这一行的也并没有真正一一看过我的作品，更无从用来和同时人公平比较，意见多是照什么教师的《现代文学史》讲义照抄下来的，那有什么公平可望。倒是“实事求是”，劝他们放弃把我作为研究对象的不现实打算，也无精力供应他们任何材料。因为过去虽十分辛苦努力，认真干了廿五年，事实还不到学习毕业程度，社会变化那么快又那么大，我那点工作在社会变动中既早已全部毁去，也很平常。发现此路不通，即早改了业，不知不觉又在沉默无闻中磨了三十年，印了几本书，别的不深悉情况的人，又以为我专这样那样，事实上也不足信。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进行工作，我不过比同时一些人机会好些，工作也持久些，对文物若干部门常识多些些而已，其实既不够“专”也不会“专”，更不想什么专家名分。只是目标对内则能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对外能在“古为今用”四个字上，搞出点名堂，对新生产方面作出点点帮助，就算得不吃白饭的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了。此外即在工作中、生活中，还像个“合格公民”，得到认可，就很好了。那还要什么“作家”、“专家”空名。从过去看未来，能把所学懂的工作一一完成，还相当渺茫，不易取得应有的成果，主要是社会在不断变化中，什么倏忽来去的新运动一来，我大致便真正一切完事了。至于“四化”的完成，我肯定是看不到了的，因为大计划能否正常进行，和社会结构的封建性旧习气加新习气而培养出来的一切官气息是否能逐渐铲除密切相关，许许多多老革命对此一事，都感到摇头，无可奈何，认为比“三座大山”消灭还困难得多。我接触到机构，

"官"的比例大都占绝对优势，它的发展性、传染性，比别的进步计划理想都容易繁殖。所以任何好理论，在这一个关节上都会受阻碍，打折扣，以至终于为之失去意义。但愿你们这一代，还可见到社会合理化的好转，至于我们这一代，终将在不久为官所淹没，任何努力到头来必不免为大小官集合而成的势力所战败。即明知现实发展的必然，对国家也决不会什么灰心丧气。能活一天即活一天，也绝不会承认官的"权力"即是"真理"的占有者。由于"权"的误用和滥用，国家作成的种种方面的落后困难，已起始逐一暴露无余，也是一种向好转的趋势。最近曾在休息时，重新看到《官场现形记》和《廿年目睹怪现状》，多是近一世纪前，有形封建末期的现实社会写真。比起来，现在社会进步实在太多太大了。可是有些封建细菌，却似乎在另一种气候下正在生长，而且相当迅速，产生的毒素也相当显著。在这种基础上建设"四化"，不同时正视如何铲除封建细菌使之消灭，四化进展的速度，就不免会放慢，以至于改色。事实上达到一半成就就不容易。

你们的事，最近我曾写了个信托祖春叔叔为向熟人问问，也许会有结果，也许无结果，一切得承认现实，还是好好守住工作岗位作下去，且努力抽出可用时间把外语学下去吧。不必为我们这边的情况担心，值得注意到的只是我虽像结构耐用，经摔经磨的机器，至今外表还能维持，其实内部好些关键性零件，都到随时可在小小故障中即告报废情况下，我为本身报废以后妈妈的生活而感到一点痛苦，以至于从不敢和她正面提及我休力问题，她也极力避开这迟早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你们工作的转移，如不久能成为事实，据我想来，

对她将是十分愉快高兴的。我也很希望能和你们同过三几年稍安定日子。你们一来，显明对红红教育即大有好处。她看来又是个不折不扣乡下人底子，读书用功事不必担心。但重要在如何纠正在今后高中两年，适应半成年期，使其兴趣能比较向外发展，就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之佩若在此工作，帮助肯定会大一些。单凭妈妈是拨不动的。红红身体虽长大得和个大人差不多，事实上情绪年龄还是个小孩，未成熟。如六月里能搬个家，可能会给她一间单间住处，也许还得就近换个学校。因为据人说，新分配住处在崇文门外市场后面。今年这里还缺少应有的热，家中有上百朵月季还待开放。秋天花还更多。

望保重体力和情绪。一切应看得自然些，开豁些。

从文

五月十四日

一九七九

① 巴老伯　指作家巴金。

19790518
北　京

复刘北汜

北汜兄：

日昨从南方工作回京，得见《故宫院刊》第一期，十分感谢。嘱作文章，从体力看来，恐已难望定时交卷，因南行二月，归来后才发现体力耗损，外边待回复待致谢信一堆，一一作去，或许即得半月时间，亦未必能了事也。在申不敢惊动熟人，只看看巴金，闻不日即将由其大小姐相陪，和徐迟等去法国，近或已返申。读《作品》上他写的忆蕴珍一文①，令人感慨。因回想蕴珍、杨静如、树藏、小施及兄等同在青云街小楼上暂住，一切犹如昨天。事实上则已四十多年旧事，熟人老同事大多数已成古人，社会变化之大，更令人难于设想。

近因六四年进行之关于服装工作，得几个同志帮忙，已勉强交卷。待进行之旧作选集，这次南行带了几本旧作抽暇重看，经常是看不到数页，即形成催眠效果，即此可知本身虽近于结构简单机器，经摔耐磨，快到八十年，表面上犹保持原状，事实上则零件已因耗损过久，报废将只是迟早间事。是否能看到重印选集付印，还难预料。至于另外一些待完成杂问题专文，大都是因为缺少足够图照，若不能得到各大收藏文物单位特别协助，亦恐不易逐一完成。有的材料且分布

全国各省市，冻结于库房中，是否有用，还得亲自去看看。又还必需有一得力助手，应照的照，应绘的绘，每到一处，总得停留十天八天，才会取得结果。可用生命既有限，每一出门，除公家花费极大，即有文物局科学院部中介绍信，为解决交通工具和安排食宿问题，都十分麻烦（既麻烦他人，也麻烦自己），正因此具体一些事实，所以业已脱稿的《扇子应用发展》，为补充图像，共图约百种，由战国开始，宋代部分就还有常州出土一温州描金漆盒子上妇女手执折扇形象未得，和江阴出土一明代镂花油纸扇待照。故宫藏品四柄元代盛懋、朱德润等人款识，实待重新看看，也才可望得到进一步理解。若能得故宫方面特许，还有一用马远派山水画折扇面也应当看看，才可望把《扇子应用进展》一文完成得较全面。因为还是个新问题，前一段可从东周战国图像算起，第二段从汉代排材料，才明白原来全是马王堆半规式样 ，便面是主要扇式，纨扇可极少，西晋还受禁止，不许作。晋南北朝主要是“麈尾”或“羽扇”，直流行到唐代。唐代早期团扇也还是椭圆形 ，由麈尾影响明确。真正的纨扇出于盛唐后期，元和以后才成主要用具。诗中有“轻罗小扇扑流萤”语，从图像中看来，又才知道早期小扇有的只如手掌大小，真够得上小！似闻所未闻，十分有趣。宋代摺纸扇也用文图互证法，知道些新问题，真正全国流行，似成熟于明初，由川扇大量进贡，转为苏浙生产，出土实物日多，花样百出。出于帝王赠予的，多素面洒金，不加花纹，表示尊重，所以明初诸藩王殉葬，多有一柄洒金扇子。王锡爵墓中物也不加花纹。全面洒金加图画，似在永乐以后，所以我疑心十多年前徐邦达②先生相示的四柄元人款识浑金带画摺子扇，时代可能晚

一些些。待商孙院长③许提出重新看看，比较一下。将来这个专题，或即送院刊发表，内中似乎还有些新意思，特别是汉代部分的“便面”图像，和魏晋以来的“麈尾”及“麈尾扇”部分，以及宋代的“摺子扇”和“团扇”并行进展……大多是前人未及注意到的问题。只是图像已及一百种，大加减裁也将有五六十个有代表性图像，分量怕过重了些。你们刊物吃不消，是一问题。

此外还搞了好些小专题，部分材料若不能得故宫藏品给予协助，是无望完成的。如《前期山水画》，汉代部分就得从金银错和博山炉谈起，故宫那个五鹿充墓中管状器就十分重要，有几个博山炉也极重要。《琉璃进展》材料，大部分虽得就长沙广东注意，但故宫过去展出战国部分，还是相当重要，数量也特别多，又已绘出。到明清，套料及鼻烟壶，却应数故宫藏品重要，也都待得到故宫协助才可完成得比较像样。

并复颂佳好。

从文

五月十八日

刘北汜　现代作家，并曾主编多种副刊、期刊。通信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

① 忆蕴珍一文　指《怀念萧珊》，1979 年 2 月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后广州《作品》转载。

② 徐邦达　字孚尹，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③ 孙院长　指当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孙觉。

197905中旬
北　京

致张寰和、周孝华等

小五哥、孝华和全体小将们：

我们四月底回到北京。这一次又在苏州搅扰了你一家，特别是孝华和大妹等，为我们张罗吃、喝、住，忙了十多天，真是过意不去！常言道“假公济私”，我们却“因公扰私、累私！”无论在申、杭，在南京，吃住都大大不如在府上新居之舒适，看的东西，也应数在苏博和吴县文管会，便利得益之多。包括我那助手王同志在内，都有相同感谢之情。在南京住了十天，还去过镇江半天，三姊且和南博一女同志上北固山木塔爬上第五层，和上百游人挤挤挨挨的，回到车站只差一分即开车！在南京，虽也到过栖霞山，那个塔可不让她爬了。陵园、明孝陵，通走了一转，又另外到四弟家吃了两顿，是由以迎作的，吃的蛮好，作的可不免相当狼狈。还看到挹和、申和。园林印象比较，以杭、宁花木治理极好，苏州园子茶座间最脏。你们市人代、政协若开会，最好提个案，建议，门前小卖处不卖那些瓜子和纸裹的带核的什么食品（特别是到处有甘蔗皮），免得增加外来游人恶感，冲淡了对小花园的好感。甚至可以在园中各处贴上整齐标志，请勿或禁止这么破坏园林应有清洁面貌。

你校王同志嘱咐给何思源[①]先生信，已先托熟人探明人

还活着，住在建国门外永安西里，四楼六单元十二号。电话为5618190。曾先后去了二信，前一信说明有这么一件事，问他是否回忆得到一些过去情形，或由他作复，或由我去看看他，由他口述，我为笔录下来再寄苏州。第二信则因王同志信中还叙及北京、天津家属情形，希望就何所知，也得到些消息，所以又把王信寄去，便于何先生一一同复。能直接复信其省事，若年老无从拿笔，我即为此访访何先生，就他口说的记记，回复王同志。何年已过八十，可能回信也要在几天以后，所以望你能先转告王同志一下经过。

耀平兄已回国，又转上海开会，这几天或正在苏州说不定。今天小平又飞美国，将停留四十天。不多久，可能小庆庆也要成洋学生。二姊对家中新事蛮高兴兴奋，大前天在平和处见到时，告给三姊，将写个七十万字自传。照我事先估计，必将成为天下无双世界唯一不朽之作，因为文才既高，知识经验也异常丰富，叙述的精彩，是可以想象而知的。并且一家父子均以教授资格出洋，代表国家！至于我一家，却只出了四个不折不扣工人，我本人作不成空头作家，转入博物馆搞杂文物，打了三十年的杂。相形之下，都成了干粗活的人物，用戏剧中常用道白，则应说："啊呀呀，好惭愧！"只像是能干点粗活，还可供使用，如冬天装装烟筒，修理修理电灯电线，搬搬家，还像个壮劳力，尚得用。至于坐下来谈谈学术文化，包括了我，通通不济事！这也无可奈何，得承认现实。小红已像个大人，长得和张之佩一模一样，却不声不响。每天得十一点以后才上床，经常是一面作习题，一面伏在桌边打盹，总得"三请诸葛亮"方式一催再催，才洗脸上床，我也在熄灯以后才能安睡。早上我和三姐一般五点

起床，却在六点又得催大孙小姐起床，一起，又伏在桌边赶写习题，有时到应上学，来不及洗脸，忘了吃喝，背了书包即匆匆出走，在学校虽成了三好、优秀，由我们公评，在家事上可不及格，奶奶爷爷都感到束手，小龙也不顶用，只有小虎、之佩或能纠正她的习惯。读书倒不用担心，将来入大学将不免成为陈景润式落魄不羁学生，当家独立生活，必更无能。不如其妈小裁缝十分之一。虎虎、之佩可能调北京轻工业学院教书，这边已说好，也可能那边不放，因为新升了工程师名分，不容易有这么听话抵用的填空人。一切也只有听之，惟迟早会转北京的。能回来，显明对我们帮助极大。也可减少些小龙麻烦，在家中是唯一重劳力。小龙恢复了原来所学，离开了钳工班，调转到电子研究组，且要他作支委，怕一搞行政麻烦即多，不如仍抓业务较省事。不是什么“抬了头”，只不过是恢复了所学本业。事实上廿年青春，全磨去了。婚姻也耽误了些。目下永玮虽暂调驻京办事，一天到处跑材料，收发长途电话，说是“照顾”，大致要正式调入，即有的是机会也得过些时候才会落实。小帆帆和个小顽童一般，样子如真正“小江北佬”，脸颊如国光苹果，或桐子油果，脾气倒十分好，常识可大不如元元。将来或许可希望到南方教北京话，说话甜甜的，同时行动却油油的，倾向于和奶奶站在一点线上，用来抵抗爷爷。在托儿所能交际，会玩、会叫，回到家中却只想作画，可远不如红红小时笔下准确高明。性情和红红相反，十分外向。唱歌跳舞可都不高明，外表性情有些方面，也许和奶奶小时相近，胖而滑稽。随时想跳跳，证明脚无毛病。

我仍为杂事忙。幸好人还多不知我已转回北京。上年完

成那本书，最近才交到隔壁附近人美出版社印行，也许将在年底才有希望印出。有方便处，即校对时便利不少。我回来后像不服水土，身体不怎么好，昨天恢复了照旧夜服眠尔通二粒，睡得好些，就无事了。看情形或许还得再改一次业，因为并不懂历史，放在历史所有些勉强，但快近八十岁，也只能挂个虚名，真的工作，至多不过再作三年，真正改业已来不及了。目下主要是改个住处，原说是年底，后改三月，再改五月，回来时又说"六月可望"。即派定了房子，如不方便，还得等另外机会。其实则如果在本院上面平房三间可调为我用，也就不错了。目下为一解职干部处长名分所占，归其女儿世袭，真是不合理。只是天下不合理事太多，那可望政策落实！若照王正仪博士新搬住处二间情形，即加一倍也还不够用，大致还不如不动为得计，因为挤不下。那地方也不方便之至。

在南方传说三人除名消息，无一可信。也许本月底政协开会，将可望明白些问题。但事实上属于上层内部种种问题，不仅我们永远不明白，即党员中层，也不易明白。惟政治局中的子弟，也许明白"矛盾"二字较具体，但处理上大致也只能知道"团结第一"，其他则无知。据说胡耀邦有一讲话，谈及三事困难，令人头痛，待慢慢解决。其中之一即干部问题的处理，不大好办。不处理，则十分明显实现四个化，还难望落实。由于矛盾具体，所以求解决得具体，便是一二月以至一二年或许仍无可望。人不中用而权大无比，和封建意识大大抬头密切相关。其中中层英雄占分量大。任何好理想都行不通，所以不断改变计划，不断有新文件解释前一文件，并补充新提法，即此故也。任何计划都不宜全信，又不能不

下达，因之弄得个地方机构无所适从。前后思想重叠混乱，主要便是上面“说话算数，又不算数”，今天说的明天也许即不算数，上月说的下一月又不易落实。不少“会”还依旧在陆续开下去，可无从决定如何执行某一计划到一年以上。上面若经常是“心中无数”，下面那会好好的一切“如令执行”？不少真正热心改革的人拖得个昏头昏脑，真有“思想水平”和“政治经验”的，却一切安之若素，以静制动。因为思想通到照理一切听下就成了，不论什么计划都在变动不定中提出的，不久又似乎即已忘得干干净净。懂得“等等看”即懂得“政局”，有一定真理。小道消息即真，也不宜相信，不必全信，可以免祸，免错。各事照常为合理。八五年实现完成四个现代化，或“超”或“平”，不能一一兑现，即由上到下已日益明确。从电影广告上看，则《啼笑因缘》和《三侠五义》及大量四十年代外国电影都满座，很少有人谈“思想改造”引用这些现象作为社会后退的例子，照猜谜人估计，若各地庙宇开放，照灵隐情形，恐怕各省领导有意无意都会出现带头向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烧香叩头事情出现。还会有人也不妨用“战略”“策略”解释行动为必要。历史博物馆唐代部分，本有个仿照敦煌石窟壁画作的假石窟，即有因外来观众常有人对之叩头示敬而撤销。总之，这个民族大家庭太大了，思想也相距不可以数里计，西藏、内蒙古的迷信，再有卅年还不易去掉，杭州、宁波香会，若照华侨理想开放，肯定旅游事业一二年将大大发展。若有些人只考虑到赚钱一事，关王庙、财神殿将更易招致大量远方人。这么开放是不是个办法？倒值得当事人仔细认真加以考虑！我还记得廿年前在孤山展览绸缎，一个大清早抽空到灵隐去看看，却看到一辆

小轿车，跳出三个服装整齐的高干，在大殿里四顾无人，十分敏捷迅速趴在佛前各自叩了三个头，即作成从容不迫神气，看了看殿中一切，于是匆促上车走去。看样子，也许是要开什么学习会，时间已到，才匆促离开。这不是笑话。深一层看来，我们可理解，即在大城市，还有不少人思想感情还停留在一种神佛迷信中，看相算命也还大有市场的！文学艺术界中即有“世袭作家”出现，同是封建产物，都不大像是新社会应有事情！

从文

---

① 何思源　字仙槎。曾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法科主任等职。1928 年后从政，任山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抗战时任山东省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1946～1948 年任北平市市长。后担任华北七省市参议会首席和平代表时，寓所被军统特务放置炸弹炸毁，幼女当场遇害身亡，本人虽受伤仍继续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呼号。

通信时为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790520

北　京

复张小璋

以瑛：

我和三姑二月中因事去南方，直到四月底才返回北京。见你来信。以瑞照相，这里似留下有小虎成婚，在四川饭店吃过饭后，周小平为在饭店大院子里照了个亲友全体相，还比较好。只是经过十多年的许多次运动，家中东西搬来搬去，已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只有等待搬个家后，才有希望清理清理。关于你父亲的照相，记得三姑处过去也还留下一张，像在抗战前见到的，现在也早已不知搁在何处了。我几次过宣化，从你妈妈口中记下的好几万字材料，在文化革命时，和别的通信统被抄去没收，已无可追寻。或许在搬家以后，居然还能从乱稿中发现，或已被毁去。文学资料二期，将有一个数万字文章，不少篇章提到你父亲在北京事情。作者姓杨，知道事情很多，和你爸爸一道工作过。住处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原人民大学宿舍。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文字发表后必可明白。我工作已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今年一月里，把那个搁了十多年的《古代服装资料》脱了稿，今年底或可印出。至于此后是否还可望继续作去，尚难明确。三姑已退休在家，精神还好。小龙已恢复了五八年的党籍，工作也由钳工组调电子研究组。有个小女孩还只六岁，爱人在徐州茅

村大发电站工作。小虎仍在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升了工程师，这里轻工业学院已同意要他和他爱人来教书，四川方面若不同意，还是不成功。有个女儿小红，已十三岁，在北京人初中二，和董襄朝有点相近，和个"候补书呆子"差不多，功课还好，只是过于内向性，缺少应有活泼。

并问一家好

从文

五月廿

张小璋　原名张以瑛，张兆和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的女儿。张鼎和参加革命后改名张璋。

19790525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那本书今年可以印出。由人美印，大致可望好一些。新住处说是六月可望得到分配，也许还得迟若干月。好在目前住处贴近人美出版社，在搬以前需要校对时，可望即去人美新房子办公室，摊材料必较方便。要更换材料，就近即可决定，也省事。妈妈腰痛，用上海一中医方敷，二三天一换药，似有一定效果。我仍照常，血压总在二百左右，有高无低，看来已不易好转，只能照旧服九片六七种新药。精神时好，时不甚好，一切看睡眠而定。睡得好些即较好，否则即不大成。已单独不让出门。听二姨说，景山北海花均极好，妈妈也不能抽空去看看。这里似不断在开大小会。政协原传廿六左右先人大二日开，迟人大二日闭幕。如今又闻受别的会影响，挪后到六月，难得其详。照趋势看来，主要大致是传达紧缩四化规模，解释原因，或许换增了些人。原传大角色调换五位，即是事实，也只是内中实权增减，名分上或依旧团结为主也。真正问题，我们实近于无知。矛盾存在则十分显明。这么大家庭，作主的总易顾此失彼，应当原谅贴体才像个公民。但一接触现实，总不能不令人增“杞忧”。王孖等日昨又去南方照应照的相。政策变化不时，原本传三月十

五有个命令，凡陈列品均可照相。近又传一律不许照。令人难于明确。大建设规模压缩，可能出于去年×文中要“步子迈得大一些”的鼓励而起。各省都各自挂了些研究空招牌，许多什么所多虚有其名，同时也加了不少不相干的官官，添了许多预算。有大冒进风，不能不即早刹车，是意中事，非意外事。大学生研究生即招得过多了些，文科生底子难令人满意。以出版物而言，文艺性刊物即出了不少，作品质量却并不曾提高，甚至于比原来的低。电影也这样……绘画界情形相近，大量粗制滥造之写意画，卖点小钱，即算大有收获。让各省画家有前途的挑到友谊宾馆，按时定量交货，去年有二十多人，今已只剩下七人。在势恐难发展，因为较好的有自由市场，收人加数倍多，且不受任何拘束。故宫且将扩大供应商品店，历博则兼售市里红灯厂摹画代售。通通有变成美术商店趋势。且闻人大会堂亦在重新部署，准备为旅游而开放。看来华侨虽多，却要许多人照料，得不偿失。到处在增加领导，真正抓业务，拿得下业务的却无从增加。不是好现象，却无从避免。闻上海因退休制可以将下放子弟顶替，因此不少人不到五十即退休，将子弟调回，不久即增加了四十万人，而业已退休的干部，却不少又即刻转换个新工作，取得“双丰收”。分住处也有相同情形，大文化人党政军官许多分了新居，却把原住处留作儿女计，依旧保留。故宫增加职工到一千二百人，历博也过了千人，陈列基本上却还是二十年前内容。封建血缘亲关系而来的新人日益增多，并无什么考试制度，多由有背景推荐，薪多位高而能力不强……如此大膨胀对四化损害实不免令人深怀杞忧。一切扭转此习惯的努力，多走不通。自然科学院原说百分之八十不抵用，得改

业转业，事实上则相反不断在加多。这种人力物力的浪费，触处可见。

但是不管如何，还是不宜消极。官有的是人做，且争着去做。事也得人做，能有所突破并不多。天地广阔，国家待人去努力的新事还多，研究中有的是空白点待人真实努力去填补。目下搞的那本书，也是把一切贡献归于别人，不自居功的。只希望你们能早些放回，帮同妈妈作点家务事，让妈妈也稍稍得到一点休息就好了。

从文

五月廿五

19790526
北　京

复杨克毅

盘昂老兄：

得信谢谢。我和家中人及一助手，在申、杭、苏、宁走了四十天，于四月底返回北京。仍住原处，等待搬家。原说三月、五月、六月……现在五月将尽，六月未必有希望。家住大院子外表上还保留四合院规模，一丈多空地一角，种了几十种不同月季，各色具备，已开放一小部分，十分热闹。十日内或将有上百朵大开。第一季度看来至少将可望有三百来朵开放。在入夏以后，第二季度还将加一二倍多，照去年情况，直到十二月上冻以前，还可将多余的剪下插入瓶中，直到过年。其次即所脱稿之书，已商定在紧隔壁人美出版社印行，今年将出版。图占三分二以上，为校对方便，倒是去出版社办公室校改，省事便利。因此今年不搬，亦意中事。寄信常弄错，歉甚。回来以后，体力似乎还支持得下，只是已不让单独出门，怕被自行车撞倒。在江浙一转，主要是看文物，西周、西汉、西晋，均有较新人像可以充实。南朝材料不多。宋元所有新材料、特别精美是金银器，大开眼目。在常州一南宋漆器上得见一执摺子扇女人相，多一宋代“摺子扇已流行”证据。明代王锡爵墓中出一“洒金摺扇”，和山东、江西二藩王墓中摺扇相似，洒金不加纹饰，可和历史文

献互证，得知是皇家特赐物，四川上贡的。又江阴出一民间油纸透空摺扇，亦初见。均可充实待印行的《扇子应用进展》内容。

寄来《七十年代》，内中某女作家和雷震通信，已看到。说我半月不洗澡，即“名士派”。殊不知就生活条件言，半年亦不可能洗澡一次也。《争鸣》、《广角镜》、《七十年代》等刊物，本来多属北京官方办的，近闻一般订户难收到，惟首长及有关部门仍可得。一般人没收。主要原因，据闻是有关最高一位各种生活照片和记载，犯忌讳过多，影响不好所致。或许是真有其事。

听熟人言，香港曾有一阵子“沈从文热”，可信亦不必全信。总之，此事即真，对我并不利。正如在国外情形，我受称赞，易成官方文学上宣传失败印象。香港那边盗印了我一二十本书，印得倒蛮好。直到最近，有个亲戚为寄回一选集，才知系一字不改翻印五七年北京选本。亲戚曾派人为追询出版商，回答十分巧妙，并附一六五年复印照相证据，转买某倒闭书店收据，并写一长长信件，加以解释，说是纸型系转购于某图书公司，已积压十多年，因见盗印的极多，印得不好，有损作者，所以近年才特别精印出版。并说在港经营文化事业，竞争剧烈，一般只是薄利五折，销售二三百本，维持生意而已。真像是本钱也不易收回，近于哄小孩手法。信中支支吾吾，倒似乎我应分原谅并感谢他们才对。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不常，倏然而来人事风风雨雨中，正因为牢牢记住老子“为而不有”训诫，且不忘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良言，我因此居然还能比较平安活到如今。一心只想到如何落实古为今用，学习为人民服务，为各方面打打杂。

争几年时间，把近三十年所学，胸中有数的文物常识，一些范围较小，对后来人还有用的专题，完成其中一部分，就可说是近三十年并不是吃白饭过日子的公民，再来个无疾而终，算得起这一生努力尽到新社会做个公民及了格，便死无遗恨了。至于什么作家名称，还是即早丢下不切现实童心幻念为合理得计。即或明知，照当前培养作家方式，即或花上千百万钱，也不大可能在十年八年中，培养得出几个具有实力在世界真拿得出手的作品，这可不是我应负能负的责任。主要是作指挥的文化官过多，这种人一切努力，都重在自已露面，因此谈短篇小说，上报亮相的，居多是一生并不曾写过多少小说，更不用说是对于短篇真有什么贡献，说得出其中得失甘苦的人，内中却居多近于指挥文化，领导文化的官。我们在过去，写了二三十本习作，还不好意思自称作家，或冒充内行。现在则因缘时会，年纪过了三十，写过一篇二篇稍稍像样的应时作品，即大受抬举，即在全国唯一报刊中大谈创作经验。仅就这一点看来，也可知我真正算得是“早已过时”的人物。即或作品在国外不必宣传，还得到些鼓励，也还不会在国内即有市场。因为主要是所有作品已全烧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或可从每一个领导文学艺术的人（或官）的口中听到，事实上，有许多人是当成个语助词看待，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这方面的真正民主。就因为其中有不少人是有权并不是真正有能，长于作领导，长于作文化官，并不是在写作上真有什么特出成就，且明白写作上的甘苦的。其所以内部矛盾争夺剧烈，也正由此而来。搞宣传，就并不真正懂得广义宣传应当的措施是什么。真正长处却只是夺权讲团结绝大多数人，可很容易把有实力的放在团结之外，也

绝不会听其露头角。“四人帮”已倒了，无形的“帮四人”势力，却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扩大其权势。阿谀逢迎的市场，远比真实的能力见解吃得开。而封建意识和血缘亲关系传染浸润，且扩大到一切方面，文学方面更易形成一种势力，作家似乎还有世袭制，父亲成了作家儿子也有继承权。一个作家之所以左右逢源，重在会说，可不一定会写。会表态，即可证明思想进步，我这只知素朴干工作的乡下佬性格，悲剧性的终其一生，竟是必然的，命定的。其实这倒是历史的必然，并且是“古已有之”，正如唐代重视燕许大手笔，因为紧密配合得上封建社会的需要。而李、杜却以不同帮闲而终生。在这种风气下进行四化，不免令人徒增杞忧。难于取得应有进展，意中事也。但是还是得爱这个国家，因为即以作一个合格公民，也并不是容易事。我眼见不少大人物，事实上却处处在为国家帮倒忙混日子下去的。不仅不够个党员资格，即连一个公民资格也大有问题的。最大长处是圆滑，因之成了一个不倒翁。近日重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似大有所得，心中豁然开朗，试述述心得，或足供一笑：

“生活若要吃得开，应从二书学点乖。

回忆录亦不妨写，适当说谎倒不坏！”

我已单独不外出，因此回来以后，偶尔去故宫一次，回来时，熟人就保驾护送到家不放心。所以始终不曾去西单找作材谈谈天。因此为了家中老二夫妇已为轻工业学院约为教师，原单位不放，得找个一机部有关的人去个信，即可解决，也还不知找谁合式。因为极明显，新的轻工业学院已接受，回来别无什么问题。我中级熟人尽多，却不知找谁能帮忙。

肯定是一机部去个信即可解决，能回来对我最后几年生命十分有帮助。我即在政协作了快三十年特邀委员，可不知向谁写信谈谈这件事。目下工作虽调过了社会科学院，院领导却多还陌生，也不知如何请他们去帮帮忙。从这些小事看来，我倒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过时人物，一切倒霉活该！

并候府中老幼健好。

从文

五月廿六日

六月十二

已见作材兄，他身体似已大有好转，人瘦了些，精神甚好。近因政协开会，住处分散，会中我住处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第二楼，作材兄不知住何处。平时大致不易见面。可能在大会休息间或可晤及。过去运动中并没有人问及我关于你的情形，所以似不必向我已离开工作单位谈什么。

197905下旬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北京已极热。闻亲戚由上海来信，说上海有时还相当冷，天时不正，冷暖无时，或亦象征人事倏忽多变也。开莱已见过二次，今天当离京。因交通工具不便，未及去机场送送。预计二年以后或再来讲学。大致在杭州住三几天，再去长沙、成都、昆明、桂林，约三周，仍回京，即返美。已见过王永兴。精神极好。数学所还拟邀之来讲学二年，恐不易作到，因为家中有四五个孩子得上学，要人照料。据说过二年，来三个月或许可望。

我仍住小羊宜宾，一时看来恐不易搬动。屋当西晒，下午已感盛夏逼人，使人昏头昏脑，如猪八戒在蒸笼中。幸好大清早小院子一角廿卅种月季盛开（有廿个外来品种），红黄白紫各色具备。檐下蔷薇亦成簇，约二三百朵同时开放，成一花障。照习惯，盛夏歇一二月。第二季度，月季部分还将加倍多，直延续到十一月。这次回来时，即已不让单独出门，外面大小事都无从知悉。只闻各种会多，相熟机关新首长多，各部门新来人多。原来引起人欢迎的方毅讲演“科学院约有百分之八十人不顶事，得转业”，近则为“调整”？无处不大加人，干部占绝大分量。故宫即加人到一千二三，历博人亦

上千。真干业务的，还是原来那四五十人。如果上面忽然下一通知，工作人员包括副馆长、处长、主任、科长等等，全部得到陈列室学习业务，且严格执行"每天上、下午各二小时，不能离开陈列室"，或许用不到一月，即有多数人自然请求转业。忽然有那么多人对于这二机关发生兴趣，倒也是奇怪的事情！又闻以北京言，研究鲁迅机关即有二十多个，研究《红楼梦》单位相差不多，也是奇闻。有万千种事情缺少人作，有万千种问题无人研究，却把大量人分别在各文化机构中搞这么两种研究，研究什么？有什么用？要的是什么结果？似乎还很少有人想得到。回想起在苏州怡园，曾看到约有廿位美术学生和二三老师，共同围在一朵极平常的牡丹边写生。附近白墙黑瓦墙角，却有贴墙延展约一丈许一大丛明黄夺目十分美观的黄蔷薇，引不起任何人注意。显然是人之师除牡丹外毫无兴趣，一生也还未看过什么好牡丹。而学生则在这种极端愚蠢无知指导下，浪费生命，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社会照此"一窝蜂"方式研究这，研究那，事实上倒很值得研究研究指导他们的人的思想意识也。

编《现代作家辞典》，也是在国内许许多多中文系中进行，一件既时髦又有实利工作。你若和师院负责这方面的人相熟，盼为一转达我的希望，能将我的名字取销，感谢之至。千万不劳费神去抄数十年前孔某人的旧作。我所有习作，在解放初，曾正式通知"所有书业已过时"，即已全部焚毁，包括纸型在内。几几乎同时，逃到台湾的一群文化官，也用正式法令，通过处理办法，竟完全相同。法令香港《文汇报》曾转载过。内地说已过时，当然不足信，又应当相信。因为我作品如听之存在，必然形成一种"挡路石"作用，新的作

家恐难见出色处。从政治上说，因过时而付之一炬，似大有道理。但直到如今，《啼笑因缘》《三侠五义》等电影还大大上座，而香港拍的《三笑》，拼凑了一大堆我在旧军队中熟闻水码头边妓女唱的小曲，却为万千青年学习对象。现在人无知，通以为民间有特色小曲！因此看来，说我已过时，似乎说得稍早了些。至于台湾禁令，原来百思不得其解。最近得一联大同学为翻印一张《大公报·星期文艺》，四七年介绍黄永玉的木刻，题名《一个传奇的本事》①，才明白中有一节提及“莱芜战役”，我有个同乡美式装备师长某某，因“兵心厌战，一朝崩溃。”才明白罪过在此一语中，大约借此出出气，解解嘲！好像八百万的军队一败涂地，和蒋的统治无能腐败透顶无关，倒应由我负责，这也真可说学鲁迅阿 Q 学到了家，同时是历史上少有奇闻！

我得承认现实，所以即早推位让贤，退到历史博物馆去作个说明员，原以为学个十年八年，必可及格。事实上，则不知不觉间，学了三十年，还并未及格……原以为这三十年工作，至少还像个“合格公民”，现在才明白思想不通，什么也不成的。思想一通，凡事迎刃而解。若一如既往的搞写作单干户方式，终不免总是一个吃不开，悲剧式结束一生，实意中事也。

闻六月里或将开政协，在会中学习文件时间将较多，讨论别的机会将较少。所编书将在人美付印，说是今年可印。事实上夜长梦多，今年是否真能付印，不得而知。因许多现代化大事，还在倏忽间更改得失去故有式样。预期中的校核工作，将在七月里可以进行，事实上怕不大可能，因闻不少书均交由四川印行，亦料想不到事。若真得在九十月里才出

校样，到时和几个助手同上成都一行（他们目前正重返江浙照拟照的文物），倒是大好幸运。因张兆和至今尚未看过三峡。我还希望跑一趟成昆路，只恐越中边事一紧张，凡一切工作到时都将向后推矣。并候府中大小安好。

从文

---

①《一个传奇的本事》 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距莱芜战役国民党军“一朝崩溃”正好一个月。此散文编入全集第12卷。

197905
北　京

复柳尚彭

柳尚彭先生：

得信迟复，甚感歉仄。承示拟将我作品作研究对象，询问作品种种问题，无从奉告，盼得原谅。因为我早成过时人物，二十年前印个选集时，多亏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一个熟人①帮助，才勉强完成，且对读者深表歉意。现在又过了廿年，手边留作个人纪念一些旧作，及改业后的积累图书，和仅存的已发表未集印的一些旧作，通通在文化大革命时八次搜刮中掠去。到发还时，我还记得军管中一位文化水平极高，政治思想一定同样十分正确的，年约廿二三岁长得蛮漂亮聪敏的文化干部，指定面前一捆私人信件，和少数几本我的旧作，要我自己装入麻袋，并做出十分严肃认真的神气告我："其余已代为消毒。"意思近于要我明白，"代为消毒"，肯定无疑是"有毒能害人"，以他高度文化水平和正确无误的政治水平结合来判断，他无论如何都是有道理。我呢，如照退回六十年时间，最适当的方式，应分接连磕头，连连说"谢大人恩典"，才算明是非，识大体。幸好是六十年代，得免去这一场礼节。于是一声不响，把那个麻布包在相当狼狈情形下，磕磕撞撞拖下楼梯，又从馆中后门院里，一直拖到公共汽车站，候了半天无从挤上车，因为年龄究竟已快达七

十岁，那有希望和来自全国串联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主席好学生红卫兵比，后来就索性采用拾破烂的老头办法，住处虽离工作地约三站路程多一点，终于还是拖到了住处。我能记忆到的，就是这些他人看来毫无意思的琐碎，此外就是近三十年所学懂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经过这么一次最后扫荡，我那还会能够过考一般，来回想我二四十年前写了些什么作品，在某某刊物上发表这一类事，图个空头作家名分，来自欺欺人？所以盼望你们能把有用精力，转用到鲁迅、茅盾、老舍、冰心以及千百位近三十年著名世界的真正现代作家，免得白费心力，且易取得真正成果，更不至于发生错误。事实上我不仅不值得专来研究，即新出的《现代作家传略》②，也以不列名为合理省事，免得另一时出现不必要麻烦。这点老实愿望，盼得理解原谅，幸甚感甚。

复颂著安。

沈从文

柳尚彭　当时任《语文学习》月刊编辑。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熟人　即向云修，女，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小说选集》时，为此书责任编辑。

②《现代作家传略》　指当时已出第二辑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徐州师院编辑并内部出版，全书共五辑，共收录“五四”以来 296 位作家的传略。

19790601(1)

北　京

复李芸生

芸生同志：

你来信早已收到，因家中人正在生病，我也患感冒，一时难作复，极过意不去。近闻香山另一画展，也同受盗卅幅，若真有其事，且难破案，对国家说来，真不大好。不知道是否也有您作品在内。您工作十分出色，应说是“有目共睹”。我和家中人住西郊时，正值星期天两个助手回了家，所以才有机会去颐和园走走。因为解放前，在谐趣园后边“霁清轩”住过两个夏天，本意只是去看看旧居，却有幸看到画展，觉得您作品主要在设计布局即不俗，不浪费笔墨于不必要点缀。人物开像工夫也比别的画迹深到。也可说目的明确，且有完善表现手段，使人觉得“不俗”！这一点，可真不容易。这不过是我和老伴的外行印象，说的未必中肯。因为事实上我们全不会画，也可说“并不懂画”。对于画的艺术上得失，并无什么发言权的。我因业务关系，经眼过手虽较多，一般总是从制度出发，对衣着用的材料也有点滴常识而已。见到您后，增加了我们的敬佩，因为料想不到体力那么坏，却作得如此特别出色成就！社会变动过于剧烈，许多事给人以痛苦印象。不仅绘画方面，令人有些杞忧。求速成急就，成为一时风气，青绿重彩费力而不易见好，工笔山水花鸟人物，且有失传感。

主要是两方面：一画受外贸要求影响，十分短见的影响，相当严重，且一律以商品看待，重数量而不重质。这次南行二月，所见宾馆中小卖处之美人画，大都可以说“十分恶俗”，还不如过去廊房头条扇子铺中仕女画见功夫，售价极低，主顾也并不多。西郊友谊宾馆中小卖处亦有相同情形。因此看来，越来越少出路，是意中事。事实上若只为出路着眼，为满足华侨爱好兴趣，试作“福禄寿三星”、“财神”、“观音”、“关云长旁加一荷大关刀之毛胡胡周仓”，不甚费事，即可望将时下若干名家生意夺去。因为一般华侨兴趣多是这些。不少地方多暗暗的在这么干。景德镇加工最精的瓷器，也数“三星”出价最高，制作极精。其次，主持艺术大专院领导的缺少远见，不少本人也多乐意在大庭广众中能即席挥毫，得旁观者鼓掌，即感觉兴奋。对于艺术兴趣不高，欣赏力亦随同受影响。多年以来，即以能学习或收藏几件扬州八怪作品为满足，因此对于重彩青绿山水和工笔仕女，一画得积年累月才完成的作品，既缺少创作力，也缺少应有知识。学校中虽还照例有二三教师，但能够有组织、有条理，为学生提供以这两部分过去成就特征的人却也不多。因为他虽能画，实并不懂画，过去徐燕荪①有代表性，除临摹外并不曾好好学习过。天下事那有不学而能的道理？因此多只就其个人所熟习的，教技术，而并不曾教其他艺术史上不同成就应有知识。事实上，师生彼此一到反映历史事件人物种种时，总难望较好完成任务（谈认真学习，看来还得从你们开始）。习气既已相当深，克服它必然障碍还多。为解决历史画的问题，迟早总还得把“再学习”提上日程。您基本功已作得很好，据我个人外行意，似不妨有系统些来掌握一份材料，并学会如何

应用它。这方面我还有点常识，俟过一阵，搬了个家，摊得开材料时，再约您来看看，或许还有些用处。目下气候过热，望你能好好注意身体，不要远远的来看我，增加我们的担心。并且我一家大小都在病中，任何亲友来相看，事实上不免增加家中人窘迫感。待秋凉后，我当找个熟人陪同来看看你们工作。故宫新印出一本院藏著名人物故事画册，定价百元，据说只供外销，人美印行的，印得还好，你们画院值得买一册，供学习用。您自作佳画，不必要送我，还是保存在您自己手边好些。我家中极乱，还有三五幅宋元画，从来就不曾挂到墙上去，新画家熟人多，也不好意思请人作画，因为无从好好保藏，怕对不起作者。

复候佳好。

沈从文

六月一日

李芸生　女，国画家，通信时任职于北京画院。

① 徐燕荪　国画家徐操，字燕荪。曾临宋元名画，攻工笔人物画及人物写意画。曾任教于京华美专，并在画学研究会和个人画室授徒。1961 年逝世。

19790601(2)
北　　京

致张寰和、周孝华

小五哥、孝华：

上次寄发一信，是不是已寄出，我已不敢肯定。近来凡事一过即忘，且查出有回信经年未寄发的。王同志询问事，则已致函何思源先生，不久且即见到何。已八十多，二次中风，说话不怎么清楚。趁家中人外出，却来看我们，使得我们十分担心，怕出事故，因和三姊直送之回到永安里何家大门口才回。原来和杨小姐住处极近。三姊告杨，杨姊弟同去看过他。何允直接口述关于王向荣的一切，由其秘书回信，那边可能早已收到回信。如未及见回信，我当就记忆到的，转述何先生说的大略相告。

北京已极热，屋当西晒，每到下午，不免有点狼狈。小院子里今年月季蔷薇盛开，约廿个品种，大的如牡丹，若并串枝蔷薇计，大架金银花不计在内，约有二百来朵，第一季度可能已将达三百多朵。盛夏时将歇歇，到八月，为第二季度，继续开下去，延长时间将到十一月，接枝月季陆续开放，花数将加倍多。（照去年经验，则快上冻，花苞已无力展开，但三姊剪下，插入房中瓶子里，还能一一开放。）据朋友说，比故宫的还好得多。因为他们是盆栽，三五朵一盆，开后就完事。我们放在地面，已经营了三四年，土气厚实，中西肥

料全用上，又是中西杂种，相当出色。我们因前一阵时冷时热，三姊和我，和帆帆，都咳嗽许久，二姊已好，我已像有好转，帆帆还是不大好。

王亚蓉第二次南来照相，近日或已到苏州。为补充那个图录，南方有一二十个图还得用。这里原听说五月将开政协会，因别的会多，或改六月、七月。一说六月九日。我因单独已不许出门，这些事当然难得其详。比起来，饮食似还照常，外表也一切如旧，只是有时头似木木的，对于大事反映日钝，写个信无重点，也随写随停，不是好现象，却是“老之已至”正常情形。人似乎日益低能。近日因商调小虎夫妇返京，虎虎升了工程师，轻工业学院要他们教书，待我去个信商量那边市委和厂中书记，全是和小虎一道去四川的，我即不知如何下笔，还得由三姊起稿，我照抄交卷，证明她比我健全得多！若能成为事实，对于三姊当然好得多，因为可望同住一处。院中分配房子事，似还渺茫。虽说六月可望，似乎希望不大。即或有了房子，如果只比正仪博士新住处多二间，看来还是不大好办，因为若还得工作，无个办公室摊材料，工作效率必减半。年初完成那个书，已拟定在紧邻之人美出版社印行，即在出版社一办公室校对，因此便利，或许今年秋后再搬，倒省事不少。但原来秋天出门向西北走走计划，就不易实现了。今天因端端的婆婆来参观纪念堂，二姊约我和三姊去吃中饭，得知小平到了美国，将去四妹处住四天，算得是卅年来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探亲人，四妹之忙，可想而知。傅汉思身体似还不全好。附个致王亚蓉的信，她若常来，望即交她，或知道其住处，望为转去。

日来编《作家辞典》之风盛行，有的或是在什么研究会

议上正式曾提出我的名字，作品应在研究之列。有的则近于上海人骗钱玩意儿，我不大想走回头路，给这些人利用。因为所有书既早已先后烧尽，要个什么作家虚名无多意义。所以万一有什么人来调查，你不妨用个“一概不知”回答为近情合理。且可望免遗后患。因为所谓相熟“作家”中，不无为人过分聪敏，为自保计，曾经在过去某一时，表现或多或少近于现代中山狼行为。……这类现代中山狼，事实上或许还在半打以上。所以我绝不希望自己来写个什么小传，还附上早已被公家烧尽的作品名目，且加上个什么照相，来和这些现代中山狼一同列名冒充作家。但有必要时，倒也许还会用半年时间，写一本《自传第二卷》，或许还会将这些人物各在某一章中作个活灵活现的叙述，给人对照对照看，还有意思！

最近从美国来的数学家钟开莱先生，国际上也极知名，三年前回来我和二姊去看他夫妇，第二次回来又见到，只希望我写写在昆明一段，三五万字，并说将来为用大字在美印五百本，花几百美金不妨。因为那边教中国文学的多是联大同学，也有的是读者。（他还记得你叫“小五哥”，或许还记得你大唱洋歌！当时是和王逊同住我宿舍后边的。）

若今年搬不了家，又出不了远门，或许会在入秋后找个什么山，住个半年，居然能把自传第二卷写出来，和选集一同付印，亦复难说。目前最希望是小虎、之佩调回北京能成功，对家中大有帮助。这里一切望放心。

愿府中人人都好。

从文

六月一日晚上

19790607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几个信想均可收到。另外给市中首长的信，希望能起点作用就好。看来我真有点老了，能得你们在身边或可望多活几年，尽可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对妈妈更重要！之佩不知回来了没有？这里冷暖无时，前天已如盛夏，昨夜一雨，今天即穿毛衣还感到不大够。在南方时，我和妈妈即有些咳嗽，回来后，妈妈吃药加量，得告恢复。我和小帆帆却继续夜里必咳，帆帆已有好转，我则到了流鼻血情形，照规矩看来，也是快好了。闻十号或十五号政协将开会，必有十多天忙。我脚跟忽肿，寸步难行，接连服药，已好转。这几天还将拟写个提案，内容大致还是和过去的"如何落实文物中的'古为今用'在大专院校教材课目编写上"，建议抓紧进行，并建议"几个有条件博物馆招收研究生"方面注注意，或就各大专院校招考文史的研究生中，差几分的落选生中，看情形鼓励其到博物馆作研究工作，也是一种办法。总比胡胡涂涂派送来比较得用。

从港中刊物，得稍稍多知道些内地问题，不免增人杞忧。实事理所必然。看来现实情形，是使当家负责人十分吃力的。紧缩调整建设势在必行，但也只解决其中一部分，而并非大

部分。任何“通天圣手”，也不可能有什么万应灵方，能解决“人多，而不大抵用”这么一个问题。有万千机关具同一感觉，真是无可奈何，且日益严重。任何办法将依然有顾此失彼感。更何况还有个国际沉重压力存在。原以为关着门，竹幕下垂可以对付，经过了二十年之久，门既关不住，且将自动大大敞开，这一比，可就明白，如再不顾一切迈大步子，即刻将陷入大跃进覆辙，而比上一次还更严重。有些问题，大致将在这次人大会上摊出来，更强调要重视人的合作、团结，共同商量，各就各所熟习部门，提提短期应付与长期建设的意见。而任何好意见和现实接触，都不易行得通。主要是社会在发展中，要求变了，分门别类的首长，手边可使用的权力、金钱都相当大，可是本身能力、信用、威信，在社会上可就差一些。（在国际上就更不抵用。人家都认为这是官，而并不是什么真正能干的人！人家把官看成长于世故、敷衍的一类，而重视专业的人。）手边可使用的人力，或不大会使用，对更少壮一代的培养，也难望处处以身作则，产生持久的鼓舞作用。这也是第二流人物作“首长”必然的趋势和结果。起源于多年以来“外行能领导内行”一种提法。工业建设是特别显著的弱点，而文化（或文艺）建设实更是问题。科学院文学所最近在云南开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会，为一些五四以来有贡献作家“平反”或“翻案”事，从简报中，见到有由陈独秀、胡适之到瞿秋白、艾青等等一系列名字。把我也放在其中，可惜太晚了点，而我的书也烧得太早、太彻底。一群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假权威，只知为当权的人瞎捧，而把我贬得一文不值。国外印象却正好相反。油莱花①伯伯第二次来北京说，国外讨厌宣传品，花钱再多，印得再

好，还是不买账。在美、日我有读者，若能用个“回忆录”方式写写昆明那八年，寄美国他可为花几百美金用四号字印出来，肯定会成功，因为有的是读者！日本且会即刻有人译过去。

我呢，这一二年精神大大衰退，肉食极少，血压随而降低了些，心脏也还不大像会出忽然事故。只有对工作已不怎么顶事，易累，天气一热，下午房子如在蒸笼中，一切只靠大清早，端出那个面板做的小桌子摊摊材料看看，一会会，太阳一逼就得收拾摊子。下半年除了校对那本书，看来至多只能把一册《扇子应用进展史》完成，《前期山水》则必须去敦煌，才可将中古一段加以充实。依估计，若去不成敦煌，至多把新选集完成，这一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今年小院中月季花开得特别旺盛，来看花的多称道。这雨天一天，便全落了。此后要到八月第二季度才再开。目下只一大盆鹤顶红，开放六朵大花，占空间约一尺许，十分壮观。

从文

六月七日

---

① 油菜花　指旅居美国的数学家钟开莱教授，时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抗战期间，钟开莱曾为昆明西南联大研究生。一次行至校区内城墙豁口时，钟采摘一小枝油菜花，作为希罕物送给同行的虎雏玩。当时作者一家住在乡下，随处可见繁茂的野花，对钟开莱的书生气感到有趣，故此后当面以“油菜花”相称。

19790621
北　京

复韩宗树

这信前一部分是去年写的，最后部分是新写的，前后相去已近一年，十分抱歉。

从文　六月廿一

宗树同乡：

得到你五月二号赐信，厚意盛情，深深感谢。最近黄黑蛮回到北京，谈了半天家乡旧事新面目，因此知道点滴情形。又看到《人民画报》一月份介绍，不免引起一些童心幻念。这里有个古丈同乡①，年纪也六十多岁，已卅多年不还家乡，说笑最好一同能在秋天回来看看。事实上体力已不许可，因为我今年已过七十六岁，患心脏供血不良已多年，在小小故障中报废，是迟早间事情，并且家乡已无什么亲友熟人，连个落脚地也没有，人快到八十岁，还住招待所，也不是个办法。我五六年曾回到家乡住了三天，大雪中从县里楼上看看"金勾挂玉"和观景山山石树木，印象极好。还记得六十多年前，每到秋深天气，满山灯笼花在风中飞舞时，真是终生难忘动人印象！也还记得去廖家桥半路，得经过一个枫树林，似名枫树坳，秋天来，大树千章，满林是带翅膀的枫子，和红红紫紫枫叶在微风中盘旋而下，真是一种难于形容的壮观！

你到过青岛几年，青岛对我印象也极好，因为卅年代初期，我在青岛大学教点书，正是一生精力旺盛期，二三年内先后写了十二本习作。待回到北京，就因为编《大公报》副刊，把力量分散给别人改稿件耗去一大半。再不久即抗战，随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向南方跑，在沅陵住了几个月，不久即上云南一住八九年，回转北京时，和千百同事一样，人也拖老了。解放后即离开学校，转到博物馆工作，在人事风风雨雨变动中，不知觉间又快到卅年，老同行旧同事，绝大部分先后已成古人，我虽侥幸还存在，事实上也真正到了暮年，报废是迟早间事。手边还有些工作，也只能完成一小部分，别的有待后来人去作了。你的来信写得很好，我在武汉、青岛、西南联大、北大前后教了二十年，过去在学校教散文习作，第一课就是要同学学会写信，叙述家常琐事。我觉得这是搞写作的基本功，首先就得在学习用笔时得到真正的解放，不至于抄书也不会抄。但这是半世纪前的老话，或已完全失去意义。目下小学生作文做日记，还在无形中受鼓励抄书，一切葫芦依样即可望得个“优”字，并且未下笔以前得写“提纲”，到下笔时又得确定下“主题”，一切都在公式化，作编辑或教师也乐意从公式化上定取舍，因为省事！所以谈“写作”，我已无丝毫发言权。即作为一个“读者”（特别是对于新诗）即不够格，那有能力再冒充“作家”？这是社会的必然趋势，你若希望搞文学，首先得承认这个新的现实，才有“出路”。过去一个廿多岁的印几本习作十分平常自然，现在不少年在四十以后，写一个短篇就可名“家”。用笔无形存在的戒律相当多，从习惯下教育训练下出来的作家，为求主题明确，提纲合符要求，用心过多，永远不懂叙事的多样化意

义何在，所以年到四五十岁，写一个习作册子称“大作家”倒大有其人。但作编辑作导演的，一提到成就繁荣，总不免会摇头，一切带做作气的愤怒和欢悦，那能产生真正好作品？求“避免公式化”，也不像是三几年内可以取得应有进展问题。更不是如目前出版点点滴滴的几个长篇作品和十来个短篇作品能得到解决的事情。依目下刊物水平而言，即这么下去十年八年，也难望有什么真正丰收可望。最明白情况的，大致应数主持由中译外刊物编者（每月有定期刊物出版，一印数十万，必刊载一二新作译成英法日西诸文），因为他们更容易从国外反映中，得出一种印象，同时也明白海外水平。近来北京方面，常有资料性外国电影可看，居多是四十年代的成就，搞导演的多感觉到不仅技术上我们比之还落后卅卌年，即故事内容，铺叙感情，刻画人物，也多比现代我们的作家作品更见现实性，因之我们宣传上也难起良好作用。至于我们历史故事片，则始终难脱京戏越剧影响，自然难免更逊一筹。换言之，即或大力宣传，还是不易得到社会认可，此所以香港片即多十分庸俗，我们在国内还不容易与之竞争市场，使人痛苦，亦复无可奈何。至于我在近卅年社会反复大动荡中，个人身体还能保住，也就算得是天大幸运！或者正如庄子所谓“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而幸能免于意外？

这信还是去年写的，从一堆旧信中翻出，真是十分抱歉之事。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②，信中说到拟回乡看看的萧离、萧凤夫妇，上月即已从古丈老家回来，谈起在七个县里所见不少新事。从报纸消息和收音机内报道，你们一定对北京大会许多新闻知道一些国家问题，或在进行待进行新事。我很

想知道自治州来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谁，有无家乡熟人可以见到。因为人在北京的，多集中在北京西直门第二招待所，外省来的多分别住另外一些地方，只大会中或可望从工作组打听得知。所以极希望在这十天内有机会见到州上或县里的一二同乡，就好。听萧同志说，曾在凤凰停留过四五天，说本地有个美术学校。可不知成绩如何。朋友说笑话："到湘西参观，搞文学绘画，恐不易着笔，因为有了个沈某某和黄永玉。"事实上永玉正是工作旺盛年龄，还可为国家作许多事情。至于我则已是过时人物，近三十年主要是在博物院打打杂，无一足称道。一切努力都是重在协助搞工艺的如何古为今用。上次得长沙博物馆李昌鄂先生来信说，正为凤凰恢复挑花和土家锦织造搞了些材料。又得凤凰棉织厂包厚黔一信，说他本在棉织厂工作（文章也写得很好），你在文化馆工作，一定明白情况，望便中告告感甚。我近三十年来在博物馆工作学得较杂，接触特种手工艺也较多，家中人也还有人正在对外贸这部门生产工作。和李昌鄂先生曾商量过，将试为向全国美协商洽，是否有可能由李带一些土家锦挑花资料到京来作一次展出，如有条件，也许我可亲自回来挑选挑选材料。希望这事成为现实，大致还待作些不同努力。

沈从文

韩宗树　通信时为湖南凤凰县文化馆干部。

① 古丈同乡　指记者、作家萧离，原名向远宜，土家族。

② 开会　指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9790625
北　京

复杨克毅

克毅兄：

谢谢来信，《七十年代》另邮寄还。这次政协大会中，曾一再见到作材兄，我们不同在一组。我大致因心脏供血不良，血压升降也不定，拟做的工作，照目下的情形，一家三代长期住在十多米小小住处里，所有图书，多到处堆在地下，毫无办法进行工作。又本来有机会，还可趁精力来得及时，自选个八十万字印两本选集，留个纪念。这些旧作大多数还得从各方面设法借出，有一部分还得从抗战时后方刊物抄辑，一部分则得从解放前一二三年中报刊重抄，而这些事又得由我自己去图书馆找寻，由家中老伴重抄，才能解决。今则老伴年已七十，一切精力都得为家中每日三顿而消耗，体力日益显明在衰退中，却毫无什么办法扭转这个现实。家中第二孩子本已可以和他的媳妇回京到轻工业学院教书，却被留在四川自贡一个机床厂里不让离开。照流行说法是不研究世界语①而被留下。名分上却当成因为是工作尖子，且恐其他人动摇影响而揹住不放松。其实为公为私，都对国家有利，因为两人能回来，可以减少其母亲一点劳动，对我的工作也大有帮助。可是就无话好说，无法好办。对于国家大事，我们不易理解，可是能理解到的，却是千百种“业务机构”，一般

总是在不断加人，业务效率却日益低落。既得利益者多是在这廿年打砸抢风气下培养出的活动分子，精通世故哲学，争权夺利阿谀逢迎扶摇上升人物，却对于党、对于国家、对于工作责任，不感到任何兴趣。千百人发言无不感到一种杞忧，惟这种新型官僚，却事事有份，占据了千百种工作领导权，事实上一个公民资格应尽的责任也不感兴趣。老一辈的当事者即或明白，对于党起腐烂作用的是这些人，却对于这些人亦无可奈何，有的还不能不当成接班人看待。因此任何好办法在实行中，都必然因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另外想法而无从实现。不少部都增加副首长到一二十位，转公文经常即得一月才到转尽，原来十来人办的一个什么大刊物，现在动辄有四五百干部，却干不出什么事。为个人计，已快活到八十岁，报废只是迟早间事。对于这个国家，死去了大几千万人换来的崭新国家，却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痛苦。你说的消沉情绪，大致就是对国家明天的杞忧。这一点至少在目下一些十分热爱这个国家的七十岁以上的朋友，都估计得到的。但是可以放心，活着一天，总还是不会忘了自己做公民的责任，转而成为一个候补官僚的！

并祝府中大小均好。

弟　从文

六月廿五日

① 世界语　此处指送礼。

19790720
北　京

复钟开莱

开莱老兄：

得寄信，和三张照相，谢谢你。可惜时间稍早一点，若晚些日子，小院中就开了上百朵各个不同品种的月季，大花头有大如汤碗口的，比一般牡丹、芍药还好看经久。颜色以正黄、银白带碧和杏子红等等最动人。照相中云南那一张最有意思，我依稀还记得对面是个米线店，有二三年时间，我每次进城中晚两顿，多是花一毛三分一碗的牛肉米线，还受熟人奚落，以为最吝啬。可少有人知道我不少次返回乡下，还得去书店借一二元路费才能上车。在乡下曾在县里中学和育侨中学尽义务兼点作文课，不拿一文钱，倒恰好相反，好几位华侨学生，张先生①还供应他们生活费。其中有一位后来在法国作了医学博士，还来信深致谢意，我们却对于这种人我关系怀着极愉快印象。特别是在一种对照下，更显得有意思。那时兆和正有个堂姐，丈夫是交大毕业生，缅滇路局长，还兼管沿线国防工程，许多国防建筑都归他经管。包工为取得建筑权，主要方式即是纳贿，六岁大孩子做生日，送的蛋糕值四百元，如小圆桌面大小，上插六十支洋烛，每支内中都包有上千美金或美金支票。那位局长夫人体重约百八十磅，却每天烫发二次（还在二楼骂当差的约二小时，每天

这样），每夜跳舞必要十八九岁漂亮小伙子伴舞。有一次示威方式，坐了二新轿车，到桃源来看我们。和“傻大姐”一般，指着兆和说：“三妹，你们这个大作家，大教授，是怎么过日子？什么大学毕业，有什么用？你看我，这个中学生。”伸出手来，手爪子计三枚大钻石戒指。我那位连襟局长也随同笑着，不多久，便走了。因为孩子一天要看两次电影，有陆克打架，不能轻易放过！世界上竟有这么一个家庭，日子还过得十分得意。若另一时要写写昆明，这个现世宝倒也值得“表扬”一番。事实上我们乡下还有妙人，也是新儒林中“雅人”，另是一种风格，还有名流家属，在呈贡放青苗高利贷的，由于这种“实践”哲学的精通，所以也成了“不倒翁”。相形比较下，老兄便可以懂得我之所以吃不开，原因是个有代表性的不懂政治，思想落后的典型乡下人，一切在新社会吃不开实意中事，非意外事也。但是老朋友应当为我凡事放心。我们总永远相信国家有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十分爱国，不以个人得失在意的。不耿耿于个人权利，始终深信国家在乱于头绪中会好转的，真正的有用知识会抬头的，没有帝王的帝王特权会结束的，因之活得即或相当寂寞，却并不丧气灰心！下次来京希望能有机会好好谈一次天吧。你信中所说，快到北京那个朋友，我们极高兴在雨季霉味略有增加的住处小房中，招待他一番。这三个月内，我们不会有新住处可搬的。信一写就不知如何收尾，十分抱歉！

弟　从文

七月廿

---

① 张先生　指作者夫人张兆和，曾任育侨中学英语教师。

197907 下旬

北　京

致李沛阶

沛阶老兄：

一别卅多年，昆明友好故旧，总在念中。特别值得怀念，即府中大小情况，和姚医生一家情况。成昆路通车后，即想和兆和同志同乘一次成昆路车，重游昆明，看看诸友好。便中转成都过自贡，再出三峡达武汉，转回北京。家中小龙小虎，已长大成人，都学工，各有了廿年工龄。因为同在呈贡、桃源乡下长大，对昆明还充满感情。说云南话时，云南人听来，还以为是真正乡亲。别的友好不少出差到昆明的，也还经常谈及昆明新的情况。最近有一在美数学专家，每年回来讲学，还特意去昆明看看，在文林街联大旧宿舍照了一张相相赠！最近得见令亲孙康宜①女士，转来尊信，得知府中近卅年大略情况，深感欣快。解放以来，由于社会变动过于剧烈，千百老同行、旧同事，于社会变动人事风风雨雨中，多不免感到心中无数，摇摇晃晃，失去自主性，不知如何是好。新陈代谢，已死去大半。即五十年长征老革命，在倏忽来去风风雨雨中，升沉不定，幸而在冲击下还得生存，亦仅能用"偶然幸运"自解，别无可说。因许许多多倏忽出现事件，始终难于明确问题何在也。

弟自解放以来，因自知为人思想庸碌，适应性极差，离

开学校，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工作新，人事矛盾少。原以为在坛坛罐罐间，转个十年八年，或可望达到一个“普通说明员”合格程度。不意学习方法大有问题，一晃三十年，距离及格目标，似乎还相当遥远。因此从去年夏天开始，转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其实和所学坛坛罐罐，关系不大，或许不多久，还得再设法改业，才可望争三几年有限时间，把近卅年所学，转到应用方面去，取得点滴作用也。至于过去搞的本业，则早已失去存在意义，不仅发言权不多，即冒充一“假里手”，亦不大可能。因新要求时时变换，必须眼尖手快，反应灵敏，一切能照上面指示行动，才能得心应手。弟虽到大城市中混了半世纪，本质上却始终还像个“乡下佬”，老伴兆和亦素朴之至，在桃源同住数年中，性情上的拘迂木讷处，老兄必留下一较深刻印象。卅多年来，虽事事在党鼓励照顾下，日子在比较中过得还算平静。但对于“重理旧业”打算，则早已失去信心。新社会重凡事“实事求是”，目下学的在落实“古为今用”时，对生产上或许还有点帮助。因此，即或在国外日本、美国、英、法，过去作品还有些读者，在国内，则早成过时人物，四十岁左右教书人，居多只知道我是文物工作中一个热心好事打杂人而已。但是即此名分，大致三几年后，亦即将失去意义。因今年已七十进七岁，即或所学对于落实古为今用，还乐意提提建议，事实上作用已不大。身体迟早报废，倒是意中事。老伴兆和同志，今年亦近七十岁，曾在师大附中教书数年，转编《人民文学》亦及十余年。七二年即已退休，精神面貌似乎还保留些四十年前童心，因此社会虽大变，弟一家生活情况，却依旧比较简单。某些方面，竟似乎还和住桃源时相差并不甚多。卅年来，所

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阴晴不定气候中，各有大幅度改变，惟弟一家变化似并不大。其所以能维持比较稳定局面，和人不中用关系密切。正如古人说的“樗栎之材”，“拿不上台盘”，有此自知之明，从不作不切现实妄想，与人争得失，在社会巨大动荡中，幸而免受意外冲击扫荡，实值得老友放心！

令亲孙康宜女士已见及，留下印象极好。弟曾和兆和同去其所住之和平饭店拜访，畅谈至夜中十一点始别去。为人明朗爽快，又富于才学，可惜因即将南去，不能陪她看看故宫等处，深感歉仄。

府中大小想均平安。二老如有机会来北京，必可奉陪各名胜看看。北京九十月间气候特别好，朱总司令展览馆如在九十月间开幕，必可谋一面也。惟今年十月节，外宾成千上万，内宾有时或被挤于郊外远处招待所，交通来往不大方便。如能相住较近，必可望多见几面。

祝大小健康。

弟　沈从文

兆和附笔

李沛阶　昆明的开明士绅。1944年作者一家迁居桃源新村，因租用李的草房而相识，并成为朋友。

① 孙康宜　女，美籍学人，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应聘为TUFTS大学助理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

19790802
北　　京

复邵燕祥

燕祥老弟：

多承厚意，得到寄来《诗刊》，深深感谢。解放以来，社会变动过大，人事风风雨雨倏忽来去，彼此还能健在，真是幸运。我因人不中用，解放后，就转人历史博物馆工作，名分上研究文物，事实上只是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动，理想并不高，只希望学个十年八年，能达到个“普通说明员”合格程度，就不错了。不意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还无及格希望，因此不知不觉维持了整整三十年。直到去年，才调科学院历史所，其实文史底子极差，近于“滥竽充数”。所研究的多近于文物中的“冷门”，争个三年时间，把待收尾的、在进行的工作告个结束，能免去“吃白饭”印象，即大好矣。依稀还记得解放后，还经常见你发表诗歌。随后即近于渺然失踪，想必和吕剑①兄情形相似，在倏忽来去的风雨中，吃了二十年苦头。现在回《诗刊》工作，正是体力和思想均达成熟期，可望为社会多作点事。照近年诗作成就倾向看来，不少熟人用旧体诗表现思想感情，多见出一定深度。白话诗，或由于笔下运用词藻不灵，一般印象似还不易达到卅年代某些散文见诗意。似乎是个问题。或事实上“大有进展”，只是像我这种老朽，思想过于落后，因此已失去作一读

者资格，亦意中事。从你们角度看来，认为佳作的，试便中推荐一二种开开眼，十分感谢。我再过三年，就到八十岁，头脑显明已极其迟钝，不仅不能冒充什么“作家”，事实上即“假里手”也不敢冒充，因为和社会各方面多近于隔绝。如过吕剑兄处便中相过谈谈天，或可因之知道些些文坛行情，亦必能增长些知识！

并复候笔健。

沈从文

八月二日

邵燕祥　现代诗人。通信时任《诗刊》副主编。

① 吕剑　现代诗人。信中说“和吕剑兄情形相似”，指两人均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790821(1)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老兄：

承介绍邱成桐先生来访，我正在西郊另一招待所开工艺会，谈得很好。后来还让他作东，邀到附近新疆餐厅吃了顿羊肉饭，也还是快到八十岁时第一回吃新疆式餐馆。和兆和曾商量过邀到家中来吃二菜一汤便饭，或许还好些。只是小住处图书杂稿乱成一团，实在不像样，因此作罢。

送了两张字，一是用纸头粘接的，一是糊窗用高丽纸三年前写的，一切都不合款式。就目前住处条件说来，又实在写不出什么新的稍稍像样的，只能玩玩而已。

云南的照相已见到，依稀记得对过是个米线馆，我曾有三四年上城住宿舍时，必去吃一碗值一毛二分的牛肉辣米线，在当时是最贱的，我倒觉得值得记忆。因为若改换一种生活态度，本来一顿吃一元三也易办到。似乎得到孔二先生的帮助，记住了他说的穷则观其所取，因此一直照样吃下去，到离开昆明为止，作为一个战时公民而言，算是“及格”了的。这个信寄到时，我和兆和或许已和十来个熟人正在敦煌洞窟中看壁画，在那里可能有三五天逗留，希望能有机会找熟人照几张极有趣味的画寄给你看看……①

北京似乎事事照常又似乎在迅速变化，出了不少新的文

学刊物，得到普遍称赞的短篇小说我多看不懂好处，诗更不易懂。照新的说法，即我已是个完全过了时的人，在谈文学时，即“假里手”的称呼也成问题了。倒也不悲观，因为张恨水的电影戏剧在南方都正是热闹上座极好的作品，《三侠五义》也极受欢迎，不少事像正是在返回半世纪以前，因此我成不新不旧的货色是必然的。可以笑笑开心。

从文

八月廿一

① 此处一行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19790821(2)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得之佩信，知调京工作已解决。妈妈昨寄一信，收到后必可明白种种。这边看来凡能作的已办到，只希望你们尽早把应交代的工作即早办清，尽可能早走。东东西西不必要的，即送人或留给小姨用。至于竹藤坐具，能买的倒不妨趁此买些，因为这里可不易找寻。

我和妈妈今天下午上车去兰州，还有可能过敦煌住一星期，也可说满卅年宿愿。这次即或只能住三四天，也可望留下个印象，明白有多少较特别的材料，可供在写作中的几个小专题需要，便于下一次来时作工作规划。据说由兰州到麦积山，还比敦煌方便，这次同行的约十二人，若有一半以上想去看看，我和妈妈也一定同去。十分可惜，是不会使用大的照相机，不然必还可照下许多有意思照片。

你们来时，若无个落脚处，不妨即在小羊宜宾挤挤，或许反而也可以促成我这里房子的分配便利。因为听说一栋新楼已完工，共分配到九个单元。原本虽已得到胡乔木批“优先”，但事实上待房子住的首长过多，原批恐不作数，待重新调整。且据说待一副总理重新圈定。待搬的既多是“老首长”或“老战友”，且上下通声气，名分上说注重工作需要，事实

上可不一定。比较起来，我的机会便要打个对折，终于落选，成为“候补员外”，亦意中事。北京房子事实上又紧又不十分紧，不少熟人高知，换了个住处，还把原住处保留为子孙安排，有的是。正如封地世袭制，懂行有本领的办法多，不懂行又不中用，则等到八十岁，未必即有着落。正是华在人大报告中说的“封建意识还十分浓厚”，据我们看来，还正在同社会发展而日益加深扩大，不免令人深怀杞忧。

我们初步估计，大约总有半月之久，至多不会过二十天。本拟乘飞机，听说小飞机不大妥，因此乘火车。二夜一天，大致不会太累。今年北方气候异常，时冷时热。不久前《参考消息》载日本且正式宣布将有大地震可能，已作预防。我们这方面情形，则一无所知，人事传说即多，未必可信。十月将开文代会，北京出席的分配八十来人，因多争持，后来决定试一回真正民主投票，投票结果八十来名额中，有大半是廿年前所谓“右派”当选，事实上也反映这一回冤案，加一回表示，艾青居第一位，我在第四。我和妈妈都并不曾参加投票，可能在十月中开会。附闻可一笑。

问候大家好。

从文

八月廿一

19790824

兰　州

致沈龙朱、马永晞等

大弟、永晞、红红、帆帆：

我们在车上晃了两夜一整天，第二夜沿渭河而上，几几乎整夜钻山洞。早六点四十分如期到站，被接到一个十分幽静的“宁卧庄”高干招待所住下，房间一套似乎可以住十来个铺，门前有二解放军岗哨，一切可想而知。周围有一组小楼，至多只二层，围住一个花园，花园中似有大几十种花木果树，我们还来不及看看。敦煌县城或因水坝溢洪放水，城中部分已淹没，只是敦煌莫高窟地高，或尚去看三五天，估计后天即可去那边。还得坐一夜一天慢车，再乘大面包车走七十里，才能到达。那边还有不少人等着，看三几天即返回来看新舞剧《丝路……》什么。是甘肃省歌舞团演的，一定还好。上午一来即洗了个澡，躺上大床我就睡着了，约十点才醒。住处房间宽畅家具朴实，建筑材料可讲究，据说是老总下榻处，所以去大街相当远。我们乍到，见车站崭新，站上接客的也不少，后来才知还另有两个全国性的会在这里召开，一个是什么教育会议，可能还有些熟人。已在车上看过一会黄河和河上的桥，桥不甚多，或许还另有个可过火车的。这里气候和北京落雨时差不多，所以带衣不算多。若去得成敦煌，那边气候或许还热一些儿。

东西带得恰恰够用。若去敦煌，也许还应在这里宾馆里服务部添点什么。到今为止，我们四周房子住得是些什么人还不明白，不大像是有服务处的。明天必可上街看看。听这里文化局人说，全市只有一条街，长约六里，市东西六十里，南北仅二里，因为四面是山。其中一面即著名的贺兰山，初初看来还不觉得怎么高大压人。吃住都是最最好，素朴好吃。今天晚上还要见当地主人宋平、萧华、×××，又是回族的肉孜节，新疆歌舞团正在这里，一定会有些热闹。同行熟人多，不会感觉什么紧张的。一切放心。

从文

廿四

19790914
北　京

致沈虎雏

九月十七日发

小弟：

我和妈妈去了兰州一趟，且再坐火车一天一夜，换坐三四点钟面包车，到敦煌，停了三天，再回到兰州看了一次大型舞剧（用敦煌作背景，相当好！）的演出，才坐飞机回转北京。火车坐两夜一天，飞机只两小时多些些，即平安到达。这次出行，虽照例在敦煌各泻了五六次，但不多久，就适应了。还有人回来后尚泻肚。时间过短，看不了什么全貌，但基本上总算满足了卅年的愿望，对于千佛洞留下个印象，也同时还明白了些问题。妈妈一路也很好，主要是受省里招待得太好，吃住都是第一等，大约招待西哈努克亲王也不过如是，比住西郊友谊宾馆还舒服得多。到今年十月，大致又还要参加什么国宴。或许还将会有些美籍华人同在一桌，因为今年已有好几拨人来到家中拜访，也算是开放了的家！

最近得到永玉一个叔父①从香港为我寄回了十八本翻印的旧作，听说还有不少，都将为我找来。不少我都已忘了书名，在香港和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大致还有读者。比公家极力推荐的作品读者多而印象好。法国大学学中文，想考终身中文中学教员的，还必须读一本我的《春灯集》。美国哈佛

大学，还有个金介甫先生，为研究我作品，得了个文学博士，论文约五六百页，引用我的作品有许多我都记不起来。复印本已寄来。只三十一岁，写的中文信比国内有些“作家”还讲究而有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还不易回答。在国内，好像对我也开始了一点平反气息。事实上，我一切作品五三年既已全部烧去（烧得未免太早，使我无法补救），照习惯，“文学”和“政治”一样，又早由上而下排定了名次，照例是鲁迅第一，郭第二，茅盾第三，老舍、巴金、冰心等等，我则四十岁左右习现代文学的人，早受几本由党员写成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贬得一文不值，照这种排队方式既久已深入人心，全国认识统一，所以这三十年改业不与人争得失，生活过得十分寂寞，还是比较合理，也免了些意外“灾星”。最有趣的，还是台湾方面，五三年即用明白法令禁止我的作品，已印未印的全部烧毁，且永远不许再印再发表，倒像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似乎老蒋打败仗，应当由我负责！逃到台湾还放不过我！但最近却听到一个在美华侨报的女记者说，在蒋经国身边，一位主持宣传工作者什么，竟用他的名字，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作品，大量盗印发表。真亏这些人做得出！尽管如彼如此，我还是一个不在乎，不管是自己方面做的蠢事，还是台湾方面似聪明实格外愚蠢的事重叠出现，一切依然无动于心。特别是最近听说日本方面，有人想专研究我的作品，和国内某方面商量，我们却回答说：“有人自己在研究。”书都早烧光了，公家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黄色作品为名，能烧的又再一次搜罗，全已烧尽。我家中剩下的仅仅留作个人纪念用的各种土纸本，也在八次搜查中，由一个廿二岁军管文化干部，当面告我，用代为消毒名分，全部毁去。

这人似叫王捷三，长得漂漂亮亮，脑子却肯定胡胡涂涂，做的蠢事可并不明白是蠢事！最难得而无法补救的，是在报刊发表过未及集印的，如《云庐纪事》、《七色魇》②等等廿多篇，我留在手边的那份旧稿，全已失踪。即或还可望从云南、四川等边远省份图书馆旧报刊中还能发现，我那还有精力去找寻这些旧刊物？所以说“我们有人在研究”，其实也只是一句空话，藉此挡塞日人而已。事实上，是永远不会真有什么人，还能把我作品那么认真集中，如日人或美国人那么认真不苟，又能客观作出正确公平估价的。我也绝不抱什么不切现实的希望，于国内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什么新人为我平反的。一切既已成为过去事，就尽管成为过去得了，历史上有的是这类事。我平素就不会和人争得失，快活到八十岁，那里还妄想从这方面得到什么比较公平估价？就尽人照“市价”排队，作为处理品看待，不另生枝节，我绝不会感觉到什么不公平的。且担心为我作品说公平话的人，将来会吃亏！

过了十月不久，闻又将开文代会，似七号左右。北京中央直属系统作家，闻试行民主制正式选举，还有我一个出席名额，大致在会中必可听到些一般性的报告。丁玲压了二十年，大致又会成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我则将依然只是挂个出席的名，绝不希望出现什么奇迹。什么出国观光，总不会轮到我头上的。事实上比较迫切的，还是把住处改改，能达到如某某家茅房宽阔程度，使新的工作能继续进行，或争争时间，把待收尾的工作，能即早收尾，就很算得万分幸运了。听人说，国家许许多多方面事情，都还争夺异常激烈。作家重新排队事，当然也不免有此倾向。换言之，也即说明有千万种待人认真去努力的工作，却并无人过问。而争的全只是

些不用费力，只凭交际世故即可领导的名分。出版方面，虽约定再印我两本选集，字数可到八十万，但要集中材料，却还无办法。各大图书馆集中我的旧作，也不会到一半。这工作想要搞得像样一些，有的也许还得向香港设法，或查日本的《中国文学年鉴》，或美国各大学联书目，才有希望明白材料出处。花一大笔钱，并把复印篇章得到。

祝大家好，妈妈和我都特别念及小姨姨。

从文

十月十四

红红已收到之佩寄的淡蓝竹叶花新衣，十分欢喜，也极合身，只是一洗怕又短了。近几月大致因体育锻炼，体重增加了八九斤，长得全像个大姑娘。一切都很好，可放心！小兰兰已长得和红红一样高。小红红忙了经月，因为参加明天开幕的团体操。

① 叔父　指作者的表弟黄村生，二十年代为北京农大学生时，曾对初到北京生活无着的沈从文多方帮助。

②《七色魇》　未付印的作品集名，1949年1月初作者曾为《七色魇集》拟目，包括《绿魇》、《赤魇》等散文和小说。

197909中旬(1)
北　京

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诸先生：

承厚意，惠寄所编作家传略，均已收到，十分感谢。我本人四十年前学习用笔，虽写了些不三不四短篇，文字既未成熟，思想水平也极低，早被有权威性的批评加以否定。解放后不多久，且得到书店正式通知，我在其书店所有作品已经过时，业把已印未印各书及纸型，代为全部销毁。时间相差不多，据香港《文汇报》转载台湾一个正式法令，也提到焚毁我一切作品，并永远禁止印行，且不许在报刊发表任何文章。这倒像是历史上少有的新鲜事情，若非本身经验，还不易相信真有其事。书商说的“过时”，大致总不会错，因为生意人总是眼尖手快，嗅觉十分灵敏，赔本受累事情绝不干，我若体会得出他们的好意，还应表示感谢，才算通情达理。至于逃到台湾一伙对我作品的处理办法，倒相当幽默，像是八百万军队打了败仗，并不是他们统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事上民心厌战，却应由我担负点责任，所以用我来显示显示威风。大家学鲁迅，学了几十年，这一着也可算得对阿Q学到了家的一种具体表现！总而言之，书既烧尽了，我得承认现实，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再冒充空头作家可不成。幸亏年岁还来得及，不妨改个业试试看。因此转入历史博物

馆工作，名分上是个研究员，事实上我却从学习做说明员作起，打量学个十年八年，或可望及格。事实上不折不扣在陈列室转了十年，还像是并不容易及格。许多人多像是无师自通，不甚费事，就上升得高高的，有人抓业务抓了二三十年，写个文物卡还不知从何着手，也照样把领导权维持得上好。我学了三十年，即或对业务也还用心钻研，可总像凡事吃不开。即或目标只在把学懂的为各方面干点粗活，打打杂，服服务，可是还不易见功。拖了足足三十年，依然得另外更换个收容所。学习了三十年为人民服务，并结合实践，去印证得失，文化革命一来，所有一点工具书和图像，全部散失无余，剩下点点滴滴材料，凡借去的就不再归还，存在个人研究室的几件家具，也会在大乱以后还凭空失踪。存在另一大机关的一点零星丝绸资料，在混乱中入了库，即算是公家所有，已无从找还而马虎了事。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被他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了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这个新社会，人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我却总永远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得个焦头烂额，五劳七伤，快八十岁了，有可能还得再设法改业……

作者在信末页背后附注："不复，不参加！"据未完废邮编入。

197909 中旬(2)

北　京

复苏同志

苏同志：

惠书深感厚意。我早就是个十分落后的人，没有对于文学发言权，即求作一读者，也不大够格了，那还作不切现实的妄想，再来舞文弄墨，冒充当行。半世纪虽写了些不三不四习作，早就被权威批评加以否定。毫无可疑，那些批评都是大有道理的，至今还起作用的。甚至于永远还起作用。主要是我的作品已全部焚毁，这些人的作品却保存得极好，而且十分完整。在解放后不多久，即得到印行我选集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所有作品，已经过时，代为全部焚毁，包括已印未印及纸型在内。"即在台湾方面，则似尚未过时，能起不良作用，五三年左右，香港《文汇报》转载过台湾公布一个法令，也指定把我"一切作品全部烧毁，此后永远禁止重印或发表。"我得承认这种现实，并无所谓丧气灰心，同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有趣。社会变动大，还有千百种事待人沉默努力。此路不通，就换一条路也无妨。所以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目标也不怎么高，以为能学十年八年，或能达到一个"及格说明员"资格，就不错了。因此就不折不扣在陈列室坛坛罐罐间，转了十年。学习"为人民服务"，凡事需要我打杂处，即去尽尽义务。过了十年，明白求真正及格，还不大可

能。且发现为人民服务，打杂帮忙，远比写点不三不四小说工作扎实具体，因此不知不觉又继续工作了廿年。三十年社会变来变去，我似乎失了踪，也蛮好！虽对于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有些常识，事实上由于底子薄，问题多，所有知识还是琐碎零星，不过关的，能充“假里手”，不算“真内行”。只因为社会上这方面假里手也还不多，所以勉强混得下去。其实新出土文物以千万计，无经手过眼机会，想达到及格说明员程度，自然也就日益渺茫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保留在手边当作个人工作纪念品的旧作品集子，和未结集、未发表作品，及一些工具图书，又经过一次更完全彻底的“代为消毒”的扫荡，且下放数年，回来时，看到保留的一个房间一堆破烂，完全像梦里一样。个人从表面上说来，还像个经久耐磨的机器，由于结构简单，还像是运转正常。自然式样早已过时，因为即以裤子而言，也像前后换了十来种，我却简直所变极少，甚至于极少改动，特别是对文学的设想。所以即或全国庙宇都恢复了朝山拜佛老习惯，我却总还停顿在五四阶段，不免还像是个文学中的人性论不新不旧的乡愚。事实上零件随时会出毛病，那还能希望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并且至今为止，住处还只一个旧写字桌，一家三人公用，写个信，还得争时间，趁小孙女上学，老伴烧饭时，才有机会。那能希望如×××、×××诸先生从容写作。今年已七十七岁，报废只是迟早间事，正如庄子说的“其生若浮，其死则休。”一切童心幻念，都十分不现实，做个“读者”已不大够格，那还好意思冒充什么“作家”，来应考般写自传，自欺欺人？所以在诸位所编辑的作家传略中，不再考虑到有我，倒是十分合理的事。我自己既不拟写这种自传，即在死后，也不希望某些人自以为“相

知有素",来写什么欺骗读者。即或香港或国外,还有些好事读者,还用我四十年前旧作品做博士论文,对我说来,实在都无多意义。在国内,则因为我对文物方面编了几本小书,写了些小小说明文章,即以为什么"专",全都不足信。一个"普通说明员"还不及格,那会好意思升级骗人说什么"专"?真正的专,或许只是为各方面尽义务打打杂而已。至多在职务上能够算得不是"吃白饭",就心安理得了。

新社会重"实事求是",各人取舍不同,别的万千作家"成就""兴趣"以及对社会"贡献",我都不大懂得是真是假,这人说某某书畅销,另一人却说书积压过多,只能焚毁。我永远不可能去加以调查研究,当然无丝毫发言权。至于我个人,可实在缺少一个"作家"的应具备的"真才实学",也不善于适应"随时不同"的需要而着笔,所以在旧社会吃不开,到新社会更吃不开,都是事理之常,不足为奇。不动笔即可少犯错误,也省得公家再来进行消毒工作。所以友好即为之惋惜,我个人却以为不足惋惜的,而且在某一时,还应自庆的!多承厚意,上次相遇时,说话杂乱,特别是语音不正,怕易生误解,特敬此作复,一申私见,并祝
诸位工作顺利。

沈从文

七九年九月中

这是复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某同志的信稿。《传略》曾以内部出版方式,于1980年9月分5卷出齐。由于作者的态度,未收沈从文的有关资料。

此信首页有作者附注:"写成后不曾复寄。"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90919
北　京

复荒芜

荒芜兄：

四诗①及附注曾重新好好读过，盛意可感。但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因为事实上我可以说是个相当庸俗的平常人，不问干什么，都作不出真正像样成绩的。性情既十分拘迂，思想也不免极其落后。卅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服务店，把时间送走的。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的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美，实已大大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所以事如还来得及，最好能去个信给华侨报记者，和她商量一下，四诗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批评。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工作上所得到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到的远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变，持静守常，在人事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如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即已大好），可以摊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十来个范围较小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

若尚存任何不符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

复候笔健。

弟　从文

九月十九日

这封信曾在荒芜《关于沈从文先生》文中全文抄录，发表于 1985 年第 5 期《文学》。现据原信编入。

① 四诗　指 1979 年夏荒芜所写的五首诗，当年 10 月 4 日，以《赠沈从文同志》为总题发表于《文汇报》，同期，还在香港《文汇报》和纽约《华侨日报》上刊载。

19790920
北　京

复张小璋

以瑛：

我和三姑去了兰州、敦煌一次，回来时见到你来信。你父亲北方左联旧事，是刊载于《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作者杨纤如，当时也在北平，他们在一道活动。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教书，五八年可能因划右派出事故，改为资料员。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这次应当已恢复。我也不便询问。因为彼此并不太熟。但作品既能发表，大致已无什么。最近似还住在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旧宿舍中（爱人是留苏回来的，五八年即解职），闻共写了六七十万字，可能将陆续发表。陈沂也是和你父亲一同工作过的，他现在上海市作市委宣传部长，不妨去信问问他，能不能写点材料。我记得宗和大叔日记中还提起他在清华时，你父亲去找他的一些琐事，问问贵州师范学院刘文思婶婶，可能日记还保留在手边。我们在北京凡事照常，我和三姑体力都还好，今年三四月，曾过南方苏、杭、申、宁，各处转了个大圈，最近又去兰州看看。还不太累。小龙已恢复五八年党籍，改转学校电子工厂作技术员。有个女孩叫帆帆，已上了小学，性格还活泼，脾气也好，逗人欢喜。小虎夫妇近调北京轻工业学院教书（小虎升了工程师），材料已调到北京，只差户口部门一关。如得许可，大致

不久将可来北京。女孩已十四岁，叫小红，在北京上初中二，性情似乎和过去董襄朝约略相近，内向型显明。读书还好，不必大人担心。对外可不大中用。也许上了高中会好些。已长得和她妈妈一样高，像个候补的书呆子，每天回来总挨到十一二点才上床。

祝一家大小好。

从文

一九七九　九月廿

19790921
北　京

致赵家璧

家璧兄：

昨寄一信，想可收到。因新从敦煌回京，杂务待清理，迟迟作复极歉仄。尊信询及小曼先生忆志摩[①]先生二遗文，已不易记忆所说《文艺月刊》是否左恭在南京编的，还是另外一种？因为我当时在青岛大学，记得徐先生在山东遇难得北京电告时，我正在杨今甫[②]先生家中和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谈天，电文中只说："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奚若、慰慈、龙荪（金岳霖）、思成等，拟乘×车于×日早可到济南，于齐鲁大学朱经农先生处会齐。"使大家都十分惊愕，对电文措词不易理解。我当时表示拟乘晚车去济南看看，必可明白些事情经过。大家同意，当晚八点左右上胶济路车，次日一早即到达。去齐鲁大学，即见到张奚若先生等也刚下车不久，此外还有从上海来的徐大公子。据经农先生叙述，才知道已由济南中国银行一工作人员，为把徐先生尸身运到，加以装殓，拟搭晚车去沪。大家吃了早饭，即同去城里一个庙中悼看。原来小庙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全是大小成堆的坛坛罐罐，小庙里边也搁下不少存货。停尸在入门左边贴墙一侧。前后全是大小钵头。银行中那位上海办

事人，极精明能干，早已为收拾得极清洁整齐。照当地能得到的一份寿衣，戴了顶青缎子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子长袍，罩上件黑纱马褂。致命伤系在右额角戳了个李子大小洞，左胁下也有个同样微长斜洞，此外无伤。从北京来的几个熟人，带了个径尺大小小花圈，记得是用碧绿铁树叶作主体，附上一些白花的，和希腊式相近。一望而知必思成夫妇亲手作成的。大家都难料想生龙活虎般的一个人，竟会在顷刻间成了古人，而且穿上这么一份大不相称寿衣，独自躺在这个小庙中一角，不免都引起一点人生渺茫悲痛。大家一句话不说，沉默在棺旁站了一会。因为天已落雨，就被经农先生邀回校中，听银行中那个办事人谈了些白马山地势和收殓经过。才知道事实上致命伤即只两处，和后来报纸传说全身焚化情形不合。（也可证卞诗人在近期《诗刊》上说的不可信。他对此根本无知，前因后果更无知。但因这些传说加上别的附会，闻在文化大革命中，硖石本地人竟以为是用金头配上殉葬，坟墓因之被掘，却是几年前从陈从周先生处才明白的。）因为当时已商定由张慰慈和徐先生大公子随棺于晚十点南下，其他几位北返，我也在当晚即回青岛，报告情形。

至于徐先生生前那么匆匆南下，又急于北旋，却是在一年后我到北京时，住在胡适之先生家里楼上（即志摩先生生前住处，胡家中人不敢住），半夜里胡先生上楼来和我说起的。徐南去主要是因小曼不乐意过北京，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卅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愚园路房子事，挂个中人的名义，签了个字，得一笔款给小

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京，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的搭这次邮运飞机回京。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廿五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近于凑巧而成此悲剧，不仅当事亲友，为此含悲抱恨终生，以国家言，也是一不可挽救之大损失！

我还记得我过青岛以前，由上海过北京时，正是大家都极力劝徐先生离婚时，内中还包括最拥护女权的胡太太！徐因上海小报传述的翁陆种种，十分苦闷，且因北京友好的压力，更感到痛苦。在无可奈何情形下，曾在胡家住处临窗一长藤椅上告我种种："从文，这些日子熟人都极力劝我，以为小曼既不肯来北京，最好是离婚。胡太太历来是以保护女权著名的，现在也居然同意这件事情。我不能这么办。你知道，她原是因我而离婚的。我这么一来，她就毁了，完事了。所以不管大家意见如何，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照办。……"随后不久即听到胡太太告我："志摩先生把两边的钱寄过上海，还不够用。志摩在这里一月只留下卅块钱作零用，衣服破破烂烂，还包括鞋袜！也不在乎，太不成样子了。这里老奶妈为他缝缝补补，还总说'不碍事，北京学生那会注意到我这一身。'这样过日子那是长久之计！小曼不来是怕吸不成鸦片烟。戒不了烟，那是什么治病无人？在上海和那个学海军的翁某某靠灯按摩治病，像个什么生活！……"但据胡先生那夜里和我说的意思，把林徽因、凌叔华及某名作家并提时，却以为论才情，小曼先生或不及三人有才气，论为人气度开阔，小曼却高一着。依胡先生分析……对人对事真正厚道，还是小曼好。这

点月旦评可能有些“十分正确”或“相当正确”。有小部分或稍带感情作用。因为小曼先生对胡先生是极好的，口口声声叫老师。

另外你信中提到关于泰戈尔第二次到中国事，我可能不在上海，只依稀记得不受欢迎，难公开露面。所以住在徐家一阵，即郁郁回国了。是徐先生住福煦路时。后来我曾经到二楼泰戈尔住过的房间看过，满墙用大吉岭买来的各种小蝴蝶贴上，房中并无床铺，厚厚地毯上只搁下大小不同许多靠垫，十分有趣。后来张韵海夫妇曾住过一阵。或许还留得有些相片，只是时间久，就散失不易追寻了。至于第一次泰戈尔到北京时的种种照相，《晨报副刊》似出过专刊登载过，且有林徽因演戏的场面。我保留了一份，也许还夹在一本《志摩日记》中，可得待将来换个住处时，才有清理机会，目下是无法找寻的。另外还记得泰戈尔入宫见溥仪，徽因为作翻译，是在故宫御花园西边那所小楼上进行的。徽因对于溥仪印象，说得极有趣味。五六年我被调过故宫帮忙搞丝绸时，曾在这座小楼办公，原归溥仪英文教师英人庄士敦所住。外表蛮好看，全份紫檀家具。但全楼窄小如童话中的房子，住下来可真不舒服，热天特别热，冬天又极冷，上下楼还格外令人担心！巧的是我居然还有机会在皇上读书处办了半年公。不免增加了一点历史沧桑感。以后若有机会，再来谈谈这些巧事，和解放后同溥仪同车去西山，听溥仪亲口说的第三次被捕的笑话吧。这个皇上十分有趣，和彭子冈③在《文史资料》工作时，叫他作“溥老”还不认账，必须改作“老溥”才觉得亲热合式！

草草作复，并祝府中一切佳好。

弟 沈从文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一

北京

赵家璧 现代编辑、出版家。

① 志摩 指徐志摩，现代诗人、作家、教授。夫人陆小曼。

② 杨今甫 即杨振声，字今甫，现代作家、教育家。徐志摩1931年遇难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

③ 彭子冈 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记者、作家，原《旅行家》杂志主编。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曾任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通信时已重任《旅行家》主编，组织复刊工作。

19790923(1)
北　京

复金介甫

金介甫先生：

您由中国作家协会转寄给我的大著复印本、中文长信及另一个附有照相的信件，均已收到。您信件中和著作中表示的隆情厚意，我除了深深感谢，还觉得十分钦佩，特别是从我一些三四十年前一堆杂乱无章不成熟的作品中，清理分析，探讨得失，长时期付出的艰巨劳动，更使我过意不去！因为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我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前后十年中，学习练笔过程中产生的。离我工作悬望的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有待加强学习二十年，大致才可算得从事学习写作告一段落的。由于中国近半世纪社会变化极大，新社会对于文学要求提出的问题，又极其迫切，我的思想比较保守落后，一时不容易适应，事实上是工作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不能不搁下手中的笔，停止了工作，放弃了对写作不切实际的妄想，也离开了学校，转到历史博物馆，来重新开始学习另外一种专业的。我的史部学底子本来极其薄弱，文物问题可十分复杂，涉及范围又特别广泛，随同国家工农业建设，出土新文物常以百千万计。而且分布范围之广大，内容之丰富、精美，都令人难于设想。这些新材料，不仅充实了中国文化史、美术史、工艺史以崭新的内容，并且还不断修正了

二千年前中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中疏忽遗漏的许多事件和问题，用实物提出了大量新证据，给文物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我留在这个新的职务中，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十年。对于丝织、锦绣及金属工艺进展，陶、瓷、漆、玉艺术上的不同成就，都或多或少有了一点常识，编了些铜镜、绸缎的图录，也写了些丝织印染、纸张加工，和民间工艺美术成就的小文章，多半是过去专家学人还没有研究，我因兴趣较广，接触实物又较多，进行了些试探分析综合工作，作为常识性介绍完成的。事实上和过去学写散文小说相近，在新的本业中，依然只像个打前站的哨兵，只能提供一点零星报道，说不上什么专精深人的。规模稍大，是最近完成的一本关于中国服装进展的资料工作，从实物图像出发，提出了些较新解释，由于材料过多，取舍之间，恐仍难免有“顾此失彼”处。至于小说散文写作，近三十年已出了许多精力充沛，文笔优美，忠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作家和作品。而且社会面貌也有了极大变化，我生长的苗乡，早已成为火车四通八达的地区，我过去所写的种种，由家乡人看来，大都已近于古老故事。有的当时像是预言的希望和理想，又大都已得到证实。如像在《湘西》一小书中，谈及关于苗民的问题，过去识字上中学读书的人即不多，现在则“苗族、土家族联合自治州”所在地，由苗族自办的大学，已有上千大学毕业生，担任自治州所属各县教育和行政职务。除了地方风景动人处，还变动不大，此外风俗人事上的特征，大多早已消失了。今年八月，美国韩丁先生的女儿和她的朋友，随同画家黄永玉一家人，曾同去湘西绘画照相。我估计，过不多久，您必有机会在美国的报刊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会得到一个新而有趣的印象。

据我二十年前回去时，和一个苗族副州长谈话的回忆，那副州长认为归属湘西自治州管辖的三县苗族文化，比贵州、广东苗族文化或较古。虽缺少文字证实，却可以从唱歌方面得到较多理解。因为不管是祀事酬神，恋爱抒情，所有歌词多含有双关含义，不易翻译。（当时曾特别为邀请了两位十六七岁的苗姑娘，和一个年过六十的苗族“歌师傅”彼此轮流唱各种歌曲，副州长亲自翻译。经常唱到中段，就感觉不容易译成汉语。）所以您信中说的想学习苗语，我估计，学来用处也不会太多。凤凰、乾城、永绥（即花垣）三县苗族集中处，一般商人和有公职的人员，多懂应用苗语，至于较高文化的歌师傅，当时就知道剩下的已不多。如今过了二十年，现在或早已失传了。长于歌舞的苗巫，改业且更早一些。您来信中提及的许多问题，我想待过些日子，在另外信中，把我能理解，或记忆较明确清楚处，一一回答。至于尊著中对我作品涉及的意见，可惜我不懂英文，亲友中习英文的，又不一定熟习我的作品内容，和用文字处理对话和抒情的含义，不易解决问题。因为我用的语言文字，多和一般文法不同，也多双关含义，并且很多俗谚比喻。内中只有一位金隄先生，曾和前北大英文教授白英先生同译我那本《中国土地》，在翻译时，经常问到我作品中某段对话或叙述景物的比较难懂部分，特别是双关语和谚语部分，他比较懂得深刻。金先生现在天津外语学院教书，我将和他商量商量，若有时间，他必乐意帮助我看看您的大著，并且可望提得出些意见供你参考。

我因为是社会最底层来到大都市的，虽将近半个世纪，思想、感情各方面还像个乡下人，且不免始终保留一种偏见，觉得

所生长的地方人事景物，都比大都市好些。本来以为等待思想成熟，文字也运用得更熟练准确时，还可望更谨严些，来采用不同方式，好好写几个中篇故事，反映我较熟习的淳厚可爱的人民，在旧社会组织中长时期所受不同压迫、歧视和十分悲惨痛苦的遭遇，以及为反抗抵制这些不公平待遇，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态度，或许会可望取得些不同的成功。只是耽搁了三十年，我可用的生命看来已有限，照目前估计，还有在进行、待收尾的文物研究题目七八种，得争三几年时间来完成它。到把这些小专题陆续完成后，人已到了八十岁，记忆力是否还得用？文字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活泼弹性和幽默感？已难预料。如今只能看作一种主观的愿望说说，至于客观现实如何，只能照中国旧话说的"一切看天保佑"了。

祝您和家中长幼健康愉快！并祝您在新的不同工作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功。

中美友好的进一步发展，我和大多数中国有远见的朋友，必然和美国友人同样感到欢欣鼓舞。但愿文化交流日益得到扩大，您有机会来到中国参观时，我还能够陪您看看北京的"天坛"（十七世纪有代表性的木石建筑）和"碧云寺"，及故宫博物院里您感兴趣的一些中国古文物！

沈从文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三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的中文名。时为美国圣若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沈从文研究专家。1977 年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共和国时代的中国》获哈佛博士学位。

19790923(2)
北　京

致金隄

金隄：

有个卅一岁的美国洋人，中文名字叫金介甫，在哈佛大学习中文，博士论文是对于我作品的分析报告，计五百卅四页，引用了许多材料。似在费正清指导下，已通过。还用中文写了个长长的信，提出许多问题待为答解。并希望我指出内中的错误或不大正确处。我既不懂英文，懂英文的亲友又未必有兴趣看我用中文写的作品。我过去那一堆作品大多数都已在历届倏忽而来的运动中散失殆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家中八次的搜查，把一些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或始终还未发表的，都被一位廿三四岁文化干部捎去，用“代为消毒”名分，一把火烧尽。现在即或还可望从国内公私图书馆收藏报刊中查寻一部分，可我那还有能力去干这种蠢事？看来唯一希望，是你在某一时还有兴趣，看看其中重要一部分（比如说你们过去译的《中国土地》内中一部分），就很好了。这位博士已作了副教授，还是费正清在哈佛领导的中国文化研究成员之一。你若到北京，盼来看看我们。我和兆和不久前曾去兰州、敦煌一次，包括火车、汽车、飞机，颠簸了半个月，只在上三千多公尺的乌鞘岭时耳聋口暗一会会，不大受用，此外还对付得下，不太累。但是今年看来在两次旅行中或前

后四次会议中便过去了。能否在十一二月内完成一个小小专题，还难意料。

天津方面报刊文章似乎争得极热闹，具体的事情，我们实近于无知。不久将开“新文代会”，或许可望从小会中多明白些问题。但依旧不易明白也很好，因为明白较多，或许反而不免更为担忧。我正拟重编两本选集，字数可能容纳八十万，但所有旧作多已散失，还得托人从香港旧书店找寻。香港曾大量盗印我旧作，最近且还听一个华侨说蒋经国身边有搞宣传的什么大作家，居然把我作品冒用他名义出版的，真可谓绝顶聪敏！一切只能付之一笑，别无可道。

并祝家中大小安好。

从文

九月廿三

19791014
北　京

复张香还

香还吾兄：

今年四月里，我曾和家中人到上海短期工作，因路不熟习，单独出门易迷途，未及一晤，十分可惜。荒芜赠诗附注，似因编者改动，有小误处。关于《服装资料》，只是年初交卷，至于出版，原说今年十月，现一搁置，恐明年亦未有希望！至于其他长处，未免过誉，事实□□□□[1]八月中曾和家中人去兰州过敦煌看看，一了卅年愿心。惟颠簸半月，似乎还未过累，可证体力尚顶得住。但若没有省中的特别招待，可以寸步难行的。血压经常在二百上下，已成习惯，大致因体力尚能适应，必过医务处诊断时，才知工作已过了头，得稍稍休息，否则总还凡事照常也。事实上即或终日间在书桌边不动，工作效率已极低。因年岁已快及七十八岁，报废终是迟早间事，实无从抗拒此自然规律。目下唯一可作之事，只是争争时间，把近年所拟的杂文物一些小问题，待收尾的，正进行的，能争三几年时间，逐一完成，或可望在凡事重现实之新社会，能够算得卅年不是“吃白饭”度过，即大好矣。至于写作，大致已无多希望，因照习惯作家多已排定秩序，且照新要求，多以能“当场出彩”“即席挥毫”为能手，此中自有许多大手笔。命世奇才，且多随同新要求，应运而生。

我基本上无此等天赋，即再学习十年八年，也学不会作应制体诗文，勉强执笔，不过增人笑料而已。似宜稍有自知之明，或可减少一点不必要过失麻烦。至于年来在东南亚，似乎还有小小市场，均早为眼尖手快香港盗印书商掌握，对于我说不上任何利益，亦从不寄托任何不切现实妄念幻想。日、法、英、美亦复各有少数读者，多出少数爱好者的译文贡献，一切光荣，实应属于译者，弟毫无贡献足言。日本松枝茂夫教授一译本选集，闻文笔极佳，且深有见解。七六年给我一信，拟译全集，至今犹未敢作复。去年来中国，只留在南方，闻曾请求来北京看看我，谈谈天，虽得许可，还是来不及而回国。法国则闻巴黎大学习中文的约千七百人，拟考终生中学中文教员的，一年只选四五人，必读四本中文书，内中有《水浒》、《儒林外史》及××，和弟之《春灯集》。此极小事，在国内即始终保密不让我知道。英国则解放前即出了个选集，名《中国土地》，译者为当时北大白英教授及一同学金隄共同着手。我仅有一本，被馆中同事搜去即失踪，无可追□□□□在京之外国专家，每一见面，必谈及此书，但却从来不闻外文出版社拟译印此书。美国大致因为熟人甚多，早闻有用我作品开专题讲座的。近年似属哈佛金介甫先生作的博士论文，用功最大，复印本约厚五百五十页，引了大量我早已忘记的作品，一一列出名目，并提出许多问题要我回答。我那能告他说作品早已全部烧尽？当然无可回答，只有回信感谢他对我的隆情厚意，并告他，我已早是过时人物，旧作多四十年前练笔习作，不足费神探讨分析。新中国已有万千大作家，能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写出了千万种伟大作品，值得注意！……我除了在自己心中深处，觉得我的书似乎烧得太早一点，别无可

言。也不敢乱说，更不至因这些小事即头脑□□□□但是四月里在苏、杭、申、宁，总看到《狸猫换太子》、《三侠五义》、《啼笑因缘》、《四郎探母》等广告罗列，场场满座，深一层明白个人“旧作已过时”，付之一炬，便得承认这也大有道理。因封建意识的广泛抬头，不仅在这类电影出现有充分反映，在灵隐，则华侨之烧香磕头，络绎不绝，反映更明确具体。因此也更容易明白旧作之宜付一炬，为理所当然也。因为这些旧东西出现，已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至于卅年代近于“异端”的种种，使之流行，总是□□□□种种现实虽令人痛苦，却必需承认，才可望另外一时能免遭意外麻烦。凡事望放心，因牢牢记住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可谓至理名言。我所得早已超过个人应得到的！老子说的“为而不有”，亦可使人心安理得。我看来若不出意外事故，总还可好好工作三几年也。写字事，目下住处实在无条件，请俟诸另一时，想能原谅。

从文

十月十四日

① 原信复印件纸边处字迹不全，所缺字数不详。下同。

19791015(1)
北　　京

复孙玉石

玉石同学：

你信收到，深谢厚意。上次北大学报文章，读后觉得极有见解。我已是个早已过时的人。工作且在未成熟时，即因社会变化迅速，旧作全部焚毁，而不得不改业，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惟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了卅年。虽牢牢记住“学习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或许比较落实，因此免出大错。也无所谓什么可惜。因卅年来，新社会早已有千百饱有生活经验少壮一代作家作成新陈代谢，国家要求下，在任何一方面，都显明有了极大贡献，紧密配合社会要求，得到“全面丰收”。并且主席曾指示过，中国唯一作家是鲁迅先生①，任何极小的不同想法，都难免会犯不易补救的错误。所以你设想用我过去那些不三不四作品，并且早已被国内搞现代文学的“权威”完全否定过了的，你却拟提出些不同看法。即再实事求是，我认为还是十分危险，实不必要去做这种劳而无功，且易出差错的试探。外国人可不必受什么限制，提出了不少新意见，恐怕不多久也就会成为过去，到中国来才会得到应有的欢迎。我们自己就自然更应当遵守这一道红线，才不至于失去正确的立场。实在说来，近年日、英、法、美对我一些在国内早已报废的作品感到些兴趣，其实这对我只会

增加我一些不安的压力，使我无可奈何的。不久前，即传闻上海一个主持文化的某首长，在某大会上作总结时，即信口开河，说什么卅年代，梁实秋和徐志摩，把我介绍于曼殊斐尔[②]，如何如何。且以为我是反对体验生活的典型。话说得十分奇怪，也相当可笑。不少老同行，旧同事，听之不免惊讶，以为闻所未闻。可是谁也不敢分辩。因为英国的曼殊斐尔，本是个女人，且从未到过中国，我那里会见到她？三十年代我正在武汉大学教习作，年底才返到上海，正值胡也频被捕，平时露头面的作家，无从营救，只有我不怕牵累，才和李达、施存统等商量，想办法，为之奔走。到后证明一切绝望时，才又各处借钱，为把他的不到半岁的遗孤冒险送回常德老家。前后拖了半年，我武大的饭碗打掉了，无从回去，暂时住下几个月。所熟的唯一洋人，却是史沫特莱（因为她几个女翻译，都是我相熟地下党员）。到卅一年，我便去青岛大学教书去了。再不多久，徐志摩即乘飞机死了。至于梁实秋这个人，我始终并不和他有什么友谊。外人只见到我们一道写文章，又一道在山大[③]教书，却不知道彼此之间性格不同，极少来往。而且肯定他也不会见过早已死去曼殊斐尔的！居然会有人在一个正式大会里不稍稍作点调查研究，即不负责任说了一大片。似乎只要有权，真理总是在自己手中。随便举这么一个小例，为了你的安全计，我希望你不要把有用而难得的精力，用在我身上，不如转用到别的作家去。比如说，目下党所重视的茅盾、曹禺……都容易受鼓励，见效果，对你似乎比较妥当。至于研究我，结果恐易出毛病，得不到应有预期效果，反而会招受意外灾难。因为十分明确，即我只知坚持工作，不熟习"应世哲学"，知闷干而不善于巧干。能

在一切困难中写作，突破旧社会限制中取得工作上的发展，可不会在当前，凡事当面逢迎取巧，从工作以外学会向上爬的技术。我工作上的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所有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也早在意料中的。因此，书即烧掉了，也从不什么灰心丧气，还是将坚持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在午门楼上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可能和卅万一般观众和少数特殊观众接触。五×年外省来京的几个朋友，看到我在"百日咳"中一面弯腰曲背的走动，还一面打起精神作说明，他们双眼都发红了，我却心安理得的陪他们慢慢看到最后一个柜子。凡事认真惯了，体力即十分困难，还是总尽可能完成任务！若非心脏不大好，可能还将继续作下去！

为回答你的好意，拉拉杂杂说了不少废话，总的意思，就是你理合应当放下原本一切不切现实的妄想和幻念，明确我是个思想平庸，头脑陈腐，缺少斗争能力，而且即或进入大城市半世纪，可是至今还充满了乡下人怕事性情的俗气人，就会明白在工作失败中形成的精神状态了。

有几个书的题记，能暇中看看，或许就可把握到了我作品的整体。一即良友《习作选》代序，二即《边城》题记，三即《湘西》题记，四即《长河》题记，五即后来五七年《小说选》题记。

万万不宜为我抱任何委屈感。国家对我已够好了，主要大致还是我的错。更不要相信外面人说的我搞文物又专到什么程度，这大都是友好的过誉。我这个天生抒情叙事的习惯，即或有机会再好好学卅年，也不会有什么真正够得上"专"的知识！说正确点，不过像个单门独户开个小小为各方面尽义务打打杂的小店铺。工作了卅年，也快要报废了，少让什

么长字号，别有用心的不问是非指名乱骂，就够好了。别的佳誉好评，是不应抱任何不切现实设想的！任何不幸，国家总还是应当热爱的！党更是应当爱的，因为死去了千万人，才换得这么一个局面。至于爱的方法和一般人不同，因此一切努力，全部在社会过渡过程中报废，也无可如何，让历史去作判断吧。目前可还不是时候！只是我已快八十岁，大致是看不到真正的所谓“民主”了。更看不到一切合理化的文学中的真正百花齐放了。

祝你工作顺手。

沈从文

一九七九十月十五日

孙玉石　通信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此信实际并未寄出。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引述未见出处，似不确。

② 曼殊斐尔　今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短篇小说大师。曼氏1923年1月逝世，当时作者还在湘西土著军队中当兵。

③ 山大　指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

19791015(2)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志：

尊文已细心看过，因对乐舞知识有限，并无什么真正发言权，仅就字句间可商量处提提供参考。如发表，求对读者得一较明确深刻印象，以私见，最好把文中涉及的图像尽可能设法一一加入。即我所说的恒定寺石刻胡乐，巩县河窟寺石刻下部胡乐舞，传世《尧民击壤图》中之民间乐舞，此外尚有文物局于山西宋元壁画所照一幅人民一面奏乐一面舞蹈图像也极重要，□附加入文中，所得效果必更好。若只作文字叙述，说服力恐不够强。

府中大小佳好。

从文

十月十五日

董锡玖　女，中国乐舞史研究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19791017
北　　京

复韩宗树

宗树同乡：

由龙泉同志转来信件，已收到，谢谢厚意。我已和文学方面离开多年，家中人作月刊编辑，和出版社不相干。从《人民文学》退休，也有了七八年，凡事已不接头，既少发言权，也无从推荐什么作品。因为北京机关多，一隔开，就不明白内中问题，处理某种稿件归谁负责，就无法知道，也不便过问。即出于好意，有时反而会得到不好结果。所以我觉得你工作既得省里和州文联认可推荐，必比说话得用，有效。稿件既已送出版社，只有等下去为合理，因照习惯恐怕总得有一阵子才会得到结果。外来稿件多，都属特约稿，大致也得按程序排队，不大可能因某人一言而改变制度的。据我个人意见，练习用笔搞习作，求进展，谋出路，或许先用三五年时间从各个不同角度写短篇，且采用不同方法在较小篇章中试验下去，从叙事抒情上，达到文字运用自如的程度，写人写事笔头都能极有分寸，甚至于从不断失败中讨经验。第二步再把规模扩大，或许工作能持久些，也易见功些。也就是俗话所说，稳扎稳打意思。不然，成功近于偶然，有“难以为继”感，要出路，也是短篇容易得出路。近三十余年，不少作家，是这么只出一本书即再也无从继续的。因近年全国文学刊物格外多，最感需要正是短篇，这自然只是我个人

主观设想,未必符合新的社会现实要求,说说供参考而已。我对文学方面,是个早已过时了的人。解放以前就经常被有权威的教现代文学的批评家,贬得一文不值。解放后,因而避免误人误己,所以即离开了学校,改了业,转人历史博物馆工作,名义上作研究员,事实上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五二年所有习作都经书店正式通知,作品业已过时,因为之代为销毁,一切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焚毁。公家图书馆,大致也有过代为帮忙处理事。几乎同时还从香港文汇报刊载一台湾禁令,永远禁止我作品发表或出版,存书和纸型全部焚毁。在大陆为"已过时",自然是事实。在台湾,则似乎因为还未完全过时,能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一烧了事。也像是那个八百万美式装备,被"小米加步枪"打得一败涂地,不是本身的腐败透顶,倒应由我作品负责似的,真是历史中少有的奇闻!我得承认这个现实,于是心安理得在博物馆过了整三十年,用了"学习为人民服务"态度,把所学懂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常识,为各方面打打杂,过了三十年。绝不抱任何不现实希望,也毫不觉得什么不平。一切既得到各方面谅解和照顾,所以三十年中在人事风风雨雨倏忽来去的变故中,比起多数旧同事老同行来,日子虽过得相当寂寞,倒也比较平安,这也算得够幸运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先后十多年里,万千老革命都在社会大动荡中成了古人,我却至今还活得相当健康,还有什么可说的?四十年前未成熟的工作,既在客观上被否定,特别是一些仅存的留着的个人纪念所有旧作,和已在报刊上发表尚未集印的,以及已完成未发表的,在这十年混乱过程中,家里前后经过八次搜查,几乎已全部"代为消毒"而毁去,我那还值得国内少壮当成一个

正面对象，来进行研究？即在最近出版社有机会为我再印行两本自选集，工作也无法进行。希望认真些来选，大致还得从日本或法英及美国方面找材料。我今年已七十过七，势宜牢牢记住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言，和老子“为而不有”的训戒，今后在什么新的运动中，得免意外灾星，即是大大幸运。所有作品业已烧尽，那还能再想入非非，要什么人为我过去工作重新估价，作出什么新的公平定论？目下所希望的，只是尽可能争三几年有限时间，有个稍微宽绰的工作地方，能把十来年在进行或待收尾的，居多在国内还是研究中的空白点的研究工作陆续完成，达到一个新社会合格的新公民的程度。就算得这三十年不是个吃白饭的干部，已很够了。那还宜抱别的不现实的奢望。即或还有人充满热忱怀着好意，来把我一堆四十年前过去旧作，进行清理分析，所有作品，既已毁尽，那还别有办法，把业已毁去的材料重新研究、重作鉴定？更何况照多年来习惯，作家多已排班定位，中国只有一个鲁迅算得是代表中国新文学最高成就，算是世界的第一流人物。其次，则郭沫若、沈雁冰、老舍、巴金、冰心、曹禺……此外还有万千少壮新起第一流新作家，在党的培养下进行写作，各自已取得历史上无以伦比的不同成就，十分现实。那还有我插足余地？即或在国外，还有些不买账的少数人作出不同提法，我们也用不着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不同意见，还是继续照我们要求作去，再过几年，世界上还是得承认我们的预定名次，□有道理！……那还容得另有异议？所以就事言事，我的过去一切工作，是业已注定失败的，无可置疑的。社会在进展中，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以个人意志或希望而转移的。古人有“破甑不补”名言，我

可算得是个身心早已被摔破的瓦罐，破的业已破了，即或能加以修补，也算不得什么了。近二十年来，我国有万千对革命大有贡献的革命家，都在倏忽而来的社会变动中毁了，以我这么一个平庸渺小的普通人，一点点未成熟的工作积累，在社会大变动中全部毁去，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只是同乡对我期望过急，感觉未免可惜，事实上是大不足道的！也还是历史上常有的。

我还有好些工作待进行，待完成，可用得生命已有限，同乡看看的打算，大致已不易实现，黄永玉先生今年八月里，全家回来时，或可谈起些这里的情形，他的工作上的成就，才可说是家乡小小石头城中的真正光荣，值得年轻同乡学习！并复，祝工作顺手。

沈从文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北京

此信曾以《沈从文给同乡的信·之一》为题，编入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一书，于1989年12月内部发行。

据《怀念沈从文》一书文本编入。

19791020(1)
北　京

致金介甫

（这个信写得乱糟糟的，或许还得找个中国朋友帮帮忙，才看得懂，真对不起您！在耶鲁大学中文研究部门，我有个亲戚名傅汉思，他的爱人是我的小姨妹，名张充和，去年才回过中国。若你们相识，或住处不甚远，和他们通个信，有些事问到我的亲戚，会可以不甚费力，即可明白许多许多！）

金介甫先生：

前些日子寄了个复信，希望你能够收到。我和家中人因八月里去甘肃敦煌，看看前后延长约一千年的洞窟壁画，回到北京时，才见到您寄的那本大作，复信因此延迟，觉得十分抱歉，盼能原谅。现在想照您来信中提起的一些问题，就我所能记忆的，作些简略回答。

（一）您信里附来的那个岳萌写的关于我的传略，是我最小一个亲妹妹作的，可能原附在我一个作品上发表，时间或许在 1928、1929 前后。内中小有错误处，今已为补充改正，随信寄还，供您参考。

（二）“雍羽”大致是我早期用过的笔名之一。依稀记得只用过一二次。至于雍羽作的《看虹》诗，是不是我写的，

已难记忆。

（三）“老庚”，凤凰县人向苗人表示好感，常叫“老庚”，有“骨肉亲”意，有“同年”意，或从“老乡”而来。比老乡还亲热一些。

（四）“乡下人”，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于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易改变），表示轻贱，以为不讲礼貌，不懂道理意思。但也包含一点恐惧，因为长沙人能言会说，一遇有什么不同意见，麻阳、凤凰人说不过他们，只有用拳头回答。照例却打得“下江人”望风而逃。在学校是这样，在其他处所也相同。“下江人”，这是我们叫常德以下人的通称。如专指“长沙”人，则叫“沙脑壳”，或“叫雀儿”，也有看不起意思。前者为“不经碰撞”，后者为“只会叫嚷”，别无能耐。事实上是聪敏得多也能干得多的，任何事总是“乡巴佬”吃亏！我作品中经常说自己是“乡下人”，则可从良友公司《从文习作选题记》中得到解释，似乎比较具体。和一般常用这个名辞于作品中，稍有差别。一般说的含义，是老实淳朴，待人热忱而少机心，比大都市中人可信赖。可是不懂城市规矩，粗野不文雅，少礼貌。我在作品中还说过，即或是妓女，也比城市读书人还更可信托。有褒而无贬。但正因此，不免因为戆直而容易上当。我就属于这一型的人。

（五）远桂姓印，我一个表亲，辑的《草人谣曲》①，可能是我为发表的。其人十八九岁到北京升学不成，又无工作，不得已随奉军去作炮兵，半世纪以来无消息，或早已死去了。

（六）我最先写的习作，似在《晨报副刊》发表。约一九

二四年，已记不得内容。只依稀记得是一元七角稿酬，照当时报酬习惯，大致是二千多字。约七毛钱一千字。较后在《语丝》上发表一篇叫《福生》，无报酬。

（七）后来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可能到三元千字报酬。照北伐大革命前北京穷学生最低生活，一月总得有廿元费用。我因无别的工作，每月必需得有近一万字作品发表，才活得下去。后来还得养活一母一妹，必需增加收入到六十元左右，才对付得下去。“多产作家”实为应付生活形成。即因此得了个“多产作家”名称。这个称呼由他人说来，是充满轻视意义，当然并不公平的。因为当时还少有人靠在报刊发表作品能维持生活的。当时在大学作教授，每月必在三百元以上，讲师也有二百元上下。高中教师也月有收入到百五十元的。作家中不少是在大学里教书，月有二三百元收入，搞文学，只是玩玩而已。我却必须面对“现实”，工作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若无职业，维持生活十分困难。正因此，直到抗战，已出了约六十个小册子，稿费一个季度还不会到三五十元。维持家中生活，还要依靠一只手不断写下去，才能得到解决。作品当然不免泥沙杂下。一九二八以后，上海新书业的发展，主要是对作者这种残酷剥削而得来的。直到我出的大小册子到五十种时，事实上还不能从应得版税中过日子，必需每月有新作发表，才过得下去。但是个人的工作动力，却并不在报酬上，因为还有比较客观的读者！国民党的控制力，是不可能支配全国读者的。

（八）《霄神》[②]，可能受当时周作人译日文《狂言十番》或《希腊拟曲》影响而成。故事则出于本乡本土。春秋时孔子说的“傩”，在我国解放前，还完完整整保留在我家乡中。

主持"傩"事的照例属于在当地极有威信的苗巫。也有女的。

（九）《龙朱》发表于《红黑》月刊创刊号，刊物是我和胡也频、丁玲同编的。故事和《月下小景》相近，利用家乡传说加以编纂而成。中国文学到汉代就无所谓真伪问题，读者也不在真伪上用心。《楚辞》即这样，至于刘向的《列仙传》，晋人的《神仙传》、《高僧传》，较后《拾遗录》，叙史事也不求真伪，只看效果。

（十）我生活从社会最底层转到大都市，虽有了半世纪，比较熟习且感兴趣大致还是湘西小乡小县小市民生活。因此写他们种种时，比较熟习而顺手，且充满了感情。至于城市中的上层分子，我似乎和他们始终隔了一层，不容易有共同语言、共同思想感情。虽活在他们中已四五十年，表面上已无多差别，事实上总还是少共同处。这从我作品中，就极容易得到一种明确印象。作品文字比较成熟，大致只是良友图书公司《习作选》[3]，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文小说选》[4]，及开明书店印行[5]的十个短篇及杂著。在我习作序言中，更概括的提到这一点。如把：(1) 良友《习作选》的题记，(2)《边城》的题记，(3)《长河》的题记，及五七年出 (4)《小说选》的题记放在一处看看，或许能够给您一点启发。对于写作的总的理想、倾向，其所以不同于别的作家，是十分明确的。工作近于中途停止，和客观要求不同，与主观对于工作的理想受了一定制约，密切相关。

（十一）文字风格比较特别，一面是我那地方语言习惯和外省不同，一面我不懂文法。不过我虽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看的书实较杂，也较多。受蔡孑民先生和五四以来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较深。国外作品影响较大且比较显著，是契诃夫

和屠格涅夫的译文。中文旧书，则除《史记》叙事十分得益，唐人短篇处理故事方法，也极有启发。但一开始，总觉得应当从个较长学习过程中，学会不受任何拘束能自由用笔极重要。因此既极力想摆脱任何政治思想束缚，也希望能摆脱任何著名文学作品拘束。但事实上社会发展结果，照我希望作去，是极容易出毛病的，所以只好放弃原来工作，转到历史博物馆作文物研究，牢牢记住"为人民服务"，把学懂的文物知识，为生产、教学、科研各方面需要，尽尽义务，帮点忙，或可"少犯错误"，自己也"心安理得"。至于文学创作，则三十年来，已出现千百优秀作家和配合新社会需要产生的"千百种伟大作品"，成绩早已远远超过了我习作，比起来，我只算得是"作了些试探性努力"，是个"打前站的小兵"，说不上什么贡献的！

祝你府上安好。

沈从文

十月廿

---

①《篁人谣曲》 指《篁人谣曲选》，1927年8月分6次发表于《晨报副刊》，署名远桂。

②《霄神》 作者早期创作的剧本之一。1926年7月分两次发表于《世界日报》副刊，收入同年11月初版的《鸭子》集。见《全集》第1卷。

③《习作选》 指1936年初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见《全集》第9卷。

④《从文小说选》 指1957年10月初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下文《小说选》同指此书。

⑤ 开明书店曾印行的沈从文作品集有：《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边城》、《春灯集》、《月下小景》、《阿金》、《黑凤集》、《黑夜》、《春》、《湘西》、《长河》、《废邮存底》等。

19791020(2)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这里人民大学为收回学校游行，虽得到解决，但同类问题还多，且看来不宜蔓延于外省。新华门前静坐的外访人成堆，日昨亦经用强制办法，转移到对街小胡同中，西单民主墙我们从不去看过；只坐车过路偶一寓目，闻无所不备，有的比《参考》还具体得多。似乎人亦相当拥挤，使人眼花缭乱。凡事放易而收难，此常理也。生产在三几年内可望改观，至于十亿人口的膨胀，和二千万中层干部资历高而不顶用，是一大问题。此外面对大批待业知青，也不大好办。对国家明天说，这种种，不免令人深怀杞忧。

我们不久也许将迁一新住处，五楼，三间房，据闻在新侨饭店后，还是特别由胡乔木批定的。或许在月底我去文代会开会时，由大和焕章帮忙迁移。听说房间还好，可是依然不够用！所中一共只分配得六七家，而待迁的却有大几百人！不少资格都高过我。家具看来不会够，这里也买不起，且无从买，若能从川中得到些大竹椅，或许反而极得用，加上几个垫，招待美籍华人，是够好了的。

荒芜是常见熟人，曾一再告他，诗不用发表，内中且多错误，引出麻烦。仍发表了。不出所料，上海老同行，旧同

事多，多为抱不平。这可对我极其危险，无好处。而另一什么有权首长，便有了反应，在上海一个文学作家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随便举例，以为我“是卅年代反对体验生活一个典型”。又胡说“梁实秋和徐志摩，曾介绍我于曼殊斐尔”。这是英国一著名女作家，卅年早已死去，且又从未到过中国。我那能认识这人？这位“长”，既不知我卅年前后，并不在上海，实在武汉大学教书，冬月到上海一阵，即为营救胡也频事，奔走了儿月，又送孤儿返常德。相熟唯一女洋人，却是女共史沫特莱，再不多久，我即过了青岛，在青岛虽和梁实秋同事，可无什么来往。这位有权有势的长，却信口开河，若一切是据道听途说，事实上或许还包含了一种阴谋。上海熟人难于理解，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摘，多代为不平。其实如此一来，或许将更糟！荒芜是廿年的“右”，压了廿年，不久才恢复转人文学所的。他不知“四人帮”即或已倒，还有种种“帮四人”在施展各种奇巧方式，运用权势，还能害人！我心安理得的在博物馆过了卅年，和外面有权势的人接触不多。也从不和馆中什么长争是非得失，还经常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暗算。平平安安度过了这卅年人为的风风雨雨大漩涡，已可够算得是大幸运了。所以近几年在国外日、英、法、美受到的赞美，其实反而增加我在国内的忧惧，和无形压力。因为国家花了以亿计搞的宣传，用各国文字出版了上千万册大小书，还得不到所预期效果。外国却把我早已在国内烧去的卅年前一些旧作，作为专题研究，认真对待。周总理若在，或会得到保护，总理一死，主持宣传的大员，那能容许继续有这种事发生？外面消息继续封锁即或不可能，但在什么大会上不加调查研究，胡骂我一顿，即或将可望在另

一时纠正，在多数中依然会形成一种对我极不利印象，却十分容易。所以今后万一出现什么，你们务必记住一点，即缄默，特别是之佩，万万不要什么报上恭维我几句话，即以为是应得的公道，相反胡骂我一阵，又即受不了。为人这么天真是不成的；应当明白，我们是活在文化大革命混乱了十多年的国家，许多万老革命还无缘无故忽然死去了，又还有以百万计的在大混乱中火线党员，当前或明天还是“既得利益阶层”，和某些人利益有共同处，学会了种种打击人的新技术。若不万分谨慎，出了事故，还莫名其妙。所以务必实事求是，把我看成一个并非什么大不了人物，事实上应说是个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灾星。名过其实，即易招“奇灾”，这事应当认真好好告之佩为是。万万疏忽不得！稍一过估我的作用，在另一时，将会不免受不可思议冲击。必须十分谦退做人，实事求是处事，才能得到安定。

这里在静静秋阳下进入冬天，院子里月季还有卅卌朵在陆续开放。有的花头大如饭碗，能连开十多天，还不谢落，而且颜色鲜美，比牡丹还厚实。我们还舍不得离开它。好在大将住这边，若红红一时难转学，有必要时，或许也还得在此读到寒假。若你们至迟寒假可望来京，那就一切省事多了。来不了时，为读书事或许还得费一番心，因为换学校不简单，适应新环境更多麻烦！

从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

19791022
北京

复徐盈

徐盈兄：

得信，并转徐昌霖[①]先生一信，谢谢厚意。你听来的传说，恐不可信。事实或许正好相反，不免心中深怀杞忧也。在博物馆沉沉默默卅年，不折不扣在陈列室作了十年说明员，满以为与世无争，一切心安理得，目标明确而简单，既无什么大志，也无什么野心。能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的资格，学来一点杂常识，能为各方面打打杂即成。不出什么意外麻烦，即已是大幸，那敢作任何不切现实龙飞之想！因此近廿年遇送文物出国展出时，馆里外伴同文物出国不下数十人，有些人出到国外，无事可作，躲在旅馆床上看三国、西游把日子度过！可始终不会想到我头上。这也十分自然，不足为奇的。

昌霖先生好意，拟为《边城》拍个电影，在上海方面看来，恐易出意外危险，也说不定。此事过些日子有机会见面时，再较详细来谈谈吧。从那边得来的消息，也可谓相当离奇，照朋友来信，不久前，我还居然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什么长当作一个靶子，当着大几百文化人公开批评（附件看看即寄还）！若照“有权即有真理”的规律，尽管所说近于一片胡说，在一群四十岁以内文化人听来，还依然会起极坏影响的。因为四十来岁在大学里教现代文学的，即多已不知沈某是什

么人。即或有上百人明白所说无一可信，且代为不平，但在一个以千计的多数中，还是能够深信不疑的。其实如此一来，另一时还将会出乱子。从小见大，你即可理会得到，“四人帮”虽已完事，“帮四人”的存在，实还能阴谋害人，或有人受其蛊惑影响，以至于信口开河，无从辩白的。荒芜的诗，我曾写信恳切请求他不要发表。他那想到我一生最怕什么人说“好”！解放后，更怕人代为说什么不平空话。怕连累别人！到近年来，明知“说明员”亦不易及格，便只希望能作一个“合格公民”，就很不错了。我所得于社会的，早已超过我应得的远甚。虚名过实，必易招致意外灾殃，不祥之至。某某首长点名举例，正是一种必然反应。

阅子冈新编《旅行家》，稍待几天，写点旧诗投稿，是否及格，全由编辑作主。因体力衰退，既不明白世事忌讳，亦不明白文字行情，取舍由编辑，或可免出毛病，到头来不易招架！也累你们，更不合理，有负好意。

祝府中大小安好。

弟　从文

十月廿二

徐盈　原名徐绪桓，记者、作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夫人彭子冈。

① 徐昌霖　电影导演。时任职于上海电影制片厂。

19791024
北　京

致诸有琼

有琼同学：

多年不见，闻仍在《北京日报》工作，想必忙得极有意义。日昨傍晚，有贵报记者相访，询及有关最近法院判决魏京生反革命案件，有何意见。我因年老力衰，单独已不宜出门，对于此案除了从报上刊载消息，此外毫无所知。（来往熟人既少，也无从由别的方面听到什么反应。）实在缺少什么意见可说。且日来正赶写一文章，得在三四天内完卷上交。盼望你能为转向组稿贵同事，婉为一言，不必再来找我，十分感谢。并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廿四

诸有琼　《北京日报》女记者，就读西南联大时曾为作者的学生。

19791027

北　京

复韩宗树

宗树同乡：

得23号来信，询问及前稿事，恐有错误。

近月以来，并没有什么苏先生将你稿件送我事。我近三十年还不曾给任何人转送过整份稿件。主要是近三十年和任何出版部门都并无人相熟，既未看过你的原稿，那有可能冒昧转寄并无关系的出版部门？望你想想看，前稿系托由何人送京，何时交我？这一个月来，只有个在《株洲日报》作编辑的龙海清同乡相访（另一个姓凌，却是里耶人，北大研究生），是个中小个子，据说是开“民族文学会议”（或民间?）而来的。从他们口中得知，家乡近年很有几位笔头极好的作家，使我觉得十分高兴。此外没有什么家乡人相过。也并没有什么代转文稿给我的家乡人。

因为我是个快八十岁的人，体力衰退已到一定程度，过去虽“因缘时会”写了二三十年不三不四小说，离及格还有一大段路，加之又为人思想庸碌，底子极差，所得于社会的早已超过应得的远甚，正如我五八年一个选集写的，原只写

写，守住五四文学革命原则，学习把文字掌握住，作个打前站的小卒，就算是任务完成了。想不到社会变化特别迅速，我工作不到一半，全国就已解放，我的一切习作都成了过时货，工作当然难以为继，因此及早改了业，去博物馆学习“为人民服务”，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打杂人物。相形之下，在任何方面都和所有旧同行、老同事，以及一切来自革命圣地延安大作家，大有天渊之别。所有旧作既已烧尽，即在台湾，也一律焚毁，且永远不让出版，可见个人即当或多童心幻念，既不切于现实，反易招至灾难，因为放弃这个工作，不仅出于主观的不得已，也是客观现实的必然。现在只能说，改业早、精力还来得及学习，机会又好，把近三十年所学用到为各方面打杂，是比较扎实。老子说的：“为而不有”似有所得。在近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中，不至于卷入倏忽而来的漩涡中，生活虽十分寂寞，不至于吃大苦头，又居然还能活下来，就应当说是万分幸运了。至于写作，早就无什么发言权，那有停笔？三十年，也即落后了三十年，还好意思充“假里手”，瞎三话四道理？即或条件再好，受严酷自然条件限制，报废还只是迟早间事！家乡中小朋友对用笔感乐趣的人多，本是难得好事，只是社会变化大，要求又日新，学习工作条件再好，大致也还得尽最大持久努力，才不至于因一时挫折而灰心丧气，更不至于因小小成功即感到满足，这才可望突破重重障碍，取得应有的进展。更重要，或许还有个强大消化力，去博览众书，反复试验，才会有所突破。当然也有人不必经过什么艰苦考验，而一举成功的，据我个人意见，总还是走

难走的路，比较好些。并复顺颂笔健！

沈从文

十月二十七日

此信曾以《沈从文给同乡的信·之二》为题，编入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怀念沈从文》一书，于1989年12月内部发行。

据《怀念沈从文》一书文本编入。

19791029
北　京

致徐锋

徐锋同志：

上礼拜五，我和家中曾去中央公园①看了二小时北京工艺品展览会。本拟参加座谈会，问问才明白早了一天，第二天因另有约会来不及参加，深觉抱歉。初步印象，有不少好作品，特别是青工试作骨雕，有很好的。好的有目共赏，我想对于有待提高部分作点建议，供诸同志参考：

一粉彩花瓶，似有问题。不仅加工技术太差，瓷胎质料也太劣。其实在北京地方搞彩瓷，在全国范围内为最方便不过，若使之停顿到过去鲁班馆一般乡下嫁妆货水平上，未免太可惜。以我个人私见，最好是从故宫名瓷图录上挑选廿卅种造形优美的，和唐山美术瓷厂商量各定烧一批素胎，将要求规格一一写明。或不妨各样试烧一两件，来京后再为挑选些适当花纹，图案或写生花鸟、写意山水，仿旧或摹新都成，加火一烘，经过三两回试烧，肯定即可得到相当成功。（或将瓷胎交由画珐琅高手试为加工，无疑即可取得成功。）又有八幅以北京景物为题材，以飞天作主题的掐丝珐琅，人的造形及敷色都不怎么好，人脸型特别不好。其实脸型能转用骨牙雕形象，情形即大不相同。又几件刺绣题材，似用红楼，人脸型也太不美观。似值得从故宫商量照一份《雍正十二妃子》

彩色胶片，用幻灯放大到所需要大小作为参考，必即可使人眼目一新。又故宫有上百件可供参考刺绣，可以学习，如今却取法乎下。四小条屏均用博古图花卉作成，这类作品拿去换外汇，恐得不偿失。景泰蓝用炮弹式造形，也不美观，反不如从故宫雍正彩瓷及宣德铜炉造形，容易取得较好效果。再不堪，即用明代胡文明式铜炉，凸花鎏金，也好看得多。总的印象是研究所方面，应在每一部门培养几个对于特种工艺品美的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北京生产故宫又有大量成品可资学习取法），似乎才配得上目下工所能达到的要求。我上次在政协提案四件，其中两件和北京特艺改进提高密切相关，以北京条件，向遗产学习之便利，若尚不能在古为今用起带头作用，机会实在可惜。有些工艺品靠原料上价，如牙玉，有些却全靠设计者巧思，如历博近日展出随县出土一木雕野鸭，即是一个好例。外行之言，想能原谅。

并候佳好。

沈从文

十月廿九

徐锋　通信时任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副经理，并主管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

① 中央公园　指中山公园。

197910
北　　京

复许芥昱

芥昱兄：

九月末来信，十月十号即收到，谢谢你的厚意！听这里文学所熟人说，你写了本新的回国游记，内中有一章提到我处写得很好，可惜没有中文译本，不得而知内容。“四人帮”垮台以后，政治上看来已明朗得多，但在十年文化革命运动中，作成的种种破坏性影响，比原来估计到的还大得多，因此留下不少问题，大致还得要一个相当时间才可望逐渐恢复到正常情形。生产上取得的进展，或许比较情绪方面的稳定，还容易一些。我一切托福，今年已活过七十七岁，体力虽显明日益衰退，似乎还可支持三五年，虽还能继续工作，效率已不怎么高。关于文学问题，可近于长久隔绝，已无多发言权。即或明知近卅年采取的办法，不易产生所希望效果，所以局外人仍不知从何说起，即可望能浪费少一些。主要问题，可能是对于作家要求成果过于迫切，且以为作家一下去体验生活，即可产生作品，而事实上主持其事的却居多缺少写作经验，不大明白此中甘苦，权力极大，能力却不大相称。即有了生活经验，如掌握不住文字，还是难望产生作品。因此用于宣传耗费虽极大，却不易得到应有成果。卅年代一个作家的努力，在比较自由情形下，不费国家一文钱，得来的收

成，不作较深思考，即完全加以否定。用近年培养作家方式，花去许多钱，培养成百上千的新人，始终还不易达到过去的水平。作家本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似乎也还有问题，过分强调文字表面的思想性，而忽略了作家掌握文字运用文字的基本功。也使得许多作家在特别注意帮助下，或偶然情形下，完成了一个故事以后，即难以为继。底子不怎么厚，工作当然不易持久具连续性，更难望越写越好，不断产生新记录。近来重新提“百花齐放”，事实上三几年间，恐怕仍不易出现奇迹。用笔的虽比卅年代千百倍多，谈作品，恐还不容易在短期中即可望有真正崭新惊人成就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种现实。少数领导或能明白这种现实不经济，承认得改变改变，不过继续还以为有权即有一切，或相当满足于目下成就的恐仍不少，所以乐意从这种满足维持现状，恐依然大有人在也。

许芥昱　学者、教授。在美国从事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任加州各州立大学亚洲研究委员会主席等职。作者任教西南联大时爱好文学的学生朋友之一。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91114
北　京

复重阳

重阳同志：

得赐信，深谢厚意。我大致算不得是个土家族，因为老家在凤凰猴子坪，只隔出朱砂处廿来里路，我哥哥生前曾到过一次，说那里还有个“沈家村”。据我估想，最有可能，是宋或更早，祖先辈因在封建社会中犯了什么罪，充军被放逐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因为湘西此外姓沈的极少。我哥哥生前用土家族名分作州政协委员，大致因当时沿例，凡居住三代以上的，可自择族别。其实我家和苗族还有点血缘亲。因为祖父死时只二十六七岁，无子女，却有份小小家产。祖母作主为叔祖父找了个青年苗姑娘，生了两个男孩，把第二的过了房，取名沈宗嗣，就是我的父亲。照当时当地社会习惯，和苗族通婚的子女，社会上是无地位的，也不能参加科举。我还记得本地骂人最毒的一句话，即“苗杂种”。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那真正祖母，过不多久，就被远远嫁到不知何处去了。我四五岁回到叔祖父所住处老家黄罗寨时，记得出门不多远，就有个孤坟，家中人告我这是祖母，于是磕了三个头。直到过了快廿年，从我母亲口中，才知道真祖母早已远嫁，那个坟是假的。我性格上的板滞处，也可说是有生俱来。因此即到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还是或多或少有点“苗里苗

气”，总还是凡事吃不开。照理说，写了几十年小说，或多或少必懂得一点儿“世故哲学”，可是应用到作品上，还不像太笨，却绝不使用到生活上。说和这点血缘亲有点关系，想来不会大错。也可说是一种本性悲剧，怪不了谁。所以把我当土家族看待，我觉得不大妥当。把我当成作家入传，也不相宜。我觉得什么作家传略最好不要提我，我实心安理得，毫不觉得什么难受的。国家大，事情多，近卅年我的生命主要使用是为各方面打打杂。我所得于社会的好处已够多了，应做待尽的义务却做得极少。

沈从文

十一月十四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791115
北　京

复沈虎雏、张之佩

小虎、之佩：

得信，诸事略知点滴。这里已很冷，出门即骨节发木。我在西苑饭店开了十多天文代会，十五号或即结束。首长文章说得使不少外来人开心，近在京中的人，却明白内中问题重重。内部上面人争权位了无休歇。会后不久，也许我们可望搬个家，据说号数也定了，但至多三间房子，恐还是紧紧的不易转折，因总得一办公室，才便于把书摊开进行工作。所编书[1]，正在由两方面商量付印办法，一香港，一日本。归出版部门讨价还价，我们无从过问。三五天可以明白结果，事如办妥，二个月内即出书。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竭，我早已厌倦提及。但因被书店乱改（出版方面假里手乱改），这次我有机会清理，又来重看一次，重为把错处改回。十分费事。妈妈也为此事而忙了好几天。希望那位自以为是的责任编辑，不要再动就好。

报上所说文代会中涉及我的消息，可信，可不必尽信。因为在会上提倡敞口说话，熟人稍鸣不平，提出了些问题。其实对我只增杞忧，别无意义，反而极容易使某些自以为是、“永远正确”的文化官，心增愤怒，使我工作增加困难，以至于无从继续，亦复可能。不懂内情的，总以为我为什么不再

写点什么。其实我即或再认真努力，还是意义不多。因为任何人都明白绝不会尽一个党外人的成绩，超过党中所承认为尖子的成绩的。因为这卅年一切为人做的事，远比写十来本小说还重要，可是却得到相反结果，反而不如一些人用阿谀逢迎的方式，十分简单即爬得高高的。而且说的是“百花齐放”，“写你最熟习的”，若信以为真，写我近卅年顶头上司首长的种种，便不免像《新官场现形记》，尽管是人人目睹的事，说来也难令人相信，写来也无多意义，还易招灾难。十多年前一位大首长不顾事实，不点名在某大会上骂了我约一点钟，说我什么事也不干，空作了个政协委员。我听来只觉得十分可笑。这那像国家的三四号人物应有的事！

我因天气变化过骤，头易发昏。有时头一昏，手脚即毫无气力，过一会会才能好转。还是过去少有事。所以希望你们事能即早解决。大一切还好。妈妈精神虽还好，可实在太累了，恐不易持久。目前只希望搬了家，可以减轻些劳动。一切放心。

从文

十一月十五

此信写于作者出席文代会时，实际邮戳日期为12月24日。

① 书 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791117
北　京

复龙海清

海清同志：

谢谢来信，厚意深感。托朋友转来菌子也收到，的确别有风味。在这里开了十多天文代会，因分组不同，住处不同，许多同乡作家多无从请教，十分可惜。

我已改业多年，对于文学已十分隔阂，无什么发言权……你信中说想研究研究我的作品，我觉得不必白费有用精力，来作此费力不讨好事情。第一，我是个思想十分平庸落后的过时人，作品毁去后，近廿年写个书目也感觉困难。第二，我的作品烧去已卅年，现在有万千作家，对党、国均有不同贡献。从最近公布的文联主席、理事名单即可知。至于我搞的工作，只可说像个单干户，开了个不收费的修修补补服务店，就各方面需要凡事打打杂，别无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可作。就这样我已十分“心安理得”，事实上且可说所得于社会已超过本人应分得到的过多，那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至于近年港中或国外关于我一些小道消息，虽可信亦不宜尽信。外国人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般多只知五四到卅年代一段时间内的情形，我由于“虚名过实”，因为作品杂而多，留散在国外的也较多，因此偶尔有好事学生，用作研究对象，写出了些论文，那算得真是我有什么成就？彼此相去遥遥万里，

只能证明对新中国的无知而好奇的一时兴趣，过不到三几年，这一切即必然成为过去，一文不值。所以为回答你的好意，应当诚实奉告，即早放弃了研究我的打算，免得"得不偿失"，精力白费。

文学若也有所谓市场，我可说是市场上真正"冷门货"，这一定是不大可能得到什么奇迹的。世界上那里会有作品全已烧尽，还自以为是什么"作家"，用来"自欺欺人"的妄人？

并复候笔健。

沈从文

十一月十七日

龙海清　通信时任《株洲日报》编辑。

19791126
北　京

致梁发叶

梁发叶老兄：

一别数年，府中长幼，工作进展，均长在念中。中美关系好转，朝野同寄以极大希望，若关税特惠能即早促成合理解决，工艺品编织物方面或可望取得较大分量出口，亦意中事。弟工作已调科学院历史所，最近得所中各方面支持，已将一部试点本有关中国服装资料工作脱稿付印，若机会尚好，估计二三月内当可出版。牵涉问题过多，估计约正图二百幅，附图百五六十幅。若印出后得到各方面认可，大致尚可望争一二年时间，把其他待收尾、在进行范围较小四五专题，陆续逐一完成也。家中大小均如常，惟兆和已退休。去年在美之充和及其爱人傅汉思均先后回到北京，在谈及卅年前抗战时在昆明乡居旧事，恍如梦中，亦如不过上月时事也。犹幸彼此在此四十年天地翻覆中居然一切健好，不免深感幸运！近有一同事女儿胡小平女士，来美留学，原系在京第二外国语学校读书，初离乡土，遥遥万里，不免深感人地生疏，因特别为写此信，托彼到美后，寻便拜访吾兄及嫂夫人，表示弟等一家大小六人，问候老兄阖府长幼安佳。深盼得老兄如三十五六年前同在昆明村中时种种令人难忘之友好照拂，对胡小姐尚如能对弟等情形，在此预申谢意。

弟因在博物馆工作已卅年，在文代会中虽尚挂一作家虚名，事实上思想已十分落后，惟对于工艺品中之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桌几板凳，似尚有些些常识，兄所经营如在新的中美友好关系中，有较大发展，他日来京，当为特邀京中有关特艺负责方面，组织一适当规模之座谈会，一面听兄谈谈国外需要，一面交换交换今后改进生产意见，为公为私，必均有益！

近年来，国外对弟卌年前旧作，似尚有人感觉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之白英教授，抗战后在京曾与金陧同学合译弟作一册，名《中国土地》，原在英出版，近闻在美尚有出售者，盼便中试为注注意，如可购得此书，望为设法购一册来。又用弟旧作作研究对象，作博士论文者闻计有三人，其中在哈佛大学之金介甫先生研究论文已寄弟处，另二文未及得见，不知尚可设法与在美之房昭盈①兄通信为一询究竟否。弟之所有旧作，在国内久已焚毁无余，致近来拟编一自作书目，亦无办法。房兄系多年旧友，如能相助，必易成功！

专此并问府中人人健好，工作顺利！

弟　沈从文　一九七九十一月
廿六日北京
兆和附笔

梁发叶　抗战时作者结识的朋友。南洋华侨，实业家。

作者在信旁附注："此信未发，得知梁已死去数年。其爱人沈式昭八〇年夏返京，曾带孩子来相看。"

① 房昭盈　疑房兆楹之误。房兆楹一名兆颖，字肇颖。明清史学家，先后毕业于燕京大学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30年后留学美国。

1979年冬
北　京

致杨作材

作材老兄：

多日不见，近想府中长幼必均佳好。

月前得克毅兄来信，才知道你入冬以后，肺气病又忽转稍稍加剧情形。殊深系念。

来信中还要我为写点字，并提到府中习英文的小妹或于寒假时过广州去度假时，即可便中捎去。字虽写成，总不及格，近于勉强交卷。克毅兄四十年前老友，想能不以好坏为意也。又另奉兄二小幅，一为早些日子用残卷所书，六一年在江西参观时旧作，先后曾在江西刊物及北京之《人民文学》发表过。友好中当时看来，多以为体裁虽旧，内容还新，且出于我的手中，近于意外，不免因相熟而相许，以为还像个“诗”。其实写旧诗，作行草字，两非“当行”，只近于偶尔“玩票”，诗近于“打油体”之下乘，字则始终难摆脱“六十年前老司书生体”，少“书卷气”，真正内行一见，即马脚毕露，“假里手”亦难冒充也。敢于献丑，亦只是为四十年前即有机会相见，廿多年以来虽同住北京，各以事忙，相见无由，直到去夏，又才有机会见到。正如老杜诗中所咏“惜别君未

婚，儿女忽成行”，因此和府中谈及老兄卅年前是一青春英俊美少年时，大家感觉极高兴，哈哈大笑。弟则不免感触更深，因当时正是白色恐怖遍及全国，即以武汉一地而言，不少在北京相熟北大、清华、燕京、农大旧友，均已为社会合理的“理想”、“信念”而在江汉关前大坪中牺牲。有个“小施”，在北京上中学，与弟同住一公寓，回武汉不久，即任某工会主席，闻亦牺牲于江汉关前石坪中，当时年龄似只比兄略大些些。又有个张采真①，同在北京过穷日子一二年，过武汉后曾于总政治部任秘书，白色恐怖大流血时，回到上海，又共同在一处，不久我即到武汉大学教习作，得知他奉命将返回武汉，整顿组织工作。还以为或许又可在武汉见到。有一次过江，由轮渡上到江汉关时，正八个人在大坪中于半小时前被处死，已有人用席子将死尸掩盖，面貌难识，其中一位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我似乎即预感到这像是个熟人，可想不起是谁。还在一群人丛中挤着，等待收敛时以为会可看看面貌，不意一会会就被警察赶开了。寒假时返回上海，才明白我去武汉不久，张采真就奉派回武汉，一去原来联络处，一开门即被一人揪着说：“你来的正好！”过两天，就在江汉关前牺牲了。我从双脚上感觉到这人像个熟人，无疑即是牺牲的张采真。到上海不久，胡也频等六个作家出了事（预备出席瑞金党大会的），当时左翼已无一个人敢露面、能露面，于是我和李达、施存统等商量，才由我来奔走，往返南京想办法，通通不成功，回到上海，还有机会在龙华探一次监，在双重栅栏门后，和丁玲看到过完堂的胡也频挥挥手，声音嘈杂之至，从此这老友即告永别。我因此把武汉的饭碗砸了，留在

1979年冬——————————

上海租了二……

杨作材　国家建委离休干部。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经其兄杨克毅介绍，与作者相识。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张采真　原名士隽。文学翻译工作者，作者的文学朋友。曾参加北伐军，国共分裂后任职于中共中央秘书处，从事宣传工作，1930年冬在汉口牺牲。

19791211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昨妈妈去看拟定的新住处，总拢来只比小羊宜宾大些些，共不及四十米。初步估计，还得另想办法。虽在人大会堂茶会时，周扬和巴金都提到“房子已为解决”，但实现却不知何年月，亦不知向何人询问。昨曾到木樨地丁玲、江丰等新住处看看，一单元分二组，或各五间，或四六各一，以江丰四间而言，真是高级之至！但照迁入者等级而言，多属副部长级，且为党员，我则至今还只算个四级研究员，那有希望可能？所以只能用善于等待方式，依旧在此拖下去。头脑日益不得用，亦无可奈何。今天总算把《服饰资料》最后一校完成，至于此书何年月出版，正和房子相似，凡事“交付于天”！

已初次降雪，天气极冷，我左手指尖和肘间经常发麻，左膝内侧亦局部发木，因易出事故，单独已不宜出门。看来今年虽能挨得过去，明年恐不易维持。杂事欲拒绝仍无从拒绝，门前妈妈虽贴有“内有病人，谢绝来客”，尚不顶事。今天当另换一招，上写“主人患严重传染病，请勿叩门，有事望从信中相商。”但来者恐仍不注意到，还是一到即叩门而入也。之佩、之煜同此。

从文　十二月十一

19791216
北　京

致梅益

梅益同志：

新侨饭店附近分配给我的新住处，已去看过，大小三间，设备虽比目前住处好，面积实在过小，工作中应用图书，即不易安排。承乔木院长把我调来历史所，主要是给以工作便利，让我有机会争取时间，尽可能加速把已进行待收尾的工作即早完成，再把其他一些工作能陆续作下去。如今安排的住处，比文化革命前原住博物馆那三间旧房还窄些。如仅仅是为了两个老年人过日子，应已足够。若是为了工作，随手翻阅的一点应用工具图书，就摊不开。我年近八十，脑力衰退，搞的问题又比较复杂，总容易顾此失彼，核对材料多靠老伴相助。照工作习惯，如能把在进行的某一题材图像按照秩序排出，即可从比较中看出问题所在，随时调动秩序，翻阅图书，核对文字亦然。总希望有个空间，使我的助手和老伴能协助我的工作。因此写这个信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够照原先的说法，为在崇外菜场后面那座房子，有个四到五个左右房间新住处，对工作说来，显明是比较便利多多！再者，两个老人，总还得有亲人住在一起照料生活，分担一点体力劳动，病倒时不至毫无办法。信中有说不周到处，请王亚蓉

同志代为一一面陈。即此并致

敬礼。

沈从文

一九七九、十二月

十六日

今年工作不能如预期取得进展，一因重新反复校对《服饰资料》说明文字被出版社误改部分，占去时间不少。二、开会三次，共费时间约二月，出外看材料南行约二月，西去敦煌约半月。更主要是住处问题不解决，所有工作资料均堆积在床角桌下，工作展不开。窗前桌面也只一尺见方可以使用，毫无办法可想，只是空着急。因为即想看看床前所有分别在封套中的图像，是否经夏部分已经上霉，也无从取出！

梅益　原名陈梅雨，笔名梅雨、梅、美益等，文学翻译家。曾长期担任广播事业方面领导工作。通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此信旁作者附注：“节改后发　十二月廿四”。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791218
北 京

致荒芜

荒芜兄：

昨闻一朋友说，你又在为我“放炮”，实在说来，不免使我深感忧惧。闻内中有触犯当道处，望能把尊作给我看看，也有所准备。常言道：“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近卅年，旧作既已焚毁，即可知此事绝非偶然。卅年即老老实实在博物馆为各方面打点杂务，从不敢再冒充空头作家，与人争是非得失，总牢牢记住“为人民服务”及老子“为而不有”两句话，才幸而在倏忽来去人为政治风风雨雨中，得比较安全度过，免招意外灾难。以个人才具平庸，思想又极落后情况说来，所得于党、国的“优厚待遇”已够多，而贡献则可谓毫无可称道处。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所以目下处境，实在不敢（亦并无）任何牢骚可言，更担心什么人为我放炮而得罪大人，即或因事小而不至于骤兴大狱，即任何“小狱”亦招架不住。以住处言，今年既不可望，即在明年，因过去从不与人争名位，卅年打杂，始知尚在最低级研究员位置，科学院最重科学，等级分别严明。文艺级虽另有规定，弟则书已早焚，今即特别开始有若干大学教师分组分片，指定有人开始研究弟之作品，事实上则年在四十五十的在国内各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多已不知沈某某为如何人，此事并不

可笑，只令人增悲悯心。作品等级既由官方决定，我已无作品，因卅年来在各著名大学的“权威批评家”在其教材中即从未提及弟名，因之始能证明其“思想正确”。或偶尔提到，亦必嗤之以鼻，以为“无思想，即无灵魂”。大图书馆中亦极少弟旧作十本以上者，所谓有计划统一行动，必然是所向无敌。如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诸语言艺术大师，或早排秩序第一、二、三名作家之作品，或多而长至一二百万言名作品，花钱以亿计向外推销，亦不易得人叫好，而不必花一钱且招受歼灭性一焚而尽之作品，在外反而得到一定读者，以常识推测，也对弟绝无好处，只易致不祥灾星，却是事实。更那宜给人一种印象，由我不满，形成一种火上浇油影响？所以务必请老兄万分小心谨慎，牢牢记住廿年教育，不要以打抱不平态度，再作火上加油之举。因照趋势说来，即使不久更进一步放开文艺，凡权威批评家尚依然存在，深受宠幸，则绝不会有我真正抬头时。一贯正确之“文化官”，更不会自承工作方法有问题，转而实事求是来好好研究研究理论之空泛，所重视卅年之不倒翁不倒婆，在国内受重视，得支持，依旧可以用熟习世故哲学而维持其虚伪荣光，对外实不抵事，不抵用。即再善于交际取巧，捧场叫好，送出去人家总不买账，终究还是不成也。但这种人在国内的权威性却是天命永久性，不可动摇的。因为宗派沿袭，是巩固既成实所不可少，包含有原则性的。我得顺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可不是什么笑话！

弟　从文

十二月十八日

19791227
北　京

致端木蕻良

端木老兄：

许多年不见面，闻体力尚健好，只是行动上不甚方便，但愿从锻炼中早告康复。早欲相过拜访谈谈，一搁数年，极少出门，且因社会发展过速，新北京马路上不少熟人老友，因挤公共车，而为孔武有力少壮挤得闪腰伤腿，经年不愈，如常任侠兄，或伤重故去，如写诗极佳之穆旦兄。弟年近八十，平时行动还得力，但已失去过马路雄心壮志，因此相访之意，终难成为现实，真大憾事。最近得知在新图书中，老兄有关于《红楼梦》新作，实大好事也。

上次由柳倩或杨纤如兄转赠开封石拓印本，因不在家，不知是否两位之一说你托他转赠。内中唐代一碑格外好，深深感谢。近世书家之多，有人以为“千载难逢此盛世”，有的名家高手，或以崭新到使人不易理解的现代派手法风格反映新感觉，或重在逗东邻学人开心？特别是画家之题字，有时似乎灵感过多，旁边如不加注音字母，即不易明白。加之搞简笔字的专家兴趣一来，真使人有“招架不住”感。但在过去某种公共场合中，曾有机会得见此等大手笔，在众人广座中奋笔挥毫，旁若无人，十分自得其乐处，给人留下一种惊人深刻印象，亦大有意义。因反映的是一种自我作古的解放

热情，令人回忆到过去张宗昌“大帅”，每天画虎字故事，必事前磨墨一斗，到时叫马弁将纸摊开，“大帅”即举如椽之笔，饱蘸墨汁，用笔直触纸上。马弁懂事，即在纸一端慢慢拖纸向后移动，“大帅”只紧紧握住笔杆，正中一笔终于完成。由另外一参谋为填补其余几笔，结果十分圆满。纸精墨良，必然精彩之至。和现代某些书法家比较，还可说早已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也。现代书家，或尚有把握不住此成功诀窍者。迂腐之言，博一笑！

专颂春节一切佳好！

弟 沈从文

十二月廿七日

端木蕻良 现代作家。原名曹汉文，笔名辛人、黄叶、丁宁、罗旋、金咏微等。

19791228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兄：

最近从你给我助手王同志二信，得知王曾给丘先生信中，似提及我有意来美观光事，这种异想天开的设想，我事前毫无所知。她工作还得力，为人也还好，只是这种随便向还相当陌生的丘先生，提及这些问题，我觉得未免过分天真无知，很不得体。与人通信，照理我不能干涉，不过涉及我的事，即或是称赞，我觉得她的话，也不宜相信。也盼便中转告一下丘先生，十分感谢。我根本不会想到出国事，特别是到美国。因为根本无此条件。不久前，巴黎大学中文部第三部主任，亲来拜访，在北大工作，将回国前来，中名于儒伯，希望邀我参加明年五月在巴黎开一个关于抗战时中国文学报告商讨会，来回一切费用，还包括兆和在内，均由法国担负，我还不敢在一个邀请文件上冒失签字，怕出别的问题。（那个大学学习中文的千七百人，凡欲考取中文终身中学教师的，年只考三五人，必读通四本书，其中现代文学即有我一本《春灯集》，另外为《水浒》、《儒林外史》、×××，三者均古文。）明明白白可从这种集会中，有机会见到不少在美的搞中国文学的熟人，便利处又甚多，为避免麻烦，还不能贸贸然作决定。美国那么重视现实，我对于文学已不想谈什么，事

实上已隔绝三十年，新的“伟大作家”成千上百，可并无什么熟人，又不懂英文，可谓内外均无知，那会胡涂想到美国观光事？近卅年学的杂文物常识虽较多，可说不上什么专精。对丝绸、瓷、陶、漆器，有一定发言权，对服装知识，则所编一书有上千图像，虽已完稿，可是至今出版尚遥遥无期。搞了十来专题稿，在国内外尚还是空白点，但至今还不曾脱稿，可谓毫无出国资本。又不作官，又不在帮，又非党员，即有机会，照习惯，也只会轮到什么有权势、有背景的人有份，永远不会派到我头上，事极显明。旧同行，即或有成百人被邀，或被派出国，也万万不会有我一份，并且我也不希望成点缀品而出去！老兄比较懂得我脾气性格，一定会同意我这种估计。且多次归来，明白国内我的处境。十年中，希望换个六十米平方住处，使得家中人稍从容些些，争争时间工作几年，尚始终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其他也就可想而知。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毛病，因老朋友一升了官，成了什么长，我即少有来往。故旧亲友，大半均已死去，小部分则升了部长或别的长，在外省的极少通信，在京中也少过从。但是凡事值得老兄放心事，即一切近于在下降中，可从不灰心丧气，因为国家总还是可爱的！还是要想尽方法来爱的。但与人争工作，似乎还坚持不息，与人争权利，却未免太不中用罢了。所以某种困难，也可说是自讨的。

过了年，工作也许可望能稍有好转，作个实际可行的三年规划，但体力能否在三年中还维持得住，则只有天知道了。老伴不久即进七十，精神情绪还如在云南时，目下由早五点即起床为上中学的孙女忙，去排队买牛奶，直到晚上十点，一切炉子料理好才休息，长年如此。稍稍病倒，一家即全部

在瘫痪中矣。现实就是如此，凡事接受为合理！今年开了三次会，一切近于陪衬而已，具体问题毫无所知。八月里又承邀过兰州敦煌半月，算是一生特别享受。看到一次真正的戈壁荒寒景象。你若回来，最好是去黄山和井冈山，值得一行。敦煌似不宜去。四月去南方江浙约二月，印象为上海人多而乱，苏州外来游人在各名园茶座间剥瓜子，吃甘蔗，弄得满地皮壳，十分像有意布置个垃圾窝给外人开眼。杭州六合塔，则各层瓦楞间全是甘蔗皮，只有大雨三五次，才可望冲到地面。南京则照等级住旅馆，各地如此。名分上为受优待，事实上可多花公家不少钱，也不太方便！吃的也照华侨款待，花钱多而不受用。吃的贵而坏。惟两月中看了不少重要文物，真算得是“丰收”。杭州沿湖花木极好，只是每到一处即收钱买票，灵隐地方已见华侨和日本人烧香。过不多久，可能即会有叩头抽签等事出现。封建迷信在回复中。闻友人说，宁波温州一带，则早已恢复诸凡种种也。回复现象，不免令人增加一点杞忧。亦势所必至。因封建迷信是富于传染的，若社会某方面正泛滥如彼如此，那能不影响其他？如彼如此都像是非人力可以纠正防止，物极必反，或许好坏相半。总的说来，国家是在向前的！很希望你明年回来，还可一见。

问全家好！

从文

十二月廿八日

19791229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同学：

承惠寄你写的关于我作品的分析，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读后，都十分感动。且俟过了年后，再约个日子，邀你来谈谈，告告你别的书中从来还没有提及的一些问题，对你这工作，或许会得到些补充便利。又各书既已烧尽，时间已将卅年，我还有些作品，你可能多尚未见到，幸好香港方面寄来两批旧作，一共约四十本，全是盗印本，部分若未见过，不妨借一部分看看，会得到些较新的启发。上海师院有个邵先生，费了不少时间心力，从各图书馆报刊上，摘了份关于我作品材料，详细注明我作品发表刊物年、月、期数，等于一个长篇年谱。北京方面四七年到解放以后的，却无从找寻，你来时，我当告你一些内容和刊物名称及笔名，或可望得到进一步理解。使我稍微担心处，是你出于家乡感情，很容易把我一切习作成就，估计过高，对你不利。因为我可说是一个极平凡的人，只不过因缘时会，当大多数同时人去革命时，由于我为人不中用，不仅打不过人家，也争不过人家，只一心专注到工作的试探上，别的全不在行，恰好在廿五年以后，又已经通过许多挫折，习作有了出路，每月可以

得个廿卅元稿费（有时只十来元），就把学习坚持下来了。大革命时，本有机会向武汉跑，却向上海跑，正如在自传中末后说过的，觉得“知识”比“权力”重要，所以放下一切取得权力的打算（甚至于极厌恶一切官），始终只希望向知识进取，在习作中到廿八九年后，表面上已见出一点成果，某一时期，其实生活上依旧十分糟。直到四马路各书店，大型刊物总有我的作品时，生活收入实在还不如一个中学教员。还记得有一次去新月拿稿费时，得不到书店一文钱，跑了几家情形相同，我于是就坐在当街橱窗下，看来来往往买我的书的人。这些人绝无人会料想到，我正在毫无办法中！有些小报却正造谣说我买了大房子。因此不得已才改到学校（中国公学大学部）去教散文。平时既不会说话，初上讲台时一句话说不出，足足挨了二小时。至于在这种情形下，还不至于被学生哄走，一则是背后有一大堆习作“保驾”，再则在宿舍中为学生改改卷子，还是比较细心耐烦而已。初上班，选课的，照例的学生相当多，因误以为我对于这一行必有什么秘密。待听过三五次课后，发现原来毫无什么秘密，只劝人学习叙事，由写信作开始。同学大多数无不失望改课，人越来越少，这事对我帮助可极大。因为选课的不多，空出时间也多了，既可大读杂书，又可有更多机会自己练笔，所以三一二年在青岛大学那一段时间，十分自由少拘束，每天可以山上各处走动，一天睡个三四小时，精神还挺好。约在两年内，似即出了六七本书[①]。如《自传》，不过四星期即完成，未校对二三次，即匆匆付印，却得到些好评。回到北平，由三三到三七，又写了一大份，且还能分出许多时间，为人改稿件。

上海方面有意贬谪我的工作，从小报上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是什么“小京派头头”，即由之而来。其实我最讨厌的是“派性”，因为极易形成一种封建势力，不少作家我始终就不相识，即家乡几位到了延安，解放后回到北京，荣升了某部首长，和我就往来不多。若真有什么派，何至于让我卅年中过这种日子，住处还用一个擀面板作书桌，总面积还不到廿平方米！

总的说来，这两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生命最旺盛期，用笔较成熟期。在不少旧同行，似乎却多从争吵中费去了。取舍不同，也就种下被有权威性的教师批评家，加以种种中伤恶骂机会，终于到解放不久，所有作品终于形成一火而尽灾难。你若看看良友选集题记、《边城题记》、《湘西题记》，以及五七年小说集题记，你就会明白许多许多不易理解处了。也明白权威批评家的大作，不是对我作品轻轻带上一笔，就一字不提，以及贬得一文不值，是什么意思了。甚至逃到台湾的“文化官”，也放不过我。八百万美式装备，还打得一败涂地，不承认输到官僚主义上，还似乎应当由我作品负责，竟别出花样，用明白法令，永远禁止我作品重印或发表是什么原因！作品的遭遇，也可说是历史中的奇闻，同时也是少有趣闻。明白此路不通，过去人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现在则是“乡下人见了官，有理无从言”。在内地作品为“过时”，据说已无什么读者。在台湾又似还有读者，会扇起不良影响。总之烧掉省事。换一种话说，未免太抬举了我！因为在位的虽有权，只会滥用权力。国家还是热爱的，不妨即换一方法来爱国家。所以到博物馆一住卅年，不声不响，长年把所学

为各方面打打杂，也还像个“合格公民”！亦可说“塞翁失马”，若不即早抛弃“空头作家”名分，用个一切“听候使唤”态度混下去，末了或许终不免和某某等得到同一命运，一冲完事。正因为没有向上爬的能力和野心，虽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恐怖混乱中，所有一切作为纪念性的旧作，和近卅年新的本业所不可少的工具书，几乎全部用七分半一公斤的市价处理完事，最后还被下放到个和外边近于完全隔绝状态的湖北双溪区丘陵高处，一孤立空学校中，居住下来，血压高到二百五十，低压也高升到百五十，在近于完全绝望中，却得天保佑，居然活下来了。虽二年左右，迁动住处六次，也够狼狈，但是既看到林彪完事，还看到“四人帮”告终。直到如今，我居然还能继续为各方面打打杂，以个人言，那会有什么不平？但对国家言，则未免空怀杞忧，亦无可奈何。以文代会为例，在这次文代会中，只听到某某争名位，十分激烈。在争吵中近于短兵相接事极多，可极少有机会听到有人商量，把各组分门别类，比如说，对于短篇小说，如何才会产生较有分量，又还能持久些些新作品？为什么作品向外宣传，大量译成日、法、英、意等国，年费千万钱，印行以千万本计的书刊，始终不怎么取得应得效果，具体问题何在？又应如何改进过去主观的设想，接受点现实失败经验，改改“此路不通，偏要走去”的老方式，和旅游事实差不多，总是赔老本？为什么不重选一二百种五四以来作品，用小册子方式（可放人衣口袋），搁到各航空站，用最基本价格去出售，比如说二毛一本，事实上可远比其他宣传品还易起好的作用？目下印的一个关于旅游指南相等的美术册子，由日本代印的

北京版，登载了不少日本广告，内容如个真正“杂货铺”，厚厚一大册，比电话簿还重得多，可从不为外来旅游人设想，携带那么大一个图录到处走，得用多大气力来担当？还听些熟人说，近年译印一本《××史》，送出国外卖不出，又不便运回，只好火葬了事。文学部门出国考察的，前后去人不少，对所去国家文学，即或有一定研究，对某一国家文学市场，却不一定感到兴趣。多重在自己出出小风头，可不会感到“自己”以外较大兴趣，如何有效推销本国作品？更不曾明白是责任之一。所以有的给人印象，只是一个“文化官”，他自己可并不明白“文化官”在外，即在交际上也不易占上风！若原本对本国内文化各部门多无知，或所知极其有限，出去木头木脑到处参观，回来做个报告也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在国外被人邀去参观公私收藏中国美术品时，更经常闹不少笑话！三十年前我因陪外交部助理杨刚（是周总理兼管外交时，多年即相熟），参观敦煌展览后，我即告她，外语学院毕业的，不问在国内陪外宾充译员，出国作“文化参赞”，似乎都应当加强提高对本国文化的知识，才能称职而不至于闹笑话。她回信告我已注意到这问题。这建议至今卅年了，其实还并未过时！但这么一个问题，真正由外交部转给外语学院来认真学习，即由国务院下命令严格执行，二三年内转公文，也未必可望转到学校中，进行商讨和实行。凡是相熟美籍华人，充满好感回到中国的，不少人总留下个官多做事慢的惊奇可怕印象。但是我们自己，却以相应不理态度，一切依旧混下去。正如学校，人都觉得设十个八个副校长，只供开会用，真的办事人可不够用。世界上技术竞争那么激烈，争分争秒

的干，我们却在若干上层、中下层，不断开会闹对立中轻轻度过了一九七九年！封建意识的抬头泛滥，可说是全面的，在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发现，怎么不令人着急？特别是七十岁以上的人，深深明白这个新国家是死亡了大几千万人命换来，得来如此不容易，而不少当家的，却陷于无可奈何状态中，如何不感到深深痛苦？

我们这边正在近卅年本业工作中，研究如何把工作面加以扩大的计划，也许有实现可能。我还可望争三几年时间，为这部门打个较新的底子。到八十岁有了点基础后，再交人接手。因此去年即拟进行的印个新选集，至今还不易着手，或许已无时间可以着手。据我个人私见，所有过去作品，多是半世纪前习作，真应当是“过时失效”的破烂货。搞这工作原本设想，也只是如五七年那个新选集题记说的：“作为一个打前站的卒子哨兵而进行”。这卅年社会面貌已经全面改观，个人任务已尽，宜于在“忘却”之列，免得成为年青有为少壮绊脚石。照古人说，“虚名过实，易招奇灾异祸”。我所得于国家的各种好处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万千真正有功于国家的人，多在近卅年种种人为风风雨雨中毁去了。即在旧同行、老同事熟人中，也多半已报废。以我那么一个渺小俗气的乡下人，才具既平平无奇，思想水平且并不高，又极端缺少阿谀逢迎能力。在什么最新文学史中，一个字不提及我，实在也十分公平合理，并不感觉什么遗憾。说真话，什么新文学作家自传中，我就决不会踊跃参加，也不让别的亲戚代笔来作。别的人对此充满了兴趣，或许写的自传比他本人作品还多，我也无反对理由，倒乐意作个读者，充满欣赏

好意，如同看《天方夜谭》来欣赏！至于个人，却实在觉得已不必要来自表功。那有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焚毁后，还来冒假“空头作家”道理。至于家乡人充满家乡感情，来说几句比较客观的公道话，我能相告的总会一一相告。但仍希望限制在一条线上，不要过线，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还得注意不要损害到当权、有势，可并无什么作品各种文化官的尊严。最好是把我未完成的工作影响范围缩小，限于略略有助于家乡后来一辈，可为他们打打气作用上，即可少犯错误。作品重在让同乡明白这个国家一角，原来是一种什么可悲情况。土地人情实那么可爱，而半世纪却在陈旧统治方式下，如何凄惨挣扎，特别是外来为官作宦的下江人，如何贪得无知，残暴私心，使得地方（特别是苗人）在令人难于设想的压迫下，死去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我亲眼就见过杀了几千人！我在将近四十年《湘西》一书中提到的湘西问题和苗民问题，并不是给一般读者开心的有趣的空话，就很好了。

至于近卅年，家乡面貌既已基本改变，苗族问题，且可说比所希望进展得还更彻底。国家在进展中，湘西当真已成为全国所关心。只是据闻熟人言，直到目下，省中某些人，总还在旧意识中看待湘西边民，这就有待同乡共同努力，从各种工作中都能用个真正主人翁的态度，想尽各种办法，分别努力，合力同功，来鼓舞年青一代的干劲和信心，深一层来努力了。我今年已七十八岁，报废恐是迟早间事，但新的湘西，年青一代据我看来，待作可作的事，实在还多。前不久，曾和熟习湘西问题的李振军同志谈及，明年如有机会，当和他夫妇，及黄永玉夫妇一道去湘西十多县各处看看，向

在本地负责的同乡，商讨学习，多明白些问题。或尚可望就能力所及，为地方做点小事，并作些较新可以见诸实行的建议。这点希望，若到明年可以抽身一行，大致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最近听湖南文学出版社同乡谈起，很有几个湘西新作家，笔下都相当好。据我个人估计，其实另外还在人民中保有另外一种动力，有待开发。如有希望在保靖或州上，能办一个中级美术学校，或工艺美术学校，由于自然景物四季色彩区别鲜明，或勉强永玉去担任个短期校长名分，并邀请业已退休的熟习民间工艺的李昌鄂同志，主持研究并改进些民间工艺生产，此二事如得省中和州上支持，用不到三五年时间，或许会出现一批新而有实力具全国性水平艺术家的。因为这方面主要是领导如得人，花不了什么钱，即可见功的。工艺美术则原料足，人民手艺巧，遗产底子厚，在很多方面，条件都比其他地方好。如粗布挑花、旧印花布、木作、编织，有个三几年训练，都可望出成绩，为国家和地方积累建设资金。且可照河北、山东各地组织业余劳动力，创造些有利条件，取得崭新成果！即以挑花绣作和土家族织锦而言，竹、草及农作物中玉米壳编织物而言，原料既有的是，剩余劳动力也不缺少，稍稍有人注意指导，从几个大省区生产取经，拿出些行销世界的产品作为样子，再稍加改进，即可望在广交会上取得出色成就！我别的什么大事已作不了，惟涉及这一部门生产，还有些新旧常识可足供家乡人使用。所以如明年有机会回乡，一定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来从各方面相互交换交换意见，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凡是能帮忙处，总十分乐意尽点绵薄之力的。也可通过政协作些易见实效建

议的。

琐琐说来，不知觉间已及十五张纸，字又写得相当乱，让你费许多时间来看，不免感到一点歉仄。家中人总说我有职业病，实在说来，这些职业病还深入膏肓！因为近卅年所学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总可望落实到“古为今用”新的生产上，才不亏这卅年！

并祝年中工作进展。

沈从文

十二月廿九

中文系吕德申先生，在云南西南联大，即相当熟。在那里八年中，我一家人的情况，吕先生都十分清楚，有些事找他谈谈，一定对你工作也还有用。

凌宇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是国内最早对沈从文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通信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① 出了六七本书　作者1931年夏去青岛后，在1932－1933不到两年期间，出版的作品集有10种，还未包括写于青岛的《从文自传》等几本书。

1979.12下旬(1)
北　京

致萧离

萧兄：

大会必开得极趁心。嘱书字勉强交卷，请转致谢并致歉意。你前拟写的我，我意思，大可不必多此一举。《作家传略》已出自第二集，估计到出至第卅集时，我也不会自以为是作家而去写，更不希望什么人来为我树碑立传的。日来经常上八宝山，发现新的趋势，为到处满悬薄薄纸张，增人凄惶之挽联，以至于横幅书写新旧诗歌。一切均恢复辛亥以前大出丧气氛，沿例举哀乐，致悼词，表面上似乎慎重其事，事实上一切形式，明日上报，却是活着的一批要人。有些人送的花圈，其实送的机关或个人姓名，大都不必更动，只换换死者姓名即已足够。为节约计，将来似不妨建议花圈上改用塑料纸作成，用过后，可把死者姓名抹去，到别人用时再上，既经济，又省事也。我若死去，最好是只一二十位亲友参加，不必要任何花圈挽联等等，也无需人惋惜，完事而已。

凌同乡①文章已寄来，写得很好。只是所见到的作品似不多，且不免过誉。且待过了年春天时，我有机会邀他来多谈谈天。若能作到明白凡是说到我的好处，都有可能在另一时会成为灾难性的打击，他也许能避开这种危险感增加，把十分可贵精力，转而用到照所需要的方法，依照当前受重视、

得宠幸的，又对于国家真有特别贡献的大作家排队方式研究现代文学，就太好了，也对得起这位同乡一番真诚好意了。以一个头脑简单，思想平庸的人而言，所得于国家的对我的优厚待遇，早已超过我所应得的远甚，那还敢有什么不切现实的妄想。至于国外方面情形，也只有少数人感兴趣，那是一会儿就将成为“过去”的，绝不会真有什么长远意义的……

萧离　湖南古丈人，土家族，原名向远宜，笔名萧离。作家，记者。时任职于北京出版社。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凌同乡　指凌宇，湖南龙山人。

197912 下旬(2)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同志：

得到你寄到的研究我作品的材料，细致认真处，我和家中老伴看来都十分感动。因为我早期作品，主要多是受生活迫促而产生的，事实上，重在每月能解决最低生活，依稀记得一月有卅元收人，就应当算是“丰收”。居多还是有一顿无一顿混下去。亏得从乡下军队中那几年教育经验，隔几天饿一两顿还满不在乎。实在不抵事时，即跑到农业大学湖南同乡处去饱吃两顿，那里还有个表弟黄育熙。同住另一新化人姓向，石门人姓詹，芷江和晃县人都姓唐。向、詹和晃县唐伯赓，都在大革命时作本县农会主席，在马日事变时全牺牲了。在后来写的《湘西》一书中，叙述末尾，曾提到在芷江县城南门上留下一滩血迹，三天后抛在大河中喂了鱼，就是吊念他。当时约死去卅六七人，还有龙家的一孩子，是我在芷江时即认识的。即这么带一笔，也即易触犯忌讳，因为写《湘行散记》，是三四年冬天，家乡中人还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情形中，所以在《湘行散记》末后一段，说想邀那朋友去看看家乡死去另外杨、韩小同学，那朋友即十分紧张，用手比在颈脖间，说不乐意让人这个那个，所以才用吃鸦片烟活着。芷江唐则因为留在省农业厅作技正，不回乡，似乎在抗战前二年乘公路汽车才因翻车在邵阳公路上死去。又《菜

同》和《新与旧》提到家乡杀共产党事，也近于追悼家乡死去韩、杨二同乡而作。当时我的弟弟还在陈渠珍①处任参谋，是黄埔四期毕业，因左倾在武汉被革职返回家乡，为陈所忌。只因为是田应诏②的侄女婿，才能留在闲曹位置上，直到抗日时前不多久，兵被调出才任团长的。我回家乡看母亲，也只敢住三天即匆匆离开，原因是营救胡也频事本地人多知道，陈担心本地青年人来看我，受宣传！因此在《湘西》一书中说到箱子岩末后一段，也用贺龙事作喻，笔下微辞，一般读者不易看懂。恰如到处在说笑打趣，家乡部分青年，却明白意义较多。特别是由《湘行散记》到《湘西》这几年内，到北京来做穷学生，后来去延安的几个人，就懂得较深！

除了去农大就食，较近处附到盔甲厂燕大一个姓董的学生处吃一顿，他和总理在南开同学，这人即后来的董秋斯，原名董景天。他那一批同学不少都参加了大革命。董和他前爱人蔡咏裳且曾参加过广州大革命，后逃回上海地下工作。……

此信为19791229信的未完成稿。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陈渠珍　号玉鏊，凤凰人，行伍出身。自1921年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成为长期掌管湘西地方的实力人物。

② 田应诏　号凤丹，凤凰人，苗族，军人。留学日本时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在南京响应，率部攻占雨花台，升任第二十旅旅长。袁世凯篡权后肢解革命武装，撤销第二十旅，田返回湖南，出任湘西镇守使等职。曾积极开展地方建设，并在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中，培植起地方军事势力。

1979 12下旬(3)
北　　京

复胡忻平

司马长风先生：

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也比较客观，但对弟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誉美处，不免转增忧惧。因为对于革命毫无贡献可言，对于写作，总以能有机会作个探路打前站的哨兵，试个三几十年，到笔下比较成熟时，再来把作品配合社会需要，反映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许适当合理一些。在五七年左右重印的一个选集题记中，就解释过这种设想。并且也早已明白，三三年在自传中末后就早提及，把“权力”和“知识”相比，我宁愿放下权势，得到知识。因此混入大城市半世纪还多，始终抱住一种童心幻念，即或在种种令人难于设想的困难痛苦寂寞挫折中，始终抱着一种乡下迂夫子态度，把工作在沉默中坚持下来。因为打不过人，争不过人，辩不过人，当然只能期望在一个较长时间来求证工作得失是非。而且即或明白感觉到，此路不通，在《长河》完成第一卷，送重庆审查，被重庆扣二年，复员发还（还是左恭和高植为交涉的）时，在前言中便估想到，我的所有作品，可能在一种倏忽而来旋风中，全部完事。但那点对于工作素朴虔诚的态度，也许还可望给人一点印象，特别是家乡后一代同乡印

象。诸凡不出所预料，社会变化一来，我由于不懂政治，为人拘迂板质，缺少灵活适应能力，因此转入历史博物馆。你一定明白，当时这个机构含义，是和当前不同的。等于报废的“处理品”，馆址在午门上面，正楼陈列品主要部分是多尔衮摄政文件、吴三桂请清兵人关奏折，正中除了从国子监接收来的时代不一拼凑而成青铜礼器，和几件宋明仿作传自端方的玉圭璋，前面却陈列一份八旗入朝站班位置材料。另一侧则把由袁世凯拟作皇帝，由朱启钤①为设计制作的一份登基大典礼服全份。午门上两侧为文物仓库，大致至晚从辛亥以来即未动过，因此地面积的极细尘上，充满了一种任何生物都不易生存的离奇霉味，一角却还有个明清上朝时钟鼓齐鸣，象征封建王朝绝对威严的特大彩绘的建鼓（后来才迁人故宫后面神武门楼上）。旧式大木架上，搁了上千出处不明时代不分的大小坛坛罐罐。典守仓库的“马老总”和另一董姓门房，还来得及叙述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任佥事时，兼任历史博物馆长的一些零星故事。馆中还藏了一面明清时大径尺许的凹镜灯屏，如点上油灯，大致放在停尸灵堂前，十分相宜。在灰暗暗死寂寂的库房中一角，使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木架上，横木槅子中，插了约三四十把各种式样鬼头钢刀，听那位老马同志说，才明白原来是明代传下执行剐刑的工具。明清两代许多“大臣”和“外藩叛逆”“革命失败的头目”，在菜市口受剐刑时的全份工具。大致因为每一次施行这种封建暴政时，前后必打磨一番，因此一直传下来，还十分锋利。不必查档案，马老总还为一一说明用途，听来不免令人毛骨悚然。辛亥以来，窃国大盗袁世凯以来，军阀大帅，相继争夺大位，大小内战相续，互相残杀，每一战役，动辄死亡百

十万人，过不多久，这些军阀又复握手言欢，称哥叫弟。这种极端自私、残暴、愚蠢的“现实”，我都一一看到，从小地方起，到最大的都市，内中且无不有外来帝国主义势力作靠山，和许多军火商的掮客，煽风点火，推销第一次欧战剩余的旧军火，起着作用。孙中山先生北来后，我还看国民党中的西山会议派如何内部争权，因此觉得即或北伐成功，国家有转机，以后可能还多周折。搞文学创作的，搞文学理论的，方法上不应相同。因为给读者的影响不会一致。政治现实随时可以分合，前后不一，殊无所谓。文学作品一散布全国，随同政治现实的要求不断转变，恐不可能产生比较持久效果。也使读者对文学形成一种不易补救的混乱感情，因之谁官高位尊，谁即是第一流作家。谁不欢喜抛头露面，或不善于适应“应时要求”，由一般读者印象看来，谁即算是出了问题，或已失去存在价值，或因此完蛋。若当权据势的稍微说点什么，小道消息即加盐着醋，相互传染，造成许多似是而非的作用。因为凡此种种，都近于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易克服的意识形态，绝不是什么个人所能纠正，因此在北伐成功时，即或有的熟人在武汉工作十分趁心遂意，有权据势，声名赫赫，我却还是守在上海亭子间里，过早期“职业作家”日子，在大学教习作以前，每月有个三四十元能应付生活，即已心满意足，到转入学校以后，作品且大量在国内各大刊物上露面，新作且不断上市时，生活收入，也依旧还是每月不会过一百卅四十元，远不及一个高中国文教员的固定收入。上海小报时正流行用比较知名作家成为对象，流行种种动人听闻谣言时，以为某某作品均含有种种寓意，多是白日猜谜，却居然能引起一些小市民以读小报中“文坛消息”成嗜好的，

共至于一些名作家，也即从这些消息作题目，进行各种巧妙讽刺……

胡忻平 原名胡灵雨，笔名司马长风。香港现代作家、文学史家、教授。著有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1975年起陆续出版。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朱启钤 字桂莘，清末民初官员。袁世凯称帝时，曾任大典筹备处处长。

1979年
北　京

复伯海

伯海先生：

尊示收到，谢谢。涉及鲁迅文章，我毫无研究，少发言权，实在无可奉告。若他当年写的文章，有些主要在骂我，或针对我的作品，而有所讥刺，事情也极平常自然，他身边不断有人善于挑拨是非，帮助他找寻可骂对象。我一生主要工作是写短篇，也不会和他作什么争论，这一点你大致会理解到的。至于杜衡，原戴望舒的叔侄辈，更不相干。我原认识他，初初印象不坏。原较左，后降国民党，和胡秋原同型。只记得提倡"第三种人"，或许因我写的小文涉及这一类近似官方代言人，因之作文自解，但和我写的根本不相关。说不上什么针对性，更不像什么论战。《大公报·星期文艺》①由我发稿后，前后虽写过几篇谈京派与海派文章，就我所知，这个名辞是上海方面小报就京戏方面而提出的。事实上并无什么"京派"，前一期指《现代》②、《新月》，多是北大教授，我只是个普通投稿人，无资格参加任何活动。后一期则指我为小京派头头！也是不知内幕，只看表面的估计。上海骂我"右"，可不明白《大公报》当时地下党员实最多，可明白我较多，倒挺支持我工作。为经手发的稿，大部分作者始终都不相熟，即后来其中一部分因投稿而相熟，也无什么派。上

海小报不明白情形，以为我是后期小京派头目，也居然有人相信，鲁迅先生的文章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可是这些作者，大多在抗日时去了延安，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严文井、刘祖春等都被人批为“小京派”，是大笑话。且有某某是由我派去延安[3]的。我从不加入什么党派，派人去有什么用？即在解放后，丁玲有权有势那些年，其余的也多作了什么长，我却在历史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人相熟到这样，若有什么派，会“没落”到这样吗？

什么人文章中说我是黔阳人，似乎也由来已久，大致是有意张冠李戴，把狂飙社[4]的“战将”向培良[5]转加给我了（这也似乎是左得可怕后来又右得可观的人所擅长）。狂飙社的头头是高长虹，副手有向培良、荆有麟等，先得鲁迅先生支持，关系蛮好，随后却又互骂起来了。高长虹自视极高，也很会骂会争。外人不会明白内中过程的。你们研究鲁迅先生或许知道比我们多得多。我只听人说及丁玲早一时期未写作时，曾为鲁迅写过一信，请他帮帮忙，适为荆某见到，却以为是我的笔迹。因之鲁迅挺不高兴，以为一个男人假装女人可鄙。身边既有这种认笔迹的亲信，所以我一生从不见过他一面。最近才听朋友说，在他日记上还提到这事情，知是弄错了。至于这位认笔迹的亲信，近年听熟人说，在解放后，却查明是国民党留下的什么，在南京被枪决了。这一位体己人，当时是和后来的胡风地位相近，很得鲁迅先生信任的。

京“派”虽有名无实，“海派”却是事实存在的。有的也值得原谅同情，以演戏言，在演出前后，若不有内中人吹吹捧捧，卖座即成问题。至于写小说，照当时情形，十八年后刊物重点是短篇，因此作者不必在作品以外想办法，可以永

远不和读者对面，作品自有读者为作鉴定。我主要工作是搞短篇，和抒情叙事散文，若说工作中也不免有些野心妄念，争的是和契诃夫比，在国内则从不和任何人争得失高下。在负责副刊时为填空才偶尔谈点写作问题，也从不把鲁迅先生作为对象。所以你们一作比较，一看即可知和鲁迅先生无关。至于引起鲁迅先生兴奋，或许倒是胡风之流的挑拨。说我“右”，也大致属于胡风辈。事实上一九二八在上海几年，从广州武汉退到上海的地下党员，和我相熟的可能比不少左翼作家都还多些。这些人多是燕大出身的，其中不少都作过斯沫特莱的翻译，我比鲁迅等认识她也许就还早两年。

你说的“……由此展开这场争论”，试把所有文章同在一处看看，即可知不是事实。因为我的文章说的“海派”，重点大致是张若谷、曾今可[⑥]等善于自吹自捧一群，以及时左时右的另一群，及新出版业中骗作者起家的光华、现代、世界、大东、北新各书店老板（我和他们都打过交道），以及政治上失败，想办书店拉作家的陈铭枢一类帮手王礼锡[⑦]等……这就是你始终不明白京派海派原因。你拟的注解虽极其谨慎，据我私见，不如不注为妙。否则将我的一些小文附于鲁文后边，作为对照，即可明白我谈的是“一些具体问题”，而他却只是在“做文章”。也不妨照某些妄人写现代文学史的习惯，不妨乱骂我一顿，以为在京海派之中，沈某某终于被鲁迅先生一下骂倒，从此永不翻身，终于入了历史博物馆了其余生。在凡事一面倒情形下，也不会有人提出任何不同异识，我则更不会还有怪话可说。因为正如郭沫若在某文中先说，生平从不看我写的小说，随后又封我为“粉红色恋爱作家”一样，我只遵守“强权即真理”的现实情况，改行就得了。鲁迅先

生既有主席指定为五四以来唯一硬骨头作家，我还有什么可争处？所以在另一时，把我所有作品当成过时的黄色作品，一律焚毁……

据未完成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大公报·星期文艺》信中说作者抗战前所编副刊，应为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②《现代》此处疑指《现代评论》周刊，1924 年 12 月于北京创刊，1927 年 7 月移到上海出版，1933 年 6 月停刊。

③ 由我派去延安　这些政治性猜疑和追查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文化革命中旧事重提。

④ 狂飙社　1924 年组织的文学团体，曾主办过北京《国风日报·狂飙》周刊，1926 年在上海编印过《狂飙丛书》。

⑤ 向培良　湖南黔阳人，剧作家。1924 年始与鲁迅交往，1925 年参加鲁迅编的《京报·莽原》周刊筹备工作。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

⑥ 张若谷　原名张天松，笔名百合、刘舞心女士等。现代作家。

曾今可　名国珍，以字行。记者、作家，1931 年并在上海经营新时代书店，主编《新时代》月刊等。

⑦ 王礼锡　笔名王搏今，现代作家。1929 年陈铭枢接办改组神州国光社后，请王礼锡任总编辑。